

沈从文全集

# 沈从文全集

小说

..... 鸭 子 蜜 柑 入 伍 后 公 寓 中

鸭子

蜜柑

入伍后

公寓中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80岁时

陈复礼 摄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 一友

沈虎雏 土继志

于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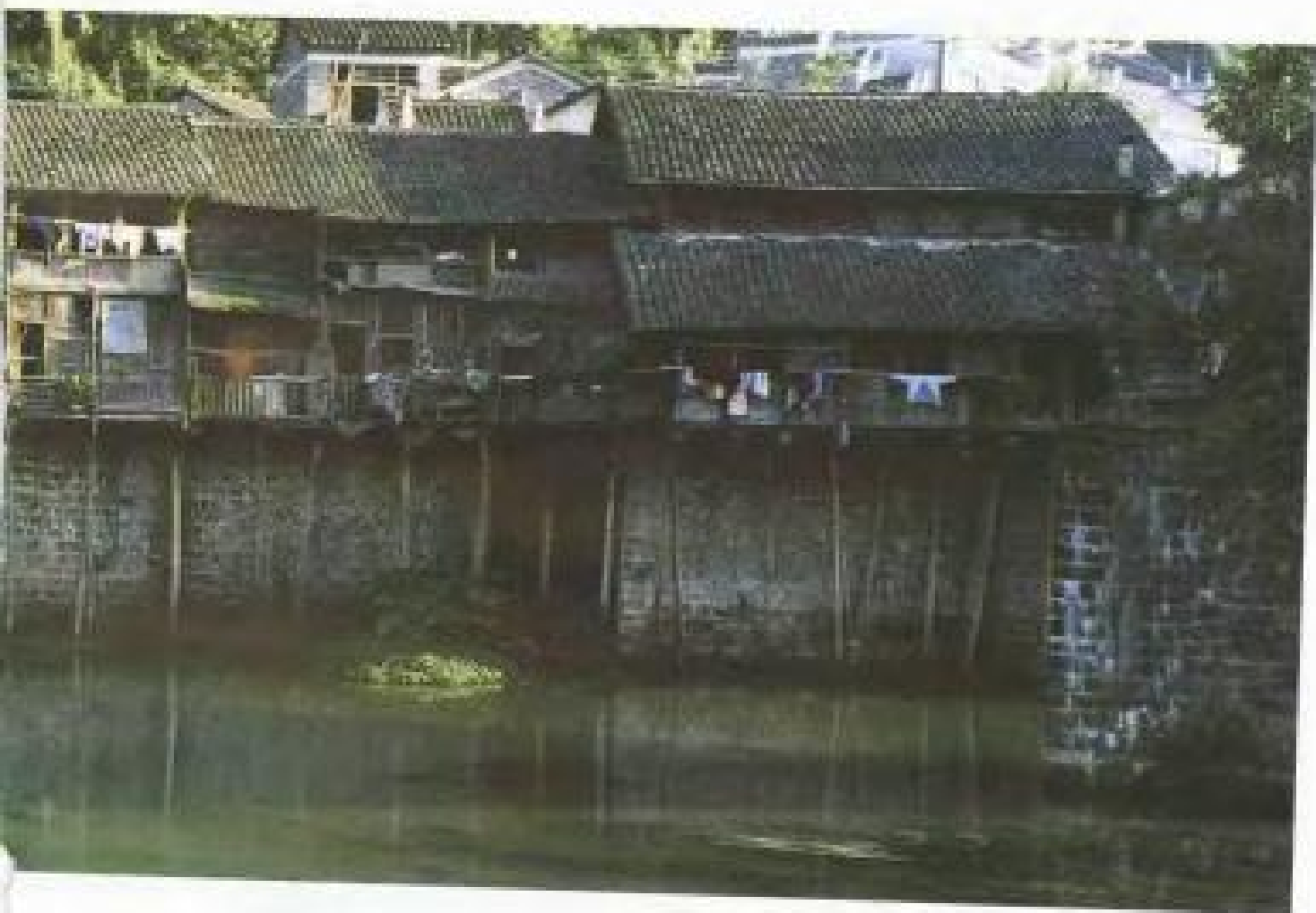


攝于湖南保靖軍隊中  
作者自注：一九二二年二月照



沈从文家乡的吊脚楼





福家通信 攝



沈从文最早出版的《鸭》集封面



《入伍后》初版封面



作者在《入伍后》扉页的题识

## ——《沈从文全集》编辑说明——

一、《沈从文全集》编入迄今收集到的所有沈从文先生已发表的文学作品、学术性著作及通信等；未曾发表各类作品、书信、日记及其他成文史料，亦尽可能广泛收集编入。

全集收入文稿共 1000 多万字，其中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 440 万字；另配插图 1710 余幅，内含作者不同时期的生活照、手迹和绘画速写等珍贵史料近 200 幅。

二、全集按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集外文存、物质文化史分类分卷编辑。

三、曾出版过的作者自选集或单行本，按原书名和内容整体编入全集。其中，一选集内若有不同文体作品，以该集作品主体性质归类；不同选集若收有同一作品，该作品只编入全集的某一集内，其他选集仅存目备考。

四、未曾结集出版的作品，依据文体归类，按发表或创作时间的先后，或按相关内容分编成若干新集，收入全集。

五、全集收入的已发表作品、作品集或单行本，均尽可能采用最早发表的文本或初版文本；作者主持增订过的著作，按增订版本编入；因故用其他文本，均附说明。

六、为保持作品原貌,全集编入的作品,除对显明的编校错误、笔误和个别错字作必要的订正及按规范采用简化字外,均按原文排版。

作者习惯遣词用字,如:“做”时有用“作”,“熟悉”作“熟习”,“智慧”作“知慧”,“理智”作“理知”,“一律”作“一例”,“哪”多作“那”,“字眼”多作“字言”,“必须”多作“必需”,以及“佣人”与“用人”、“癫子”与“颠子”,“火伙”与“火夫”、“年青”与“年轻”等等并用,还有文中数字多使用汉字,某些事物名称及人名、地名、译名与现今不一致的,均一仍其旧。作者对标点的使用,尤其是当标号、点号连用时,有些和目前的规范用法不同,亦未作改动。

文中“□”,除另有注明其含意外,还表示原书或原稿中无法辨识的字迹。

七、全集共分32卷:第1~10卷,小说,其中第1、4卷含剧本等少量其他作品;第11~12卷,散文;第13卷,传记;第14卷,杂文;第15卷,诗歌;第16~17卷,文论;第18~26卷,书信,编入书信、废邮(即信稿)和零散日记,但1949年前已发表的书信、废邮,分别编入散文、杂文或文论卷;第27卷,集外文存,编入作者生前未发表的史料性、回忆性文字,及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试笔等;第28~32卷,物质文化史,其中第32卷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2002年10月

# 目 录

沈从文  
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Q U A N J I

## □ 鸭子

1

### 戏剧

- 盲人..... 3
- 野店..... 16
- 赌徒..... 21
- 卖糖复卖蔗..... 26
- 霄神..... 29
- 羊羔..... 35
- 鸭子..... 42
- 蟋蟀..... 48
- 三兽宰堵波..... 56
- 【附文】关于《三兽宰堵波》..... 63

### 小说

- 雨..... 66

往事 .....	69
玫瑰与九妹 .....	74
夜渔 .....	78
代狗 .....	83
腊八粥 .....	87
船上 .....	92
占领 .....	98
槐化镇 .....	106
散文	
月下 .....	111
小草与浮萍 .....	115
到北海去 .....	121
遥夜(一及二) .....	127
水车 .....	132
一天 .....	136
生之记录 .....	148
诗	
残冬 .....	161
春月 .....	162
薄暮 .....	163
萤火 .....	164
我喜欢你 .....	166
<input type="checkbox"/> 蜜柑 .....	169
<hr/>	
序 .....	171

初八那日 .....	172
晨 .....	180
早餐 .....	191
蜜柑 .....	200
乾生的爱 .....	206
看爱人去 .....	216
草绳 .....	223
猎野猪的故事 .....	230

□ 入伍后 241

---

入伍后 .....	243
我的小学教育 .....	261
岚生同岚生太太 .....	272
松子君 .....	281
屠桌边 .....	301
炉边 .....	307
记陆戮 .....	314
传事兵 .....	320
过年(戏剧) .....	328
蒙恩的孩子(戏剧) .....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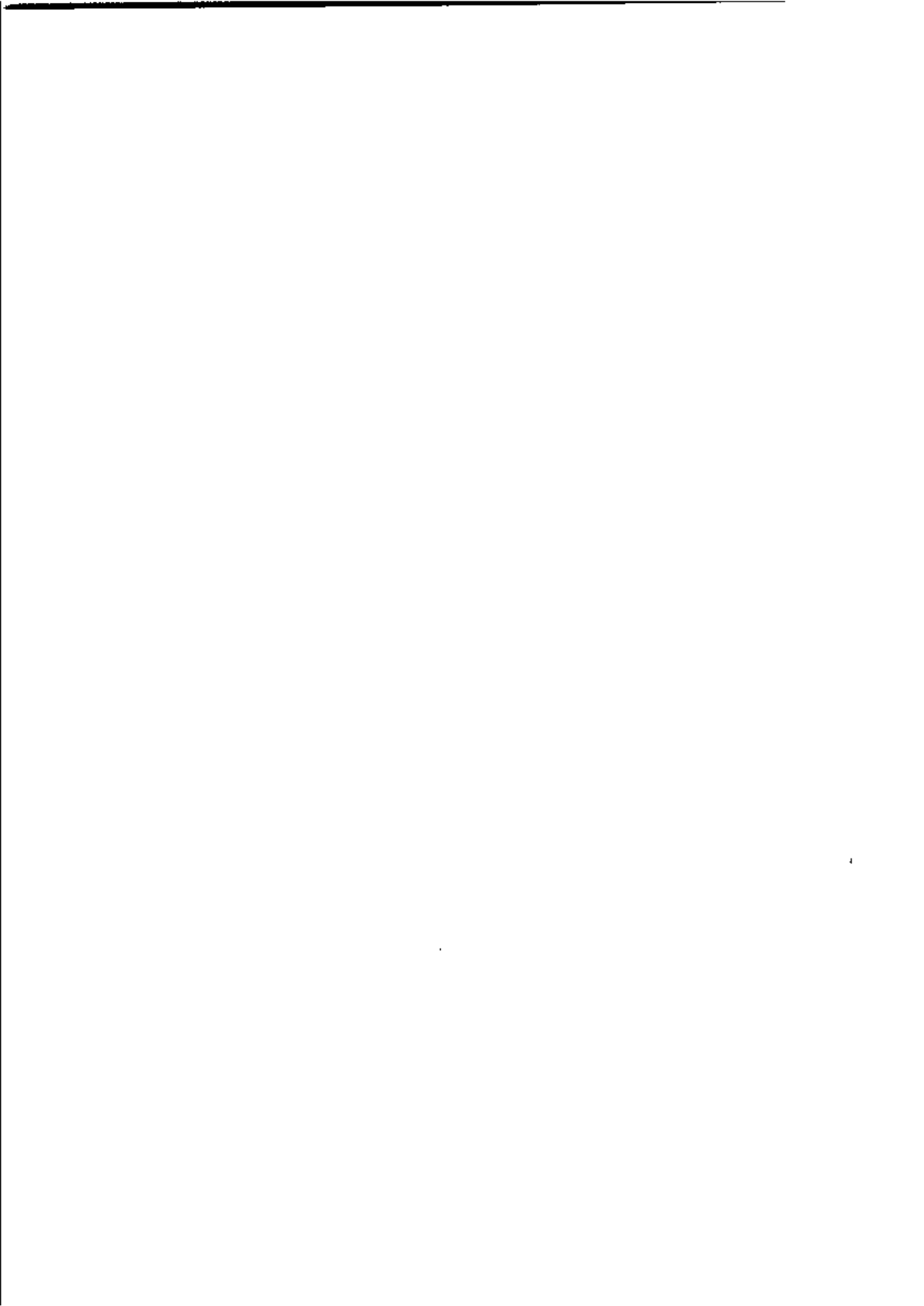
□ 公寓中 349

---

公寓中 .....	351
绝食以后 .....	360
莲蓬 .....	367

第二个狒狒 .....	371
用 A 字记录下来的事 .....	376
白丁 .....	382
棉鞋 .....	390
重君 .....	398
一个晚会 .....	406
母亲(戏剧) .....	423





《鸭子》1926年1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为无须社丛书之一。

原目：戏剧，《盲人》、《野店》、《赌徒》、《卖糖复卖蔗》、《霄神》、《羊羔》、《鸭子》、《蟋蟀》、《三兽宰堵波》（附文《关于〈三兽宰堵波〉》）；小说，《雨》、《往事》、《玫瑰与九妹》、《夜渔》、《代狗》、《腊八粥》、《船上》、《占领》、《槐化镇》；散文，《月下》、《小草与浮萍》、《到北海去》、《遥夜（一及二）》、《水车》、《一天》、《生之记录》；诗，《残冬》、《春月》、《薄暮》、《萤火》、《我喜欢你》。

## 戏 剧

# 盲 人

### ▲说明——

一个瞎了眼的父亲，盼望女儿得一个情人。  
女儿顺了爹爹的意思，在爹面前撒了许多谎。  
到后爹爹强着女儿，要找她情人到家中来一次。  
女儿无法，把校中一位戏剧教员请来演了一角。  
可怜的盲爹爹什么也不知，极其高兴。

### ▲人物——

**盲人** 五十多岁 一个中年失明的人 貌极安详  
**馥** 二十一岁 盲人的女儿 美术学校的学生 天真  
有孩子气。  
**村** 二十四岁 美术学校教员 样子诚挚  
**听差** 三十多岁  
**张妈** 女仆

### ▲地点——

北京南池子 盲人家中

### ▲时间——

一九二六年 三月末

▲景——

房子不很大。有床。有衣柜。有圈椅。有写字台。有地毯。各物精致而整洁，表示上等人的家庭，但又无奢侈豪华气。

壁为淡红色，挂有两幅大油画。近沙发旁有一茶几，上置小磁茶具。茶几旁略靠壁处有一较小之几，上置曼特铃琴盒。

写字台上惟一用绿绸罩的电灯。阳光自窗间入，射到地毯上成两个颜色。——开幕时，室中惟盲者坐于室隅沙发上，此沙发为特制备盲人用者。——

盲 怎么还不见来！年青人见了情人，握手，亲嘴，拥抱，谈情话，问长问短，把和爹爹约下来的事就忘到脑背后去了。……

说是怕不好意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爹爹又不是那一类头脑顽固的人，见了要发气。自己女儿高高兴兴的把她情人邀到家里来，难道做爹爹的就必得放下脸嘴，做出不好看的脸相去充长辈的尊严么？……

爹爹是个瞎子，什么事都不能见了！女儿的大小都要靠用手去摸，不然，纵站到面前也不知是什么人。——瞎子真是一点用处都莫有。

（微笑）再过一年，两年，两年半，就要这两个人都住在我身边，陪到<sup>①</sup>爹爹，不准离开她瞎子爹爹。还得问他们要一个小孩子来。爹爹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睛又不见亮，也应当做一个小孩子的外祖父！

▲以手按茶几上电铃，稍顷听差进。

听差 老爷叫？

盲 要你报张妈办的事已办了么？

听差 早就告她了。说已预备好了，只等用。

盲 （从怀中摸出一个金色打簧表，拨动机关放在耳边）三点十七分，去看看外面客厅那个大钟是不是对。

听差 是！

▲听差下

盲 过了一刻钟了，这小孩子莫非诓我了吧。……

听差 （进）三点二十分还不到。

盲 好，你去吧。小姐回来时告我。

▲听差下

盲 （微笑）少年男女真只有情人是觉得可贵。有了情人的女儿，把寂寞著孤独爹爹就忘却了。她不知道爹爹是等候得怎么焦急。都不体贴一下爹爹！其实两个人什么情话要谈当到爹爹何常不可呢。当到瞎子眼睛的爹爹同自己情人接吻也不是可羞的事情。爹爹人老了，将把这个引为安慰，不会妒嫉，不会……

▲伸手去摸，抓到那个曼特铃盒子，把琴取了出来。将琴取出后置于怀中把弦调拨，弹出几个散音来。

盲 要他们跳舞，让爹爹来做琴师！学得跳舞，不拿来到爹爹面前跳，难道就专是为别人看去学习吗？（笑）

▲将琴弦轻拨，自己低低哼著。

盲 （轻唱）

昔年衰病厌芳樽，  
今日芳樽惟恐浅。

.....

太萧瑟了，（又唱下去）

浪花有意千里雪，

桃花无言一队春。

.....

风回小院庭芜绿，

柳眼.....

女（在门外已听了几句，便用匆忙的脚步跑到盲人身边握着盲人颈项。）

爹爹！

盲（把琴骤停）馥儿，我等得想要抓到张妈发脾气了！（微笑）

女 并不过四点，我答应爹爹四点以前！

盲 我以为你忘记了。我才想：倘若是有什么谈不了的话拿到这里来说，等爹爹也充个“旁听生”，岂不是很好么？爹爹老人家怕什么——

女（有羞态）他来了。

盲 来了么？请坐，请坐，坐这一边，我们围拢来点，好好，我今天高兴极了！.....

女 还在客厅呢。爹爹莫先就客气吧。

盲 哦，在客厅，那快请进来，快请来！怎么又不直来我房中呢？难道还是客么？都是自己人，.....

女（掩口）好，爹爹你坐到，我要他来。

盲 快一点，.....

▲女下

盲 这孩子才有趣喃，把别人放到客厅去，又不是客.....

馥儿这时必是有点羞涩，那个少年脸上总也略略有点热热的，我这一对眼睛纵不能看什么，但这个可以猜想得到。

年青人谁都免不了，第一次见到他情人的长辈，心的不安，总是有。我应当学一个极其懂事的长辈样子，用比平日还随和的颜色去把这一对小儿女的拘束减去。

应让他们如在别处时一样，一切无所忌惮，能在我面前恣意的笑乐。

▲把曼特铃置于几上时，女的已引男的进房了。男直趋盲者坐边，与盲人握手，女立于旁微笑。

盲 (以两只手握男手) 哦哦，请坐请坐，我馥儿说你不好意思来，这不是笑话么？她专扯谎她爹爹，竟像爹爹是个极其不好的坏人样，见不得她朋友一面似的！……馥儿把那圈椅移过来点……坐，你坐吧，你来使我高兴极了！真是，……说不出口的快愉。……馥儿也坐到这边来，我们好谈话。馥儿，你看你爹爹对你朋友是有什么使你下不去的地方么？

哈哈，爹爹快活极了。

女 (笑) 他事情多，我说了许多爹爹要他来的话他才……

盲 你又扯谎我！欺到爹爹是瞎子，你必定都不曾同他说过！怕别人见这瞎子爹爹，是不是？

男 (极其感动，但又忍不住笑。) 是的，馥当真同我说过许多回了，本早就想来看看老先生，又恐老人家这边在清静中过惯了清静生活的人，耐不得扰动，所以总说有事，事实并不多。

盲 我非常子愿你来谈谈，我这么一个人，总想常得两个年

青人来陪到谈谈话，我天天同馥儿说，我说你若是学校无多事，能抽出点空来，不妨天天来这边，我是最喜欢和年青人谈话的。馥儿不体贴爹爹意思，总扯谎说你事情多，又不好意思来。不好意思，这不是笑话么？不知馥儿背了她爹爹把爹爹说给她朋友听说成个怎么样子！

女（望男笑，脸红。）说爹爹思想非常好，一点不顽固。此外就……

盲 馥儿我听到你在笑，你今天也太高兴了！爹爹思想不新，已无用了，但不顽固。你们这时候才来，害爹爹一个人等了那么久，我才还以为你们是在谈什么别一类不能听的私话去了！

▲男女互相望着笑。

女（忍不住了，走到门边）张妈，张妈！怎么客来了不拿茶！

盲 啫。我高兴的晕了，茶也忘到叫！馥儿不要叫她，（以手接铃）我为你们蒸得有点东西吃，叫她拿来吧。……要吸烟么？

女 他不用烟。

盲 不吸烟是顶好的，这东西伤脑。……能够喝一点酒么？

女 喝得不多。（代男的答后，又望男笑）

盲 酒大概总能喝两杯。我是一个不会吸烟的人，但是白葡萄，玫瑰——之类，我都有个约二三两的量。

男 稍为喝一点酒，对身体还有益。（稍轻对馥）怎么不坐到！

盲 怎么，馥儿怎么客气起来，我们是要你侍候的么？馥儿真是学得太乖巧了，可是用不着这个！……



(又向男的) 我们等一下吃晚饭各人喝两小杯吧。你可以试试，我们这里葡萄酒还不坏。馥儿她也能喝一口。我们今天应说是庆贺：你们两个年青祝我的康健，我祝你们两个——今天我还为你们预备了几味合口的菜，馥儿说你所喜欢的那些都有。茵油还是从南方来的。其实馥儿她自己也喜欢这个，我也……

▲听差进

女 要张妈来。

盲 你要张妈把那莲子汤拿来就是。

▲听差下

男 (望女)

女 (望男)

▲两人互望着又笑。

盲 近来才开学，工课会不很忙吧？

男 不过一天这里那里跑，得下来的空闲也很有限。

盲 听馥儿说你零零碎碎的事也多。年青人能够做事总是好。像我现在是一一切都完了。

男 都是为生活，其实许多事也是在那里勉强。

盲 年青人有着力量同热，实在也应多做一点事。像我年青时，同你一个样：到上海这里那里，忙来忙去，吃一餐饭也像是从匆促中抽出来的一点时间。自从把这双眼睛一瞎，清闲得倒寂寞起来了。若像初失明那几年那种心情，简直是不能生活下去，幸好近来人一天比一天老了，一切也看平淡了。不需要光明，似乎人依然还是可以生活得下去。

女 (如想到什么) 爹爹！

盲 怎么？

女 没有。（又望男笑）

盲 你看馥儿怎么的孩子神气！把一个朋友，介绍到爹爹面前来，高兴到这样。我听到你一个人常常在笑。你笑声虽再轻一点，或者还只是脸上有点笑容，爹爹都能知道。爹爹是用一对耳朵可以代替眼睛的。……爹爹虽不聪明，但能想得到，你们两个人见了我时脸都有点儿红，可不是么？我猜你们这时的脸上又在发烧，爹爹的话决不会错。

女 那是自然。

男 （望女微笑）是的，我脸上有一点儿热，但经老人家一说，我倒不再发烧了。

▲张妈把莲子拿来，各人一小碗，另外又拿了一张小茶几放在他们面前。

盲 张妈么？

张 是呀。

盲 馥儿你把我碗中的匀一半到你碗里，我才吃了点别的东西。

女 （用调羹将莲子匀到男的碗中）我也不很饿。

张 还剩得有，不够就拿来。

女 有了，有了。

▲张妈下，各人吃莲子。

盲 馥儿，你朋友号什么。

女 他叫村生。

盲 哦，爹爹真是善忘的人，……村生，你的诗作得好！

男 （怔着）不。

女 许多人都批评他像勃朗宁。(望男笑)

男 (会了意) 那不过是无聊时像玩似的写下的。

盲 (一面吃莲子) 不然。诗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有感动一个民族心的力量。你可以成一个诗人，馥儿为我念你那些诗，我觉得非常之好。

男 那是老伯的夸奖。

女 爹爹，他近来还做得一个剧本呢。我们学校所演的就是他编排那个。我演那女的，他就装那男的，剧本情节非常好，可惜爹爹不能看见。

盲 馥儿你们近来演剧是男女合做一起演吗？

女 那当然，不则<sup>②</sup>不会像。说话的自然，也正同我们如今到爹爹面前一个样子！

盲 那是很好的。什么时候正式演时，馥儿引爹爹去听听，莫看也好。

男 (笑) 可以。

▲莲子还是盲者最后才吃完。

盲 馥儿要张妈收了碗去。

▲张妈还立在外面等候，听到时进来把碗收去了。

盲 我们刚才说到做诗，我记到几句念给你们听听——

沙坝地方的少年受爱神射了一箭，

近来身上新发现了些羸羸绊绊：

面黄肌瘦不能喝吃又不能睡觉，

终日哀歌学那些幽谷中的子规叫。

.....

男 (以为是盲人所做的) 诗很好。

盲 哈哈，很好，自己来夸奖自己呀！

女 爹爹，怎么——

盲 哈哈，村生，你知道我怎么会背诵这些少年男女情诗？你不必害臊，你赠馥儿许多诗她都一一为念给我听了！年青人做情诗总是拿手……

女 爹！

盲 怎么，说不得？你怕羞么？一个女孩子，把她男朋友背了人偷偷悄悄写成的诗念给自己爹爹听，真好笑！我知道你脸上又在发烧了，但是爹爹还是要说。爹爹把这些诗记诵得许多，可一一念出给别人听。

男 （望女笑）

女 爹！你又答应我不同第二个人说！

盲 这并不是第二个人。

（又向男的说）村生，你还不知道我馥儿是怎么样一个不可靠的人吧。她不但把你赠给她那些诗读给我听，你们每次写的通信也——

女 （脸羞红）爹！

盲 说完这节就不说了。——村生，馥儿人太不老实了，一点不为别人着想来瞒到她爹爹！她把你寄她的信一封一封念与我听，她知道这事无须乎瞒到瞎子爹爹。爹爹是个很可怜的瞎了眼睛的老人家，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只望女儿能得到一个真能相爱的朋友。……

女 （有所伤已不能再笑。见到盲爹高兴到由一对枯眼中流出泪来，忙起身用手巾去擦。）爹太使人难堪了！

男 （亦不再笑）老伯太会取笑人了。

盲 （喘着气说）我常是这么想：那一天，我的外孙大了时，我要把这些事学给他们听！

女 (低头不语)

男 (回头去望那壁上油画)

▲房中略寂静一会。

盲 你们两个人也应谈谈话。就当作跟前并没有个瞎子爹爹一样。

女 不在爹跟前，我们更没有话可说了。

盲 馥儿又在逛我，那有个少年男女在一块没有话可说呢。可以随便谈谈，爹爹此时正想听一对年青人甜甜蜜蜜的谈那些小孩子痴话。

女 又好让爹于别一个时候来取笑我们。

盲 不会不会，爹爹不是刻薄的人。你们乐意抱着亲嘴，爹爹也不妒嫉。

女 从什么事上谈起？

盲 想到什么谈什么。

男 好好，我们来谈谈吧。(对女笑)

女 从那里谈起？又要甜甜蜜蜜！

男 甜甜蜜蜜……

▲两人不能忍都笑了

盲 就如公园中似的，不拘一个口上说“哎呀，爱人呀！我一切都是你所有的……”那个就……

女 实际上我们谁都不曾那么喊过。

盲 那就说“亲爱的……”也好。

▲男女同时大笑，盲者亦笑。

盲 就由亲爱的起头吧，让爹听听。……人到年青真好，春天全是他们的。像你们样，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又是那么相好，是顶可羨可贵的事！

▲略息

盲 春天是你们年青人的剧场，可以恣意演你们的戏。

女 演戏，就是受苦。

男 (望女笑)

盲 馥儿在爹爹面前又说起骄傲话来了！……(打了一个哈欠)

记不得小时候在爹爹怀里撒娇的情形了，近来人大了就……(又打一个哈欠)

女 爹会有点疲倦了！

盲 不要紧，不要紧，吃了东西过后是这样。

女 可以休息一下。

男 真的，老伯可以休息一下。

盲 也好，也好，我就稍睡一回。今天说话说得太多了。只要略为养一下神就够，你们可以到花园中去。看看今年我的芍药花苞怎么样，我很挂欠它。半点钟以后就转来告我。……

当到爹爹面前要你们说一说情话是不肯的，在园里去，到那株樱桃树下那张长凳上两人去说吧。

▲男女均感动，女握男手。

男 我想转去了。(话极轻，以目取女意旨。)

女 (稍大声) 为你预备了晚饭，菜又合口，你不听见么？

盲 怎么，怎么，就要转去么？又无什么顶要紧的事，慌什么。我只稍稍睡下就要再来同你们谈话。馥儿，引朋友到园中去吧。应当到太阳底下去多接几回吻，莫辜负这个春天！

男 (感动) 好好，我们到花园去玩，老伯休息一下吧。

女 (感激的望男一笑) 我们就去, 爹你睡吧。我为你搭条毯子。

男 (见盲者起身想来扶)

女 他知道, 摸得到……爹就盖条薄毯子吧。……

▲盲者极其熟习的摸到床边后, 女为将毯子打开。

盲 馥儿, 这个可以摸得到, ……你们去吧。返身吃过夜饭, 我还想要你们两人跳舞一次, 我会为你们弹曼特铃。  
……

▲男女退出, 女在先。到了外面。

女 (望男笑) 第一幕完了!

——幕急下——

三月末作于西山

---

本篇发表于1926年4月14日、17日、19日《晨报副刊》第1378~1380号。署名懋琳。

① 陪到 陪着。此后篇中“抓到”、“坐到”等词中“到”常为“着”的意思。

② 不则 否则。

## 野 店

苗妇 今天累了，大家都睡了，我也应当睡觉！客人，客人，还要灯吗？都不做声，想来大家都睡熟了。让我把灯吹熄，省得点油。哺，——哺，——哺！

(灯熄后，有月光自茅屋漏罅处透光而入。屋的各角床铺上，发出若有节奏的低微鼾声。)

些，月亮圆喔！让我算：十一，十二，十三，——外前天赴新场，难怪这时才出！明天又是二十了。

不知满家那瘟猪死了不曾？舂嫂子不信我话，其实四天不沾水米，老不老早<sup>①</sup>放一刀，肉白净点，也多卖得点钱。若是她明天杀了，就称他个十斤来——实在不卖，又托冬冬上场去称五斤牛肉——

牛肉一百六，五抵五，五六三百；一个整八百！就拿那张杨合元票子送他，顺便带斤辣子。……

客人 (低低自语) 怎么翻来覆去睡不着！会莫有狗蚤吧；不会，不会。爬是听到爬<sup>②</sup>，只是又不咬——怕不是狗蚤吧！走了这一天长路，脚杆都酸了，倒睡不着，这



真有鬼！

(见灯为苗妇吹熄) 噢，噢，必是这盏灯作怪，吹熄起正好。咦，还是睡不着！

想想看，有些什么事情在心里，……毛蓝三钱八的只剩三疋了，省青官布找不出销路……忘记把那丈三的漂白竹布带来了——还是睡不着！

想想看……今天掌柜那阿姪<sup>③</sup>长得真好！莫不上二十岁吧。老板看来是不在家，样子还和气，摸过去总不什么要紧！好好，就过去吧。

(翻了个身，他就从那硬板上爬起身了。)

咦！好月亮呀。这阿姪今天真的也累了，一上床就睡熟了，你听她打呼鼾呢。

(轻脚么手的走过去) 不会喊吧？不由人不心悚悚的跳啊！不要紧，不要紧，看样子还和气。胆子这么小那有事送我做——

**苗妇** (闻窸窣声，继之以钝重撞触声，知有人起。) 客人客人，解溲吧，后头，后头牛栏旁

**客人** 做不得，做不得；幸好不去，她醒着呢。

(将声略提高) 是，是，解个溲。我摸不到门，被你这打草鞋的槌子差一点绊我一跤！

(低语) 好危险呀！我以为这妇人睡了呢。还是莫起“二麻子心思”；见女人就打主意吧。

还是一个睡不着！当真有鬼？这时阿姪总睡好了……

莫又不睡熟，让我试试看。吱吱吱吱，些，有老鼠子啃什么呀！……这一下好了，我装老鼠子叫，她都不

起身来看她的米桶！

好了好了，就是那么赤着两个脚板过去吧。这一下可要轻一点，莫再碰傢伙响了。

怎么我心里还是那样跳！不怕，不怕。脚色人难道这都怯场吗？

苗妇 （醒来略有惊吓，但语声极低。）咦！是那一个？

客人 （轻轻的）是我。

苗妇 是你，你——

客人 （接着了阿妍）阿妍阿妍莫做声，我是想来——

苗妇 我这又不是……

客人 （自语）这怎么办？

苗妇 你“乱铺乱讲”，不是个好人。别人守备游击管千军万马也管了，你管你自己的……也管不下！

客人 阿妍阿妍，我喜欢你，所以——

苗妇 ……………

客人 不喊就好了，谢天谢地！（抚摸着阿妍胸脯自言自语）阿妍身上肥呢，看不出！你看这一对奶奶，像两匹小猪崽。

苗妇 （知道是日里那年青布客故不再做声）你这客人莫是个好人。（故意作态）莫缠我！莫缠我！你再乱……我就要——

客人 （自语）一喊怎么得了？

阿妍阿妍，我把日里你看见那印花围裙料子送你。

苗妇 （想）有围裙布料呢。

莫……莫……你再……我就——

客人 阿妍阿妍，我把那五尺大毛蓝布送你做件汗衣。

苗妇 (客人以手捂住了她口, 就不再说话了。)

客人 阿妍阿妍, 你又笑了!

苗妇 笑呢, 你娘……, 坏良心的人, 莫讲礼, 乱做事, 我不……

客人 (想) 笑了, 我可以全放心了。阿妍阿妍, 今年好大年纪了?

苗妇 ……………

客人 二十岁吧。噢, 我讲我眼睛还会错? 一见你我就猜到了。

我明天去赶新场, 转身时, 必定帮你买带洋头绳来, 要红的还是绿的?

苗妇 我不要你那些东西, 夜些仍到我这来, 我老板——

客人 你老板来了时, 我好让他捉到, 是不?

苗妇 莫是莫是。我老板上贵州去了, 代狗<sup>④</sup>进城去三五天还不能归来, 我——

客人 好好, 总要来。老板娘这么贤德, 待人这样好, 那有个不来的道理。

阿妍阿妍, 你有几个同年?

苗妇 讨厌! 莫和你讲这些话。

客人 (见阿妍把脸歪过一边) 怎么, 发气?

苗妇 怎么……

客人 阿妍, 你又笑了! 我问你是已经有了几个同年。

苗妇 我不懂你话。

客人 (想) 是莫懂还是莫讲?

阿妍阿妍, 当真不懂“同年”吧?

就是……就是你, 我。

苗妇 老板恶得很，莫敢。

客人 莫有？莫有那我两个是什么？

苗妇 只你这——

客人 （自语）哈哈，第一个！

阿妍，喜欢你同年不？

苗妇 （略有羞态）喜。

客人 （把阿妍脸对着了自己）你，你又笑了！

苗妇 （以手掴客人之脸。）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28日《晨报副刊》第1405号。署名沈从文。

① 老不老早 很早。

② 听到爬 感觉在爬动。

③ 阿妍 苗语，大姐。

④ 代狗 苗语，男孩。

# 赌徒

（这也许太专门了，非另做一篇骰经作注不可。因其字字须注，反而不下注解！乡土性分量多的东西，纵注也很难使外乡人会。）

## 拟曲之二

甲 （以手撩碗中之六粒骰子。）

三哥，隔三不掷天六；

天犯叫我！

乙 （以手抓骰，愤然下掷。）

那就二五叫起来！

（后每一抓掷，即大声呼之。）

三你掷颗六！

五四顺条子！

六红翻个面！

舂麻子唉，你看财神菩萨来了！

这下要扳本了！

六！六！六！……

看你妈转成个什么——

(大颗的汗，在乙额间出了许多。因期待这一粒未定之骰，又无所措手帮助其一变而为六，故惟抱膀子于胸，立摊旁以俟其究竟。)

甲 不要六！不要六！

噢！十二点，中呀！

三哥，三哥，你家是中呀！

乙 日他的妈，看到一颗六就变了！

丙 三哥，我讲，

你手气不很好，上头原是吃家；

回回被他吃着：

下次应得改叫。

你看他妈那穷骨头骰子，

又不单欺负你我痞家<sup>①</sup>！

甲 (骰轮到他掷了，略搓手掌，起了个势。)

看喔，苗三！

天你掷颗红！

乙 (见骰掷下时，于碗中旋转不定，忙用两手指为比，且大呼其中。)

中！中！十二点，不要动！

又到你了，逃到那里去？

“老鼠子钻牛角”，你登当<sup>②</sup>了！

甲 (大呼以抗之。)

中你中卵用！

三五顺来了！

二三杠子花！

天六是篮子！

快——快——一颗红，一颗红！

噢，妈拉个舅子，老子讲您会变吗？（果不其然一颗红，助成了一个十六点大快，于是苗三哥又输了。）

乙 日他的祖宗，鬼骰子！

丙 报你吃家是吃家，逃不过。

三哥还不服劲，

其实这鬼打卦准灵。

我说三哥三哥，

不要同他叫，就皮经<sup>③</sup>打我算了！

三哥一个不信邪，

硬要天犯叫舂麻子——

舂麻子见你抬礼物上门，

那有个不收的道理？

于是，光打光，

钱到别人手里去了！

横顺助和舂麻子——

来！来！三哥，

尽我这点注，就皮经打你吧。

下叫叫你也好，尽你隔，断；

我们俩是老宾主。

乙 （膀还抱着未放下，目视数钱不清的舂麻子。心愤愤然，还不服气，预备下一庄再赌。）

那么手痞，不要了。

你叫别个吧，我分一半。

丙（以手理钱）

来！来！这点注，不多，

下叫叫那一个！

天犯也好，不拘他隔，断。

甲（还在数钱。很轻的说，意似报他的仇。因适间丙曾劝苗三莫同他过注。）

鬼老二耍。

丙 舂麻子唉，赢了莫要狂！

你不要别人会耍的。

来！来！经打那个！

下叫让他隔，断。

老羊也好；不拘……

（丙的注，是十个铜元上放六个小钱，把抽水子的钱也预备了。见无人接应时，又以手去理钱。）

头家（手上拿一块南竹片，用为骰子挤时磕平的东西，油光油水，同他一样若很老成。）

好，好，你老哥莫摆吧，

让别人下家来。

舂麻子不愿同你过注；

三哥今天手兴又痞，

不然他是不惧怯你的。

丙 不，不，我放那一个八点吧！

（他以手如猜拳时样，用大指同第二指在空中画个八字。）

八点，八点，谁来？



甲 （把钱数完，走了。）

头家 怎么，怎么？

麻哥，助和一下场合吧。

甲 有事，有事——

今天关饷，等一会再来吧。

乙 他妈刮刮匠；

刮得两个就跑！

丙 好，日他妈大家莫做的！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12日《晨报副刊》第1306号，署名沈从文。

① 痞家 指赌博中运气不好的人。

② 登当 到顶。

③ 皮经 玩牌中的一种术语。捉弄对方，不使其得所需之牌，自己以小胜破坏对方的大赢的一种技巧。

# 卖糖复卖蔗

## ——拟曲之三——

——大哥大哥，吃一节吧，不要紧！你我好弟好兄，算个什么呢。

今年甘蔗生意被他妈蛮寨人措死了！五百六，四十根，……

那里那里，去年子三百七八的比这搵头大得远，码子也长。

我想管他妈混过这两月，到三月间仍去挑个糖担子漂场<sup>①</sup>，比这总对劲点。

（从街那端来了一个小孩）

——这是腰节，包甜包脆；不甜不脆不要钱。老弟就拿这一节吧，选也是这几节甘蔗。唔，唔，这节脑壳好！脑壳极脆，六十岁的土地公都嚼得动。

吃了水气淡撇撇的不退钱——

噢，噢，是我说错了，吃了水气淡撒撒的退钱！

你这老弟才恣刺<sup>②</sup>！实在莫打量买就算了。

（小孩悻悻而去，以目送之。）

——大哥，大哥，你看生意难做不难做？一遇到这些嚼精<sup>③</sup>鬼，又不麻烦死人！把你甘蔗选了半天，灰都挨去了，买又不买。大家都想选有尾巴的长，腰节的大，脑壳的甜：如了大家意，我只好卖婆娘——

可惜我又莫有婆娘。

我妈上月帮我到小教场去相那门亲事，开口又不大！别的不算，光阴烧纸钱就是一个八十吊；有八十吊钱我不去把南门外那饭铺赎转来，还去讨婆娘睡觉？

“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长。”哈哈！大哥大哥，你是有媳妇的人，怎么，磨不磨？

（他用刀比到割断处一压，一个涡螺圈后那甘蔗就断了。）

——大哥大哥，今年转糖那生意总还好。片糖二百三，二百一二，一片至少是一个对本。俞他妈只有这甘蔗生意悻悻时！来不来五百六的底子，你看从那些地方叨得到光？

（他把新切断那节值五文一段的腰节，塞到蹲在摊旁一个大孩子怀里。）

——大哥大哥，你就试吃一节吧！这节好！这节好！打口干算不得什么。你我弟兄那么小气，显得生分！

我一天口里是不断嚼咬的。那些尾巴头子，不好卖，我就对口里放。

（大孩子嚼着甘蔗走了。）

——大哥大哥，碰到舂狗大时，帮我说一声，莫过清明就要

退我那副担子。这卯生意我做不了，我还是卖我的糖！

.....

十月十九日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0月29日《晨报副刊》第1298号。署名沈从文。

- ① 漂场 流动赶集。
- ② 恣刺 厉害。
- ③ 嚼精 过分好辩，难缠。

## 霄 神

**甥** “呀呀呀，时不通来运不通，媳妇独爱野老公——”我朱二瘠子既无媳妇儿，也算罢了。咕喽咕喽，肚子在喊起来了，是饿了吧。肚子呀肚子，关饷来得二两六钱三分银子，一口气“快马加鞭”来到大桥上，三次“撒十”一次“合六老爷”<sup>①</sup>送得我干干净净，扳本是无望了，肚子你纵有委曲，权且也忍受着吧。可恨狗娘养的杨五不是人，别人赊账大胆赊，惟我朱二瞧不上眼，有那一天运气来时；“用门板去挡也挡不住”那种运气来时，狗彘的杨五呀，你看就是。如今运气是如此，困死了英雄好汉，岂不可恼呀；咕喽咕喽，肚子是又在喊叫了，且待我想一妙计，（低头科）呵呵，有了有了，到舅舅家去，装作改邪归正的模样，求舅舅饶，把饭吃完，得便相机行事，再向赌场发展。呀，真妙！乘此天气还不很晚，何不取道往舅舅家中。

**舅**（跪于神前）菩萨呀菩萨：小民致词，仰祈垂听！得蒙大神大帅，保佑我家老幼清吉，六畜兴旺，小民今日，特

备三牲香烛，敬答神麻。以后凡事照顾，尤其有赖于大神大帅！

**甥** 放开脚步，腾云驾雾般就来到王家街口了。前面门上贴有金色福字的，不正是舅舅家中么？且待我上前一观。嗨，门掩着咧。且待我从门罅间一观。嗨，他在跪着咧。且听他说些什么。哦哦对雷神祈祷呀！雷神若可求，待我明天也买三个钱香，两个钱纸，去磕个头吧。咕喽咕喽，肚子是又在喊了。堂屋中所陈列的鸡豚，可不是极好味道的三牲么？“有美一人，颜如舜华，”可望而不可即，好不急人呵。且待我想想看，（低头科）如此如此，计是有了。我何不乘此就偷偷悄悄挨进屋中，爬上楼去，暂替雷神，略示威灵，骗他一点酒食吃。知道了咧，我就说心中迷糊，莫能自主，因此为神所摄，登舅楼上。呔，呔，不要回头，不要回头，门是进了，头不回过来，他不会知道吧。且上楼去。楼是上了。且听——

**舅** 尤有请者，大神大帅……

**甥** 他在祈祷咧。可恼呵，声音如许轻，连你外甥都不听到，难道雷神比你外甥耳朵还好么？且待试掷下一点什么东西看看，叮当，这块破碗正敲到酒壶上，那壶中的酒是味道多美呀！

**舅** 怪哉！既无微风，此物何来？哦，大神大帅，威灵在迩，仰鉴民心，乃有此举。大神大帅鉴诸呵：小民周必富，平日诚实待人，与物无忤，此次——

**甥** 他以为是真咧，且待我再掷一点什么下去吧；哺涂，这砖头正打那三牲之一，尾巴上剩了一匹毛高高翘起的鸡公上，鸡的味道是多美呀！

舅 大神大帅，弟子磕头！（自白）莫非此神耳聋，听不到我的纳贿么？且扬声吧。（调嗓子科）大神大帅得知！小民周必富平时诚实待人，与物无忤，此次谨备三牲香烛，良酝黄楮，原以多蒙大神大帅照顾——

甥 咕喽，咕喽，肚子又在喊了。再打下一点大点的什么东西，把他吓昏过去，我就可以不忙不迫，拿起三牲盘子，回家下酒消夜，岂不是好么？哗喇，可惜神的牌位打倒了！且听他是如何言语。

舅 （自白）怪哉，怪哉，安有如此脾味不好之神！莫非是今天酒之类过醪，吃多了使酒疯吧。莫非是——

甥 可恼呀，还不昏过去！你看法宝吧，嚙哩活落，可惜可惜，这一下把酒壶打翻到地下了。

舅 （自白）是大神发怒说我不诚么？是大神当真已醉，致失常态么？如果是醉后闹酒疯，我又得备一升葛根汤了！（调好嗓子）大神大帅在上，小民磕头！若为小民不诚，大神发气，容俟赎罪，杀猪宰羊，为大神寿！惟是天威咫尺，难测方向，还祈大神再示以信物，以便——

甥 他在要信物咧。再赏他一砖吧。这一下可小心莫打到三牲上。呵哟，呵哟，砖却完了。还有什么吧。呵哟，呵哟，什么也无呀！且把我这一顶烂毡帽丢下去吧，呔，法宝到了！

舅 （自白）呀，像是什么！从空落下，莫非是……吧。且拿来看看。呀，一顶帽子，还热热的，怕会是大神从谁头上摄取而来，以示信于我的吧。且再试试看。（调嗓子）大神大帅容禀！所示信物，已蒙掷下，能以其次，再把一件，以便将来小民一送庙中，一置民家，香花供养！

甥 这怎么办，还不够呀！难道我自己也掷下去吧。有了有了，且把脚上这一双破鞋丢下去，叭，看法宝呀！

舅 （自白）别样鬼物，决无摄取什物之神力，且如响斯应，今天是显然大神降止了！看看却是何物。好傢伙，一只破鞋！内犹微温，依稀若有香气，莫非是大神自己所穿的吧。听说是穿了大神之鞋，戴上大神之帽，则可以遁身隐形，我何不把那一只也一同讨来。（扬声）大神大帅在上，威灵赫耀，但增惶恐！大神既有宝物，且把那一只也一齐赐下吧。

甥 他说是宝物有用处咧，这一只是不掷不行了。且脱下来，叭，看法宝呀！

舅 （自白）当真得了，大神好意，不可不谢。（磕头科）

甥 他又在磕头咧，看他还说什么。

舅 既蒙大神大帅所赐，理合受用。（自白）且把自己鞋帽脱下，将这宝物穿戴起来，走出去试验一番。记起街口梁乡约家，新腌有火腿数个，得便偷他一二只火腿回来也好。倘若可行咧，以后是不愁一切了。

甥 他把我鞋帽换了。咕喽咕喽，肚子又在喊了，且委曲一下吧。

舅 大神大帅容禀！蒙赐冠履，谅有无穷灵妙，让小民僭越，穿戴出去一行，若能隐遁通神，大醮三日，决不相诬！

#### ▲舅退

甥 他出去了，赶快下去把他鞋帽穿戴停当，扛起托盘就走吧。一，二，三，四，五，六；楼是下了，只有七！（吃）咕喽咕喽，肚子是忍不住了，太委曲了它，先割到一只猪耳朵吃安安心吧；呷隆呷隆，好味道呀！再把右



边一只耳朵也割下吧；呷嚙呷嚙，好味道呀！嗨，我才呆哩，这鸡头是多余，我见不得你那到死还昂昂然的怪模样，不如且吃了吧；呷嚙呷嚙，好味道呀！头是吃了，腿子不吃，还说是看得起一个看不起一个，也吃了吧；呷嚙呷嚙，好味道呀！我真疯了，谁家的白煮鸡失了头腿还会剩两个翅膀么？不如也吃了吧；呷嚙呷嚙，好味道呀！

▲勇上

舅 不知何处来得鬼魔，骗得我好苦！待到我一出大门，就为担水卖的老田取笑，说我这帽子是从城隍庙租来辟邪的，岂不可恼么？第二次碰到那赵家小伢子，又笑着嚷着喊我是疯子，说是“大家看疯子吧，”好不呕人！眼看是不必再想打主意跑到梁乡约家去偷取那火腿了。且赶回去瞧瞧三牲，迟了莫会又为猫儿拖去呀。返得身来，不知不觉大门已是在望，脚步真快！嗨，像有个人。待我细细一瞧（擦眼科）莫非是霄神么？或者大神见我起不良心，生盗窃意，得了法宝，即想走到别人家去，扛取火腿，故乃灵而不灵么？但据说大神是身長不过一尺，头戴红帽，身穿花衣，脸如冠玉，此神身个儿无乃太大！夜色朦胧，可惜身上衣衫花朵，分识不清，且待他回过头来，看看脸是何等颜色。

甥 呵呵，怎么不咕喽咕喽呀？（鼓腹科）小小的委曲，是找到颇大的安慰了，不要再呻唤吧。可惜的是砖头下落，无意中把酒壶打翻，弄得个滴沥无存，若是那么一口又一口，岂不是更其有趣么？嘿嘿，肚子既已塞满，且把这剩下的鸡鱼收拾收拾，回家去！好好，收拾是已经停

当了，乘到舅舅他老人家归家以前，就转身吧！

（唱）这边走；

那边走；

走出大门口，

碰到一只狗！

▲出门即为舅舅捞住

甥 哟，舅舅你老人家又不害人啊！宵神把你外甥鞋帽摄去，外甥赤个两脚赶来，老人家倒把外甥鞋帽穿戴起来到处逛呀！……

舅 我把你这小鬼——你作弄得我好苦呀！让我捶死你。

▲丢了托盘中三牲，脱身就飞跑去了。

---

本篇发表于1926年7月28~29日《世界日报副刊》第1卷第28~29号。署名懋琳。

①“撇十”、“合六老爷” 玩纸牌的术语。

## 羊 羔

**把总** 这年头真不是玩意儿，四两六钱银子阳历年过了还得过阴历，单是外甥们的押岁钱就不容易招架！听说当大王比做官还好，倒不如明年开正时也跑到和尚洞去当喽啰吧。不过一绳子捆来，牵到北门外去，噤的一下，脑袋飞了，也不是玩意儿！且再思索思索吧。咦，“舛碓妈看戏，依不得那么多”<sup>①</sup>！闲来无事，坐到家中会生出黄瘡病来，不免向长街走走吧。遇到苗子老庚，扁担上肥鸡肥鸭，亦不妨选便宜随便带一点归家。说着就到了街，脚步好快呀！今天是腊月十三了，这里那里，卖红纸喜钱的宝庆老好多呵。喜钱门神，好丑是贴到大门上完事，在三十夜来买，所谓“三十夜卖门神，脱货求财”是也，岂不便宜点么？嘎，好不热闹！白菜成挑，萝卜成筐：这都用不着。且再迈步走到那边菜场头上去看看吧。说着是又到菜场头上了，脚步好快呀！太太奶奶，小姐少爷，黄家阿三，赵家老四，篮子在手上提着，钱在荷包里响着，好不热闹！

**屠户** 今天生意真好！还不到半日，剩下来的，就只是这一点儿羊肉，到晚来，岂不是光打光吧。待我重新检察一道，嘿嘿，我忘记了，还有一个羊羔咧。来一个主顾，二十枚出脱，两面都得了便宜了。谁要呢，来来往往的太太小姐？城里人真傻得可笑！只知吃净巴巴的大腿肉，却无一个人能领略羊羔的美味来。且待会吧，主顾是越迟越好的。说到主顾，那前面戴红风帽的不正是个好主顾么？

**把总** 走来走去，走到这里来了。抬头去看，那前面案桌上，不正是悬挂着一个极嫩羊羔么？那坐在案桌边的，不正是羊屠户郑回回么？让我拢去仔细瞧瞧，说不得见机行事。若是便宜，就买来清炖煮汤吃吧。羊羔味道是多美！这两天吃来又是多自在！《验方新编》上且常说到羊羔是温补祛寒的咧。且待我过去看是如何。

**屠户** 主顾是过来了，大概已见到了羊羔吧。我好快活！

**把总** 喂，大老板，不见许久，近来生意好呵。

**屠户** （独白）我道是谁，这样一个老痞子呀。得小心防备他，说话不落诨，莫又让他沾了便宜去。（高声）我道是谁，原来是总爷！好久不见总爷，近来是更其胖壮发福了。坐坐，钱柜上可以随便坐。久不见总爷，还以为是一——

**把总** 近来天气太冷。

**屠户** 喔，近来天气冷，所以一——

**把总** 假是早放了，不当班。

**屠户** 风也大。

**把总** 是吧，上了点年纪的人，风这东西真是个颇为可恶的

敌手。

屠户（独白）我倒不怕风，却是阁下一来……（高声）怎么，坐下吧，客气不得，想来也走累了！

把总 好好，就坐下了。近来生意是好极了吧。

屠户 总爷说得好。

把总（独白）这以后应说什么？就单刀直入的来把羊羔夸奖一番吧。

屠户（独白）这东西在想什么，怕不是又要对残皮剩骨开捐了吧。

把总（独白）如此如此，这么那么，羊羔就……如此如此，这么那么，我就开口吧。

屠户 总爷上街来是办年货吧。

把总 顺便，玩玩，遇到什么，也买点。喂，大老板，那钩子上挂着的不是一个羊羔儿么？

屠户 正是。

把总 有了主子么？

屠户（独白）来了咧，且就说是‘沽之哉’<sup>②</sup>吧。（高声）假若总爷看如意了的话，高兴做它的主子，二十枚铜元就是总爷的了。

把总（独白）二十枚，好家伙，在我跟前倒敲起来了呀！

屠户 总爷买回去炖起下酒，那是再好没有了。

把总 当真是好。这两天吃羊羔是适宜不过的。加一点大白菜之类，放到炉子边去，少不了大蒜辣椒，同时莫忘记于作料中多来点苏酒，……羊羔是这样嫩，真妙！不过是——

屠户 总爷是吃不得么？

- 把总 吃得吃得，牙齿啃这类东西还行咧。不过是——
- 屠户 不过是难得费神？
- 把总 不，不，我有当差的，他们洗的一切猪肚猪肠，我是都可以放心的。
- 屠户 （独白）不过是因为二十枚铜子不合算罢了。且看你还有什么法术。
- 把总 （独白）且待一会。又待了一会了。（高声）大老板，你这羊羔真好呀！
- 屠户 （独白）又来了，他又在赞美羊羔！且是那么说吧，（高声）总爷既然爱上这羊羔，二十枚就买去吧。
- 把总 二十枚是不贵，真好！（独白）他把“就买去吧”的“买”字说得特别用劲，是防备这一手了，待如何是好？
- 学徒 走来走去，一个菜场已跑遍，应买的是买下来了。这剩下的钱是怎么一个办法？再走过去看看吧。走来走去，又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前面不是有一张案桌么？且待看来是何种肉类。呀，好一个羊羔！上前天掌柜岂不是正谈到十二月用大白菜炖羊羔的味道么？买回去是不会受斥责吧。且问问看：老板老板，问一声这羊羔有了主子么？
- 把总 （独白）一个敌人来了。且如此如此，这么那么吧。（高声）老弟要羊羔么？三十枚，不少也不多，是郑老板才说的。
- 屠户 不是那么，老弟要，少一点也可以吧。
- 把总 少一点也可以，二十八枚是不能再少了。
- 学徒 （独白）好一个羊羔，又不是人参果，要二十八枚，且

过那一方去看看。

屠户 还一个价再走吧，二十六枚好么？

学徒 (独白) 二十六枚我称三斤猪大肠去了。

把总 (独白) 不怕你不走！

屠户 怎么你说三十枚？

把总 你这羊羔确值得二十八枚的！

屠户 既然值得，你老人家花二十八枚就拿去吧。

把总 (独白) 可恼呀，又说这话！最好是做为没有听见，不理他。且待一会看。又待了一会了。(高声) 老板，你这羊羔嫩极了！

屠户 总爷也不是外人，也用不着多计较，十八枚就拿去吧。

把总 (独白) 还是用不着回答，且待会看。哈，左待右待，待到太阳到了中天，又是午时到了。说是午时，就统的听到观音山一声午炮的响声。那一旁来了一副什么担子，大约是要到这边来了，是不会再来问羊羔？

面客 一出大门，就“三个钱开当铺，搅手脚不匀”<sup>③</sup>，岂不可喜！到三点钟大约就可以挑空担子转家，那是无疑的事，好不快活！从菜场过身，到南门外去，好运气大概还在前面。这里人多，且把梆梆来敲打一阵，递别人一个知会吧。邦邦邦邦，邦邦邦邦，梆梆足敲得有个样儿了，大家有耳朵的总都可以听到了！再来提起嗓子喊两声看。喂，刘喜喜的面呵！有鸭子三鲜汤，鸡肉饺子，湘潭酱油，坨田红辣子的面呵！

把总 (独白) 是刘喜喜的面咧。且如此如此，这么那么吧。(高声) 瓜打瓜，我说那卖面的，你过来一点吧。两枚一碗来两碗，不要辣子，油水重点，淡味，带性<sup>④</sup>，

如此办吧。

面客 是吧，你老要，不合口莫把钱。

屠户 我是吃不得的。

面客 郑老，你吃得！说是三鲜，就只鸡鸭：难道我不是教中人么？

把总 吃得，吃得，喜喜的面吃长斋的人也吃得，还怕么？请！请！客气却不是我们城里人应有的！

屠户 （独白）这种殷勤，不吃是不好意思，且吃了再看吧。

把总 （独白）“舍不得家鸡，打不得野鹅”，钱是我来出，那可无疑了。再来这么一着，是妙！（高声）不客气吧，别人家早已把钱送了，还待你来开发么？我们都是几个相知常做一堆的，太分彼此，反而生分！把你钱收回去吧——喜喜你把你担子挑起去了吧。

屠户 这太说不去了。

把总 有什么说不去呢？我才见你！吃一碗面当点心，还分彼此，把老朋友都不当数！

屠户 我实应当请总爷才是……

把总 我不爱听你那种话。有什么应当不应当？难道我就不应当来做一个小东么？这一点面子都不赏我做么？

屠户 总爷如此说来，使我真是说话不得。

把总 （独白）正合孤意。

屠户 我下次应得请总爷喝一杯。

把总 （独白）下次吗？如此如此，既已如此了！且待一会吧。说是待，又待有一袋烟之久了。（高声）咦噫，大老板，你这羊羔真——

屠户 那么，总爷喜欢就拿去吧。



把总（独白）说是拿咧。就当真拿吧。（高声）好好，那我就谢谢你！（把羊羔取下）这时天也不早了，我就拿回去用开水煮起来，我们改日再谈吧。

屠户（目送其去）一个老痞子，简直合他用不上一点客气！

—完—

七月十八日于西山白屋

---

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14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8期。署名懋琳。

① 舛滩妈看戏，依不得那么多舛滩，姓田，凤凰县城正街人。其母爱看戏，每遇戏中人命运悲苦，辄痛哭不已，街坊邻里劝慰，不外说：“舛滩妈，这是演戏，依不得那么多！”当地人编此歇后语，喻对有的事不必那么认真对待。

② 沽之哉 文言文。已有买主之意。

③ 三个钱开当铺，搅手脚不匀 三个钱用之开当铺，本钱少，周转不开，手忙脚乱。凤凰人编此歇后语，喻忙不过来的情状。“匀”即“赢”。

④ 带性 指不要过熟。

# 鸭 子

## ——拟狂言——

葛（上场自白）本人葛喜发是也，小有微名，全城大小皆知。自小家穷，无从读书，秀才举人，是以让别人去中，自家做下各种营业，依然是吃，喝，赌，下痢，打摆子，……春天卖春卷，夏天卖西瓜，冬天卖粑粑，是这样的八月，则卖鸭子；——

（高声）喂，喂，有人要鸭子么？烂便宜！鸭子，烧腊鸭子，才出卤缸肥嫩新鲜的大鸭子！抬头看看，居然来到东门大街，且把篮子放下，看是如何。篮子是放下了，怎无一个人呀！是夜静了，别人都睡了，待我再高声喊喊吧。想一种巧妙方法，把这些睡下了的人从梦中唤醒，今天就可提空篮转身了。鸭子，鸭子，两个头三只脚的鸭子！鸭子，鸭子，新鲜的热巴巴的卤鸭子！如此一来，听到的会要来看看了吧。但愿前来的是个财神。

痞 如此半夜三更，还有人在街上大喊大叫，吵了自家睡眠，岂不可恼？待我打开大门一观。大门是打开了。四处一看，我见到空屠桌边那个卖东西的人了。喂，是——？

葛 谁要？烂贱的卤鸭子呵，三脚两头的……

痞 我以为是谁，这是葛喜发呢。他说是三脚两头，待我要他前来问他一番，骗一只鸭子吃吃也是不坏。我说，你那卖鸭子的，我买一只鸭子！

葛 财神说到就到了，真好运气！且上前去看看是怎样一种人。最好是偷了钱买东西吃的小徒弟，次好是赢了钱回家的赌棍，还好是巡警，不好是……

说来就来到面前了，嚄，我道是谁，什长，怎么还不睡么？

痞 是早睡了。醒转来，饿了，听到喊卖鸭子的声音，所以开门来，想不到是你！

葛 （自白）我的天，在你开门以前，我也想不到是你这样一个痞子呢。

痞 （打了一个哈欠）鸭子是新鲜吧？

葛 （自白）他在问呢。怎样说是好？有名的赊账明天还，到了明天又还是明天。怎么办？不赊吧，那不行！待我想想看，好好，有了主意了。我且如此如此。（高声）什长想吃鸭子么？请随便吧。

痞 我还想明天能从把总大老爷处得几吊钱，不然欠的钱也太多了。

葛 （自白）又是明天！

痞 今夜再赊一只给我吃，明天一共算，好吧。

葛 这里有的是新出缸的肥鸭子，就请吃吧。

痞 （自白）请我吃咧，莫放过他，横顺鸭子是好吃的。喂，喂，多少钱一只咧？

葛 请吧，你我自己几个人还论价么？

痞 （自白）且待我吃了再说。但也得客气一点。（高）我问你，是多少钱一只？

葛 不论钱吧。随意补多少是多少。难道什长还好意思亏我怎么？

痞 是是，我这人是怪不好意思要人吃亏的。拿拢来让我拣吧。

葛 （自白）这怎么办？回过头去吧。回过头去我就有法可设了！哈哈，头果然是回了。要快一点，且把鸭子藏起来吧。一只两只，三副肝，五只掌，五个头，七个翅膀，都塞到抱兜里了。平日怨抱兜太大，累赘人，今天可用得着了！不会知道吧？这可使我着急！知道就糟了。谅来无妨。抱兜大，并不显得胀咧。

痞 怎么，不拢来，你是怕我吃白食么？不放心么？大爷此时荷包里就有的是……

葛 （低）有的是鸭子。（高）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什长你错怪人了！我看你回过头去，还以为你想着什么，嫌我鸭子不干净咧。难道什长的账都放不过心么？什长原是熟人，岂敢……我把帕子揭开，什长你随意拣吧。

痞 真是朋友，把篮子递过来让我拣吧。好好，我也只要吃一只鸭子加一副肝就够了。（自白）我不把你这老家伙篮子里的鸭子吃得光打光，也不算好脚色！

葛 （忍了笑）什长请吧，勿用客气！

痞 怎么，一个空篮！

- 葛 (忍了笑) 一个空篮么?
- 痞 一个空篮!
- 葛 什长说笑话! 篮子中不正有两个全身, 同到一些翅膀头脚么?
- 痞 那里那里, 你看我把篮子倒给你看, 篮子是倒了, 你看!
- 葛 必是什长收了, 故意来同我开玩笑!
- 痞 那里那里, 难道别人会变戏法不成。
- 葛 我是非常清白篮子内所剩的件数的。
- 痞 那就怪哉了。除非是鬼拿了去。你记记吧, 莫是你已经卖完了吧?
- 葛 那里, 我还不得第一次生意! 什长, 我不会忘记的。两个全身, 七个翅膀两个头, 三个掌; 你不听到我闹玩笑似的嚷着两头三掌的卤鸭子么?
- 痞 听是听到的, 正是听到了才出来。你可以好好记一下, 或是数数荷包里钱, 会怕是先一次到赌场上卖脱了?
- 葛 不会的, 我抱兜里一个钱都没有。你不信, 我可以拍给你听, 蓬蓬蓬蓬, 你看这是钱的响声么? 若是果真鸭子能进抱兜, 倒不如说是鸭子声音!
- 痞 那就真怪!
- 葛 我看是不怪, 必是什长故意同我闹着玩, 收了。
- 痞 决不会的, 鸭子是那么大, 收得了么?
- 葛 收得了。什长抱兜比我的大多, 再多点鸭子也收得了。
- 痞 怎么你冤起人来了! 你不信就待我拍给你听吧, 蓬蓬蓬, 丁丁当, 这里面响的还是一把钥匙! 你想想吧, 你是赊给谁了!
- 葛 不, 不, 我敢发誓, 我发誓说在你喊我以前, 它们还是

老老实实的卧在篮子里！

痞 我也敢发誓，除了只是心里想吃点翅膀胸脯以外，并不曾把小到一颗鸭心之类塞进口里过！

葛 那不消说是因为你想吃它，所以它就跑了。

痞 鸭子又不是活的。

葛 但它也有知觉，遇到它不愿意时就走逃了，况且霄神会……

痞 好，好，我们莫谈这个吧，那东西灵敏极了，也许听到。

葛 （自白）这家伙一提到霄神就心虚咧。

痞 （自白）今天运气太糟了。到手了的东西偏为霄神抢去，这时能得大一点的膊腿，同到点肝肚鸭掌之类来下酒，岂不满有意思么？

葛 （自白）他在思想咧，久了莫会为他猜破吧。

痞 （自白）他在懊丧咧，久了莫会勒到<sup>①</sup>说是我藏的吧。

葛 什长，怎么样？

痞 又不是我拿你的，也不能怪我！算是我俩运气不好；你蚀了本，我耽搁了半夜睡眠；——拿起你的篮子走你的吧。

葛 算是我运气不好，鸭子到你的手中就飞了。

痞 你不应如是说！走你的路吧。

葛 是是，那敢怨你吗？我走吧。我走吧，什长明天见！

看看又转了一个弯，不怕追上来了。谢天谢地！“不是老爷主意出得妙；今日险招刀！”喂喂，大概不怕再追上来了，且把鸭子掏出来再说吧。哈哈，一只两只，头，脚，肝，“不失一人一马”且在怀里还温热了咧。喂喂，新鲜的，肥嫩的，热巴巴的，才出卤缸的烧鸭子呵！烂便宜

鸭 子

的烧鸭子呵！西门坡葛喜发的烧鸭子呵！……  
痞 那家伙把鸭子失掉还高高兴兴的练习着嗓子咧。且掩上  
大门找梦去吧。

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窄而霉小斋

---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7 月 17 日《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84 期。署名燃  
琳。

① 勒到 赖着。

## 蟋 蟀

母亲四十多岁

大哥二十四岁

二哥十二岁

妹十岁

母 怎么还不散学呀，是吃早饭的时候了！

妹 （坐在母旁）除非是又被先生打了手心，圈了眼睛，——

母 昨夜书据说是颇熟了。

妹 但到今早他会忘记，（自白）莫是太好玩，就当真不知道归家了！

▲大哥由另一通厨房的门两手拿了一碗菜上，丫头春秀手上拿一把筷子随后。

哥 还不见来么？我敢包，是又同到隔壁那昭祥小痞子一同到塘湾捉蚰蚰去了！

妹 那不会的。

哥 他不会么？还有人会哩。



妹（自白）幸好我的收藏得好，不会为他知道。

哥 昨天我就见到他偷偷悄悄一个人在仓房前刮削一件东西，一个圆圆的竹筒。问他是不是用来捉蚰蚰的？答说那里那里！但，明明白白，除了装蚰蚰以外，这东西还有什么用？当时我就一个不做声。直到快要吃晚饭后，我又到仓房前去听，哈，不是“蚰蚰笼”是“笼蚰蚰”！见我，他风快的把那筒子塞到屁股下去，我明明见到那筒子上还划了一道线，是一个快要成功的东西了，就作为全不曾料到的模样，说是天黑了，不要在那湿漉漉的地方玩了吧，我又很聪明的回过头去，好让他有机会来收拾他坐下宝贝，凡事都如我预料，他把坐下的竹筒搬到腰带上去，安置的妥妥贴贴后，就大大方方走出仓房了。其实竹筒的一端，仍然不体贴他，于后衣角边显露出来。

母 那你怎不把它取去？

哥 别人费了一番心，且偷偷悄悄刮了半天！（笑）

母（笑）妹你知道，就应当告我！

妹 我怎么晓得？他又不告我！

哥 妹不晓得么？若是昨晚上不先许下一匹两匹，……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妹 娘，你看大哥专赖人冤枉！我何尝见到他竹筒？

母（笑）不见到就算了。菜冷了，还不来，我们把饭吃了吧。

哥 当真不见到——？

妹 我实在不见到！见到的是——（自白）怎么还不来？莫非是被蛇咬了么？莫非是鞋子被露水湿透了么？……娘，娘，我们再稍等一下，再不来，就吃了。

- 哥 为的是可以分一匹……（视妹）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 妹 娘，大哥真是讨厌！他总说别人受了贿。
- 母 （笑）小孩子，什么叫做贿？你别理他就有了。宝宝是姑娘家，难道也会学起那些顽皮男孩子喂养蚰蚰么？
- 妹 大哥总是那么爱赖人。
- 哥 那一个小茶碗里……（恐她羞哭）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 妹 你尽管说你的吧，那里有什么，娘是看见的，一块石板，一个小小水盒，还有什么，你说！
- 哥 没有了，没有了，仅只有一匹一只腿的……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 妹 说，我也不怕。那又不是丑事。一匹跛子蚰蚰，只是二哥打败了放去后，被春秀丫头捉来的！
- 母 妹，你也喂得一匹蚰蚰么？
- 妹 那不是我的。
- 哥 那么是春秀的了！等一下我要春秀送把我吧。娘，你不见到，雄极了咧。一只大腿，虽然跛了脚，但抢草<sup>①</sup>，又会“弹琴”，又会……
- 妹 （自白）讨厌的大哥呀！口上说是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其实什么话偏心<sup>②</sup>都说到了！（睁目觑大哥出气）
- 哥 嗨，春秀走了。春秀！春秀！

▲春秀上

- 哥 等一下，你把那抽屉里小茶碗内那……（又看妹妹生气的脸）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 妹 （发了气）你不说么？我说吧。春秀，你等一下，把——

▲外面叩门声起

- 哥 好，来了，来了！必定是他！
- 春 门又不开，怕是别个吧！（想走开去）
- 哥 但这……我去，我去！
- 妹 （自白）可恶的大哥呀！这下莫会翻船吧。但愿鞋子莫太不像样。
- 弟 （站立门外）今天好运气呀！一到塘湾，笼就满了。若是能得一个大一点的竹筒，那不是更可多捉上六匹七匹么？像这样，又不会为家中知道，又不逃学，乘到颇早的天气，把早书大哉问（大家混）一口气背完，“快马加鞭”赶到塘湾，把笼中空处用蚰蚰塞满，“返驾回营”，计策真妙！呀，这时不会太晏吧。卖油炸烩的周驼子还才嘶起个喉咙哼过去，不会就到吃早饭的时候吧。（瞧脚科）露水是也快干了，不会检察得出吧。先是忘记要九妹为我预备一双旧鞋于大门角落里，这一着未免粗心浮气！还不见有人来开门。唠唠唠，门是拍了，过细听听，像是有脚步声，是大哥吧，菩萨菩萨，有灵有验，若是大哥，那真糟了。这样一个竹筒，怎么办理？春秀丫头前来，那就托她暂为收藏保管，也是好呵。呵呵，急死我！这只好临时设计，仍然同早上出门时样，把来安置到腰带上。菩萨呵，有灵有验，莫到哥哥面前暴露！蚰蚰呵，你也争一口气，莫到人面前又来叫！门是开了，呀，大哥，谢谢。
- 哥 （自白）我说我总不会错。难道这样子是规规矩矩才从学塾出来的模样么？
- 弟 （自白）不会看见吧；可恨鞋子不争气，两个湿印就老老实实保留到石磴上。

- 哥 好好，弟回来了，快去吃饭，不然，菜都冷了。怎么这时才来？总是可恶的先生，又有理无理磨折了二弟了！
- 弟 哈，你还说咧，真是说不出口！书是背了，又说再背一通，如命又再背，结果是因了聪明，得多点上一章。
- 哥 总还不止背书吧。我知道那个先生，真是会差使人，必定还又勒到弟弟服了点别的务，看弟弟鞋子——。
- 弟（自白）我的天呀！马脚露了一节……真是，鞋子！那老东西，见我伶精，又要我上到花坛去为他折取指甲花，送他师母染手指甲。不答应咧，将说是不遵师训；答应得来，于是，鞋子就为露水湿遍了。
- 哥（自白）好一个小谎子！……那花坛上听说是蚰蚰蛮多咧。
- 弟 那可不知道。背书去了，也听不到那些，读书是不能分心的，所以——。
- 哥 蚰蚰这东西是有诗味儿的。弟弟念《诗经》，《诗经》上不是有蟋蟀鸣于堂么？——我倒忘了，我们进去吧，不要站在这里了。
- 弟（自白）菩萨呵，有灵有验，保佑我不要在娘面前露马脚来！蚰蚰呵，为我争一口气，权且忍耐一会儿，纵心中高兴，也莫叫，不听我话，待会儿我将把你“瓦马分尸”！
- 妹 我知道是二哥！今天是又被先生罚了么？
- 哥（替答）罚倒不罚，只是先生又麻烦你二哥，好丑要你二哥上花坛去折指甲花，把一双鞋子全湿透了。
- 弟 那真是莫可奈何的一件事。
- 母（笑）那个先生！

- 弟 他以为我伶俐活泼，就把差事派了我。
- 妹 (自白) 聪明的大哥也被骗一次了，明明白白是山上的露水呀！
- 弟 (自白) 不摇动到它，不知不觉是会叫起来的。
- 哥 二弟身上痒么？
- 弟 莫有，莫有。
- 哥 近来塘湾一带谷子总快熟了！
- 弟 嗯，有些都在打了。
- 哥 二弟怎么知道？
- 妹 那么，当然不消说总是一个同学告他的。
- 弟 对了，我听到一个同学说过。
- 哥 今年塘湾李子据说都不结！
- 弟 结得多哩，树枝子也快要断了。
- 哥 这想也是听到同学说的。
- 弟 嗯。
- 哥 塘湾那地方真好玩，只是豺狗太多。
- 弟 那里那里，天天早上都有许多人到那地方去！
- 哥 二弟倒听到许多消息，倒像是早上就亲自见到一样！
- 弟 (脸上发烧)
- 妹 二哥你快吃饭吧，菜全冷了。
- 哥 (自白) 九妹今天是特别关心，这中不待说她也有利益在。看他腰边胀胀的，那不分明是昨天那个竹筒子么？且待会看。
- 弟 娘，豆腐是好吃极了，夜里又买吧。
- 母 (笑) 你大哥又说换一餐牛肉。
- 妹 我也喜欢吃豆腐。

哥 二弟二弟，昨天到仓房——（视妹，妹的嘴唇正做成个圆管。）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妹 娘，大哥今天真像个癫子，说话吞吞吐吐，我讨厌他极了。

母 （笑）你莫要听他，让他一个人说就是。

▲怀中蟋蟀忽鸣

弟 （自白）我的天！（全身乱动，鸣声顿止。）

哥 好玩，像是什么在叫呀？

妹 大哥偏是耳朵尖，我们都全不听到，他就听到什么叫！

▲又鸣即止

哥 哪，哪，听吧，好怪！

弟 （自白）我的天！快忍着吧。菩萨保佑，明早准到座前上香磕头！

妹 必是春秀丫头移动椅子的响声，真像什么在叫咧。

哥 好听极了。我还以为是一匹蚰蚰咧。春秀，春秀，你再把椅子移一下，椅子是转动了，也响了，不对吧。你向左边再试一下，也不对！

春 像是在二少爷身上的。

妹 丫头多嘴！你耳朵就那么好，听到是身上！你把你身上也叫送我听听！

哥 叫是可以，譬如把一匹——（视妹嘴唇又翘起多高）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

弟 （自白）“诸葛亮神机妙算”；待我想一个法吧。（低头科）计是有了，……春秀，春秀，快为我找点纸来，我要屙屎了！

母 春秀帮二少爷到抽屉里找点纸！

▲蟋蟀又鸣四五声

春（笑）是在二少爷身上！

弟 狗丫头，我屎胀极了，你不去取纸，要我拉到裤子上么？

哥 春秀真乱说，除非身上藏有……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妹（气急了）春秀！你老人家莫那么斯文吧。

▲弟起身一跑，一匹咬破塞子逃出筒的蟋蟀，就从身上跳下，爬到椅子边。

春（惊呼）是！一匹大青头蚰蚰！什么地方来的？雄纠纠的！

哥（弯下身子用手去捉）真奇怪！一匹蚰蚰会跑到衣里，且高高兴兴来叫！

妹 那有什么奇怪哩，难道折花时就不会来一匹蚰蚰爬到身上么？

母、哥（同时大笑）

妹（不好意思，却哭起来了）

弟（在门帘角上偷瞧，见蚰蚰已为大哥捉到手了，一跳进房。）别人是费了许大的气力才捉得的，快退我！

八月十三日，西山。

---

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24~25日《世界日报副刊》第2卷第23~24号。署名懋琳。

① 抢草 以细草或鼠须之类逗惹蟋蟀，蟋蟀张牙咧齿，扑抢前来，谓之“抢草”。敢于抢草，即可判断此蟋蟀敢斗。

② 偏心 恰恰。

## 三兽宰堵波

▲狐兔猿上场，同唱：食甘居暖，好不快活呀！悠哉游哉，聊以卒岁吧。  
唱时用小唢呐作陪。

狐 荒林原野，捕鼠捉雀以为生，自家狐大哥是也。

猿 揉树升木，攀枝折条心所安，自家猿大哥是也。

兔 菠菜莴苣，约半斤而果腹，自家兔二爷是也。

狐 弟兄无恙！

猿、兔 大哥无恙！

狐 两位贤弟且听，由咱提个议，我们闲来无事，走到那林子外边去耍耍，看事如何！你看那南边天上云霞多美丽呀！今天是十三，咱们到林外候到月上，再赏玩一番月景，归来也不为迟吧。

兔 哥，就照你说的，咱们溜达溜达吧。兄弟像吃多了一点水样。肚子略有点胀，到林外去消散消散，也免得伤食。

猿 二弟之言有理！我才多吃了点果子，肚子也正在作怪哩。



狐 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同动身吧。

(唱) 走，走，走，林子左边，林子右边！

猿 哥，你慢一点吧。二弟才嚷肚子不舒服，我也像是有点毛病，如像你那么三脚猫般竞走似的小跑，我们可无从奉陪呀！

狐 那二弟过来伏在我身上，让我背一背吧。

兔 那里那里，那么大了，还好意思要哥背么！

猿 二弟可不必客气，哥是真心。

兔 那里那里，哥真心，我就厚起脸来要哥背么；我是走得的……。你不信，不信就看我跳起走来给你看吧。哪，哪，我不是已在跳着走着了么？咱们哥哥弟弟还是随便走吧。狐哥只须把步法稍为缩小一点就有了。

猿 二弟总是爱逞强，“舐莫舐，一包钢<sup>①</sup>！”

狐 二弟既存客气，那我们就慢慢的走吧。

兔 哥，你这是怎么！你用不着因为顾到我，就那么一步一步的走动！我是来得的，并且这时打了两个屁，同时又打了两个饱喉，肚子是已全好了！

狐 好好，依老弟办，又把脚步放快一点。

(唱) 走，走，走，林子左边；林子右边！

嗨，不知不觉，一走就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弟兄们脚步好快呀！天上的云是如此其好看，好不使我快活！

猿 大哥，二弟，咱们一同坐下，来细细赏玩一番吧。好好，就如此坐下，妙极了。二弟你试翻身卧着，天上的云尤其好看呀！

兔 真好咧，狐大哥你也试看看吧。

狐 真有趣！听说海就是这个样，一望无涯，真有趣！我是

快活得——

兔 哥，我是快活得要打一个滚了！

猿 二弟小心着，地下恐怕有茨咧。

兔 哥，我们明天得找一个先生教我们做诗才好。

猿 真是，不然也辜负了这……

▲老人上

老 老夫乃和尚王是也。听说婆罗妮斯国中，有一狐一兔一猿，于林野中藏下身来，异类相悦，若好朋友，不知其是否修菩萨行，有无善根，故此化成这样一个老人，白发盈头，形貌委顿，前去试一番。行行复行行，就来到中印度国中了。哈，那前面的不正是三位么？待我走上前去试试看，见机行事吧。

喂，三位请了。

▲老人上，狐等忙起立。

兔 老爹请了，小子这傍和南。

老 荒林原野，虎豹所宅居，诸位弟兄隐于此处，得不怕么？

狐 狐等“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不知怕也。

老 “闻二三子情厚意密，老夫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

狐 长者命，不敢辞：“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二位贤弟！

猿、兔 弟等在此，哥意如何。

狐 老爹可怜，远行委顿，我等理应为整备食物，略尽地主之谊。

猿、兔 凡哥所言，无不听命！

狐 我意咱们分途并进，各随其遇，为老爹把点心找来！

猿、兔 赞成赞成！

▲三兽同下，奏小唢呐相送。

狐 眼看二位贤弟向东走去，我且朝西前行，沿到溪边走去吧。若是老爹口福好，遇到一只野鸡，或是一只水鸭子，或是一只松鼠，或是一只黄鼠狼，或是一尾鱼……啫，说到鱼，鱼就出现了，岂不是颇好的运气么？大约是一尾白鲫，但说不定是鲤鱼，这溪沟里鲤鱼就特别的多。待我下水去看看吧。水是下了。待我再打一个沉底余子看看吧。呼喽呼喽，余子是打了，水好深呀！幸好水性是好的，可不必怕。鱼岂不在那岩边么？一伸手去，鱼已成擒了。且上岸去吧。岸是上了。老爹一个人在那里等候，莫会发气呵！就返身吧。

猿 老爹是远来，肚腹的空虚或不如口渴的难受：此地井水是不有，溪水又不凉；且会泻肚子，怎么是好？且待我爬上树去看看。一二三，树是上了。放眼观来，嗨，那边满树累累的不是梨子么？且走过去看看。一二三，下了树就跑。呀，好一树梨子呀！捡个掉在地下的尝尝吧。呀，好甜的梨子呀！且爬上树去择那大的熟的无疤子的摘五七个。一二三，树是上了，梨已摘得，一二三，又下来了。那里有花香！回头去，咪嚟<sup>②</sup>，桂花！顺便折一枝送老爹也好，花呀，花呀，我要藉你献佛了！梨已得，花也有了，且归去吧。

兔 老爹远来，相求于我等，年迈路远，其劳顿可知！我应找一点什么合宜礼物，敬那老人？且四处探望一番：呵，狐哥是到了那溪边水中，大概可以捉到一个什么鱼之类

吧。猿哥是爬上树去，这几日栗子，秋桃，雪梨，都正当时，大概也找到了它平素所嗜好的东西敬老爹吧。我找什么？我找什么？我不能下水，我又不会爬树：打地洞是我本事。想到地洞，我且向下面瞧瞧吧。呀。我好呆呀！草里地莓是如何的香！马铃薯是如何的大！菠菜，茼蒿，凡是菜类，对于一个讲究卫生，提倡素食的人，又是如何的合宜！且每样挖一点吧。做不得，做不得！老爹远来，饥乏可知。人老了，虚虚怯怯，得用上一点清补东西，如鸡之类。这种山蔬野菜，好意思拿出来待客，岂不是可羞的事么？哥等是各有所获，快可以返身了，我将如何是好？呵呵，真急煞我呵！

狐（与猿遇）老猿，咱们礼物是有了，且过去看看二弟，再一同转身吧。二弟，二弟，礼物是颇精致的什么呀？

兔哥，我正搔急咧。

狐将就点吧，老爹远来，他也知道你我匆促，不会多心的。我同你猿哥是都太随便了。

兔我是愿意像两位哥那么随便的。

猿二弟是什么？

兔草莓，马铃薯，菠菜，……

猿二弟，比这类东西还像礼物一点的怎么样？

兔都不有！

猿不有，则把那草莓采一篮去吧。

兔我觉得是怪腼腆的。

猿我们弟兄是一样的。既然我们都有了，你空手也不会使他多心。老爹是上了年纪的人，胃口弱，说不定还用不完那么多。咱们就返身吧。

兔 怕说不去呀!

猿 说得去,说得去;——哥你看说得去么?

狐 那当然不要紧。老爹谅不会对一个小孩子的失敬生出气来。

兔 那是空手的连草莓也不必了?

猿 对了,你先走吧。

▲同上见老人

老 诸位有劳了!

狐 老爹到此,无以为敬,谨备南溪鲜鲤一尾;——

猿 老爹到此,无以为敬,谨备东山白梨十枚,桂花一束;

兔 老爹到此,无以为敬,(跳跃左右)……

老 哈,闻名不如见面!以我看,你们相好,不过一个虚名罢了。

(指狐猿)两位同志,不两样心,只这位小老弟,来去空空!

兔 (自白)此种讥讽,诚何以堪!其所以空手,都因为草莓白薯之类,过于寒碜,不足以饷嘉宾,老爹不察,乃谓不诚,怎不使我伤心!且待我想想看,有无可以补救方法:如此如此,我有计了。老爹年迈行远,正须温补。我何不用此事来为我做一个证明。(扬声)喂,喂,大哥大哥,请帮个忙,多聚草柴,我有别用!

狐 这是怎么,难道要为老爹把鱼煨熟么?

猿 这是怎么,难道梨子是烧一下味道才好,免得老爹伤腹么?

兔 大哥大哥,请帮个忙,多聚草柴,我有别用!

狐、猿 好好,咱们就照二弟所说的办去吧。

▲“狐猿竞驰，衔曳草木。”

兔（举火火炽）老爹请听！小子致词：我身弱小，不能如二哥样，为老爹寻找食物，愿以此身，供老爹一餐！

▲词毕，奋身入火中。

狐、猿（掩面）二弟呀！我的二弟呀！

——完——

完成于窄而霉小斋中

---

本篇发表于1926年7月31日《晨报副刊》第1424号。署名懋琳。  
附文《关于〈三兽窄堵波〉》亦同期发表。

① 躄莫躄，一包钢 凤凰民谚。指小虽小，极结实。

② 咏嘖 感叹词。

【附文】

## 关于《三兽窣堵波》

此篇源于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婆罗娑斯国记中之一条“窣堵波”，大概是梵语音译，即所谓“宝塔”是也，但这我却不清白，还得朋友告我，俾得了然。所说三兽，不消说就是下水打余子捉鱼那位狐大哥，同数着一二三爬树的猿大哥，以及心窄抖气跳到火里的兔二爷了。关于狐大哥会打余子的事，我希望不有人来以此相难，这原是一个传说，一个原始的神话，看看，有趣，开心，我们且可以从这传说上知道在别一处又变了怎样的一种方式，就得了。此条“佛话”的结束，是还有那位和尚大王（帝释），又忽一变，恢复了大王原形，把余烬除去，捡起“心儿小性儿刚”的二爷烧熟了的身子来，见到别个为他一句话因之丧生，也极其过意不去，伤叹好久，乃对其他两位哭着二弟的狐猿曰：小孩子，性情那么刚，我是说一句笑话，何就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于是，我们的二爷，就成为在月中打流的逛客了。于是，后人就又于那火葬场建起一座“窣堵波”来，纪念二爷同那两个结兰谱的义兄弟。

兔二爷在月中的传说的来源，是很古很古了。大约是因为我们先人每每见到月中有一点影子，而凡是二爷，又总爱很神秘的，如一个婆罗门教徒一样（？），不问是有无人在它面前，总是不能自己的站起前足来，对月作揖，这举动，原始的人在山野居住，所能见到的要比近代城中人更有许多机会，这又正与原始人拜月拜火拜一切为祖先的一条错误的迷信相合，因此大家以为必是月中那点影子是二爷的祖先，所以才那么殷勤对月表示敬意，这传说也就横到直到一直传下来了。如果我所说的有一分是对，我们且可以看出它的变化来：如到印度就成为和尚大王的故事，到别的有二爷的地方，又成了什么别的传说。到中国，在先二爷进到月中，是因为小气还是别的原故？我还没考究过。我所知道的，是二爷初上天时，也似乎是同印度国月中那位二爷一个样，天是上了，却不听到有什么差事，还是赋着闲，且有一个同志，就是张耀翔说的“蟾蜍且自倾”的蟾蜍。到后，一位什么堂客，偷了她男子汉多年炼成的丹，飞到了月宫后，二爷就为人硬派到拿一个杵子终日终年捣药了。这可说是二爷的不幸。然而又据说这位奶奶，样子标致，是美妇人，照此看来，终日拿到一个白玉杵子，在那么一个标致奶奶身边捣药，只要是杵子不过重的话，我们二爷，生活大致也很充实吧。

我所以把这类故事改成小剧，这又正如我近来把故乡中大小皆知的笑话改成像《鸭子》一类的那种“狂言式”的小剧样：若无《狂言》中各样趣剧作我的启示，纵要写，是无从写，也是很明白的吧。这年头，大人有大人的游戏，小孩的游戏则更多，只我这不小不小之人感到异常的寂寞。虽然近来到一个亲戚家中，见到一部《礼文备录》，其中各样的礼



数都说得极其详尽，但我要像江绍原先生样去做一点冠礼与赌咒之类的文章又做不出，想到幼稚园去同小孩子坐摇船当然更办不到：是以，同二爷为人捣药样，莫可奈何的写下来了。呵，创作，这样果真也说是创作！我只觉得可哀。捣药的事业虽无聊，能够如我所想象的那样，总也比之目下在寂寞中想完了女人又来奋笔直书为二爷作传好点吧。

七月二十日香山图书馆

## 小说

# 雨

朝来不知疲倦的雨，只是落，只是落；把人人都落得有点疲倦而厌烦了。

各人在下课后左右无事耍了，正好到电话处去找朋友谈话。那方面若是一个女人，自然是更有意思！

叫来叫去，铃儿时时刻刻是叮叮当当嚷着的。

电话器死死的钉在墙壁上，接线生耳朵中受惯了各方催促，铃儿又是最喜欢热闹的一件东西；所以都还不生出什么脾味来——就中单苦了大耳朵号房。

他刚把一个洋服年青青儿的胡子后生从四舍十三号找来，眼见那后生嘴巴对着机子叽叽咕咕开闹了一阵，末后像生气似的样子，霍地挂上耳机，走出去了。休息换不到十口气那末久，墙上那铃儿又叮叮地在同他打知会。

“喂，你是那——这是农业大学。……咸先生吧？你贵姓？喔，喔，又找他来？是，是，”他把耳机挂到另一个钉子上去。从响声沉重中可以看出他被人无理麻烦的冤抑来。这冤抑除用力的挂耳机外，竟也无从宣泄。“又是咸先生！”他还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自己能够听到的话。

这本来可以随意扯个谎，说找不到，就完事了。但他是新来这里不久的人，虽然每日里尝同到专司收发信件那位崔哥一起歇宿吃饭，还学不到这些可以偷闲的事。而且，自己一想到月前往在同乐春每日烧火，脸上趋抹刺黑<sup>①</sup>，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责任心登时也就增加起来了。少不得又举起那只左手来（因为如今是穿长衣，所以右手失了空闲。）挡拒着屋檐口上掷下来的大颗大颗雨点儿，用小步跑到四舍去找那年青的胡子后生。

桌子当中摆着那一座四四方方的老钟，一摇一摆，像为雨声催眠了似的，走得更慢更轻了。钟旁平平的卧着那一本收信簿，也像在打瞌睡。靠着钟身边挨挤极近的一个小茶杯，还有大半杯褐色茶水，一点热气都没有。……

他眼睛看到那后生对着耳机笑笑嚷嚷，耳朵却为门外雨声搅着，抽不出闲空来听那后生谈的那么浓酽倒了<sup>②</sup>的，究竟是些什么话。他便觉得那后生但对着耳机大笑，真是无聊。

后生又出去了。

当那后生从他身边过去的当儿，洋服裤子擦到他正垂着在髁骨边的左手时，随着有阵怪陌生但很好闻的气味儿便跑进了他的鼻孔。他昨天到消费社时，曾见到那玻璃橱内面腆腆的躲在橱角上，手指头儿大小的瓶儿；瓶中贮的什么精。——这时的气味，便是那瓶中黄水汁做的，他自信没有猜错！

这气味使他鼻子发痒，有打个吧喷嚏的意思。不由得他不站起身来随同那后生走出门外。

雨还是不知疲倦；只是落，只是落。瓦口上溜下来的雨水，把号房门前那小小沟坑变成一条溪河了。新落下来的雨

点，打成许多小泡在上面浮动，一刹那又复消失。一些小小嫩黄色槐树叶子，小鱼般在水面上漂走。倘若这些小东西当真是一群舂麻哥鱼崽，正望着它们出神的他，不用说早就脱了鞋袜，挽起袖子，告奋勇跳下去把它们捉到手中了。——这好像它们自己也能知道本身不值价，不怕什么意外危险事到头！不然，眼看到大耳朵在那号房门前站着，痴痴地把视线投到它们一举一动上面来，为甚还是大大方方的在水上漂来漂去？

五月十三日于窄而霉小斋

---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7 月 24 日《世界日报副刊》第 1 卷第 24 号。署名休芸芸。

① 趋抹刺黑 漆黑。

② 浓醪倒了 亲密极了，到了有点粘粘糊糊的程度。

## 往 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人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衙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挟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

那么，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像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有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刚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凰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为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是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什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时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的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做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而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

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尖端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拚<sup>①</sup>，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注一），到了？”大哥很搔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注二）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而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

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学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

“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像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为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地转动，有些还啾哩啾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注三）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枧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



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一：乡人呼叔叔为满满

二：满姑乃最小之姑母

三：荆木以引水之物

---

本篇现未查到收入《鸭子》以前的发表记录。

① 拚 方言，音 bèn。用力拉扯。

## 玫瑰与九妹

大哥从学堂归来时，手上拿了一大束有刺的青绿树枝。

“妈，我从萧家讨得玫瑰花来了。”

大哥高兴的神气，像捡得八宝精似的。

“不知大哥到那个地方找得这些刺条子来，却还来扯谎妈是玫瑰花，（九妹说。）妈，你是莫要信他话！”

“你不信不要紧。到明年子四月间开出各种花时，我可不准你戴，……还有好吃的玫瑰糖。”大哥见九妹不相信，故意这样逗她。说到玫瑰花时，又把手上那一束青绿刺条子举了举，——像大朵大朵的绯红玫瑰花已满缀在枝上，而立即就可以折下来做玫瑰糖似的！

“谁希罕你的，我顾自不会跑到三姨家去折吗！妈，是吧？”

“是！我宝宝不有几多，会希罕他的？”

妈虽说是顺到九妹的话，但这原是她要大哥到萧家讨的，是以又要我去帮大哥的忙：

“芸儿去帮大哥的忙，把那蓝花六角形钵子的鸡冠花拔出

不要了，就用那四个钵子分栽。剩下的把插到花坛海棠边去。”

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的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娇纵的九妹，气得两脚乱跳，非要走出去照例报复一下不可。但终于给妈扯住了。

“乖崽，让他一次就是了！我们夜里煮鸽子蛋吃，莫分他……那你打妈一下好吧。”

“妈讨厌！专卫护你大哥！他有理无理打了人家一个耳巴子，难道就算了？”

妈把九妹正在眼睛角边干擦的小手放到自己脸上拍了几下，九妹又笑了。

大哥这一刮，自然是为的报复九妹多嘴的仇。

满院坝散着红墨色土砂；有些细小的红色曲蟮四处乱爬着。几只小鸡在那里用脚乱搥；赶了去又复拢来。大哥卷起两只衣袖筒，拿了外祖母剪麻绳那把方头大剪刀，把玫瑰枝条一律剪成一尺多长短。又把剪处各粘上一片糯泥巴，说是免得走气。

“老二，这一共是三种；（大哥用手指点）这是红的，——这是水红，这是大红；那种是白的：是栽成各自一钵好——还是混合起栽好呢——你说？”

“打仗栽好玩点。开花时也必定更热闹有趣……大哥，怎么又不将那种黄色镶边的弄来呢？”

“那种难活，萧子敬说不容易插，到分株时答应分给我两钵……好，依你办，打仗儿栽好玩点。”

我们把钵子底底各放了一片小瓦，才将新泥放下。大哥

扶着枝条，待我把泥土堆到与钵口齐平时，大哥才敢松手，又用手筑实一下，洒了点水，然后放到花架子上去。

每钵的枝条均约有十根左右，花坛上，却只插了三根。

就中最关心花发育的自然要数大哥了。他时时去看视，间或又背到妈偷悄儿拔出钵中小的枝条来验看是否生了根须。妈也能记到于每天早上拿着那把白铁喷壶去洒水。当小小的翠绿叶片从枝条上嫩杈桎间长出时，大家都觉得极高兴。

“妈，妈，玫瑰有许多苞了！有个大点的尖尖上已红。往年我们总不去注意过它，还以为今年不会开花呢。”

六弟发狂似的高兴，跑到妈床边来说。九妹还刚睡醒，眼屎朦朦搂着妈手臂说笑，听见了，忙要挣着起床，催妈帮她穿衣。

她连袜子也不及穿，披着那一头黄发，便同六弟站在那蓝花钵子边旁数花苞了。

“妈，第一个钵子有七个，第二个钵子有二十几个，第三个钵子有十七个，第四个钵子有三个；六哥说第四个是不大向阳，但它叶子却又分外多分外绿。花坛上六哥不准我爬上去，他说有十几个。”

当妈为九妹在窗下梳理头上那一脑壳黄头发时，九妹便把刚才同六弟所数的花苞数目告妈。

没有做声的妈，大概又想到去年秋天栽花的大哥身上去了。

当第一朵水红的玫瑰在第二个钵子上开放时，九妹记着妈的教训，连洗衣的张嫂进屋时见到刚要想用手去抚摩一下，也为她“嗨！不准抓呀！张嫂。”忙制止着了。以后花越开越多，九妹同六弟两人每天早上都各争先起床跑到花钵边去数夜

来新开的花朵底多少。九妹还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像花也正觑着她微笑的样子。

花坛上大概是上多一点吧。虽只三四个枝条，开的花却不次于钵头中的。并且花也似乎更大一点。不久，接近檐下那一钵子也开得满身满体了。而新的苞还是继续从各枝条嫩芽中茁壮。

屋里似乎比往年热闹一点。

凡到我家来玩的人，都说这花各种颜色开在一个钵子内，真是错杂的好看。同到大姐同学的一些女人到我家来看花时，也都夸奖这花有趣。三姨并且说这比她花园里的开得茂盛的远。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妈又要我写信去告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信封里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谢落下的玫瑰花瓣。

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于北京窄而霉小斋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19日《晨报副刊》第1400号。署名休芸芸。

## 夜 渔

这已是谷子上仓的时候了。

年成的丰收，把茂林家中似乎弄得格外热闹了一点。在一天夜饭桌上，坐着他四叔两口子，五叔两口子，姨婆，碧霞姑妈同小娥姑妈；以及他爹爹；他在姨婆与五婶之间坐着，穿着件紫色纺绸汗衫。中年妇人的姨婆，时时停了她的筷子，为他扇背。茂儿小小的圆背膊已有了两团湿痕。

桌子上有一大钵鸡肉，一碗满是辣子拌着的牛肉，一碗南瓜，一碗酸粉辣子，一小碟酱油辣子；五叔正夹了一只鸡翅膀放到碟子里去。

“茂儿，今夜敢同我去守碾房吧？”

“去，去，我不怕！我敢！”

他不待爹的许可就忙答应了。

爹刚放下碗，口里含着那枝“京八寸”小潮绿烟管，呼得喷了一口烟气，不说什么。那烟气成一个小圈，往上面消失了。

他知道碾子上的床是在碾房楼上的，在近床边还有一个小小窗口。从窗口边可以见到村子里大院坝中那株天矫矗立

的大松树尖端，又可以见到田家寨那座灰色石碉楼。看牛的小张，原是住在碾房；会做打笼装套捕捉偷鸡的黄鼠狼，又曾用大茶树为他削成过一个两头尖的线子陀螺。他刚才又还听到五叔说溪沟里有人放堰，碾坝上夜夜有鱼上罾了……所以提到碾房时，茂儿便非常高兴。

当五叔同他说到去守碾房时，他身子似乎早已在那飞转的磨石边站着了。

“五叔，那要什么时候才去呢？……我不要这个。……吃了饭就去吧？”

他靠着桌边站着，低着头，一面把两只黑色筷子在那画有四个囍字的小红花碗里“耍扬不紧”<sup>①</sup>的扒饭进口里去。左手边中年妇人的姨婆，捡了一个鸡肚子朝到他碗里一撮。

“茂儿，这个好呢。”

“我不要。那是碧霞姑妈洗的，……不干净，还有——糠皮儿……”他说到糠字时，看了他爹一眼。

“你也是吃饱了！糠皮儿在那里？不要，就送把我吧。”

“真的，不要就送把你姑妈。我帮你泡汤吃。”五婶说。

茂儿把鸡肚子一扔丢到碧霞碗里去。他五婶却从他手里抢过碗去倒了大半碗鸡汤。但到后依然还是他姨婆为他把剩下的半碗饭吃完。

天上的彩霞，做出各样惊人的变化；倏而满天通黄，像一块其大无比的金黄锦缎；倏而又变成淡淡的银红色，稀薄到像一层蒙新娘子粉靛的面纱；倏而又成了许多碎锦似的杂色小片，随着淡宕的微风向天尽头跑去。

他们照往日样，各据着一条矮板凳，坐在院坝中说笑。

茂儿搬过自己那张小小竹椅子，紧紧的傍着五叔身边坐下。

“茂儿，来！让我帮你摩一下肚子，不然，半夜会又要嚷着肚子痛。”

“不，我不胀！姨婆。”

“你看你那样子。……不好好推一下，会伤食。”

“不得。（他又轻轻的挨五叔，）五叔，我们去吧！不然夜了。”

“小孩子怎不听话？”

姨婆那副和气样子养成了他顽皮娇恣的性习；让姨婆如何说法，他总不愿离开五叔身边。到后还是五叔用“你不听婆话就不同你往碾房……”为条件，他才忙跑到姨婆身边去。

“您要快一点！”

“噢！这才是乖崽！”姨婆看着茂儿胀得圆圆的像一面小鼓的肚子，用大指蘸着唾沫，在他肚皮上一推一赶。口里轻轻哼着：“推食赶食……你自己瞧看，肚子涨到什么样子了，还说不要紧！……今夜太吃多了。推食赶食……莫挣！慌什么，再推几下就好了。……推食赶食……”

“姨婆，算了吧！你那手指甲刮得人家肚皮痒痒的，怪难受。”她又把那左手留有一寸多长的灰色指甲翘起，他可不好再说话了。

院坝中坐着的人面目渐渐模糊，天空由曙光般淡白而进于黑暗……只日影没处剩下一撮深紫了。一切皆渐次消失在夜的帷幕下。

在四围如雨的虫声中，谈话的声音已抑下了许多了。



凉气逼人，微颺拂面，这足证明残暑已退秋已将来到人  
间了。茂儿同他五叔，慢慢的在一带长蛇般黄土田塍上走着。  
在那远山脚边，黄昏的紫雾迷漫着，似乎雾的本身在流动又  
似乎将一切流动。天空的月还很小，敌不过它身前后左右  
的大星星光明。田塍两旁已割尽了禾苗的稻田里，还留着短短  
的白色根株。田中打禾后剩下的稻草，堆成大垛大垛，如同  
一间一间小屋。身前后左右一片繁密而细碎的虫声，如一队  
音乐师奏着庄严凄清的秋夜之曲。金铃子的“叮~~~~”像小  
铜钲般清越，尤其使人沉醉。经行处，间或还闻到路旁草间  
小生物的窸窣。

“五叔，路上莫有蛇吧？”

“怕什么。我可以为你捉一条来玩，它是不会咬人的。”

“那我又听说乌梢公同烙铁头（皆蛇名）一咬人便准毒  
死。这个小张以前曾同我说过。”

“这大路那来乌梢公？你怕，我就背你走吧。”

他又伏在他五叔背上了。然而夜枭的喊声，时时像一个  
人在他背后咳嗽；依然使他不安。

“五叔，我来拿麻藁。你一只手背我；一只手又要打火  
把，似乎不大方便。”他想若是拿着火把，则可高高举着。照  
烛一切。

“你莫拿，快要到了！”

耳朵中已听到碾房附近那个小水车咿咿呀呀的喊叫了。  
碾房那一点小小红色灯火，已在眼前闪烁，不过，那灯光，  
还只是天边当头一颗小星星那么大小罢了！

转过了一个山嘴，溪水上流一里多路的溪岸通通发现在  
眼前了。足以令他惊呼喝嚷的是沿溪有无数萤火般似的小火

星在闪动。隐约中更闻有人相互呼唤的声音。

“噢！五叔，这是怎么？”

“嗨！今夜他们又放鱼！我还不知道。若早点，我们可以叫小张把网去整一下，也好去打点鱼做早饭菜。”

……假使能够同到他们一起去溪里打鱼，左手高高的举着通明的葵藁或旧缆子做的火把，右手拿一面小网；或一把镰刀，或一个大箴鸡笼，腰下悬着一个鱼篓，裤脚扎得高高到大腿上头，在浅浅齐膝令人舒适的清流中，溯着溪来回走着，溅起水点到别个人头脸上时——或是遇到一尾大鲫鱼从手下逃脱时，那种“怎么的！……你为甚那么冒失慌张呢？”“老大！得了，得了！……”“啊呀，我的天！这么大！”“要你莫慌，你偏偏不听话，看到进了网又让它跑脱了。……”带有吃惊，高兴，怨同伴不经心的嚷声，真是多么热闹（多么有趣）的玩意事啊！……

茂儿想到这里，心已略略有点动了。

“那我们这时要小张转家去取网不行吗？”

“算了！网是在楼上，很难取。……并且有好几处要补才行。”五叔说，“左右他们上头一放堰坝时，罟上也会有鱼的。我们就守着罟吧。”

关于照鱼的事，五叔似乎并不以为有什么趣味，这很令不知事的茂儿觉得稀奇。

.....

三月二十一日于窄而窄小斋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第1296号。署名休芸芸。

① 要扬不紧 慢吞吞的。

## 代 狗

“杂种，你莫起来，还要老子捶你吧？”

“噢……人家脚板心还痛呀！”代狗烂起两块脸要哭的样子。

但他知道他爹的手，除了拧耳朵以外，还会捏拢来送硬骨梨吃的，虽然口上还想撒一点娇；说是脚板心不好，终于窸窸窣窣从那老蓝布蚊帐里伸出一个满是黄毛发的脑壳——他起床了。

“快！快！放麻利点！”

“噢……！”

他爹老欧，坐在那趋抹刺黑的矮矮茅屋里一张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排编草鞋上的耳朵。屋里没有个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

“你不瞧石家射代狗同鸭毛崽不是天莫亮就爬起来上坡去吗！”

“我脚还——”

“脚痛就不上坡吧？”

代狗用手背擦了一下眼屎。把腰肩翻了一下。从土墙上取了一双草鞋来坐在他爹左边。

“我割担草——”

“这几天鬼要你草。……怕那样？仍然到后山去砍，和尚来时，脚放麻俐一点。实在是翻不过坳来，把毛笠朝茨棚里一搯，爬上树去。老和尚眼睛猫猫子<sup>①</sup>，赶不到你们，还不是又转庙里去睡觉了——再慢慢的转来，不行吗？”

“你讲得容易。”

“你剃时轻一点啰。”

“三不知碰来抓到了，那怎么办？”

“蠢杂种！他口上大喊大叫，什么‘抓到！抓到！抓到帮我捶死这偷柴的苗崽崽！’其实也不过是口上打娃娃，哄哄小孩子！当真你怕他抓到你就敢捶个净死吧？”

代狗想起昨天的事情，不由得又打了一个冷瘆。这冷瘆的意思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爹是无从注意的。

……托，托，托，这边刀砍一下树身，那边同样声音便回响转来。鸭毛崽正高高兴兴唱着——

高坡高坳竖庵堂，  
攀坡盘岭来烧香——  
人家烧香为儿女；  
我家烧香为娇娘——

忽地，老和尚凶神恶煞的样子，发现于红墙前了。搂起大衣袖筒的灰布衫子，口中不住喊“抓到！抓到这狗崽的！”一直冲向自己所站的地方来。他们都懂得老和尚的意思了。

便丢开了未剥完的树，飞一般逃，跳了四五棚茨窠，越过两条老坎，跑跑跑跑，才不听到老和尚“抓到……”声音。危险固然脱了，但当狂逃的当中，一颗牛茨却乘到代狗脚板踏着它时，一钻钻进代狗脚心了。虽经鸭毛崽为设法拔了出来，却已流下许多鲜血，而且到今早脚着地时，还略略听到一点痒疼。

脚本来不算会事，但和尚那副凶神恶煞的脸，在他脑中晃来晃去时，却能够把代狗的身子似乎缩小了，缩小到比灶头上正在散步的灶马儿还小。

他终于嗫嗫嚅嚅说出他不愿去的意思了。

“万一再去被他抓到，纵不当真捶死我，但把我手膀子用葛索一捆，吊到山门前去示众，那是做得到！到那时，让那些朝山的娘女们，这个觑一眼；那个觑一眼，口里还要带点渣滓骂句‘小强盗应该’‘这鬼崽那么外就偷人东西，到大时只好砍脑壳’丑话，那以后怎么见人？”

“那时老子会到大坪赵家去请赵老爷讨保。”

代狗听到他老子的话，没有什么可藉词。他若是城里人读过书的小孩，那怕也会再想个方法同他爹来嚼，可惜没有读书的人就这样笨！

他无聊无赖的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走到灶边去把挂在柱上的镰刀往屁股后一撇。略注意到灶上那三匹从从容容正在散步的灶马一忽儿，说了句——

“爹你进城时多买块豆腐，”走出去了。

老欧虽说因了自己不大会做家务，又老爱喜欢喝一杯包谷了酒，串串筋骨，弄得手边紧紧的，时常要他十岁大的代狗跑到南华山庙背后去做点冒险事情，但他究竟是一个有把

握的人啊；他记到杨瞎子在三年前为他推算流年的结果，是命当午水，须过六年才转运；所以这六年中他决定忍耐到等运气来时再戒酒。他也曾想到纵或代狗被和尚一把捞到，真的要绑到山门去示众时，很可以像从前石家驹代狗的爹偷竹子事情一样，挑一担松毛到赵大发家去，对大发或大发屋里人磕一个头，——天大的事也熨贴了。因为大发的嘱咐“只要有事，关于庙前庙后的纠葛，同我来说，老和尚不敢不遵。我曾见过他炖猪蹄子，一张出来，他就不得了！”也还在他耳边。

不过，老欧的意思，也并不是专以为有大发方面可说情，就逗着要代狗崽去受老和尚恐吓！他实在还有别的主意。他知道代狗崽人虽小，但很伶俐，跑得快，决不至会为猫猫眼的老和尚抓到。不然，这面一根柴没有得到，那面倒反而要挑一担值两百制钱以上的干松毛请人讲情，这算盘怎么打法呢？

（代狗：即苗人呼小孩的普通名字。）

---

本篇发表于1925年5月16日《京报·文学周刊》第20号。署名休芸芸。

① 猫猫子 指近视眼看东西的样子。

## 腊 八 粥

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把小米，饭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让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着，单看它那叹气样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碗大碗的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

住方家大院的八儿，今天喜得快要发疯了。一个人，出出进进于灶房，看到那一大锅正在叹气的粥，碗盏都已预备得整齐摆到灶边好久了，但他妈总说是时候还早。

他妈正拿起一把锅铲在粥里搅合。锅里的粥也像是益发浓稠了。

“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

“要到夜里！”其实他妈所说的夜里，并不是上灯以后。但八儿听了这种松劲的话，眼睛可急红了。锅子中，有声无力的叹气，正还是在继续。

“那我饿了！”八儿要哭的样子。

“饿了，也得到太阳落下时才准吃。”

饿了，也得到太阳落下时才准吃。你们想，妈的命令，看羊还不够资格的八儿，难道还能设什么法来反抗吗？并且八儿所说的饿，也不可靠，不过因为一进灶房，就听到那锅子中叹气又像是正在呻唤的东西，因好奇而急于想尝尝这奇怪东西罢了。

“妈，妈，等一下我要吃三碗！我们只准大哥吃一碗。大哥同爹都吃不得甜的，我们俩光吃甜的也行……妈，妈，你吃三碗我也吃三碗，大哥同爹只准各吃一碗；一共八碗，是吗？”

“是呀！孳孳说得对。”

“要不然我吃三碗半，你就吃两碗半……”

“卜~~~~”锅内又叹了声气。八儿回过头来了。

比灶矮了许多的八儿，回过头来的结果，亦不过看到一股淡淡烟气往上一冲而已！

锅中的一切，这在八儿，只能猜想……栗子会已稀烂到认不清楚了吧，赤饭豆会煮得浑身透肿成了患水蛊胀病那样子了吧，花生仁儿吃来总已是面东东的了！枣子必大了三四倍——要是真的干红枣也有那么大，那就妙极了！糖若作多了，它会起锅巴……

“妈，妈，你抱我起来看看吧！”于是妈就如八儿所求的把他抱了起来。

“噫~~~~”他惊异得喊起来了，锅中的一切已进了他的眼中。

这不能不说是奇怪呀，栗子跌进锅里，不久就得粉碎，



那是他知道的，他曾见过跌进到黄焖鸡锅里的一群栗子，不久就融掉了。赤饭豆害水蛊肿，那也是往常熬粥时常见的事。花生仁儿脱了他的红外套，这是不消说的事。锅巴，正是围了锅边成一圈。总之，一切固都成了如他所猜的样子了，但他却想不到今日粥的颜色是深褐。

“怎么，黑的！”八儿还同时想起染缸里的脏水。

“枣子同赤豆搁多了。”妈的解释的结果，是捡了一枚特别大得吓人的赤枣给了八儿。

虽说是枣子同饭豆搁得多了——点，但大家都承认味道是比普通的粥要好吃得多了。

夜饭桌边，靠到他妈斜立着的八儿，肚子已成了一面小鼓了。如在热天，总免不了又要为他妈的手掌麻烦一番吧。在他身边桌上那两只筷子，很浪漫的摆成一个十字。桌上那大青花碗中的半碗陈腊肉，八儿的爹同妈也都奈何它不来了。

“妈，妈，你喊哈叭出去了吧！讨厌死了，尽到别人脚下钻！”

若不是八儿脚下弃得腊肉皮骨格外多，哈叭也不会单同他来那么亲热吧。

“哈叭，我八儿要你出去，快滚吧……”接着是一块大骨头掷到地上，哈叭总算知事，衔着骨头到外面啃嚼去了。

“再不知趣，就赏它几脚！”八儿的爹，看那只哈叭摇着尾巴很规矩的出去后，对着八儿笑笑的说。

其实，“赏它几脚”的话，倘若真要八儿来执行，还不是空的吗？凭你八儿再用力重踢它几脚；让你八儿狠狠的用出吃奶力气，顽皮的哈叭，它不还是依然伏在桌下嚼它所愿嚼的东西吗？

因为“赏它几脚”的话，又使八儿的妈记起了许多他爹平素袒护狗的事。

“赏它几脚，你看到它欺负八儿，那一次又舍得踢它？八宝精似的，养得它恣刺得怪不逗人欢喜，一吃饭就来桌了下头钻；赶出去还得丢一块骨头，其实都是你惯死了它！”这显然是对八儿的爹有点揶揄了。

“真的，妈，它还抢过我的鸭子脑壳呢。”其实这也只能怪八儿那一次自己手松。然而八儿偏把这话来帮助他妈说哈叭的坏话。

“那我明天就把哈叭带到场上去，不再让它同你玩。”果真八儿的爹宣言是真，那以后八儿就未免寂寞了。

然而八儿知道爹是不会把狗带到场上去的，故略不气馁。

“让他带去，我宝宝一个人不会玩，难道必定要一个狗来陪吗？”以下的话风又转到了爹的身上，“牵了去也免得天天同八儿争东西吃！”

“你只恨哈叭，哈叭那里及得到梁家的小黄呢？”

“要是小黄在我家里，我早就喊人来打死卖到汤锅铺子去了。”八儿的妈说来脸已红红的！

小黄是怎么一个样子，乃值得八儿的爹提出来同哈叭相较呢？那是上隔壁梁家一只守门狗，有得是见人就咬的一张狼口。梁家因了这只狗，几多熟人都不敢上门了。但八儿的妈，时常过梁家时，那狗却像很客气似的，低低吠两声就走了开去。八儿的妈，以为这已是互相认识的一种表示了，所以总不大如别人样对这狗防备。上月子，为八儿做满八岁的周年，八儿的妈上梁家去借碓舂粑粑，进门后，小黄突变了往日态度，毫不认账似的，扑拢来大腿腱子肉上咬了一口就

走了。这也只能怪她自己头上顶了那个平素小黄不曾见她顶过的竹簸。落后是梁四屋里人为敷上了止血药，又为把米粉舂好了事。转身时，八儿的妈就一一为他爹说了，还说那畜生连天天见面的人也认不清，真的该拿来打死起！因此一来，八儿的爹就找出一句为自己心爱这只哈叭护短的话了。譬如哈叭顽皮到使八儿的妈发气时，八儿的爹就把“比梁家小黄就不如了！”“那你喜欢小黄吧？”“我这哈叭可惜不会咬人！”一类足以证明这只哈叭虽顽皮实天真驯善的话来解围，自然这一类解围的话中，还挟着了些须逗自己奶奶开心的意味。

本来那一次小黄给她的惊吓比痛苦还多，请想，两只手正扶着一个大簸簸，而那畜生三不知扑拢来就在你腱子肉上啃一下，怎不使人气愤？要是八儿家哈叭竟顽皮到同小黄一样，恐怕八儿的爹，不再要奶奶提议，也早做成打狗的杨大爷一笔生意了。

八儿不着意的把头转到门帘子脚边去，两个白花耳朵同一双大眼睛又在门帘下脚宣开处出现了。哈叭像是心里怯怯的，只把一个头伸进房来看里面的风色，又像不好意思似的（尾巴也在摇摆）。

“混账……”很懂事样子经过八儿一声吆喝，哈叭那个大头就不见了。

然而八儿知道哈叭这时还在门帘外边徘徊。

十二月二十六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6年6月《晨报·七周年增刊》。署名沈从文。

## 船 上

毛毛雨一连落了几夭，想不到河里就涨起水来了。

小河里，不到三四丈宽，这时黄泥巴水已满过了石坝。平时可笑极了，上水船下水船一上一下，总得四五个船夫跳下水去，口上哼哼唉唉，打着号子，在水中推推拉拉，才能使船走动。这时的船，却是自己能浮到水面，借到一点儿篙桨撑划力气，就很快的跑驶！

今天有大帮船下高村，一连大大小小十二只。这些船牵牵连连的下滩过闸，从岩门市场码头边过身时，赶场人都知道船上装得是军队。原来每一只船篷上那些在风中摇摇摆摆的诸色三角旗，已早告给那乡下人了。有一面大红旗，独竖在一只新油上油的双橹五舱船上飘动，他们于是又知道这只船上是一位大军官，或军官家眷。

因为那些爱玩嬉会快活的年青号兵，觉得这次随同团长下辰州，不久又可以站到辰州城头上去同贵州黔陆军号兵比赛号音了，而且一到军需处发饷时，便能跑中南门去吃辰州特有好味道的夹砂包子，是以都高高兴兴的取出喇叭来，逗

在嘴上，哒哒哒哒吹起来。尤其是当船驶过某一个沿河小村砦时，只见他们鼓胀起嘴，脸庞绯红。他们的音，只是几个哒哒哒哒，不成拍子。似乎这时的喇叭，只能专拿它用来表示他们的欢欣，故不须乎像杀人号那种惨慄，冲锋号那种悲壮，以及敬礼号那种庄严与活泼。他们真是高兴极了。

这表示欢欣的一串散音，从一群年青号兵口吹出后，立时就散播开去。两河岸，原是一些高而陡斜的石壁，当回音逼转来时，便满山谷若相互遥答起来。只听到连续的哒哒哒哒，查不出声之出处，也很有趣。

十二只舢板中人，各人肚子装满了欣悦与希望。这是将近中秋的八月天，虽早上瓦角屋顶已起了一层霜，究竟还不很冷。弟兄们，各人穿上团长临行时发给那件灰布夹军装，正属合式。且水既平了坝，舢板能自己浮动，不必要弟兄们上岸走路了，尤其使大家高兴。这时六十里路程已得个一半了，因快活而疲倦的，各都钻进到舱里去睡了，剩下的还撻起衣袖在那里帮船老板扳招荡桨。

“移防时，像这样子是再好没有了！”大家都觉得。觉得而又能说出他兴致的，恐怕就只有那些号兵！

至于领队的团长大人呢，也很快活。时时从舱里钻出来，抹着胡子，看弁兵煮午饭。团长身边，有一位插花敷粉的太太，有两个娇嫩得同洋囡囡一样的小姐；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他们一起睡在最末那个有玻璃窗子底官舱里。大致是手上莫有什么东西可抓弄了，便时时刻刻这边那边抹他的胡子。间或又爬过第三个舱去同军需长讲个笑话。军需长是有瘾的，当团长笑话讲到一个段落时，军需长便把上好了泡的竹枪，推过去放到团长嘴边。团长拒绝的时候似乎也少，但团长却

不承认是有瘾的人。

——军需长，你听我讲。去年子向司令造册到镇座时，造册的书记，把职员也填上一枝枪了，哈哈！他们军队那来那么多枪械呢？原来他们是烟枪！以后我们造册子上去时，倒要嘱咐他们莫把军需长名忘掉……

团长没有说完，军需长的烟枪已推送过去了，于是只听到呼呼呼呼，很匀的吸烟声。

——哈哈！他们还说我军队徒手太多！军需长都有枪，难道……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军需长也带帮哈哈哈哈哈，然而声音来的轻得多，不及团长宏亮。

“团长这一去，准定是升一级改称司令官或支队长咧！”这是同乡绅士，昨天为团长饯行时，于筵席上一再道及的，而团长也早有了一点风闻，对此若深有把握，堪以自信。为了前途的乐观，团长近来的笑声，便略略比往常多一点了。不拘平常一个哈哈，并且与以前似乎也有不同处来。军需长曾常同一个军需中士私下议论，说是团长声音，忽然变异起来，俨然是个什么伟人声音一样，又雄壮，又大方。其实团长近来的笑声，惟有尾舱上那几个挂盒子炮亲信弁兵知道。团长曾为他们说过，镇座的笑声豪纵，不愧伟人，他这时因为升官在目前要实现了，所以极力摹仿镇座！至于别人，如像靠舵楼边坐的那小护兵，两手把舵口中不住吆喝的艄公，亦不过同军需长一样：只能觉到每个哈哈来得异常罢了，究竟不明出处。

对于升迁的事，关心最密切的，似乎还是太太。太太为

这期待，临行时，还至天王庙许了个愿：若果是团长此去得了升迁，升迁之第二日，即饬人返乡酬三王爷之保佑，用的是双猪双羊。三王爷是有名能保佑人升官发财的，况太太当时所求的又是一仰一覆的顺筊，看来是一准可靠了！

上了船后，各人有各人的想望，她于是就想到升官以后的铺排。第一是买什么轿子为合式？她以为原有那顶绿呢轿，旧得太可怜了，不但出去拜客时不成个模样，就是送别个太太见了，也会笑话。他时随同胡子（是太太对团长的亲昵处）驻到小县分上去清乡，也吓不倒乡巴老。他们会齐声说哪哪，这是太太的轿子哪！简直是丢胡子的丑！何况胡子又新升了旅长，旅长的太太也不应坐这么破轿子。……一到辰州，就要胡子买两乘新的；胡子一乘，自己一乘，免得谁好谁丑；而且谁不坐谁的。这计划她先在心里盘算了许久，才去直诉团长。

“胡子，我们轿子也大不行了，到辰州会要买两顶吧？”

“好吧。你买一顶，我骑张营长前次送来那匹大黑马就有了。”团长意思是骑马出去拜客时，较之坐三人轿要威武一点。自己骑在马上，出来时，如像黔军卢旅长样，身前后十多个武装介兵跟到跑路，又英雄又有趣！

但太太却以为团长应坐轿：

“胡子，还是坐轿子好点。你坐轿时，看来才像个读书人，斯文得多。”

“好好，那就买两顶。”这也不由团长不如此说了。团长固然愿意要人称赞他相貌的魁伟，但愿人说他斯文像读书人的希望，似乎还来得恳切点。团长实在只会写自己名字与一个阅毕的“阅”字的人，故觉得斯文尤所需要。

轿子事情解决后，团长就又赶过军需长处讲笑话去了。第二件使太太紫心疑难的，是将来卫队连连长的事。照例这应予那跟得久，可靠，同胡子又立过战功的亲信弁兵为是。但从弁兵中去选择，那一个能为自己用，不至于将来同胡子狼狈胡行？这真是使太太为难了！

赵福做事是伶俐，可惜许多地方又过于伶俐了。若是一日升了连长，那东西第二天会就引胡子去胡搅，帮胡子做牵头……左连元人还好，孩子极忠心，能做事；做事且可靠，脸貌方方正正，还称个军官。不过他那疯子婆现到<sup>①</sup>不得了，若见了她儿子做了官，不知更如何狂浪！……那就不用杨再诚，到底是自己弟兄，虽不亲，比别个总好一点。以前胡子好幾次想接小蜡巴那媳妇进门，若非他预先暗地告我，不知这时受了那妖精多少气呕了！只恐怕胡子又将说他年纪太青，不像个上尉职官。其实十六岁的人也不小……现在管着这些弁兵的是黄副官，那就只好要他做连长。据说胡子前年子到鳌山一阵败仗打下来，弁兵一个也不见了，倒亏他背负胡子出了险。可恨那家伙只会死忠，老实一点用处莫有，胡子一讲一个是，设若老骚胡子又要胡闹，首先承认做媒的必是他同赵福——

“太太，怎不把窗子打开，这里叫七里潭，水平极了。许多弟兄都跳下水去洗澡，我才要黄副官命令他们起身，怕水大冲掉他们。”团长这时口上还有余烟，从军需长处爬过来。

“胡子我们卫队连连长送那一个？”她当说笑话似的征询胡子意见。

“卫队连长？”

“俺，卫队连你喜欢那一个？我想——”



“你想什么。事情早哩！先不先就预定，莫把锅盖揭早走了气，哈哈！”团长的哈哈原多是来的奇突，这在太太听惯了的人，一点也不奇怪了。

“你试说说喜欢那一个，”她娇媚的横了胡子一眼。

“试说——”

“俺，试说。”她再横了一眼。

“那么——赵福。”

“赵福，赵福，果不出我所料，胡子你单喜欢那混账东西！”

太太这时似乎已看到胡子委任送到赵福手中了，且赵福亦似乎已佩起指挥刀昂然立在司令部旧参将衙门二堂上操了，她头一掉就掉过去，不再理会胡子。

胡子是知道太太脾气的，便不再做声了，但把他刚拈胡子的那只手去抹睡在身旁的大小姐的细头发。

“啊哟！小孩子头发就那么软，大人胡子就那么硬，无怪乎太太常说嘴不舒服，一到□□就偏过去……”这在团长应说是一种新的发见。

所谓赵福者，于时正将两只脚板掉在水中，屁股贴在舷上，脚是这么那么搅动，对橹下所成的水波发痴，却想不到佩指挥刀的事。

九月二十一日于静宜园

---

本篇曾以《移防》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12月7日《晨报副刊》第1406号。署名沈从文。

① 现到 已经，本来。

# 占 领

一九二十年——为自己方便起见，我将说民国九年。民国九年，过了中秋，月亮看过了，大家都说中秋以后是重阳，我们就登高吧。果然我们所猜着说笑的应验了，九月三日来得公事，要我们住渭城，命令非常清白：

- 1 本部第七十四连，于九月十日以前移住渭城，作边防之镇摄。
- 2 受第七旅司令官指挥。
- 3 开抵渭城时，不得稍有扰动情事，违者以军法第四条处之。
- 4 到后即将一切详情稟部。
- 5 该地地势详略图，均应于到防五日以前测明报告，切切！此令，

.....

那个地方，原住有另一军的守备队。在先前，因为地方

分配的关系，相持过互用炮子轰吓追迫的事，已有过许多次了。到双方的子弹消耗数，兵士的死亡数相等时，长官便自然而然又停下攻击令来。这不是故意拿人命来相赌吗？然而服从为军人天职，这类战事，就是一直延长下去，到最年青的兵士白发苍然（幸而每战均无子弹着身）后，恐怕还是要再延长下去！

在得到开拔令以前数日，我们就得到一个可喜的消息了，由第七旅传出。“因为这消息用不着秘密，”那是七旅的副官见我们司务长去领伙食费时说的。他谈及这消息之先，说这消息用不着秘密，也许是想减轻他一点乱谈话的罪过吧。然而这消息是当真用不着秘密的。就是他同我们连上的司务长谈及，这消息不到二日，我们第七十四连，以及同住在永绥的十三营，以及新由川边移来的炮兵营，也总会知道了。七旅司令部像那个副官那样爱说话的官佐还有许多，据连长说副官长就是一个。我还不说出那消息来，消息的确是可喜，因为果真守备队所占领的几处地方，若是由他们退给我们，一些带有太太不大愿打点小仗的下级官佐就快活了。我们呢，也可少耽点心，能脱衣解子弹带好好的睡几天。不过这中间有些倒无聊起来了，渭城归了我们所有之后，前方不会同别人前哨相触，爱放枪的从此找不出一个机会开枪了。下级军官也有些不乐恠的，就是那些没有家眷，也没有职务的见习员助教练，他们在后防不当冲的地方驻扎，则每日陪到兵士下操场，晒太阳，跑圈子，是不可免的事。

有人在军队中（我说是我南方那种东拼西凑合成的军队）过吗？只要到过，他就会知道开差时是怎样一种近乎狼狽的热闹！我无法同不曾见过这种情形的人来说开差时的纷乱，

因为这纷乱比戏场散后，比炮仗铺走水<sup>①</sup>，比法场上犯人挣脱绳子，比什么什么都还要无头绪！大街上，跑着额上挂了汗点的传事兵。跑着抱了许多纸烟的副兵，（那不消说是他老爷要用的。）跑着向绅士辞行的师爷。司务长出出进进于各杂货铺，司务长后面是一串扛物的伙夫。……河码头的被封了的乌篷船，难民似的挤满了一河。渡船上荡桨的，多是平日只会把脚挂在船边让水冲打悠然自得的兵士们了，为得是这时节已无放乎中流的暇裕！银钱铺挤满了换洋元的灰衣人。小副兵到街上嚼栗子花生的，见了他自己的长官也懒得举手致敬了。营门前候着向弟兄们讨女儿风流账的若干人；讨面账，酒账，点心账的又若干人。……城头上吹着各营各连集合寻人的喇叭。还有……马匹那时也自然而然嘶叫起来，参预这种热闹。

至于若说是移防是出于不得已，后面还有人跟着呢，那景象又不同了。那时各样铺子各样人家的大门，已不是那么随便的敞着，全城除了县衙门同几个与银钱不发生关系的庙门外，恐怕大门都关闭了！那时警察必不敢再在街上站岗。那时地方团防局那几尊劈山炮，必又很妥贴的安放在局门前。……街上所走的就是兵。兵的思想一致是乘到这时顺手捞一点值价的物件；同时忘不了后面追慑的敌人，脸上多露着又凶恶又可怜不知所措的颜色，行步匆忙，全身的机关像不能自主的痉挛着一样。

这次开差是胜利，是类于追别人的事，所以纷乱中还能保持着欢乐的空气，县知事也不躲避，还把全连自“见习”以上都请到衙门去喝了一席酒，弟兄们又另外送了两只猪两只羊四大坛酒来。据一个兵士说：他从团防局过身，那尊劈

山炮也还不见出来，守卫的很安闲的在局门前倚着石狮子小睡。大家把那局丁小睡的情事笑谈了一阵，且引出许多关于守卫误事的笑话来增加趣味。

在开差的前一天，初七早上，我们各样东西都预备了，我正想为家中写一个信，用日记簿按在墙上画。

“老弟，我，这个，”一个人在我背后拍我的肩。

听他声音，不回头就知道是四表哥了。

“我写个信告家中，说明天开差，我们还是一路伴着。”

“很好！我也正想——弟，你看！”

我回过头来，见他手上提了四双草鞋。

“老弟这个用不着，太大了。我代你领来两双，但都照我的脚样选下来了，我知道你用不着，就把我穿吧。”

“你知道我不用吗？走远路非要草鞋不行，麻练的脚会痛！”

其实我见了那粗糙的草鞋也怕，不过因为四表哥太忠厚，故同他闹着罢了。

“那我为老弟去买两双好的。”

“外面买的不会有那样结实。”

“那就用这两双，”他从那四双草鞋中分出一半来。

“你为什么帮我领这样大的来？我怎么用得着——你看！”我把脚去比，“你看，套起这草鞋还长！”

其时我脚上所穿的是一双稻心的软薄草鞋，比的结果，是这样把四表哥为我领来那双草鞋套上，刚刚合式。

“本来没有同你脚相仿佛的。”他麻面上近颧骨那几点痘疤红起来了，心里若不好过的样子。

我的脾气是——遇到四表哥为难时，要看他脸上的一切变

化，就再逼上去，不管别人难堪，只图自己受用。

“那你何必帮我去领呢？让我自己去选！”我还在前进。

我不该说那种话，说出我就有点悔了。但我既已出口，也不露出开玩笑的意思来，因为我知道接着他会有更好看的脸嘴给我乐。

“那我去退，”很用力的说了一句，他跑出去了。

“四哥！四哥！我同你玩的！莫发气吧。我草鞋还有着咧。”我忙解释，想拖着他的衣，来不及了。

望到他出去，略略回头转来，这回头像不是望我的神气，我不知所措的想追出去。

——看他一脸的麻子都红了，真太难为情！

——他会把草鞋当真退到司务长处去让自己去领呀！

——从此会不理我了！……从此会……

一刹那我想起许多事，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不好了，果真无了他，别的兵士不知道要欺侮到什么样子了。

我很快的冲出第四棚的寝室去。

一越门限，为一个人拖住了。这是一个先藏在门外旁边的人，见我出来时由后面把我抱住的。听到那重重的喘息，我还不回过头来，就知道是四表哥了。就是他屏息了他的气，从那种极熟谙的拥抱力量中，我也会察觉出是四表哥来的。

“弟弟怎么认起真来了！你怕我真舍得去退吗？”四表哥接着就大笑。

“我看你脸红了，心里不好过，其实我草鞋还多，要是我自己去领，还不是照到你的脚码去领！”

他知道我这话是真的，从过去的许多事情上他得到可靠的证明了，极感动的把我举起来了四次。

“弟弟，我早看出你小孩子脾味儿来了。你以为逼我哄我生气是一件好玩的事。我才不生气呵。我看得你的脾气很清白，我才敢凡事作主。说是草鞋不该领我就认过去退，看你以后又怎么样。我知道你要失败的。费了许多神才选得这几双好草鞋，说退就退，我不会那么傻！你表哥是大人，二十岁了，什么事不知道，还来同你这种小孩一般见识么？……”

回到房中时表哥还说我今天被他哄了。我说既然知道我是开玩笑，为甚全部麻子变成红色？他无话可答。但我先却想不到他会装着跑出去，到大门外站藏在一旁哄我出去的计划！

我还忘记告人表哥是我们的什长呀，他手下十个兵中间，有他一个爱同他闹意气的小表弟，年纪十五岁。

初九那天，我们应长住下来，直到有命令离开才能离开的渭城已经到了。时间是下午两点钟左右，因为山顶上的砦子里有鸡在叫。

大家都说听到鸡叫人就感着疲倦，发生打一个哈欠的意思。表哥对着这话表了同情，我见到他的确打了许多哈欠了。我的包袱到伙夫伙食担上去了，肩膀上一枝马枪，换来换去，倒不很倦。

在路上，表哥说是应节，沿路随手折来的一束黄野菊，插在枪管口都萎去了。我学着其他弟兄们，把新鲜的来代替了萎去的，表哥枪上则始终是那一束。

“弟兄，冲锋进去！”表哥说出一句笑话。

“冲呀！”因为离排长太近，接应表哥笑话的声音极轻。

“喊一声杀，吹起前进号！”我也笑着说。

“不要怕！”说这个的碰了我一下。

我们是那样的闹着玩笑进了城。这样的平平安安的进一个城，队伍中是有许多感到不高兴的。虽然这也算是胜利，但一枪不响，前头又无可追赶，于愿意打枪的弟兄们，总感得太无趣了。

“老弟，这样叫做占领，未免太可笑了！”表哥也感到没有意思了。但他并不愿喊杀连天的冲进去。不过他以为占领一个地方，总应比这样用的力量多一点才光荣。要怎样（又不是肉血相搏，又不是如现在和平一样）才算为光荣？请表哥说是说不出；所谓光荣两个字的解释，要表哥说就很不容易！然而表哥对这次进城却实在又感到不光荣。

大队从南门进去，虽然只一连人，（我们这连是前锋，后面有一营两个独立连，第二天始能到。）也觉得有点浩浩荡荡的神气。前头一对号，老吗曲从第一段吹到第四段，至第四段后又开始再来，一面大军旗，一面国旗，一面三角走红边的连旗，带头领起这一队灰衣人进大街时，竟用差不多像正步走的庄严法走着！弟兄们重新打起精神成了双行。排长同教练把指挥刀搁到肩上，押管着自己队伍。连长骑马，独在队伍的后面，连长太太同司务长太太的轿子，在最后行李担子队中慢慢的跟着。……

进街以后，各家屋檐端飘扬着的大小欢迎旗，使足底起了泡的伙子们，把疲倦都忘掉了。

我见到一个手上端起两块水豆腐的小孩，睁起两只大眼望从他身边过去的一类灰土脸的面孔，队伍中，有一对圆眼，也在小孩发愣了的小脸上刷过一道。

正在包豆腐干的生意人，在听到号音以前就把手上的工作停搁下来在那里研究新来的军队了，豆腐作坊养的一只狗，



## 占 领

吓得躲藏在主人胯下去窥觑。

弟兄们，在一些半掩上门了的住户人家腰门边，用眼睛去搜索得一个两个隐藏在腰门格子里的粉白脸孔后，同伴中就低低啮起来，互相照应着，放肆的说笑话。

“哟！……”

“老弟，对呀！”

“哥，回过头去，这边又是！”

“辫子货！”

“招架不来，我要昏了！”

“以前好他娘的守备队！”

“看，看！”以前碰过我的那个人，又触我一下。一个小小的白皙脸庞缩到掩护着的铺板下去了。我们从那铺子下过身时，见到铺子上贴的红纸小铺号招牌是：“源茂钱庄”四个字。

心想着，如若是水浑，就可以大胆撞进去找那活的宝物！

感到水不浑不能乱有动作的失望的总还有许多人。我见到那个小小白脸孔后，同这群起野心的弟兄们也表同情了。

是夜各棚分住于民房，轮不到我们放哨。表哥在别个弟兄还在偷偷喝酒时就睡着了。……

十五年于北京

---

本篇曾以《占领渭城》为篇名发表于1926年3月11日《晨报副刊》第1361号。署名凤哥。

① 走水 失火。为避讳，说成“走水”。

## 槐 化 镇

近来人常会把一切不相关的事联想起来，大概是心情太闲散了。白天正独自个，对到新买来的一个绿花瓶，想到插瓶中顶适宜的是洋槐。洋槐没有开，紫藤先到瓶中了。又似乎不能把洋槐白色成穗的花忘却。因槐花想到槐化镇，到夜里，且梦到在一个大铁炉子边折得一大束槐花，醒来了，嗅到紫藤的淡淡香气，还疑是那铁炉子边折来的成穗白色的洋槐花！

槐化镇，我住过一年半。还是七八年前的事，近来那地方不知怎样了。那地方给我的印象，有顶好的也有顶坏的，我都把它保存下来。然而这也是不得已，我是但愿能记得到那一部分好点的。关于炉子，还有去炉子不远一个泉水，是属于可爱一类的，所以梦中还是离不开。

槐化是个什么地方？我不说。这地方是有的，不过很远很远罢了。这地方，虽然在地图上，指示你们一个小点，但实际上，是在你们北方人思想以外的。也正因其为远到许多北方人（还不止北方人）思想以外，所以我说远！若实在说，果真有那类傻人，想要到那里去看看那铁炉子，证实我

的话，从南边湘西一个小商埠上去，花二十天的步行，就可以达到那个地方了。地方并不大，只是一条大正街。街说是大，乃比起镇上各小巷而言，能够容两顶轿子并排行走，虽不大，在南方小市镇算来也不为小了。

我最爱到离住处不很远的一个小土丘去玩。名字忘了。那里有个洞，我就叫它为风洞吧。风洞位置在小土丘腰上，这就很奇怪，土丘的确全像是土用人工堆成的，出笼的大馒头样，但风洞又似乎全是天生石块。风洞大致是与另一山洞相通，是以常常有风从洞中吹出，到热天时，则风极冷。镇上的人，信风是由洞神口中吹出，当之者则发烧头痛，且以致死，所以从不见一镇上小孩到洞边玩耍。虽常听说镇上许多男少女夭死的都为此洞神所取，因了爱玩，我居然敢反抗迷信，本来风洞也太好了。我所到过的地方，使我过去了许多年还留恋的，风洞居其一。许多石头，在土丘四围，颓然欲堕，又并不崩落，很自然的为另一大石扶着，或压住一角，与土丘成宾主。土丘居中，顶上极其平顺，全是细细的黄土，到了八月，黄土上开遍了野蒿菊，像星子，又像绣花的毯子。若是会画，我早把它画下来了。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田坪中那个方井泉。位置在田坪中，似乎把幽雅景致失去了。但泉的四围，十多株柳树，为前人种下来，把田坪四围的阔朗收缩了许多。且坐在泉边，看女人洗菜，白菜萝卜根叶，浮满了泉尾的溪面上，泉水又清到那样，许多女人都把来当镜子照到理发，也有趣。即或像近来的我，对赏玩自然的心情觉到厌倦，但每日会抽出一段时间，去到那里看看，也是意想中事！泉有二，第一拿来吃，第二洗菜，第三洗衣——第三的水流出井外时，则成了一条

狭长小溪。泉水的来源，是由地底沙土中涌出的，在日光下，空气为水裹成小珍珠样，由水底上翻，有趣到使人不忍离开它。八年的时间，泉水变成怎样了呢？是无从问讯了。

铁厂的熔铁炉，是在镇的南边。去那里，得过一条约有十多丈宽的河沟。这河沟时常干到只剩一小半水，又时而涨到堤坎以上。到涨水时，则铁厂不能去了。涨水时，虽有桥，虽有渡船，但得包绕两里多路。谁能因为单是看看铁炉去多走三里路？是以一遇到涨水，纵是要看，我们也只好隔河远远的欣赏一番罢了。到水落时，从跳石上过去，四十来墩跳石，大的还不到一尺见方大，河中的水即或是浅，但流得极凶，有些人，是要为此头眩的。我则大摇大摆，估量到纵或失神堕下去，还欺得住这河水。

“那是很可恶的一条溪水啊！”有一次，同我伴着往铁厂去玩的一个军佐，见了活活流动的水，白的泡沫乱翻，竟返身了。当军人那样怕水，这是我如今想着他怯怯的神态时还要笑的一桩事。

出了南街口，那个五丈或竟到六丈七丈高大的炉顶，就现在眼前了，想来炉子还不止七丈高，我们望它的顶，似乎总得昂头用手扶住帽子。这是个石块，砖头，竹，木，泥，铁，和拢来建筑成功的一种伟大怪物。在当时，曾费了许多思想，还找不出它着手处来。像是碉堡，比碉堡大到几倍。用碉堡来形容，像是像了，但有许多人连碉堡就不曾见过。我再说个比拟，它像一个旧式泥蜡台。它是四方，到顶上暂小暂锐的一种类乎大泥蜡烛台的怪物。伟大处，使到它身边的人，比小孩子站在象身边还要觉得渺小。第一面时给我一个傻想头，就是揣想它不是人所做成的东西。炉顶出烟，有

时成了红色。另一端，有用铁条木板做成如在天空悬着似的长桥，桥的一端搭在炉顶，时时刻刻可以见到一个人推了一个东西从彼端坡上到炉顶去，起初却不知道这是推矿石同燃料。矿石是先用煤夹层砌好，到一个露天坑里炼好成了深灰色的，至于升火燃料是用煤或是用柴，那就知道了。

有一次，因为同了一个副官去看，我们就上了坡过了那长桥，直到炉顶。在下面看来，尖的炉顶，至多是有四张方桌大吧。谁知到了上面，太出人意料了。这顶上至少比普通戏台大，且四围有极大的栏杆。出火的那个口子，也还比床为大。顶上满铺的是大方砖，干净平整，正同人家极好的天井一样；站到上面，看下头的一切人，比从下面看上头更小了。附在炉旁放风箱的屋子，非常之小，正同两张骨牌凳，又像一个方木鸡笼。槐化的全市也看得极其清楚，各家的瓦楞都能分明认得出来。副官说是能夜间来此看月亮，那好极了，可是我们始终都不曾能于夜间来此一次。

到了铁炉边，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人许可我在炉顶看来比鸡笼一样那个风箱屋子住两天。我相信只要有人准，我当时是极其愿意的。许多同事也都说这屋子有趣。屋是方形，用大木柱如铁路上路轨枕木那么整齐好看的硬木砌成。顶上盖得是铁板子，四围又用铁条子箍着，屋子靠到炉旁，像是炉子的脚趾。屋子中，一个占了屋子一半的大木方形风箱立在屋角。风箱的身正同屋子一样，较小一点的木柱，在发光的铁箍下束得极紧，前面一个大圆木把手，包了铁皮。铁皮为扯风箱的手摩得闪光。六个拉风箱的人，赤了膀子，站在风箱前头，双手扶住风箱的把手，一个司令，“嘘……”的一声哨了，六个人就齐向前一扑；再“嘘……”的一声，又是一退；不到半点钟，六个人的

汗榨出得已像个样子了，于是就另外来了六个人换班，依然是“嘘”“嘘”，把风送到炉里去。这哨子你远一点听着，是一只山麻雀在叫，稍近一点，又变成油蚰蚰了。风箱屋子后面，堆了数不清的毛铁，大约还得运到另一个地方去炼一道，运铁的是牛的背与人的背，牛也很多，人也很多。

一个人，用一根丈多长的铁签子，把炉脚一个小小铁门拨开，水银般东西流出来，流到就地挖成的浅浅小坑中，过了些时，铁就由紫色转成普通毛铁的颜色了。在泻铁处还可以看到比烟火还热闹的白火花，若是夜间，那是当更其有趣的。

槐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落雨：雨之类，像爱哭的女人的眼泪样，长年水是那么落，不断的落，却不见完。尤其是秋天同春末，使脾气极好的人，也常常因这种不合理的雨水，落得发愁，生出骂一句娘的心情来了。终日靡靡微微，不成点也不成丝，在很小的风的追逐下，一个市镇，全给埋葬在这种雾霾中。大街上，就是说较宽点那一条街上，只见泥泥泞泞，黑色的污秽，满满的匀匀的布了一街。在街上，横流四溢的，是那些豆腐铺中从豆腐缸里倒出来的臭水——水中有夹了些白的泡沫的，则流到街上时还发酵似的沸沸响着。杂货铺柜台子下，可以见到些湿透了的毛羽，悲缩可怜，又像比平时小了许多，垂着尾巴的鸡公。鸭子在街中嘻嘻哈哈乐着，变了平日的颜色，拖泥带水，把一个扁嘴壳插到街石挠起的罅隙中，去脏水里寻找红虫曲蟮一类食物，……这是界于我喜憎之间的，所以不多说了。

四月末日西山

本篇发表于1926年5月5日《晨报副刊》第1387号。署名懋琳。

## 散 文

# 月 下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我是这样怕与你灵魂接触，因为你太美丽了的原故。

但这只小雀它愿意常常在弓弦响声下惊惊惶惶乱串，从惊乱中它已找到更多的舒适快活了。

在青玉色的中天里，那些闪闪烁烁底星群，有你底眼睛存在：因你底眼睛也正是这样闪烁不定，且不要风吹。

在山谷中的溪涧里，那些清莹透明底出山泉，也有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记着比这水还清莹透明，流动不止。

我微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奇怪，本来你笑时是有种

比清香还能入人心脾的东西！

我见到你笑了，还找不出你的泪来。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

我是那么想着，最后便把那朵牵牛花上的露珠用舌子舔干了。

怎么这人哪，不将我泪珠穿起？这你必不会这样来怪我，我实在没有这种本领，不知要怎样去穿。我头发白的太多了，纵使我能，也找不到穿它的东西！

病渴的人，每日里身上疼痛，心中悲哀，你当真愿意不愿给渴了的人一点甘露喝？

这如像做好事的善人一样：可怜路人的渴涸，济以茶汤，恩惠将附在这路人心中，做好事的人将蒙福至于永远。

我日里要做工，没有空闲。在夜里得了休息时，便沿着山涧去找你。我不怕虎狼，也不怕伸着两把钳子来吓我的蝎子，只想在月下见你一面。

碰到许多打起小小火把夜游的萤火，问它朋友朋友，你曾见过一个人吗？它说你找那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指那些闪闪烁烁的群星，哪，这是眼睛；

我指那些飘忽白云，哪，这是衣裳；

我要它静心去听那些涧泉和音，哪，她声音同这一样；

我末了把刚从花园内摘来那朵粉红玫瑰在它眼前晃了一





下，哪，这是脸——

这些小东西，虽不知道什么叫做骄傲，还老老实实听我所说的话，但当我说了时，问它听清白没有？只把头摇了摇就想跑。

“怎么，究竟见不到呢？”——我赶着它问。

“我这灯笼照我自己全身还不够！先生，放我吧，不然，我会又要绊倒在那些不忠厚的蜘蛛设就的圈套里……虽然它也不能奈何我，但我不愿意同它麻烦。先生，你还是问别个吧，再扯着我会赶不上她们了”——它跑去了。

我行步迟钝，不能同它们一起遍山遍野去找你——但凡是山上有月色流注到的地方我都到了，不见你底踪迹。

回过头去，听那边山下有歌声飘扬过来，这歌声出于日光只能在垣外徘徊的狱中。我跑去为他们祝福：

你那些强健无知的公绵羊啊！  
神给了你强健却吝了智识：  
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给你们的窝窝头，  
疾病与忧愁永不凭附于身；  
你们是有福了——阿们！

你那些懦弱无知的母绵羊啊！  
神给了你温柔却吝了知识：  
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给你们的窝窝头，  
失望与忧愁永不凭附于身；  
你们也是有福了——阿们！

世界之霉一时侵不到你们身上，  
你们但和平守分的生息在圈牢里：  
能证明你主人底恩惠——  
同时证明了你们主人底富有，  
你们都是有福了——阿们！

当我起身时，有两行眼泪挂在脸上。为别人流还是为自己流呢？我自己还要问他人。但这时除了中天那轮凉月外，没有能做证明的人。

我要在你眼波中去洗我的手，摩到你的眼睛，太冷了。

倘若你的眼睛真是这样冷，在你鉴照下，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

---

本篇曾以《西山的月》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9月7日《晨报副刊》第1267号。署名沈从文。

## 小草与浮萍

小萍儿为风吹着停止在一个陌生的岸旁。他打着旋身睁起两个小眼睛察看这新天地。他想认识他现在停泊的地方究竟还同不同以前住过的那种不惬意的地方。他还想：

——这也许便是诗人所告给我们的那个虹的国度里！

自然这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一会事！他立时就知道所猜的是失望了。他并不见什么玫瑰色的云朵；也不见什么金刚石的小星，既不见到一个生银白翅膀，而翅膀尖端还蘸上天空明蓝色的小仙人；更不见一个坐在蝴蝶背上，用花瓣上露颗当酒喝的真宰。他看见的世界，依然是骚动骚动像一盆泥鳅那末不绝地无意思骚动的世界。天空中，只是苍白灰颓同一个病死的囚犯脸子一样，使他不敢再昂起头去为第二次注视。

他真要哭了！他于是唱着歌安顿自己凄惶的心情：

依是失家人，萍身伤无寄；  
江湖多风雪，频送依来去；  
风雪送依去，又送依归来；

不敢识旧途，恐乱依行迹，……

他很相信他的歌能够于唱出后换取别人一些眼泪回来。其实除了在过去的时代波光中，曾有过一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堕在草间，寻找不着它的相恋者，在他面前流过一次眼泪外，却没有第二回同样的事情了！这时忽然有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止住了他：

“小萍儿，漫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

这声音既很温和，又复清婉，正像春风吹到他背后时一样：是一种同情的爱抚。他很觉得惊异。他想：

——这是谁？为甚认识我？莫非就是那只许久不通消息的小小蝴蝶吧？或者杨花是她的女儿，……

但当他抬起含有晶莹泪珠的眼睛四处探望时，却不见一个小生物。他忙提高嗓子：

“喂！朋友，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说话？”

“朋友，你寻不到我吧？我不是那些伟大的东西！虽然我心在我自己看来并不很小，但实在的身子却同你不差什么。你把你视线放低一点，就看见我了。……是，是，再低一点，……对了！”

他随着这声音才从路坎上一间玻璃房子旁发见了一株小草。她穿件旧到已将退色了的绿衣裳。看样子，是可以做一个朋友的。当小萍儿眼睛转到身上时，她含笑的说：

“朋友，我听你唱歌，很好。什么伤心事使你唱出这样调子？倘若你以为我够得上做你一个朋友时，我愿意你把所有的痛苦细细的同我讲讲。我们同是在这靠着做一点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上走着呢！”

小萍儿又哭了，因为用这样温和口气同他说话的，他还是初次入耳呢。

他于是把他往常同月亮诉说而月亮却不理他的一些伤心事都一一同小草说了。他接着又问她是怎样过活。

“我吗？同你似乎不同了一点。但我也不是少小就生长在这里的。我的家我还记着：从不见到什么冷得打战的大雪，也不见什么吹得头痛的大风，也不像这里那末空气干燥，时时感到口渴，——总之，比这好多了。幸好，我有机会傍在这温室边旁居住，不然，比你或许不如！”

他曾听过别的相识者说过，温室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凡是在温室中打住的，不知道什么叫作季节，永远过着春天的生活。虽然是残秋将尽的天气，碧桃同樱花一类东西还会姿情的开放。这之间，卑卑不足道的虎耳草也能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最无气节的石菖蒲也会变成异样的壮大。但他却还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温室的形状。

“呵！你是在温室旁住着的？我请你不要笑我浅陋可怜，我还不知道温室是怎么一种地方呢？”

从他这问话中，可以见他略略有点羡慕的神气。

“你不知道却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并不巧。我——”

他又强住问：

“朋友，我听说温室是长年四季过着春天生活的！为甚你又这般憔悴？你莫非是闹着失恋的一类事吧？”

“一言难尽！”她叹了一口气。憩了一阵，她像在脑子里搜索得什么似的，接着又说，“这话说来又长了。你若不以为厌烦，我可以为从头一二告你。我先前正是像你们所猜想的那末愉快，每日里同一些姑娘们，少年们，有说有笑的过日

子。什么跳舞会啦！牡丹与芍药结婚啦……你们看我这样子虽不什么漂亮，但筵席上少了我她们是不欢的。有一次，真的春天到了，跑来一位诗人。她们都说他是诗人，依我看那样子也并不比不会唱歌的少年特别不同；并且，我一见他那尖瘦有毛的脸嘴，就不高兴。嘴巴尖瘦并不是什么奇怪事，但他却尖的格外讨厌。又是长长的眉毛，又是崭新的绿森森的衣裳，又是清亮的嗓子；真惹得那一群不顾羞耻的轻薄骨头发颠！就中尤其是小桃，——”

“那不是莺哥大诗人吗？”他照她所说的那诗人形状着想，以为必定是会唱赞美诗的莺哥了，但穿绿衣裳又会唱歌的却很多，故又这样问。

“嘘！诗人，单是口齿伶俐一点，简直一个儇薄儿罢了！我分明看到他弃了他居停的女人，飞到园角落同海棠偷偷的去接吻。”

她所说的话无非是不满意于那位漂亮诗人。小萍儿想：——或者她对于这诗人有点妒意吧！

但他不好意思将这疑问质之于小草面前。他们不过是新交 他只问：

“那末，他们都为那诗人轻薄了！”

“不。还有——”

“还有谁？”

“还有玫瑰。她虽然是常常含着笑听那尖嘴无聊的诗人唱情歌，但当他嬉皮涎脸的飞到她身边，想在那嫩小嘴唇上接一个吻时，她却给他狠狠的刺了一下。”

“以后，——你？”

“你是不是问我以后怎么又不到温室中了吗？我本来是可

以在那里住身的。因为秋的钱行筵席上，大众约同开一个跳舞会，我这好动的心思，又跑去参加了。在这当中，大家都觉到有点惨沮，虽然是明知春天终不会永久灭亡。”

“诗人？”

“诗人早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姐妹们也想到是因为无人唱诗，所以弄得满席挹郁不欢，不久就从别处请了一位小小跛脚诗人来。他小到可怜，身上还不到一个白果那末大。穿一件黑油绸短袄子，行路一跳一跳，——”

“那是蟋蟀吧？”其实他并不与蟋蟀认识，不过这名字对他很熟罢了！

“对。他名字后来我知道是叫做蟋蟀。那你大概是与他认识了！他真会唱。他的歌能感动一切，虽然调子是很简单。——我所以不到温室中过冬，愿到这外面同一些不幸者为风雪肆虐下的牺牲者，就是为他的歌所感动呢。——看样子，那么渺小真不值得用正眼刷一下。但第一句歌声唱出时，他们的眼泪便一起为挤出来了！他唱得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这本是一句旧诗，但请想这样一个钱行的筵席上，这种诗句如何不敲动他们的心呢？就中尤其感到伤心的是那位密司柳。她原是那绿衣诗人的旧居停。想着当日‘临流顾影，婀娜丰姿，’真是难过！到后又唱到‘娇艳芳姿人阿谀，断枝残梗人遗弃，……’把密司荷又弄得嚎啕大哭了。……还有许多好句子，可惜我不能记。到后跛脚诗人便在我这里住下了。我们因时常谈话，才知道他原也是流浪性成了随遇而安的脾气。——”

他想着这样诗人倒可以认识认识，就这样问：

“现在呢？”

“他因性子不大安定，不久就又走了！”

小萍儿听到他朋友的答复，恍然若有所失；好久好久不则声。他末后问她唱的

“小萍儿，漫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

那首歌是什么人教给她的时，小草却掉过头去羞涩的说就是那跛脚诗人。

二月十四日

---

本篇现未查到收入《鸭子》以前的发表记录。



## 到北海去

铃子叮叮当当摇着，一切低起头到书桌边办公的同事们，思想都为这铃子摇到午饭时的饅首上去了。我呢，没有饅头，也没有什么足以使我神往的食物。馆子里有的是味道好的东西，可是却如像忘了为我预备一样。大胆的进去吧，进去不算一回事，且不用壮胆也可以，不过进去以后又怎么出来呢？借到解一个手，或是说伙计伙计，为我再来一碟辣子肉丁，赶快赶快！让我去买几个苹果来下下酒吧，于是，一溜出来，扯脚忙走，只到以后莫再从这条路过去。但是，到你口上说着……买几个苹果……想溜时，那伶俐不过的伙计，看破了计划，不声不色的跟到出来，在他那一双鬼物眼睛下，又怎么个跑法呢？还莫冒险吧。……有个时候怕须要这个，但此时且莫做这不老实的事。

于是，恍恍惚惚出了办公室，出了衙门，跳上那辆先已雇就在门外等候着的洋车。

这于他的的确确都是梦般模胡！衙门是今天才上。他觉得今天的衙门同昨天的衙门似乎是两个，纵分明知道门前冲

天匾是一样地挂着。昨天引见他给厅长那个传达先生，对他脸不烂了，昨天在窗子下许许的冷笑着那几个公丁先生，今天当他第一次伏上办公室书桌时，却带有和善可亲的意思来给他恭恭敬敬递一杯热茶。……

似乎都不同，似乎都立时对他和气起来，而这和气面孔他昨天搜寻了半天也搜寻不到一个。

使他敢于肯定昨天到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到的地方的，只有桌子上用黄铜圆图钉钉起四角，伏伏贴贴爬到桌面上那水红色方吸水纸，昨天这纸是这么带有些墨水痕迹，爬到桌上，意思如在说话，小东西，你来了！好好，欢迎欢迎。这里事不多，咱们谈天相亲的日子多着呢，……今天仍然一样，红起脸来表示欢迎诚意。不过当他伏在它身上去察视时，吸墨纸上却多渍了三小点墨痕，不知谁个于他昨天出门时在那上面喂了这些墨给它。哈哈！朋友，你怎么也不是昨天那么干净了？呵呵，小东西，我职务是这样，虽然不高兴，但没有法，况且，这些恶人又把我四肢钉在桌上，使我转动不得，他们喂我墨吃，有什么法子可拒绝？小东西，这是命！命里只合吃墨，所以在你见我以后又被人喂了一些墨了！虽说这些已经发酸了的墨我不很高兴吃它，但无法的事。像你，当你上司刚才进房来时一样：自然而然，用他的地位把你们贴在板凳上的屁股悬起来，你们是勉强，不勉强也不行。我如你一样，无可如何。

吸墨纸同他接谈太久，因此这第一日上衙门的他竟找不出空闲来同这办公厅中同事们说应酬话。

车子同他，为那中年车夫拖拉着，颠簸于后门一带不平

顺的石子路上。

这时的北京城全个儿都在烈日下了。走路的一切人，都如发疟疾似的心里难受。警察先生，本为太阳逼到木笼子里去躲避，但太阳还不相容；接着又赶进去，他们显然是藏无可藏了，才又硬着头皮出来，把腰边悬挂在皮带上那把铁铤（其实论用处还不及铁铤）似的指挥刀敲着电车道钢轨，口中胡乱吆喝着。他常常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再无聊没有的人，如今见了这位警察先生，才知道比自己还无意思。

“忙怎的？慢慢儿也还赶得到——你有什么要紧事做，所以想赶快拉到吧？”他觉得车夫得两吊钱便如此拼命的跑，是不合理。

“先生，多把我两个子儿，我就快点。”

这答话显然车夫是错会了意思，以为车座嫌他过慢了，故找出快的条件来送到他耳中。

因这错误引起了他对人类的憎恶来。“狗，你为两个子儿也鞭策得喘气，那么二十个子简直可以换你一斤肉一碗血了！……”但他口上却说：慢点也不要紧，左右是消磨，洋车上，北海，公寓，同是消磨这下半天的时光。

“先生去北海，有船可坐，辅币一毛。”大概车夫已听到座上的话了，从喘气中抽出空闲来说。

车夫脾气也许是一样的吧，尤其是北京底：他们天生都爱谈话，都会谈话。间或他们谈话的中肯处，竟能使你在车座上跳起来。我碰到的车夫，有几个若是他那时正穿起常礼服，高据讲台之一面，肆其雄谈时，我竟将无条件的承认他是一个什么能言会说的代议士了。我见过许多口上只会那么的结结巴巴学者，我听过论救国谓须懂五行水火相生，明脉

经，忌谈革命的学者。今日的中国，学者过多，也许是积弱的一种重要原因吧！

“有船吧，一毛钱不贵——你坐过船不曾？”

“不，不，我们那有力量进去呢，哈哈，一毛，二十二枚，从交道口拉沙滩儿大楼还只有十八枚，好家伙，一毛钱过一次渡！”

“那你生长北京连船也不曾见过了？——”

“不，不，我上年子还亲自坐过洋船的，到天津；送我老爷到天津。是我为他拉包月车时候。他姓宋，是司法部参事吧。”他仍然从喘气中匀出一口气来说话。过去的的生活，使他回忆亦觉快适，故说到天津时，他的兴致是极显得欲笑一阵的神气。“噢！那洋船又不大！有像新世界那么高的楼三层，好家伙！三层——四层；不，先生，究竟三层四层这时我记不起了。……那个锚，在船头上那铁的，黑漆漆的，怕不有五六千斤吧，好家伙！”

他，车夫，意思是以为不能肯定所见的洋船有几层楼，恐车座对他所说不相信，故又引用一个黑漆漆的大铁锚来证明，然而这铁锚的斤两究难估计，故终于不再做声又自个默默的奔他的路。

“这不一定。大概三层四层——以至于五六层都有。小的还只有一层；再小的便像普通白屋子一样，没有楼，你北京地方房子不是很少有楼的吗？”

这话又勾动了健谈的话匣子，少不得又要匀出一口气来应付了。

“对啦！天津日本租界过去那小河中——我是在那铁桥上见到的——一排排泊着些小舶子，那据说是叫称洋舶子。小

到同汽车不差什么，走动时也很快，只听见咯咯咯咯和汽车号筒一样，尾子上出烟，烟拖在水面上成一条线……那贵吧，比汽车，先生？”

“不知道。”

“外国人真狠，咱们中国人造机器总赶不上别人，……他们造机器运到中国来赚咱们的钱，所以他们才富强……”

话只要我你爱听，同车夫扯谈，不怕是三日三夜，想他完也是不会完的！但是，这时有件东西要塞住他的口了。他因加劲跑过一辆粪车刚撒过轿的道路，于是单用口去喘气。

他开始去注意马路上擦身而过的一切。

女人，女人，女人，一出来就遇到这些敌人，一举目就见到这些鬼物，花绸的遮阳把他的眼睛牵引到这边那边而且似乎每一个少年女人切身过去时，都能同时把他心带去一小片儿。呵呵，这成什么事？我太无聊了！我病太深了！我灵魂当真非像景天<sup>①</sup>那么找人去修补一下不可！但他所修补的嘴内的门牙，是鼻子上的小骨片，是腹上的盲肠，——我呢？我是灵魂，是像水玻璃般脆薄东西，是像破了的肥皂泡：景天的病，协和百多个大夫中随意抓一个出来即可治好，我的医生到什么地方去找？呵呵，医生哟！病人膏肓的我，不应再提到医治了！……手幅子又掩着他的眼睛了，有一种青春追捉不到的失望悲哀扼着了了他的心。

这是一条新来代替昨天为鼻血染污了的丝质手巾，有蓝的缘边与小空花。这手巾从他的朋友手中取来时，朋友的祝告是：瘦弟兄用这手巾满满的装一包欢喜还我吧。当时以为大孩子虽然是大孩子，但明天到他家时为买二十个大苹果

送他，大概苹果中就含有欢喜的意义了。明天就是这样空着还他吧，告他欢喜已有许多沾在这巾上。

八月五日

---

本篇发表于1925年8月25日《晨报·文学旬刊》第78号。署名沈从文。

① 景天 即董景天，作者的朋友，时为燕京大学学生。

# 遥 夜

(一 及 二)

—

我似乎不能上这高而危的石桥，不知是那一个长辈曾像用嘴巴附着我耳朵这样说过似的：爬得高是跌得重，究竟这句话是什么地方说的？我实不知道。

石桥美丽极了。我不曾看过大理石，但这时我一望便知道除了大理石以外再没有什么石头可以造成这样一座又高大，又庄严，又美丽的桥了！这桥搭在一条深而窄的溪涧上，桥两头都有许多石磴子，不过上去的那一边石磴是平斜好走的，下去的那边却陡峻笔直。我不知不觉就上到桥顶了。我很小心地扶着那用黑色明角质做成的空花栏杆向下望，啊，可不把我吓死了！三十丈，也许还不止。下面溪水大概是涸了，看着有无数用为筑桥剩下的大而笨的白色石块，懒懒散散睡了一溪沟。石罅里，小而活泼的细流在那里跳舞一般的走着唱着。

我又仰了头去望空中，天是蓝的，蓝得怕人！真怪事！为甚这样蓝色天空会跳出许许多多同小电灯一样的五色小星

星来？它们满天跑着，我眼睛被它光芒闪花了。

这是什么世界呢？这地方莫非就是通常人人说的天宫一类的处所吧？我想要找一个在此住的人问问，可是尽眼力向各方望去，除了些葱绿参天的树木，柳木根下一些嫩白色水仙花在小剑般淡绿色叶中露出圆脸外，连一个小生物——小到麻雀一类东西也不见！……这或是过于寒冷了吧！不错，这地方是有清冷冷的微风，我在战栗。

但是这风是我很愿意接近的，我心里所有的委曲当第一次感受到风时便给总吹掉了！我这时绝不会想到二十年来许多不快的事情。

我似乎很满足，但并不像往日正当肚中感到空虚时忽然得到一片满蘸果子酱的烤面包那么满足，也不是像在月前一个无钱早上不能到图书馆去取暖时忽然从小背心第三口袋里寻出一枚两角钱币那么快意，我简直并不是身心的快适，因为这是我灵魂遨游于虹的国，而且灵魂也为这调和的伟大世界溶解了！

——我忘了买我重游的预约了，这是如何令人怅惘而伤心的事！

## 二

当我站在靠墙一株洋槐背后，偷偷的展开了心的网幕接受那银筝般歌声时，我忘了这是梦里。

她是如何的可爱！我虽不曾认识她的面孔便知道了。她是又标致，又温柔，又美丽，……的一个女人，人间的美，女性的美，她都一个人占有了。她必是穿着淡紫色的旗袍，



她头发必是漆黑有光，……我从她那拂过我耳朵的微笑声，攒进我心里的清歌声；可以断定我所猜想的是一点不错。

她的歌是生着一对银白薄纱般翅膀的：不止是能跑到此时同她在一块打住用一块或两三块洋钱买她歌声的那俗恶男子心中去，并且也跑进那个在洋槐背后胆小腼腆的孩子心里去了！……也许还能跑到这时天上小月儿照着的一切人们心里，藉着这清冷有秋意挟上些稻香的微风。

歌声停了。这显然是一种身体上的故障，并非曲的终止。我依然靠着洋槐，用耳与心极力搜索从白花窗幕内漏出的那种继歌声以后而起的窸窣。

“喂~~~~！”这是一种多么悦耳的咳嗽！可怜啊！这明是小喉咙倦于紧张后一种娇情表示。想着承受这娇情表示以后那一瞬的那个俗恶厌物，心中真似乎有许多小小花针在攒刺，但我并不即因此而跑开，骄傲心终战不过妒忌心呢。

“再唱个吧！小鸟儿。”像老鸟叫的男子声撞入我耳朵。这声音正是又粗暴又残忍惯于用命令式使对方服从他的金钱的玩客口中说的。我的天！这是对于一个女子而且这样可爱可怜的女子应说的吗？她那银筝般歌声就值不得用一点温柔语气来恳求吗？一块两三块洋钱把她自由尊贵践踏了，该死的东西，可恶的男子！

她似乎又在唱了！这时歌声比先前的好像生涩了一点，而且在每个字里，每一句里，以及尾音，都带了哭音；这哭音很易发见。继续的歌声中，杂着那男子满意高兴奏拍的掌声；歌如下：——

可怜的小鸟儿啊！

你不必再歌了吧！  
你歌咏的梦已不能再会实现了。

一切都死了！  
一切都同时间死去了！  
使你伤心的月姊姊披了大氅  
不会为你歌声而甩去了，  
同你目语的星星已嫁人了，  
玫瑰花已憔悴了，——为了失恋，  
水仙花已枯萎了；——为了失恋：

可怜的鸟儿啊！  
你不必——请你不必再歌了吧！  
我心中的温暖，  
为你歌取尽了！

可怜的鸟儿啊！  
为月，为星，为玫瑰，为水仙，为我，为一切，  
为爱而莫再歌了吧！

我实在无勇气继续的听下去了。我心中刚才随歌声得来一点春风般暖气已被她以后歌声追讨去了！我知道果真再听下去，定要强取我一汪眼泪去答复她的歌意。

我立刻背了那用白花窗幔幕着的窗口走去，渺渺茫茫见不到一丝光明。心中的悲哀，依然挤了两颗热泪到眼睛前来，  
……

遥夜——

——因被角的湿冷使我惊醒。歌声还在心的深处长  
颤。——

一九二四年圣诞后一日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月19日《晨报副刊》第13号。署名芸。

## 水 车

“我是个水车，我是个水车，”它自己也知道是一个水车，尝自言自语这样说着。它虽然有脚，却不曾自己走路，然而一个人把它推到街上去玩，倒是隔时不隔日的事。清清的早晨，不问晴雨，住在甜水井旁的宋四疤子，就把它推起到大街小巷去串门！它与在马路上低头走路那些小煤黑子推的车身分似乎有些两样，就是它走路时，像一个遇事乐观的人似的，口中总是不断的哼哼唧唧，唱些足以自赏的歌。

“那个煤车也快活，虽不会唱，颈脖下有那么一串能发出好听的声音的铃铛，倒是示骄于同伴！……”

“我若也有那么一串，把来挂在颈脖下，似乎数目是四个或五个就够了，那又不！……”

它有时还对煤车那铃铛生了点羡慕。然而它知道自己是不应当颈脖上有铃铛的，所以它不像普通一般不安分的人，遇到失望就抑郁无聊，打不起精神。铃子虽然可爱，爱而不得时，仍不能妨碍自己的唱歌！

“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它尝想。

“我的歌，终日不会感到疲倦，只要四疤子肯推我。”它还那么自己宣言。

虽说是不息的唱，可是兴致也好像有个分寸。到天色黑下来，四疤子把力气用完了，慢慢的送它回家去休息时，看到大街头那些柱子上，檐口边，挂得些红绿圆泡泡，又不见有人吹它燃它，忽然又明，忽然又熄。

“啊啊，灯盏是这么奇异？是从天上摘来的星子同月亮？……”为研究这些事情堕入玄境中，因此歌声也轻微许多了。

若是早上，那它顶高兴：一则空气早上特别好，二则早上不怕什么。关于怕的事，它说得很清楚——

“除了早上，我都时时刻刻防备那街上会自己走动的大匣子。大概是因为比我多了三只脚吧，走路又快！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只是飞跑，走的还是马路中间最好那一段。老远老远，就喝喝子喊起来了！你让得只要稍稍慢一点，它就冲过来撞你一拐子。撞拐子还算好事。有许多时候，我还见它把别个撞倒后就毫不客气的从别个身上踩过去呢。

“幸好四疤子还能干，总能在那匣子还离我身前很远时，就推我在墙脚前歪过一边去歇气。不过有一次也就够耽惊了！是上月子吧，四疤子因贪路近，回家是从辟才胡同进口，刚要进机织卫时，四疤子正和着我唱《哭长城》，猛不知从西头跑来一个绿色大匣子，先又一个不做声，到近身才咯的一下，若非四疤子把我用劲扳了一下，身子会被那凶恶东西压碎了！

“那东西从我身边挨过去时，我们中间相距不过一尺远，我同四疤子都被它吓了一跳，四疤子说它是‘混账东西’，真的，真是一个混账东西！那么不讲礼，横强霸道，世界上那里有？”

早上，匣子少了许多，所以水车它要少耽点心，歌也要唱得有点劲。

那次受惊的事，虽说使它不宁，但因此它得了一种新智识。以先，它以为那匣子身上既如此漂亮，到街上跑时，又那么昂昂藏藏<sup>①</sup>，一个二个雄赳赳的，必是也能像狗与文人那么自由不拘，在马路无事跑趟子，自己会走路，会向后转，转弯也很灵便的活东西，是以虽对于那凶恶神气有点愤恨，然权威的力量，也倒使它十分企慕。当一个匣子跑过身时，总啧啧羡不绝口——

“好脚色，走得那么快！”

“你看它几多好看！又是颜色有光的衣服，又是一对大眼睛。橡皮靴子多么漂亮，前后还佩有金煌煌的徽章！”

“我更喜欢那些头上插有一面小小五色绸国旗的……”

“身上那么阔气，无怪乎它不怕那些恶人，（就是时常骂四疤子的一批恶人）恶人见它时还忙举起手来行一个礼呢！”

还时时妄想，有一天，四疤子必也能为它那么装扮起来的事。好几次做梦，都是觉得自己那一只脚已上了一只灰色崭新的橡皮套鞋，而头上也有那么一面小国旗，不再待四疤子在后头推送，自己就在西单牌楼一带人阵里乱冲乱撞，穿黄衣在大街上站岗的那恶人也一个二个把手举起来，恭恭敬敬的了。

从那一次惊吓后，它把“人生观”全变过来。因为通常它总无法靠近一个匣子身边站立，好细心来欣赏一下所钦佩的伟东西的内容。这一次却见到了，见了后它才了然。它知道原来那东西本事也同自己差不了许多。不仅跑趟子快慢要听到坐在它腰肩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喉咙吓人让路时的声

音，也得那人扳它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一点不敢倔强的原故，别人才替它装饰。从此就不觉得那匣子有一点可以佩服处了，也不再希望做那大街上冲冲撞撞的梦了，“这正是一个耻的梦啊，”背后的忏悔，有过很久时间。

近来一遇见那些匣子之类，虽同样要把身子让到一边去，然而口气变了。

“有什么价值？可耻！”且“嘘”“嘘”不住的打起哨子来表示轻蔑。

“怎么，那匣子不是英雄吗？”或一个不知事故的同伴过问。

“英雄，可耻！”遇到别个水车问它时，它总做出无限轻蔑样子来鄙薄匣子。本来它平素就是忠厚的，对那些长年四季不洗澡的脏煤车还表同情，待粪车也只以“职务不同”故“敬而远之”，然在匣子面前，却不由得不骄傲了。

“请问：我说话是有要人扳过口的事吗？我虽然听四疤子的命令，但谁也不敢欺负谁，骑到别个的身上啊！我请大家估价，把‘举止漂亮’除开，看谁的是失格！”

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车与汽车身上去，恐怕水车的骄傲也不是什么极不合理的事！

十一月六日窄而霉斋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14日《晨报副刊》第1307号，署名休芸芸。

① 昂昂藏藏 气宇轩昂。

# 一 天

有时我常觉得自己为人行事，有许多地方太不长进了，每当一切佳节或自己生辰时，总像小孩子遇到过年般情景：未来而快要来临时，则有许多期待，等得日子一到，又毫无意思的让它过去了，过去之后，则又对这已逝去的一切追恋，怅惘。这回候了许久的中秋，终于被我在山上候来了。我预备用莎果葡萄代替这日粮食的事；我预备挟三瓶啤酒，至半山亭，把啤酒朝腹内一灌，再把酒瓶子掷到石墙上去，好使亭边正在高兴狂吟的蝈蝈儿大惊一下的事，到时又不高兴去做了。我预备到那无人居住的森玉笏去大哭一阵，我预备买一点礼物去送给六间房那可怜乡下女人的事，虽然我还记到她那可怜样子，心中悲哀怫郁无处可泄，然而我只在昏昏蒙蒙的黄色灯光下，把头埋到两个手掌上，消磨了上半夜。听到别院中箫鼓竞奏，繁音越过墙来，继之以掌声，笑语嘈杂，痴痴的想起些往事，记出些过去与中秋相关连的人来，觉得都不过一个当时受用而事一过去即难追寻的幻梦罢了！四年前这夜，洪江船上，把脑袋钻进一个五十斤的大西瓜中，演



笑话的小孩，怎么就变成满首白发的感伤憔悴人了？过去的若果是梦，则后土坡之坟墓，其中纵确曾葬了一人，所葬的也不是那个当年活跃豪爽的漪舅妈了。……

中秋过了，我第二个所期待之双十节又到了目前。

听大家说，今年北京城真有太平景象。执政府门前的灯，不但比去年冷落的总统府门前热闹了许多，就是往年无论那一次庆祝盛会，也不能比此次的阔绰。今年据说不比往时穷，有许多待执政解决的国际账，账上找出很多盈余来，热闹自是当然的事。街上呢，谅来庆贺那么多回的商人，挂旗子加电灯总不必再劳动警察厅的传令人了！且这也可以说是一些绸缎铺，洋货店，粮食店，一个赚钱的好机会，那个又愿轻易放过？各铺子除了电灯红绿其色外，门前瓦斯灯总由一而进于二或三。小点的铺子呢，那日账上，支出项下，必还有一笔：——

庆祝双十节付话匣子租金洋一元二角

街上喊老爷喊太太讨钱的穷女人，靠求乞为生的穷朋友，今夜必也要叨了点革命纪念日的光。平时让你卑躬屈求而置之不理的老爷太太们，会因盛节而慷慨了许多，在第三声请求哀矜以前，即摸个把铜子掷到地上了。……

我若能进城去，到马路旁不怕汽车恐吓的路段上去闲踱，把西单牌楼踱完时，再搭电车到东单；两处都有灯可看。亮亮煌煌的灯光下，必还可见到许多生长得好看的年青女人们，花花绿绿，出进于稻香村丰祥益一类铺号中。虽说天气已到了深秋，我这单菲菲的羽纱衫子，到大街上飘飘乎风中，即

不怕人笑，但为风一吹，自己也会不大受用，也许立时就咳起嗽来，鼻子不通，见寒作热；然而我所以不进城者，倒另是一个原因。倘若进城，我是先有一种很周到的计划的。我想大白天里，有太阳能帮助我肩背暖和，在太阳下走动，许穿单衫倒比较适宜一点；热时不至于出汗，走路也轻得多。一到夜里，铺子上电灯发光时，我就专朝到人多的肉阵中撞去，用力气去挤别人；也尽别人用气力来挤我：相互挤挨，于这中会生出多量的热来，寒气侵袭，就无恐惧之必需了。实在西单东单都到了无可挤时，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跑向大栅栏一带去发汗，大栅栏不到深夜是万不会无人可挤的。并且二等电车中，就是一个顶好退寒气的地方。譬如我在西单一家馒头铺，听话匣子，死蠢蠢站了一个钟头之一半，业受了点微寒，打了几个冷战，待一上电车，那寒气马上会跑去无余，实无疑义吧。

这原因要说是留恋山上么？山上又无可足恋。看到山上的一切，都同大厨房的大师傅一样：腻人而已。也不是无钱，我荷包还剩两块钱。就算把那张懋业银行的票子做来往车费，城中也还有一张交通票一元送我花费：坐电车，买滨来香的可可糖，吃一天春的鲍鱼鸡丝面，随便抓三两堆两个子儿一堆的新落花生，塞到衣袋里去，慢慢的尽我到马路上一颗一颗去剥，也做得到！

说来似乎可笑！我一面觉得北京城的今夜灯光实在亮得可以，有去玩玩，吮可可糖，吃鲍鱼面，剥落花生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去的原因，却只是惫懒。

“好，不用进城了，我就是这么到这里厮混一天吧。”墙壁上，映着从房门上头那小窗口，射进来的一片红灯光。朝

外面这个窗口，已经成灰白色了。我醒来第一个思想，既自己不否认这思想是无聊，所以我从新将薄棉被蒙起我的头，一直到外面敲打集会钟时才起身。这时已到了八点钟。我纵想再勉强睡下去，做渺茫空虚半梦迷的遐想，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太阳已从窗口爬到我床上了。在那一片狭狭的光带中。见到有无数本身有光的小微尘很活泼的在游行着。

大楼屋顶上那个捡瓦的小泥水匠，每日上上下下的那架木梯，还很寂寞地搁到我窗前不远底墙上，本身晒着太阳，全身灰色，表明它的老成。昨天前天，那黑小身个儿的泥水匠，还时时刻刻在屋顶角上发现，听到他的甜蜜哨子时，我一抬头就看到他。因为提取灰泥，不能时上时下，到下面一个小工拌合灰泥完成时，他就站近檐口边来，一只脚踮到接近白铁溜水筒的旁边，一只脚还时常移动。大楼离地约三四丈高，一不小心，从上面掉到地上，就得跌坏，岂是当真闹得玩儿？他竟能从容不迫，在上面若无其事似的，且有余裕用嘴巴来打哨子，嘘出反二簧的起板来，使我佩服他比佩服我所高兴的文人还过甚。这时只有梯子在太阳下取暖，却不见他一头吹哨子一头用绳子放到地下，拉取那挂在绳钩上的水泥袋子了！大概他也叨了点国庆日的光，取得休息一天到别处玩去了。

这时会场的巴掌，时起时落。且于极庄严的国歌后，有许多欢呼继起。这小身个儿匠人，也许正在会场外窗子旁边看别人热闹吧！也许于情不自己时，亦搭到别人热闹着，拍了两下巴掌吧！若其窗子边沿间找不到这位朋友，我想他必定是在陶工厂那窑室前了。我有许多次吃了晚饭散步从陶工

厂过身时，都见到他跨坐在一个石碌碡上磨东西，磨治的大致是些荡刀之类铁器。大概他还是一个学徒，所以职务于普通工作之外还在身边。但这有充裕的人，随时仍找得出打哨子的充裕来，听他哨子，就知道工作的烦琐枯燥，还不能给这朋友多少烦恼。……幸福同这人一块儿，所以不必问他此时是在会场窗子边露出牙齿打哈哈，或是仍然跨据着那个石碌碡上磨铁器。今天午饭时：照例小工有一顿白馒头，幸福的人，总会比往常分外高兴了！

这是我到院来第二次见到的热闹事。第一次昏头昏脑在各不相识男女人群中混了一个整夜，为一个伸手可摺的座前女人嫩脸伤心了一礼拜，今天谅来不会碰到同类的事了，因为今天是外边，座前挡住我的，两株距离三尺远近的杨柳而已。

凡是办事人，各都在左襟上挂一朵红纸花；纸花下面，另外用一个小别针将红绫子写有职分的符号扣上。人人长袍马褂，面有春色，初初看来，恰是办喜事娶新娘子的候相一般。不过一个二个嘴巴上似乎都有点儿黑胡，虽几个比较上年青还爱做小孩子的，才用保险刀刮得光光的，但假若当真是做候相，引导新姑爷与新娘子拜天地，究竟不很适宜。好在这实是一个运动会，不有拜天地祖宗那会事情。场上虽有不少的男男女女，打扮的干净客气，女的特别是身上很香；男的衣衫比通常多不同，不过大家要看的还只是跳舞，……赛跑，丢皮球玩，学绕圈子，等等而已。

我不曾见过什么大热闹的运动，如像远东运动会，小点如华北运动会，不知是怎样一些热闹，怎样一种精神。但我想：这会场同别个会场，意思也不差许多；大家看那个会

跑脚步踹得快点，大家比赛看谁有力气丢铅球远点，大家看谁能像机械般坚定整齐团体操时受支配点，大家学猴儿戏看谁跳加官跳得好一点，——比赛之中，旁人拍巴掌来增加疲倦欲死的运动员以新的力气，以后发奖。

拍巴掌对于演者所得，确是一种精神酬报，只要听见噼噼拍拍，演者无有不更卖力气给大家赏鉴的。至于拍手的人，则除了自己觉到好玩好笑时，不自己的表出看傀儡的游戏或紧张心情，（两个手合拢来，抽开；又合拢来，又抽开；又……又……，到手不用命觉到掌痒发痒为止）更无其他意味了。

我不知是什么兴致，两个手掌，似乎也狠狠接触了几阵。研究分析起来，也不过是觉得好笑罢了。我见到五十码决赛时，六个跑趟子的姑娘家，听枪声哄的响了后，鸭子就食似的把十二个小脚板翻来翻去，一直向优胜点流过去。对于她们的跑，我看用流字来形容是再好没有了。她们正如同一堆碎散的潮头，鱼肚白的上衣散乱飘动如潮花，而下面衬着深蓝。不过是一堆来得不猛的慢潮，见不到汹汹然气势。哈哈，怎不好笑呢？六个人竟一崭齐排一字的流！虽然我同大家一样，都相信这不是那一个本可上前的故意延挨下来候她的干姐姐，但我却能说定是那两个胖点的为怕羞下蛮劲赶着的。你看，一共六个人；两个瘦而伶精的，两个不肥不瘦的，两个胖墩墩的：身个儿原不一样，流过那头去时一共有五十码远，竟一崭齐到地，像她们身上绊了一根索子又如同上了夹板，看起来怎不好笑呢？

于是我就拍，别人当然也拍。他们拍够了我一个人还在拍。本来这太有意思了。若是无论什么一种竞争，都能这样

同时进行所希望到的地方，谁也不感到落伍的难堪，看来竞争两字的意义，就不见得像一般人所谓的危险吧。

第二次我又拍掌，那是因另一群中一个为身上积存脂肪不少的运动员不幸自己多余的脂肪连累了她，欲求赶上前面的干妹妹，竟在地下打了一个滚。一滚之余，起身略略拍振灰土后，前面五个已快到了。在别个，这时就会放弃了权利，从岔道上折归队中去，但她却用操体操时那种好看姿势，两手曲肱，挟在肋下，脚板很匀调的翻转，走到终点。我佩服她那种毅力，又佩服她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别人不顾命的奋进中，她既落了伍，不失望而改途，已很难了！而她竟能于继续进行中得到衣服肮脏了是不好看，与平时体育教员教给那跑步走时正确姿势，于是我又拍手了。

——假若要老老实实去谈恋爱，便应找这种人才是伴侣：能有这种不屈不挠求达目的的决心，又能于别人胜利后从从容容不馁其向前的锐气，才真算是可以共同生活的爱侣！……

——若她是我的女人，若我有这样一个女人来为我将生活改善鞭策我向前猛进，我何尝不可以于这世界上做一番事业？我们相互厮守着穷困，来消磨这行将毁灭无余的青春。我们各人用力去做工作事，用我们的手为同伴侣揩抹眼泪。

若不愿于这些虫豸们喧嚣的世界中，同人掠夺食物时，我们就一同逃到革命恩惠宪法恩惠所未及的苗乡中去，做个村塾师厮守一生。我虽无能力使你像那种颈脖子上挂珠串的有福太太的享用，但我们相互得了另一个的心，也很可以安慰了……

我怎么还要生这些妄想？这样想下去，我会当到大庭广

众中，又要自伤自悼红起眼来。看这女人不过十七八岁，还是我这对女人无经验的眼下估视，也许比我所猜的还要少两岁。一个略无花样朴朴实实的头，为她证明是站到孤儿寡女一般命运旗子下的生活的人。木色壮姣的皮肤，脸上不擦胭脂也有点儿微红，这是一个平常女子，在相貌上除了忠厚外没有什么出色处。身段虽不很活泼娇媚，但有种成熟的少女风味，像三月间清晨田野中的空气，新鲜甜净。从命运上说来，或者也是个苦命女子。然而别人再不遇，将来总还能寻一个年龄相似足以养活的丈夫，为甚要来同我这样穷无聊赖的上年纪的人来相爱呢？自己饿死不为奇，难道还要再邀一个女人来伴到挨饿吗？

关于女人的事，我不敢再想了。

接着一队肉红色衣褂的幼稚生打圈子的，又是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情。大家看到装扮得像新娘子似的女先生们，提裙理鬓的做提灯竞走，鸭子就食似的样子，还偏三倒四的将灯笼避到风吹，到后锦标却为会长老先生所得，惹得蒙幼儿园的一群小东小西也活动了。想来我国把英口帝国人打死到一个不剩，一切租地金钱取回外，还佔有了两国所有时，国人鼓掌之有劲，亦不过如斯而已。我手不动，我脸还剩有适才为幽怨情怀而自伤的余寒，只从有庆祝“百年长寿”“生意兴隆”意思的掌声中留心隔座谈话。

“……喔！令尊大人也到了长沙了！去年子我见到他老人家仙健异常，八十多的人——会上了八十吧？”

“是，他哪八十二了。五月子生日，托福近来还好，每天听说总要走走到八角亭去玩玩，酒也离不得：他那脾气是这样。”

“那怎么不到这来为他老人家做个九秩大庆呢？”

“明年子我这样想，好是蛮好的，不过……”

这是两个长沙伢俐很客气的“寒暄”，若甚亲热。平时一听到应酬话就头痛的我，此时，却感激它为我弛懈一下感情了。

“今天——”说今天的是个不甚陌生的声音，我把头掉转去，一个圆圆儿的笑脸悬挂在我眼前了。这是熟人，同过桌吃过饭的熟人，但我因为见面时不会怎样去问人贵姓台甫，所以至今还不知如何称呼。至于他，则常喊我为沈先生，有个时候，又把先生两字削掉，于我姓上加“密司特”三字。他的笑脸，与其说对我特别表示亲善，不如说是生成的为妥当。笑时不能令人喜也不会给人以大不怵，故这个脸在我看来，还算是一个好脸。

“阁下又很可做一篇记录了。”

“噢，凉棚差一点儿吹去，柱子搁下来，可不把我们一起打死了！”我这种忍着笑故意挪过一边去的对答，谬误处使他听来简直非打一个哈哈不可。

他把我膀子轻轻的拍了一下，做个胜利符号，微笑中融和了点自己聪明而他人愚村的满足兴头在里面，就跑过别一个坐位后去找快活去了。

我目送他一步一步走去，“有福的人！能这样聪明不凡，在他人生字典里，总不会镌有忧愁烦恼一类使人瘦损的字眼啊！”

当我眼睛停住在一个青背心小丑似的来宾身上时，耳朵同时就接收了许多有趣味的谈话。隔座一个人很肯定说出跑趟子纵让你跑得快也终不能跑出世界外的话时，和应这话，并于此证出跑趟子是无味的竟有五人以上之多。他们于一些小孩子争绕圈儿跑步走玩意事，竟提出那么大那么深一个问



题来，这话真要说是哲学家的口吻了。这位先生必勿曾想到人生终局是死亡的事上去，若能想到这死亡是事实，则每天必不再吃大米饭泡好味道的冬菜肉片汤了。

我的怪脾味凡是到什么公共热闹场中时，我所留意的不是使大众注意的总枢，却只注意那些别人不爱注意的看客举动。我喜欢看别人演剧式的应酬，很顽固的争论，以至于各不相下相打相骂。这些解除我无聊抑郁的效用，比之五角钱以上始能入场的电影场还更有力。见别人因应付环境，对常不相同的对手方特别装一副脸嘴向之言笑，而对手方也装着注意，了解，同情，亲密，热心，种种面目，以图达到诓骗日的为止。我以为人生的剧场，演剧的人，比台上背剧本的玩意事，不单是彻底许多，也艺术化许多了！

于时，第三个位子上，来宾席一个中年胖子先生说道：

“我打许多电话，莫看见接，我想这莫非电话坏了吧？以后又听到你柜上说，才知是早出来了。”

“是是，早就出门了。先本想蛮早的来，看看运动会，展览会，谁知道一出门就碰到一位同学，才知今天学校须把应考的课业理清，自十点到十二点幸而完了，忙动身来了——”

两个的话，都有点长沙湘潭混合语气。若非长沙伢俐，说来也不会如此亲切的吧。说话的态度，能帮助人的互相间亲近，真是至确之事。如其把这些话用镇筸苗子腔来说，不但失了原来婉柔的意味，或且莽撞到使人不耐了。

“那是十二点动身了。（胖子主人以手接表科）两点半，到此真算快。”

“今天是坐汽车来的，所以还不慢。”

我才想起，难怪只听到刚才宫门那边，咯咯咯咯无耻的

矜骄号筒声！大概胖子也记起适间大众为咯咯咯咯一齐掉过头去，招待员赶即把礼帽端整迎上前去的情形了。

“喔，汽车，问谁？”这问谁的语气，其实胖子已有了点不恭，正如看不起客，量想客不能单雇汽车纵坐来此也必搭顺水船而来的意思。

“不，不，我坐电车到西直门，西直门才乘汽车到——”客的答语，使我失笑。

“到万寿山，万寿山再坐洋车到此吧。”

主人为客补足了客所欲言而主人不必听的话，我以为两人无论如何总会有一阵沉默了，谁知年青的客人又就此翻了一个面：

“是，是，汽车到了万寿山就不再动了。说来奇怪，碰巧得很！我从西直门电车跳下，一出西直门，一部汽车就正待跑路的样子，车子已在尾巴上冒了烟，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下后，不俟比我以后的人上车，就咯登咯登开行了。路上也不停，一直就到万寿山。五十枚叫了一部洋车，蛮快的拉到这来——五十枚不贵吧？”

“……”主人如何去答复这问话，可惜为群众巴掌声吞灭了。

大家对于学生们用一根竹篙子学跳高的本领，称赞异常。有两人很有把握似的，说如此本领，跳院门的高墙已有余；其不知趣的另两个，则又说还差得多，至少墙要比那竹篙高三尺。幸好大家以后也只不过认真，不然，就会非把学生喊来，要他扛一根竹竿试在院门前跳一下不可了。

说跳得过的就是那两位主客，客又说前次华东运动会时，所见跳高的选手也不过如斯。客的话从气派上看来，虽保守

了点长沙人夸大风味，然这似乎也无害于宾主间友情。这些话若是拿来为体育教员说，还许能令喊口令的声气加壮。

“老刘，老刘，你客来了吧？”不知是谁个在后排问了一句。

胖子姓刘是一定了。我见到笑了一忽儿，用手略指指客人，一面回过头去说是哪哪这不是吗？所谓客者，闻了那边询问胖子，才记起把帽子从头上抓下来，同时将头略扭，预备介绍时问贵姓台甫。

老光的头发，向后梳去；有阵微风过时，我那一排椅子坐的人，大概都能嗅到一点玫瑰油淡淡香气。

实际上今天受恩惠的，是几个卖柿子的乡下人。他们比我们来的还早，八点钟以前就从门头村一带担柿子来做生意了。几个用筐子装柿的，比用青布包单提来的还多卖了点香蕉糖之类。卖落花生的，则分干湿两种。到晚上，他们的货物，多变成双铜元躲进身边的麻布口袋里去了，他们希望每年能遇到院中多有那么几次会，似乎比普通看热闹的人也来的更恳切一点。货物卖完，不知什么时候就收拾担子回去了。

当落日沉到山后，日脚残影很快的从大操坪爬过卧佛寺山头了，天上已蒸出了些淡淡桃红色云彩。我随到散乱的队伍挤进大门时，见到一个幼稚生为柿皮滑滚地上，烂起脸牵着保姆的手挤到我的前面去了。我脚下的花生壳，踹来也软软的。

十四年双十节

---

本篇曾以《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第1293号。署名沈从文。

## 生之记录

—

下午时，我伏倚在一堵矮矮的围墙上，浴着微湿的太阳。春天快到了，一切草，一切树，还不见绿，但太阳已很可恋了。从太阳的光上我认出春来。

没有大风，天上全是蓝色。我同一切，溶着在这温暾的晚阳下，都没言语。

“松树，怎么这时又不做出昨夜那类响声来吓我呢？”

“那是风，何尝是我意思！”有微风树间在动，做出小小声子在答应我了！

“你风也无耻，只会在夜间来！”

“那你为什么又不常常在阳光下生活？”

我默然了。

因为疲倦，腰隐隐在痛。我想哭了，“在太阳下还哭，那不是可羞的事吗？”我怕在墙坎下松树根边侧卧着那一对黄鸡笑我，竟不哭了。

“快活的东西，明天我就要教养你的老田杀了你！”

“因为妒嫉的原故，”松树间的风，如在揶揄我。

我妒嫉一切，不止是人！我要一切，把手伸出去，别人把工作扔在我手上了，并没有见我所要的同来到。候了又候，我的工作已为人取去，随意的一看，又放下到别处去了，我所希望的仍然没有得到。

第二次，第三次，扔给我的还是工作。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一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

我见过别的朋友们，忍受着饥寒，伸着手去接得工作到手，毕后，又伸手出去，直到灵魂的火焰烧完，伸出的手还空着，就此僵硬，让人漠不相关的抬进土里去，也不知有多少了。

这类安息了烧完了热的幽魂，我就有点妒嫉它。我还不能像他们那样安静的睡觉，梦中有人在追赶我，把我不能做的工作扔在我手上，我怎么不妒嫉那些失了热的幽魂呢？

我想着，低下头去，不再顾到抖着脚曝于日的鸡笑我，仍然哭了。

在我的泪点坠跌际，我就妒嫉它，泪能坠到地上，很快的消灭。

我不愿我身体在灵魂还有热的以前消灭。有谁人能告我以灵魂的火先身体而消灭的方法吗？我称他为弟兄，朋友，师长——或更好听一点的喊叫，只要把方法告我呀！

我忽然想起我浪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没烧完这火的事情了，研究它，是谁在暗里增加我的热。

——母亲，瘦黄的憔悴的脸，是我第一次出门做别人副兵时记下来的……

——妹，我一次转到家去，见我灰的军服，为灰的军服把我们弄得稍稍陌生了一点，躲到母亲的背后去，头上扎着青的绸巾，因为额角在前一天涨水时玩着碰伤了……

——大哥，说是“少喝一点吧”，答说将来很难再见了！一看看第二枝烛又只剩一寸了。说是“听鸡叫从到关外就如此了，”大的泪，沿着为酒灼红了的瘦颊流着，……

“我要把妈妈的脸变胖一点，”只想起这一桩事，我的火就永不能熄了。

若把这事忘却，我就要把我的手缩回，不再有希望了。  
……

可以证明春天将到的日头快沉到山后去了，我腰还在痛。想拾片石头来打那骄人的一对黄鸡一下，鸡咯咯的笑着逃走去。若是我真能教老田杀它，我要吃它的膊腿！

把石子向空中用力掷去后，我只有准备夜来受风的恐吓。

## 二

灰的幕，罩上一切，月不能就出来，星子很多在动。在那只留下一个方的轮廓的建筑的下面，人还能知道是相互在这世上活着。我却不能相信世上还有两个活人。世上还有活东西我也不肯信。因为一切死样的静寂，且无风。

我没有动作，倚在廊下听自己的出气。

若是世界永远是这样死样沉寂下去，我的身子也就这样不必动弹，做为死了，让我的思想来活，管领这世界。凡是在我眼面前生过的，将再在我思想中活起来了，不论仇人或朋友，连那被我无意中搦死的吮血蚊子。

我要再来受一道你们世上人所给我的侮辱。  
我要再见一次所见过人类的残酷。  
我要追出那些眼泪同笑声的损失。  
我要捉住那些过去的每一个天上的月亮拿来比较。  
我要称平我朋友们送我的感情的重量。  
我要摩摩那个把我心碰成永远伤创的人的眼。  
我这哈哈的笑；像我小时的笑！  
我要在地下打起滚来哭；像我小时的哭！

我没有那样好的运，就是把这死寂空气再延下去一个或半个时间也不可能——一枝笛子，在比那堆只剩下轮廓的建筑更远一点的地方，提高喉咙在歌了。

听不出他是怒或是喜来，孩子们的嘴上，所吹得出的是天真。

“小小的朋友，你把笛子离开嘴，像我这样，倚在墙或树上，地上的石板干净你就坐下，我们两人来在这死寂的世界中，各人把过去的世界活在思想里，岂不是好吗？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你所爱的一切，比你吹笛子好多了！”

我的声音没有笛子的尖锐，当然他不会听到。

笛子又在吹了，不成腔曲，正可证明他的天真。

他这个时候是无须乎把世界来活在思想里的，听他的笛子的快乐的调子可以知道。

“小小的朋友，你不应当这样！别人都没有做声，为什么你来搅乱这安宁用你的不成腔的调子？你把我一切可爱的复活过来的东西都破坏了，罪人！”

笛子还在吹。他若能知道他的笛子，有怎样大的破坏，

对人影响到怨恨他时，怕也能看点情面把笛子放下吧。

什么都不能不想了，只随到笛子的声音。

沿着笛子我记起一个故事，六岁至八岁时，家中一个苗老阿妍，对我说出许多故事。关于笛子，她说原先是有个皇帝，要算<sup>①</sup>喜欢每日里打着哈哈大笑，成了疯子。皇后无法，把赏格悬出去，治得好皇帝的赏公主一名。这一来人就多了。公主美丽像一朵花，谁都想把这花拿回家去。可是谁都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有些甚至于把他自己的儿子，牵来当到皇帝面前，切去四肢，皇帝还是笑！同此这类笨法子很多。皇帝以后且笑得更凶了。到后来了一个人，乡下样子，短衣，手上空空，拿一枝竹子。皇后问：你可以治好皇帝的病吗？来人点头。又问他要什么药物来治？那乡下人递竹子给皇后看。竹子上有眼，皇后看了还是不懂。莫名其妙的一个乡下人，看样子还老实，就叫他去试试吧。见了皇帝，那人把竹子放住嘴边勒着，略一出气，皇帝就不笑了。第一段完后，皇帝笑病也好了。大家喜欢得了不得。……那名公主后来自然是归了乡下人。不过，结果公主学会吹笛子后，皇后却把乡下人杀了。……从此笛子就传下来，因为有这样一段惨事，笛子的声音也愈悲。

阿妍人是早死了，所留下的，也许只有这一个苗中的神话了。（愿她安宁！）

我从那时起，就觉得笛子用到和尚们做法事是顶合式。因为笛子有催人下泪的能力，做道场接亡时，不能因丧事流泪的，便可以使笛子掘开他的泪泉！

听着笛子就下泪，那是儿时的事，虽然并不要我家中死什么人。二姐因为这样，笑我说是孩子脾气，有过许多回了，



后来到她的丧事，一个师傅，正拿起笛子想要逗引家中人哭泣，我想及二姐生时笑我的情形，竟哭得晕去了。

近来人真大了，虽然有许多事情养成我爱保存小孩爱哭的脾气，可是笛子不能令我下泪。近来闻笛，我追随笛的声，颺到虚空，重现那些过去与笛子有关的事，人一大，感觉是自然而然也钝了。

笛声灭了，我感到骤然的虚空起来。

——小小的吹笛的朋友，你是也在想什么吧？你是望着天空一个人在想什么吧？我愿你这时年纪，是只晓得吹笛的年纪！你若是真懂得像我那想，静静的想从这中抓取些渺然而过的旧梦，我又希望你再把笛勒在嘴边吹起来！年纪小一点的人，载多悲哀的回忆，他将不能再吹笛子了！还是吹吧，夜深了，不然你也就睡得了！

像知道我在期望，笛又吹着了，声音略变，大约换了一个较年长一点的人了。

抬起头去看天，黑色，星子却更多更明亮。

### 三

在雨后的中夏白日里，麻雀的吱喳虽然使人略略感到一点单调底寂寞，但既没有沙子被风吹扬，拿本书来坐在槐树林下去看，还不至于枯燥。

镇日为街市电车弄得耳朵长是嗡嗡隆隆的我，忽又跑到这半乡村式的学校来了。名为骆驼庄，我却不见过一匹负有石灰包的骆驼，大概它们这时是都在休息去了吧。在这里可以听到富于生趣的鸡声，还是我到北京来一个新发见。这些

小喉咙喊声，是夹在农场上和煦可亲的母牛叫唤小犊的喊声里的，还有坐在榆树林里躲荫的流氓鹁鸪同它们相应和。

鸡声我的确至少是有了两年以上没有听到过了，乡下的鸡声则是民十时在沅州的三里坪农场中听过。也许是还有别种原故吧，凡是鸡声，不问它是荒村午夜还是晴阴白昼：总能给我一种极深的新的感动。过去的切慕与怀恋，而我也从这些在别人听来或许但会感到夏日过长催人疲倦思眠的单调长声中找出。

初来北京时，我爱听火车的呜呜汽笛。从这中我发见了它的伟大；使我不驯的野心常随着那些呜呜声向天涯不可知的辽远渺茫中驰去。但这不过是一种空虚寂寞的客寓中寄托罢了！若拿来同乡村中午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给人的趣味，可又不相同了。

我以前从不会在寓中半夜里有过一回被鸡声叫醒的事情。至于白日里，除了电车的隆隆以外，便是百音合奏的市声！连母鸡下蛋时“咯大咯”也没有听到过。我于是疑心到北京城里的住户人家是没有养过一只活鸡的。然而，我又知道我猜测的不对了，我每次为相识扯到饭馆子去，总听到“辣子鸡”“熏鸡”等等名色。我到菜市去玩时，似乎看到那些小摊子下面竹罩里，的确也又还有些活鲜鲜（能伸翅膀，能走动，能低头用嘴壳去清理翅子——但不做声）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挤挤挨挨站着却没有做声。这若那一个人从没看见过鸡，仅仅子据书上或别人口中传说“鸡是好勇狠斗，能引吭高唱……”鸡的样子，那末，见了这罩子下的鸡，我敢相信他绝不会以为这就是鸡！若是他又不见过鸽子，但听说鸽子是老实驯善的半家禽呢，那他就会开口说这是鸽子。

它们之所以不能叫，或者并不是不会叫（因为凡鸡都会叫，就是鸡婆也能“咯大咯”）只是时时耽惊受怕，想着那锋利的刀，沸滚的水，忧愁不堪，把叫的事就忘怀了呢！这本不值得我们什么奇异，譬如我们人到忧愁无聊（还不至于死）时，不是连讲话也不大愿意开口了吗？

然而我还有不解者，是：北京的鸡，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但别的地方鸡，就不是拿来让人宰割的？为甚别的地方的鸡就有兴致来高唱愉快的调子呢？我于是乎觉得北京古怪。

看着沉静不语的深蓝天空，想着北京城中的古怪，为那些一递一唱鸡声弄得有点疲倦来了。日光下的小生物，行动野佻可厌而又可爱的蚊子，在空中如流星般晃去，似乎更其愉快活泼，我记起了“飘若惊鸿宛若游龙”两句古典文章的用处来。

#### 四

夜来听到淅沥的雨声，还挟着嗡嗡隆隆的轻雷，屈指计算今年消失了的日月，记起小时觉得有趣的端午节将临了。

这样的雨，在故乡说来是为划龙舟而落。若在故乡听着，将默默地数着雨点，为一年的老是卧在龙王庙仓房里那几只长而狭的木舟高兴，童心的欢悦，连梦也是甜蜜而舒适！北京没有一条小河，足供五月节划龙舟的娱乐，所以我觉得北京的端阳寂寞。既没有划龙舟的小河，而为划龙舟而落的雨又依就这样落个不止，我于是又觉得这雨也异常落得寂寞而无聊了。

雨是哗喇哗喇地落，且当做故乡的夜雨吧：卧在床上已睡去几时候的九妹，为这么一个炸雷惊醒后，耳朵中听到点滴滴的雨声了，又怕又喜，将搂着并头睡着底妈的脖颈，极轻的说：

“妈，妈，你醒了吧。你听又在落雨了！明天街上会涨水，河里自然也会涨水。说不定莫把北门河的跳岩也淹过了呢。我们看龙舟会又非要到二哥的干爹那吊楼上不可了！那桥上的吊楼好是好，可是若不大涨水，我们仍然能站到玉英姨她家那低一点的地方去看，无论如何要有趣一点。我又怕那楼高，我们既不放炮仗，站到那么高高的楼上去看有什么意思呢。妈，妈，你讲看：到底是二哥干爹那高楼上好——还是玉英姨家好呢？”

——“我宝宝说得都是。你喜欢到那一处就去那处。你讲那处好就是那处。”妈的答复，若是这样能够使九妹听来满意，那么，九妹便不再做声，又闭眼睛做她的龙舟梦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倘若说：

——老九，老九，又涨大水了。明天，后天，看龙船快了！你预备的衣服怎样？这无论如何不到十天了啦！

她必又格登格登跑到妈身边去催妈为赶快把新的花纺绸衣衫缝好，说是免得又穿那件旧的现成的花格子洋纱衫子出丑。其实她衣所差者，不过一排扣子同领口上没完工，然而她那衣服及时没有缝成的恐怖，占住心里，终不能禁止她莫着急去同妈妈唠叨。

晚上既是这样大雨，则一到早上来，放在檐口下的那些木盆木桶会满盆满桶的装着雨水了。这雨水省却了我们到街上喊卖水老江进屋的功夫。包粽子的竹叶子便将在这些桶里

洗澡。

只要是落雨，可以不用问他大小，都能把小孩子引到端节来临的欢喜中去，大人们呢，将为这雨增添了几分忙碌。

但雨有时会偏偏到五日那一天也不知趣大落而特落的。（这是天的事情，谁能断料的定？）所以，在这几天，小孩子人人都有点工作——这是没有那一个小孩子不愿抢着做的工作：就是祈祷。他们诚心祈祷那一天万万莫要落下雨来，纵天阴没有太阳也无妨。他们祈祷的意思如像请求天一样，是各个用心来默祝，口上却不好意思说出。这工作既是一般小孩的事，是以九妹同六弟两人都免不了背人偷偷的许下愿心——大点的我，人虽大了，愿天晴的心思却不下于他俩。

于是，这中间就又生出争持来了。譬如谁个胆虚一点，说了句“我猜那一天必要落雨呀。”

那一个便“不，不，决不！我敢同谁打赌：落下了雨，让你打二十个耳刮子以外还同你磕一个头。若是不，你就为我——”

“我猜必定要下，但不大。”虚心者又若极有把握的说。

“那我同你打赌吧。”

不消说为天晴袒护这一方面的人，当听到雨必定要下的话时气已登脖颈了！但你若疑心到说下雨方面的人就是存心愿意下雨，这话也说不去。这里两人虚心，两人都深怕下雨而愿意莫下雨，却是一样。

侥幸雨是不落了。那些小孩子们，对天的赞美与感谢，虽然是在心里，但你也可从那微笑的脸上找出。这些诚恳的谢词若用东西来贮藏，恐怕找不出那么大的一个口袋呢。

我们在小的孩子们（虽然有不少的大人，但这样美丽佳

节原只是为小孩子预备的，大人们不过是搭秤的猪肝罢了。)喝彩声里，可以看到那儿只狭长得同--把刀一样的木船在水面上如掷梭一般抛来抛去，一个上前去了，一个又退后了；一个停顿不动了，一个又打起圈子演龙穿花起来：使船行动的是几个红背心绿背心——不红不绿之花背心的水手。他们用小的橈桨促船进退，而他们身子又让船载着来往，这在他们真可以说是用手在那里走路呢。

过了这样发狂似的玩闹一天，那些小孩子如像把期待尽让划船的人划了去，又太平无事了。那几只长狭木船自然会有些当事人把它拖上岸放到龙王庙去休息，我们也不用再去管它，“它不寂寞吗？”幸好爱遇事发生疑问的小孩子们还没有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为难他妈。但我想即或有聪明小孩子问到这事，还可以用“它已结结实实同你们玩了一整天，所以这时应得规规矩矩睡到龙王庙仓下去休息！它不是像小孩子爱热闹，所以也不会寂寞！”这些话来回答。

从此一天后，大人小孩似乎又渐渐的把昨日那几把水上抛去的梭了忘却了——普通就很难听到别人从闲话中提到这梭子的故事。直到第二年，五月节将近，龙舟雨再落时，又才有人从点点滴滴中把这位被忘却的朋友记起。

## 五

我看我桌上绿的花瓶，新来的花瓶，我很客气的待它，把它位置在墨水瓶与小茶壶之间。

天气近初夏了。各样的花都已谢去。这样古雅美丽的瓶

子，适宜插丁香花。适宜插藤花。一枝两枝，或夹点草，只要是青的，或是不很老的柳枝，都极其可爱。但是，各样花都谢了，或者是不谢，我无从去找。

让新来的花瓶，寂寞的在茶壶与墨水瓶之间过了一天。

花瓶还是空着，我对它用得着一点羞惭了。这羞惭，是我曾对我的从不曾放过茶叶的小壶，和从不曾借重它来写一点可以自慰的文字的墨水瓶，都有过的。

新的羞惭，使我感到轻微的不安。心想，把来送像廷蔚那种过时的生活的人，岂不是很好么？因为疲倦，虽想到，亦不去做，让它很陌生的，仍立在茶壶与墨水瓶中间。

懂事的田，见了新的绿色花瓶，知道自己新添了怎样一种职务了，不待吩咐，便走到农场边去，采得一束二月兰和另外一种不知名的草花，把来一同插到瓶子里，用冷水灌满了瓶腹。

既无香气，连颜色也觉可憎……我又想到把瓶子也同摔到窗外去，但只不过想而已。看到二月兰同那株野花吸瓶中的冷水。乘到我无力对我所憎的加以惩治的疲倦时，这些野花得到不应得的幸福了。

天气近初夏了，各样的花都已谢去，或者不谢，我也无从去找。

从窗子望过去，柏树的叶子，都已成了深绿，预备抵抗夏的热日，似乎绿也是不得已。能够抵抗，也算罢了。我能用什么来抵抗这晚春的懊恼呢？我不能拒绝一个极其无聊按时敲打的校钟，我不能……我不能再拒绝一点什么。凡是我所憎的都不能拒绝。这时远远的正有一个木匠或铁匠在用斧凿之类做一件什么工作，钉钉的响，我想拒绝这种声音，用

手蒙了两个耳朵，我就无力去抬手。

心太疲倦了。

绿的花瓶还在眼前，若知道我的意思的田，换上了新从外面要来的一枝有五穗的紫色藤花。淡淡的香气，想到昨日的那个女人。

看到新来的绿瓶，插着新鲜的藤花，呵，三月的梦，那么昏昏的做过！

……想要写些什么，把笔提起，又无力的放下了。

西山

---

本篇第一、二部分，发表于1926年3月27日、29日《晨报副刊》第1370号、第1371号。署名沈从文。

第三部分，曾以《怯步者笔记——鸡声》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8月29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署名沈从文。

第四部分，曾以《怯步者笔记——端阳》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7月16日《晨报副刊》第1226号。署名沈从文。

第五部分，曾以《绿的花瓶》为篇名发表于1926年5月3日《晨报副刊》第1386号。署名懋琳。

① 要算 凤凰方言。十分。



## 诗

# 残 冬

横巷的这头，  
横巷的那头，  
徒弟们的手指解了冻，  
小铺子里扬出之面杖声已不像昨日般生涩了。

朋友们中人讨论到夹衫料子，  
大路上的行人，已不复肩缩如惊后之刺猪，  
街头屋角，留着既污之余雪。

电线上挂了些小小无所归的风筝，  
孩子的心又挂在风筝上面。

轻薄的杨柳，  
做着新梦——  
梦到又穿起一身淡黄裙裳，嫁与东风！

十五年元旦

---

本篇发表于1926年3月13日《晨报副刊》第1362号。署名小兵。

# 春 月

虽不如秋来皎洁，  
但朦胧憧憬：  
又另有一种  
凄凉意味。

有软软东风，  
飘裙拂鬓；  
春寒似犹堪怯！

何处浏亮笛声，  
若诉烦冤，  
跑来庭院？  
嗅着淡淡荼蘼，  
人如在  
黯澹烟霭里。

---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5 月 9 日《晨报副刊》第 103 号。署名休芸芸。

## 薄 暮

一块绸子，灰灰的天！  
点了小的“亮圆”；——  
白纸样剪成的“亮圆！”  
    我们据了土堆，  
    头上草虫乱飞。

平林漠漠，前村模样！  
烟雾平平浮漾！——  
长帛样振荡的浮漾！  
    不见一盏小灯，  
    遥闻唤鸡声音。  
注：“亮圆”苗语月

——在北京西山

---

本篇发表于1926年6月28日《晨报副刊》第1401号。署名茹。

## 萤 火

雨休息了，谢谢它：  
今夜不再搅碎我的幽梦。  
我需要一個像昨夜那么闪着青光的萤火虫进来，  
好让它满房乱飞，  
把柔软的青色光炬，  
照到顶棚，照到墙上。

在寂寞里，  
它能给人带进来的安慰，  
比它翅子还大，比它尾部光炬还多。  
它自己想是不知道什么寂寞的吧，  
静夜里，幽灵似的，  
每每还独自在我们的廊檐下徘徊！

能得着小孩子的爱，  
能得着大人們的怜，

能得着怀有秋意的感伤者同情，  
它是有福了。

怎么这样值得爱怜的小东西还须受人幽囚呢？  
想起市场货摊上那些小小铁丝笼，  
使我为它命运而悲伤。  
原来，从憎恶里，  
你可以取到自由：  
人若爱你，他就愿意你进他造就的囚笼里去！

## 我喜欢你

你的聪明像一只鹿，  
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我愿意来同羊温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虚惊，  
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  
(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

你怎么能知？

我贫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丽的毛羽，  
并那用言语来装饰他热情的本能亦无！  
脸上不会像别人能挂上点殷勤，  
嘴角也不会怎样来常深着微笑，  
眼睛又是那样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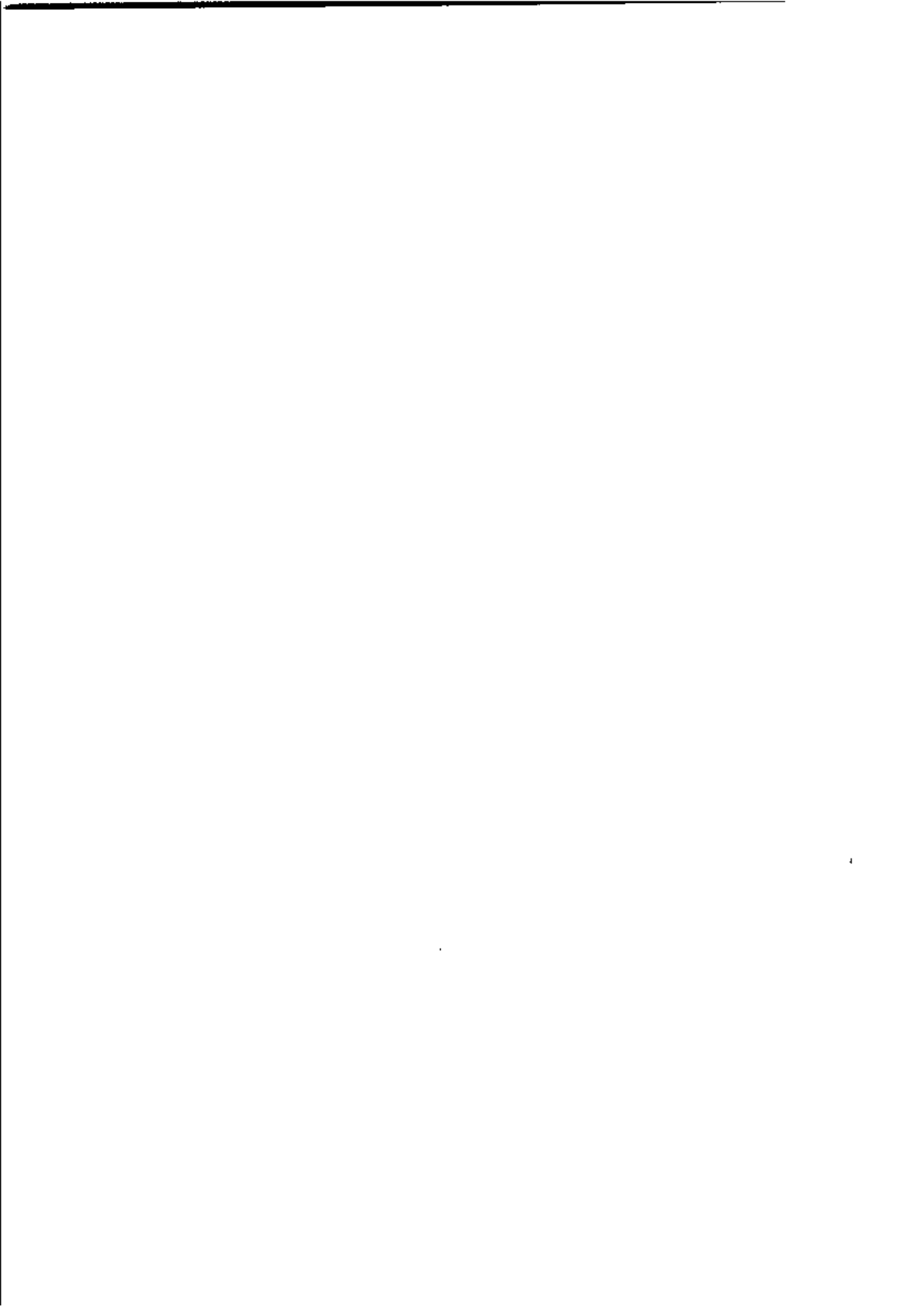
我喜欢你——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  
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底名字。

二月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3 月 10 日《晨报副刊》第 1451 号。署名小兵。





蜜  
柑

《蜜柑》1927年9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  
1928年5月再版。现采用再版本。

原目：《序》、《初八那日》、《晨》、《早餐》、  
《蜜柑》、《乾生的爱》、《看爱人去》、《草绳》、《猎  
野猪的故事》。

原书中序无标题。

此书作为献给为此书题字的那人。别人也许有能对于我的文字感到小小趣味的，但那人是能在我本身上头发现艺术的一个人。

——从文在北京序

## 初八那日

初八，按照历书上的推算，是个好日子，又值星期日，各处全放假，电影场，换过新片子，公园各样花都开得正热闹，天气又很好，许多人都乘到这日来接亲。

沟沿的路警，两点钟一换班，每一个值班警察就都可以见到一队音乐队过身。就是坐在家里的老太们，也能时时听到远远的悠悠的喇叭鼓乐声。

“四老，今天是初八？”

在馍馍巷东口的坪坝内的锯木人，名叫七老的，他仰起头来同那像是站在他头上的锯木人说，又得意的微微笑。这时有一队音乐队，大约引导着一辆花花绿绿的礼车，就正才从巷口河沿上过去。

“不，是初七。”

“是初八。”七老原是有别的事情在心的。

“初七初八，争这一天干吗？回头看历书就知道了。”

“是初八，我算到！”其实历书早已翻过了。

两个人，你拖过来我拖过去的反复又反复，不计其次数，

一株大的方的黄松木，便为一些小小铁齿啮了一道缝，木的粉，落在地上一大堆，七老头上肩上全都是，这时若有一个人，把这情形绘成一张画就好了。

今天的确是初八，七老没有错，四老是错了。但日子这东西，在一个工人面前，也许始终就不会能够像那学生对此有甚意思吧。学生是万万不能对于放假一类事轻轻放过的尤其是那爱看真光一毛钱的电影的中学生。至于如同七老一类人，七也是锯木，八也是锯木，即或就九就十也仍然是拖锯子，大坪坝内成堆的木料，横顺都得斜斜的搁起，两个人来慢慢锯成薄板子，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半日在上头俯着拖，一个半日在下头仰着拖，真的管日子去干吗？

不过倘若今天当真是初八，七老在下头，仰面拖锯子，要比平常日子更有劲一点，这是四老没有知道的。

七老暂时也不说。

七老笑，又来故意问四老日子，这是有用意。四老料不到这一着棋，故说七呀八呀全无干系的。其实干系太大了。七老见到四老强说是初七，还赌同翻历书看，便不再作声。七老心里是有把握的，历书不待四老来说早已看过了。今天阴历是四月初八，阳历是五月八，全是八，一点不会错。八，且是成双的，今天就是七老家中为七老约定同一个娘儿们成双的日子，想着怎么不令人发笑？

“四老，我说是初八，你不信么？”他又说，又笑。因为河沿那队办喜事的队伍进了巷子，从那大坪坝边过到巷子西头去。先是一个大个儿身子的指挥，接着就是四个一排的小孩，人数一共二十四，吹大小喇叭以及打鼓的，都全穿红衣，戴起像大官的白缨子帽儿，铜器在太阳下返着光，走的是很

慢。后面一部四马拖拉的礼车，车的四围全是花同五色绸。礼车后面又是两部单马车，几个年青的娘们，穿同一衣服，脸儿红红的，坐到车中，端端正正像一个菩萨。

七老心想“别人不就正是因为今天日子好，接嫁娘子进屋么？”

四老是真够得上说一个“蠢”字的。他就料想不到过身边一队办喜事的人，对于七老是有怎样的意思。他也明知今天是初八，却偏说初七。可是这时又听到七老在说是初八，也就不再费神同他脚下人分辩了，两人都规规矩矩停了工作，来看那队伍的尾巴。

七老意思是要四老当到这时知道同到他在锯木的伙计，也就有着这样一件喜事的！其实这不能全怪四老蠢，七老不先说，又不露点风，四老又不是神仙，那里想得到？

呆一会，木头的缝又深一点了。接亲的队伍，已经全过去，所剩下的只有一些喇叭和鼓的声音了。四老若有所感的重重放了一口气。

七老从这上头看得出四老心思。

“四老，你还莫有老婆吧？”

“嘻，老婆——”

“那你应当早找一个！”

“你看那娘儿们多有福！”四老把话头扭到刚才花车中人去，倒避开自己了。

七老年纪是整二十岁，四老则已有两个七老年纪大，要命好，可以做七老一样人的爸爸了。但拖了许多年锯子的四老，为乡下老子嫂嫂侄儿们拖得快老了，老婆却还不能拖得个，所以七老谈到这问题，四老就有点忸怩。

“老婆是应当有的，罗汉配观音，成一对，才是话。”

“那你怎么？”

这一下，可正抓到七老心中痒处了。不过他可不是一个没有把握的小子。他对这事愿意人知道，又忍着。一个猫，每次捉到老鼠时，它还故意把它俘虏开释去，慢会儿，又才来一扑，七老就像这样子，当到这关头，把话避开说到天气上头去。

“四老热得很，我们脱衣吧。”

天，的确是一天更比一天热了，于是两人都赤起膀子，四老的手干，原是有毛的，像大腿一样，真算是一个老手。七老则各样都很嫩，脸皮也在内，心也在内，所以当那喇叭声音消灭时，跟着来了一个磨刀人，举起小铜号，只在巷口鸣的一下就给七老一个惊。在京东五十里的苦水村，七老家中这时定亲的“红叶”一到门，也许就正伴着一对唢呐吧。

想到家中他就不再用力拖锯子了。

“七老，我说，你今天神气特别个样儿，莫非也是约定今天要娶媳妇吧？”

这在说话的四老，只是一句开心的俏话，谁知一拳打在七老心窝子，七老要忍也再不能去忍了。索性不拉锯。两个人，一个俯着首，无意的在笑，一个便仰着有意红的脸。

四老还以为笑话说伤了七老，脚一移，打下一些木粉子，七老退后半步木粉就全落到地面了。

“七老，你是定了老婆吗？”

“唔。”

“唔，取了不取？”

“不。”

“什么时候定的？”

“我问你今天是不是初八，你又说不是。”

“哈，我的天，是真吗？”

待到七老结结巴巴证明就是今天定亲时，四老噢一声，就跳下木头了。

他问他，怎么不去做喜事？他就说，这只是先定，家中告他不转去也行。他又问他见过老婆没有？说是见过的。

“要贺喜咧。”

于是，一个杏仁豆腐担子过身时，叫停着下来，两人各吃了两碗，账则四老争着汇，七老此时已为同伴贺喜了。

吃了杏仁豆腐后，四老重复爬上木头去，锯齿就又开始啮着那株黄松木。

“七老，我这才想起你今天那拖锯子有劲的源头啦。”

七老就只笑。

“乘早接了吧。”

这建议，含有一点儿鼓励，一点儿煽惑，七老仍然只有笑。

动风了，四老七老两人都把围到腰间的衣服穿好。

天气是真好。可是这几日，算是北京城一个顶调皮的好天气，要人耐。天越晴朗风就也越大。一到将近正午时，风就偷偷悄悄走来了。河沿上，成群排对的杨柳树，风一来时就像每株树下都有一个有力气的人，在那里抱到树身摇。电杆上铁线，为了风互相扭做一处又分开。屋角上，只听到风打哨子的声音。人家的狗全都躲到门后去避难。河沿的灰土，因为风的搬运早已无踪无影了。此时一阵贴地旋风过去时，卷起的就全是些打入脸庞发痛的小石子。

七老头上的木粉，同到地面的木粉，风一起，就全部贴



去，新的木粉还不能落地，也全为风带跑了。

“喇……”在七老头上，有一阵声音。风大了，撼动七老头上的木头，这是无妨于事的。

“四老，你莫不给知会就连同木头踹到我身上，这不是玩的！”

“不怕的。”

以为七老，是怕木头打到他的头上么？不，七老原就只是在那说笑话。木头下坍不是风能做主的。并且即或有毛病，躲也来得及。七老心中太高兴，就说着玩话，不打算这话在后来就准得账的。

风太大了，四老要休息。四老于是坐到木头上，取出婴孩牌香烟来，用背当着风，擦洋火吸烟。七老一个人，用手膀子挡在锯把上，想将身体用力下垂把那锯拉下一点，风，又是一阵。

“四老，你下来坐吧。”

若是四老跳下来，七老就可以同他再谈一下关于老婆一类事，这于七老是有利益的。但失望。

四老不做声，背风来取火，当风来吸烟，眼睛吹得闭成一条线。接着打了一个饱喉。适间吃下的杏仁豆腐在打饱喉时，一些姜花气味重复就回到口中。四老想到一件事。

“七老，你那一天办喜事，请我吃一杯酒是要紧！”

“四老，你也——”

“我也请你吧。我刚请你吃了杏仁豆腐！呆会儿，再来粽子包儿吧。”

“我说你讨老婆哩。”

“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长！”四老念

这四字诀，四字诀的来源说不定就是孤老头儿制造的。

七老也曾听人念过这歌的，他不信，“没有那话儿。”

“有那话儿的，”四老说，“七老，我看你把老婆讨进屋，两年功夫你就不会这样标致了。”

“没有那话的。”

“包准有，你要变雷公！”

变雷公，也许不是坏事吧。七老心想你四老就是正想变雷公也不能够的。他知道在这事上四老是有点儿愤，才说变雷公的话，不由得暗自自觉好笑。

“吱吱，喇……”

木头是当真像有一点不稳当，又在叫了一声了。

四老一跳就到地，两个人，齐钩着腰去检查木下的撑柱。

“你移一下撑柱吧。”

七老如命移那小撑柱，用个小锤子堂堂敲打着。锤子打木的声音超出一片风的合奏曲以上，如同刚才娶亲乐队的大鼓超出别的大小喇叭声音一个样。

乡下接亲那是免不了要打鼓的，七老的锤子，此时也就敲得特别重。

“堂堂堂，哗喇……”

四老七老两人一块爬在地上了，大的四四方方的一段黄松木报仇似的按住了这两人。没有功夫走，没有功夫喊，两个人，就全为突如其来的呆气力打闷了。赖这风，把这木头下坍的声音吹到蹲在巷外的卖小玩意儿人耳边去。

打死人了。风，做了主谋，嗾使木头打死两个锯木工人了。警察在木柱旁已经站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时节，才挤进来约束几个闲汉子，帮同搬那笨柱头。七老大约正是仰着头，

木一下坍便就正正当当搁在胸脯上。四老只有一只左大腿招殃。一些女人在那里估计两人的命运，一些小孩吮着手指看把戏。七老手中还挥一个锤，四老的烟则已跌在一旁熄灭了。

这一天将近天黑时，风还不止息，馍馍巷东口坪坝内，一个人不见，只有一匹大公狗，在那木柱旁边低着头，舔嗅那从七老口中挤出的血和豆腐汁，初八这日就算完了事。

一九二七年五月作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7年6月18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32期。署名为琳。

## 晨

这是岚生先生同岚生太太另一个故事：

说到故事，就似乎其中情节是应当怎样奇怪，怎样动人，怎样凑巧，才算数似的。但这仍然是故事。要岚生先生做出一点不平常的事来给我们开心，那无望。太平常了。譬如剪发，我敢说你们中的太太当时就有不少是这样：先是老爷太太都对这返俗尼姑模样头，加以不男不女的讥笑，到后老爷每天出外去，为了这里那里无数的尼姑头勾动了心思，同时生出一点无伤大雅的虚荣，于是回家便去同太太开两头会议，待到太太同意把发来如法炮制时，你们俩便算站在文化水平线上的人了。虽然你不是财政部书记，身体也不一定胖；也许你还是一个每日到国立大学讲国文历史音韵学的大教授，遇到这潮流，你能抵挡这潮流不为所动么？除了让这潮流带去，你是无法的。你除了做一个岚生先生，让年青的半旧式的太太赶快把发剪去后，你来消受那俨然崭新的爱情外，你当真是无法的。一个太太与时髦宣战时，你将得到比没有太太以上的苦恼，可不是么？其实岚生先生也不止一个，你们

都是。我所说的你们就是你们。你们不拘谁一个，日常生活自然要比岚生先生同岚生太太合在一块儿时来得更精彩，更热闹，但总不会与岚生先生是两样。我的意思就是把平常的岚生先生的生活来说一下，做一个参考，好让大家都能从岚生先生身上找出一点自己的相貌，无别意。

我当说自从岚生先生要太太把发剪成一个返俗尼姑模样后，岚生先生是在怎样一种新的光辉诱惑中过的日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岚生先生是简直跌到一种又是惊异又是生疏的爱情恣肆中去了。单就表面说，我知道墨水胡同那条路，岚生先生已是有过好久日子不走了。财政部总务厅那本签名簿，岚生先生名字反而全是签在一些科长秘书屁股后。这是近口才发生的事。煮饭本来不是一桩容易事，尤其是天冷，水快结了冰，在平日，岚生先生为避这差事，出门特别早，回家特别晏，到如今，却慷慨引为自己的义务了。

在往日，遇假期，岚生先生起床必得晏一点，这是成了例的一件事；这晏起，不是恋太太，只是一个胖子应有的脾气。可是到近来，则已不俟假期也得沿例了。因了贪看太太新的蓬松不驯的短头发，岚生先生便抱了比要太太剪发还大的决心，来忍受别的方面的损失。太太不忘到时间，一到九点钟，就会催着老爷快起床。

“再呆一会儿，时间一过，又——”

岚生先生总说：“我不要靠到那一点特别奖，少用一点就有了。”

陪到太太并头睡，比得部里考勤特奖还可贵，这是岚生先生新发明的一件事。

太太呢？

太太方面可说不惬意事是全没有的。有新的体面藏青色爱国呢旗袍子可穿，有岚生先生为淘米煮饭，只除了从老爷方面送来的一些不可当的温柔，给了自己许多红脸机会外，真不应有些子懊恼了。

只是剪头发的事，不单是为自己和自己老爷，也可说是为他人。关于这一点，岚生先生同太太意见一个样；所不同的只是老爷觉得为己七分为人只三分，太太则恰恰正相反。在剪发以后，若尽只藏躲到家里，那是藏青色爱国呢旗袍子也不必缝了。太太对剪发以后的希望是两个中央——不是为到中央公园去玩，又不是为到中央戏院看电影，或者在岚生先生提出剪发意见后，即否决，也是意中事。

太太曾私自在心里划算过：

如果天气好，当到岚生先生放假日，太太在前老爷在后可坐车到中央公园去玩耍。一同吃那长美轩的肉包子。吃了包子又喝茶。喝了茶又绕社稷坛打圈子。玩厌了，回头就又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坐车转到中央戏院去看“陆客”。在中央，楼上男女是同座，这一来，老爷便同太太坐在一块儿，老爷穿礼服呢马褂，太太穿新旗袍子。两人都体面得同一个部长与部长太太，谁能知道一个是在财政部每月拿三十四块钱月薪的师爷，另一个，如同女子闺范大学女学生的便是师爷娘呢？在前后左右，总有不少女学生吧，包厢内，说不定部里厅长佥事参事科长秘书的太太小姐少奶奶就不少。这些身分尊贵的娘女们，头发不是也都剪得很短么？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有许多正同自己旗袍一个颜色么？自己就让别人看见也不会笑话，而且岚生先生同事会……

委实说，这是一点算不得坏的希望。倘若是照到岚生太太的计划，到那两处中央去，一个是头有黄光的小胖子老爷，一个是小小白净瓜子脸上披着乌青的一头短发衣衫入时的太太，谁能禁止谁不去猜想这是一个局长厅长，带起他在女子闺范大学念书的太太来逛的？动人羡慕也是自然事。设若是为岚生先生的熟同事遇见，那就更有许多使岚生先生受用的揶揄了，可是偏心的是天。当到岚生太太遵照渡迷津老神仙所看的日子把头发剪去那一口，是晴朗得同四月间一个样。第二天，无变化。第三天，仍然极其适于到外面去玩。第四天，天既好，又是星期日，但旗袍子还不起。谁知待到岚生先生到成衣处把衣取得时，一夜工夫天却翻脸了。应当落雪又不落，风则只是呜呜喇喇刮不止。路上沙子为风吹起大把大把的洒人。甚至岚生先生每天上部里办事也得吃下许多灰。四天，五天，风还没有休息的意思，这之间，遇到一次星期，一次特别假，都不能外出，两人都免不了有点怅惘。天晴落雨不是人做的，能怪谁？

七天，八天，风还不止，简直是像有意同人在作对！

天不成人之美，太太不免要遇事借题发挥一下，不是怨饭煮得不好，就是说岚生先生近来脾气越变越坏了，夜间总不让她好好的睡觉，日里又特别恋床，办公厅的事情也像可有可无的样子。其实当到假期不得两个人去玩，岚生先生同样也是消极的。不过岚生先生是个男子汉，且还胖。我们从不曾听见一个胖男子汉会对一桩小事情粘住到心上。凡固执到小事的人他绝不会胖。所以纵不能出门，并加上太太的悲愤，岚生先生仍然还是煮饭做事都高兴。

每一天早晨，岚生先生岚生太太醒了后，听到风在外面

院子里打哨子，太太第一句话总是“早知天气要变就不必慌到剪这头发了”。老爷呢，照例拿“日子多哩”来熨平太太的不快。太太可不成，为了逗太太欢喜，岚生先生于是又把早上起来燃汽炉子烧洗脸水也归在自己的账上。在此时，我们才看得出岚生先生真算一个好丈夫。

因为风，反而给了岚生先生许多幸福了。假日因风不出门，岚生先生便镇日陪伴着太太，无虞足的将太太侧面正面新的姿态来欣赏。随时又做了些只有一个新郎或一个情人在女人面前所做的事情，让心为太太在微嗔的一度斜睇中来跳跃。每一天早晨，觉得已经把太太卧着的模样看饱后，就开释了太太，一同起床，好变更地位来到大玻璃窗下细细的观察太太梳头时肩上的全部。最使岚生先生神往的，是太太头上那蓬蓬松松，蓬蓬松松之所以蓬蓬松松，这差不多全赖岚生先生伴到太太在床上揉搓的结果。这是岚生先生的创作。岚生先生当对面蓬蓬松松情景下，每会超于岚生太太的意外发出大笑，因为他能联想到许多事上去。不必说，就只笑，便也能使岚生太太回忆到蓬蓬松松原因上面去，若太太因此脸一红，就更更要使岚生先生大笑了。

“这有什么好笑？”太太每是这样说。

“我笑我自己，你脸红什么？”固定的答语也从不易一个字。

太太没有法，只不理，说是近来越来越“痞”了。

越来越“痞”是真的。岚生先生在这种情形下，是更其不讲规矩的。每到这时他就想起一些义务，在太太身上尽一些比煮饭还需要的义务。这义务是把肩膀擦过去，把嘴唇翘



起，推到岚生太太的脸边后，于是在太太脸上任何一部分，用一个邮局办事人盖邮戳在信件上的速度，巧捷的又熟练的反复其来去，直到太太口上叠连啧啧作声用手来抵拒这爱情戳记时才停止。

然而，纵然每早晨岚生先生都可以看到太太这蓬蓬松松的样子，也许是梳过髻子太久了，岚生太太的头发又是特别柔，一起床，用梳子一整，又平了。这算是扫兴的事。岚生先生为了救济这不是持久动人的情形，采取了从理发馆打听来的一个好办法，乘到吉利公司还在继续减价的当儿，又花一块钱，为太太买了一套烫发的器具。可是太太意思要剪要烫也都是为得陪到岚生先生外出时的撑面子，风既不愿息，自己也就不愿烫。

太太意思是除非风息又值岚生先生不办公。风可偏不息，一拖下来就是半个月。

某一晨。说明白点，是十一月二十因总长老太太做寿特别放假一天的某一晨。这天无风，晴。

岚生先生恐怕本日又刮风，故在先一晚上不将放假的事告太太。醒来，窗子特别亮，映在窗子上部的一线光，又告明岚生先生外面明亮并不是落雪。听听风是没有。看太太，一张小小的嘴略张开，眼皮下垂，睡得是真好。

这怎么办？

就暂时是不把太太吵醒，一个人睡到床上筹画本日的用费吧。

——听到街上送牛奶的车子过去了。

——听到卖白馒头的人过去了。

——听到卖马蹄烧饼的人过去了。

——听到有洋车过去了。

——听到一个小孩子唱“牛头马面两边排”过去了。

又听到隔壁院子月毛毛的哭声，太太可是还是没有醒。

太太还是没有醒，身子翻过去，把脸对里面，岚生先生忽然又感动起来，头移拢去只一下——

“老晏了？”太太醒了。

“太太，不到九点，我怕你昨晚上——我不吵你哩。”

太太不做声，翻过身来，眼屎朦胧的望着窗子。

“晴了，皇天不负苦心人，今天可以出去玩一整天了！”头再挤拢去，乘太太不防备就盖了一个戳。太太只眉略蹙，避开岚生先生的呼吸。

岚生先生当时就把今天放假的事情告给了太太，太太似信非信的问：

“当真不办公吗？”

“当真的。”

当真的，太太是不能再忍耐，爬起来了。

“时候还早，”岚生先生扯着被角不放松。

“不早了，”太太也扯着被角。

“不早也要你再陪我睡一会，”说着，是一只短肥的膀子压到太太的肩上，太太就倒下。

太太脸盘仍然规规矩矩侧放在枕上后，岚生先生的脸就搁在对面。岚生先生是笑着。大的气息从鼻孔出来，吹到脸上是热的。短的黑的人中两边一些乌青硬胡子，鼻子左边那么一粒朱红痣（鼻孔的毛也分明），眉间一窝小小的肉丝，耳朵孔内那三根长毛，还有足够留下一粒花生米的头顶那微凹（仍然是微微返着光），很分明。岚生先生同时也就瞅着太太

不旁瞬，好让太太的眼睛同自己眼光常相遇。

太太还是不很相信岚生先生刚才的话语，恐怕他是要借故不上部里去办公，又问岚生先生一次是不是真话。

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小春天气的早晨，正是使青年夫妇爱情怒发的早晨，凡是有一个合意太太——又是新剪了头发的——他必能猜详到岚生先生这时要对他太太所采用的方法的，我不说了。

太太因为想起烫发的事情，虽然依旧睡下了，却把眼睛闭上不理睬。

两方坚持下来是不会得到好的结果的。大约岚生先生同时又在下意识里扇着一些要同事嫉妒的虚荣翅膀了，于是就把太太从自己臂圈中解放了。

岚生太太先起床，岚生先生就在床上看着太太热脸水。

一会儿，汽炉子就沸沸作响了。太太把白糖磁壶搁到炉上后，就去找那开烫发用的新买的那一瓶火酒的螺丝。

岚生先生在床上，眼睛睁得许多大，离不了太太的头，头又是那么蓬蓬松松使人心上发痒的。

岚生太太到一些大小瓶罐间把启塞器找到后，老爷说话了。

“太太，就用我们燃汽炉子那剩下的酒精，一样的。”

太太心想那种同煤油相混的脏东西，那里用得？只是不理。瓶口软木塞子终于就在一种轻巧手法下取出了。

水热了，头在枕上的岚生先生还在顾自儿发迷。

看到太太在那里摩挲铁夹子，恐怕太太要误事，岚生先生举起半个身子了。

“太太，做不得，”岚生先生说，“你照我告诉你的办法，夹上包上一点新棉花，蘸一些火酒，酒可不要多，把夹子烧好后，就乘热放到发里去，对着镜子，这么那么的卷；或者是不卷，只是轻轻的拈，待会儿，你的头发就成一个麻雀窠了。”说到拈，岚生先生在自己头上示着范，太太可总不大能明白。

“好人，你起来帮忙吧，报也早来了。你不愿帮忙，看我烫，你就读报给我听。”

“遵太太吩咐。”

两人同在一个面盆里，把脸各用棕榄香皂擦过后，半盆热水全成了白色。太太就坐到方桌边去，对到那面大方镜子试用冷夹子卷头发，老爷手上拿着一份报，没打开，只能看到一些极其熟习的广告。

“念吧！”

“遵太太吩咐。”

于是，把第一版翻过来。

“——赤党，即红衣盗……嗜！这不通，这不通，这是共产党，怎么说是红衣盗？笑话，笑话！”

“哟，几几乎——”

岚生先生抬起头，见到太太惶遽的样子，莫明其妙。

“差点把手指也灼焦了，火酒这东西真厉害！”

随到太太眼光游过去，还炽着碧焰的烫发夹，斜签在桌子旁不动。

“不要紧，不要紧，”所谓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岚生先生随手捞得自己那顶灰呢铜盆帽，隔着多远抛过去，便把火

焰压息了。

“嗨，太太，你的胆子可是真不小呀！”这是故意说的是反话。

太太实际心是还在跳。“还说咧，险颗儿<sup>①</sup>不——”太太是照例说着半句话，就一面起身把岚生先生帽子拿起来，帽子边上的里层湿了拇指大儿一小片。

第二次是全得岚生先生为太太帮忙，夹子烧好后，总算像杀牛一样把夹子埋在发里了。太太就用两只手对到镜子压住那夹子。

“念你的报吧！”

又是遵太太吩咐，于是岚生先生把那一段记载红衣盗的新闻念下去，中间自己又加上一些按语，一些解释。

“……他们公妻哩”，岚生先生故意加这一句话。其实这个太太早就知道的。“实在要公那就大家公，”这话岚生太太已就听过岚生先生不知说了几多次数了。

“不要这个，”太太手还举起的，对着镜子望着岚生先生说。

岚生先生就让第一张从手中溜到地下去，念起第四版来。

“社会之惨闻：糟糕！糟糕——糟糕了。”

“什么糟糕？财政部部员又同教员打架了么？”

戏是演到热闹处来了。

“唉，我的天，你是险极了！”岚生先生不必再说话，站起来，将太太头上还是热着的烫发夹子握到手，顺手就从房门丢到外面院子里去了。

这着给太太一大惊。

“怎么啦？”

“怎么啦，”岚生先生钩了腰去拾报纸。“你看，你看，为烫发，闺范女子大学的学生烧死一对了！”

跟着是念本日用头号字标题的本地新闻：

昨日下午三时，本京西城闺范女子大学有女生二名，在寝室，因烫发，不小心，延及火酒瓶，致焚身，一即死，一亦昏迷不醒……

聪明的太太，不待岚生先生的同意，知道他目下所应做的事，伸手将桌上那一小瓶火酒拿着就从窗口掀出去，旋即听到玻璃与天井石地相触碎裂的声音。危险是再不会有，命案是不会在这房中发生了。

“太太，我们左右燃汽炉子也是要火酒哩。”

然而已经是迟了。

岚生先生要太太把脑前那已为夹子烙卷了的头发用热水去洗，共洗过三天，才能平顺（这已算故事以外的事情）。

十六年三月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7年5月7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26期。署名从文。

① 险颗儿 险些儿。

## 早 餐

雨是昨天落，看窗间，天又放晴了。雨后的天空，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一些在高高空中飞来飞去的燕子（因为高，像是飞的是一群蚱蜢），燕子跳舞的背后，便是一块绒样蓝天做的幕。失去了的余春为这雨又唤回了。这天气，适宜于有情人的男女到公园去散步，适宜于芍药开花，适宜于一个病人的恢复他的健康。

听到隔屋一个座钟打了十下后，琪生同到琪生太太还是并头睡在一个枕头上。人是早醒了。他们听到约有二十来个卖石榴花同粽子包的人走门前过去，又听到别的许多表示一个节日将临的应节小贩子喊声。按照通常习惯两人都得起来许久了。但此时起来却是办不到。他们的小说稿子还是一贴一贴纵横搁置到桌上，没有变成米，也没有变成煤油同菠菜，起来是无饭可煮。在经验上睡在床上挨饿的是比起床以后容易支持的许多，他俩并且又都记到一篇小说的故事，说是用亲嘴来当点心是办得到的事，采取这办法的一个是画师，一个是童话作者。琪生同琪生太太中间虽缺少画师。但一个是

做文章的青年人，一个便是文艺作者的爱侣，所差是无几。他们俩因此就留在床上用早餐。

他们一旁吃点心，一旁讨论维持今天的方法，凡是房中所有全都想到了。琪生太太如同一个拍卖行的估价人一样，把她自己东西一件一件按照打估习惯估计后，又来代替琪生算。若果打估人能够遵从琪生太太老实的估价，总计全房所有足以付这个月房租以外还够维持两个月粮食；这是还把琪生文章算在外，但是这已把这两人身上同到床上几条棉被通盘作的数，当真那么办，睡就只好在那两张破藤椅子上去了。其实眼前主意就不容易打。你不能用一篇在琪生自信值得廿块钱的文章打发小房东，用两首小诗折伙计的节赏也准不得账。今天已经初三，说不定洗衣人同送报人也会来讨钱。还有今天晚上的煤油，……

琪生这些可不想。自从两人提起那篇用亲嘴当早点的故事以后他就恣意享受了一顿琪生太太的嘴唇。

“太太，这样更不能吃饱！”

太太笑。太太看到琪生为了工作为了失望不得不憔悴下来，太太劝是又不听，近来只有极力在行动方面赠给琪生加倍的温柔，好使琪生精神方面保持到不太颓唐的状态。

当到太太正在筹划过节方法时，琪生用手来搂太太的脖子，搂定了，说是太太你就让我再吃一顿樱桃吧。

一颗又一颗，太太方面有点当不来，琪生更馋了，然而太太更是笑。

“这样吃那是无法的，”太太说。“琪，我主张起来，出去看一看，天气好，地面不大湿，到公园去吧。”

“说瞎话，公园不要门票么？此时园中的空气，只会引出



我们需要比空气更来得坚硬一点固体东西的欲望，我不愿意去。”

他不愿意去。他还说，就在此吃点心是好的。到下午，会有一个不太穷的朋友来此拜节的。再不然，就是报馆人中会想起过节时这里的困难，预先把下月应得的钱派人送来用。

当到琪生不愿起床还说下午一定有救星到门时，太太望到琪生近于童叟的稚气，就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天气太好了！”太太指窗角上那明处。琪生随到望。

琪生却说天气好也用不着。琪生意思以为好的天气是不止今天，平时好的天气就差不多全给那些有呆福的男女享受了，此时则只要有太太陪到睡，再牺牲一次不会算可惜。

太太见到自己提议不生效，就不再说话。其实此时若是走到公园去，门票是有的，就是上次到时得那两张国立图书馆的入门券，琪生记不起来了。并且太太提议上公园，这是另外有意思，这用意就没为琪生猜详到。太太原是记着拾狗的故事，她想早上出去走走对琪生是有益，那无疑。并且，一出门，不必到公园，也许当真就会在路上碰到什么好处是不能说的。

固然我们老年人有过一个好教训，好运来时你就躲到家里也是一样可以归到自己头上，但说不定每天每时就许多好运在街头徘徊，所候的只是这主人。大路边旁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纸包，有时里面装得是幸福，那是时常听到别人说过的。菜市场中一个年青少奶奶，在换钱时节，皮包会从自己手上溜到一个穷妇手上去，也是可能的事情，太太算着若是到外面去万一这类似乎不甚正当的幸运落在眼前时，拒绝是不必，干脆拿回来，可以开销一些账。此外能够有余买点菜，

回头就找住在后河沿的穷友来过节，使琪生也高兴点，不至于徒对这《文化周刊》退回的稿子发牢骚，就好了。这事于天理人情也像是全都很合式。一个有多钱的人，在无意中慷慨了一笔小款项，这钱恰恰落在另一要钱人手中，救了一个正派人，巧是巧到再好没有了。

琪生在一顿饱餐后，要再睡似的，把眼睛闭上。

太太望到琪生的瘦脸，同到那双只要眼睛一闭就现出忧愁的样子的长眉，心中就觉得有点惨。琪生近来是越像瘦毁了。不单是脸嘴，臂膊比起半年以前是已瘦小了许多，腰也是，胸也是，——太太自视则相反。

十一点了仍然得起床。

琪生脸都不洗就走到他那做事桌边去。

“莫吧，你难道是要写写这生活给人看的么？有得是日子咧。你那文章不必做，现到头还昏，待会我们洗了脸，出去看看雨后天空吧。你听到空中燕子叫得多快活，琪，我想，命运会按到故事安排的，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拾得一只伯爵夫人的狗！”

太太又走拢来再给了琪生一颗樱桃才把琪生离开他的工作桌。

两人就在一个盆里共着洗了脸。按老例，琪生的脸由太太帮忙，琪生把脸让太太用帕子蘸了肥皂捂脸各处擦，琪生手有空暇就来捏太太的腿。

“琪，少闹点！”

琪生就不闹，规规矩矩让太太为洗脸，完了又看太太顾自洗。

“太太，我们是幸得不遇到像故事上那么一个恶房东，这应说中国地主比外国地主要好一点了。”

“不，别个房东以后还给他们买鱼买肉哩。”

“那我们的房东不也送得我们有礼物么？”

“喔，我们那粽子——”

太太记起了房东太太昨天送他俩过节的羊角粽，就放下手巾走到书架旁边去。

“琪，当真，还有粽子，我们吃了再出去。”粽子放在书幔子背后一个绿大钵子里，太太伸手取，拿出来，粽子是七个，腰身各捆有棕叶细丝，提起又放下。

太太又把钵子簸来簸去摇，钵大粽子小，这些小小尖角东西就在钵子里打滚。

“琪，你就吃五个我只吃两个，我不欢喜这东西。”

“我主张此时莫吃它。”这是琪生的主张。

这主张，一是为此时并不到饿时，二是吃了出门一走又消化于无形，但太太却只想到第二个，太太也就同意了，仍然把钵子放到书架背后去。

太太说：“那我们就出去呀！”

“出去玩玩也好的。”

“我们到南头去好一点，那边河沿小狗多得不奈何，只拣那好看一点的抱回来，——我一努嘴你就抱——我们又不是要一定有人来赎才做这事情——我们就喂一个狗来玩玩，琪，你说不好吗？”

琪生只是笑，太太说了太太也就笑。

当到太太主张抱狗回家来喂时，琪生他是完全同意的，真的他们中间应当有一个什么活的东西才是事，这东西必得

比像朋友一样；又无朋友的讨厌，如小孩子一样；又无小孩的麻烦，一个狗，或者猫之类，总不拘。有一个活的东西到家里，会要更其热闹有趣点，遇到不爽快时节，两人还可把这东西来发气。这东西，最好的，自然就是狗，因为狗在这一家，意义上，赋予两人开心的地方，比别的要更多，这是一定了。

太太走到窗子边去随意用梳理头发说：“我们这狗得把它唤做仇灵或者……才好。”

“你就只能想些小孩子的事。”

太太听到这话是不能数清回数的，一回不曾反对过。其实琪生想的许多事，就更近乎一个小孩子。琪生儿多事不做，却来作文章，想从文章上得到精神物质双重的利益，结果若不亏他身边有一个年青太太做伴来用爱情鼓励到琪生，两面的失败，便早将琪生压坏了。太太一边看来琪生简直全是小孩子，一时不哄到他就不成。因此在琪生喊自己时总承认，实则这承认，就是使琪生愉快的一个好方法。我们是知道，常常有些孩子他便愿意做人长辈的，另外在一本什么书上，依稀像，英国的蔼理斯说的有这样一句话：恋爱是搀杂得有父性与母性两种成分的。这话在琪生同琪生太太事上看，实在我们便找到真确证明了。

只待出发了，幸运就在街头等，但这时却是太太捱时间。“女人就有这毛病，当先着忙要快到后却是自己让人催。”琪生着急了。

“那便先走吧。”

琪生自然并不单身走。坐到床边看太太整理房内的东西。结果太太又来铺床折被单。

“太太这随便一点吧。”

“这不能，回头一个人来见到也太笑话了。你看我们的枕头真糟！”太太就把那个枕头藏到被单下面去。

有人会说这样描写是太琐碎了，这真没办法。我并非愿意。但在他俩出门以前我无从述说门外的事情，虽然我知道。大家莫忙吧，他们还有一次对话咧。

琪生说：“太太的意思欢喜那一种狗？”

“我以为——”太太不即说，却把一个痰盂移到桌下去。

“我以为（这是琪生的以为）哈吧太尾琐，我是仅只对于那种高大狼种狗发生友谊的。”

“我可欢喜哈吧狗，（她把痰盂移出来一点）一个来到中国的伯爵夫人不是正正适宜有一只小得可怜的很驯善的哈吧狗么？”

出元宵胡同到了东沟沿，一些大的老的本国槐，夹路陈列着，槐树枝上的青虫，将自己口中的丝悬了身子在空中打秋千，燕子是有些贴到人行地面飞，快得像抛梭，沟沿经过昨夜的雨蒸出些湿气，路上已有小孩子穿新衣服过节了。

沟沿几家外国人住宅，似乎每家都有一群哈吧狗。不过，这“一群”，或“三群”同到“没有”又究有什么分别？这里的喂狗人，在狗的颈上全系有带子，另一个穿号衣的狗伙计，手上就抓到绦的另一端，原想它跟到别人行，除非有法术。

他们走了一条长路一直从北到南头。碰到的狗倒共有五起。这些狗中虽有不为人管束自由在路上散步的，但样子都是极老成，人走拢去它就大大方方的走开，若不屑为他们的朋友，走了还在远处看，又像明知道这一对年青男女是有不

良心思的样子。

到南头，琪生还是往前走。

“我们不走这路吧，”琪生太太当到琪生正要过桥想向西大路时说。

“琪，你不记到那匹小狗是害病受别的风雪同狗虐待攻击过的吗，你看这里这些狗，一个二个养得矮胖同个银行职员一模样，眼睛骨碌碌狡猾相，你能带它回去？”

琪生他俩回头了。

想来这沟沿大路就不会有这样一只理想的狗吧。他们走进一个同元宵胡同相通的小胡同里去。把小胡同走完，显然时间迟了一点。好运已在先一会过去了。小胡同内就只碰到一只蹲在一家门前的老公狗。

只有回去一个办法可以行。

琪生太太到书架背后取钵子，谁知钵内有个客。钵子取出见到粽子中间多了一匹小小灰老鼠，太太手一软，差点把钵掉到地。

“来，来，琪，这里有个客！”

把钵放到桌子上面去，两人围到看这想逃却逃不去的小鼠子。鼠子还只细小同一个大拇指那模样，全身是灰色，小小的红嘴唇边还有几根细胡子。大概它也明知走也走不去，就不用再用力爬上钵子了，只是在粽子堆中蹲着睁起小小灵敏眼睛望四方。

“你看那样子，多可怜，还不知道害怕咧。”

“它来同我们共早餐！”

琪生想用手试去提那小的鼠尾巴。

早 餐

“莫，琪，你莫虐它，让它顾自玩！可怜的朋友，就尽它吃粽子，我们还是吃我们的中餐吧。”

琪生又把太太抱着了。

写于中一区治下

---

本篇发表于1927年6月17日，18日，20日，《晨报副刊》第1974号，第1975号，第1977号。署名璇若。

## 蜜 柑

一到星期，S教授家是照例有个聚会的，钱由学校出，表面归S教授请，把一些对茶点感到趣味的学生首领请到客厅来，谈谈这一星期以来校中的事情。学生中在吃茶点以前心里有点不愉快的就随意发挥点意见，或者是批评之类，S教授则很客气的接受这意见，立时用派克笔记录到皮面手册子上头，以便预备到校务会议席上去提案。其实这全是做戏。等到鸡肉馄饨一上席，S教授要记也不能，学生们意见便为点心热气冲化了。纵或是吃完点心仍然可以继续来讨论，但是余兴应为S教授太太来出场，在一杯红茶以后，大家又都觉得极其自然的是应各个儿分开，散到园子内树下池边去谈话，也才像个会，所以S教授手册上结果每次记录都只是一半。不过这正可证明圣恩大学显然是全满了学生意，纵有一点不惬人意处，茶点政策亦已收了效，不怕了。

在这种聚会上，有一个人所叨的光要比每次馄饨酥饺所费还要多，这是少数学生也极明白的。但这关于个人的私德。有些地方本来德行这字原只放在口上讲讲就行的，如像牧师



的庄严单单放在脸上就够了。一个样，所以我们还是不说好。并且，又据说有一类人正因为常常有人做了文章形容过，不依做文章的人，说是轻视了上帝，这一来，天国无从进，危险的，莫让诅咒落在自己的头上吧，我真不说了。

时间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后缀有许多黄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开得那样的繁密，像是除了专为助长年青人爱情，成全年青情人在它枝下偷偷悄悄谈情话外无什么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长的，那是褥子，也只单为一对情人坐在上面做一些神秘事情才能长得那么齐。

在这样天气下，一个年青人没有遐想那是他有病。再不然已经是已经有个爱人陪到在身边，他只在找出一打的机会使女人红脸，没有空再去想那空洞爱情了。

本星期仍然有例会，男女同学仍然都像往天一个样来到 S 教授住处，聚在一块儿，用小银匙子舀碗内的鸡肉馄饨吃，第二次又吃火腿饼，一人各三个，放到银的盘子里，女人平素胃口本来是弱的，这时可是平均分到吃。吃完后，美国磁器绘有圣母画的杯子装着红茶出来了。

坐在主位的教授太太开了口：

“这样天气好，大家正可以到那园子里玩一个整天！”

“我们还有一大篓蜜柑，是吴师母昨天送我的太太的，大概太太今天要请客，所以留大家！”

S 教授说了就微笑。这是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大学教授在学生面前不失尊严的微笑。

学生于是抚掌。

有蜜柑吃抚掌原是值得的。

“柑子正要吃，不然放着天热会坏了，”教授太太站起身来说，一面用手指点在餐桌上的客数目。

这一来，几个刚才离开众人到沙发上去躺的男生，立时又走过来恢复原位了。

“我要数，”太太说，“我有一个好意见，我数你们那一个有女朋友，这柑子就可多得两三个，因为天气这样热，别人去到树下说情话，口干那是自然的。你们没有女朋友，陪到S先生到这客厅中谈话，还有茶，所以各人有了两个柑子也够了。”

“那不成，大家是一样，S师母不应特别爱他们的。我们没有朋友在此是师母的过，为什么不先日早告给我们，我们纵不有也好要师母帮到找？”

男人方面涎脸原是自然的。女人方面原来只是一个人的便早红了脸。

“师母说的话是有心袒护几个少数帝国主义者！”这是一个曾经在学生会做过主席的抗议，话说得漂亮透了。

另一个，正要同S教授商量一点私事的，就说：“我们陪到S先生也是要说话，难道就只有谈情话能够使人口干么？”

“那你们有菜，有奶汁，有可可，在客厅里多方便！”

“可是凭天理良心说，我们莫有情人的，应当在柑子上多得一点便宜，也才是话！”

“……”

这是一个利权得失的大问题。又因为在S教授夫妇面前撒一点娇不妨事，于是这边以理由的矛来攻，那边的理由盾牌也就即刻竖起来。宁可大家慢吃点，分配方法不妥贴，大

家也就不能即刻散开的。

“好，算我的，你们这些陪到我同师母谈话的人我要师母回头再送你们一样好点心，总算公平吧。”S教授说。

幸得S教授来解决，于是叫了听差即把蜜柑篓子取出来。分散了。

二十三个人中十二个人是得了双份，其余则等候别的東西再看了。

这之间，有一个人忍受了损失不说话，蜜柑分到她的面前时，却只取两个。

“怎么，交际股长难道是一个人么？”师母笑了。

不。当真不。这中有三个人原是都可以算得够同她在一块儿来谈情话的，但人是三个，就不好办了。她很聪明的只取一单份，使他们三人都无从争持。大家本来都知道，只暗笑。

三人见到是这样，也只取单份。这三人中共有两个是学政治的，一个人是在学校中叫做诗人的小周，那么一来，政治显然是失败，诗人也算失了恋，明日周刊上大致又可以见到一首动人的爱情散文诗了。

领双份的大大方方用手巾兜起蜜柑两个两个走去了，剩下的便是一些两方面都算失败了的人。不过不到一会儿，客厅中人就又减少了一半，这因为还有两对是那已有交情不愿众人明白的男女，所以牺牲了蜜柑，保存了秘密，此时仍然走到别处谈私话去的。

天气这样好，正是诗人负手花下做诗的好时节，况且又失意，小周先就顾自跑到后园池子边去了。

交际股长密司 F，乘到大家不注意，也一个人离开了客厅。大凡学政治的人头脑都是一个公式所衍化，是以两人看到自己的蜜柑，为诗吸引去，也不敢再追上前去看看命运的。密司 F 不消说是即刻就把小周找到手。

直到密司 F 走到身边来小周才知道。

“你为什么一个人却来此地玩？”

“那你？”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两人相对笑，于是站着那个就酥酥软软挨到身边坐下来，这一坐，下期周刊诗的题目变了一个了。

我再说一遍：时间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后缀有许多黄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开得那样的繁密，像是除专有助长年青人爱情，成全年青情人在它枝下偷偷悄悄谈情话外无什么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长的，那是褥子，也只单为一对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秘的事情才能长得那么齐。

池子边是算得 S 教授住处顶僻静树多的一个好地方。虽然这些人都向这地方走来，一些小土坡，这里那里堆起来，却隔断了各人的视线。花是那么像林像幔的茂盛，还有大的高的柳树罩得池边阴凉不见天。明知是各人离得都不会很远，喊人也能听得到，但是此刻各人正是咬到耳朵说些使那听的人心跳脸红话语的时节，谁也不会前来妨碍谁。

因此大家都能随意点，恣肆点。

回头来，密司 F 转身到客厅，见到一个茶几上放了个柑子，口正干，不客气的就撇开吃了。大家全都不注意。只是

当密司 F 同到一个政治学生眼光相碰时，脸红了。柑子就是这位政治学生故意放下的。她心明白了，只冷笑。她揣想：

“下一次必定又会有人提议在周刊上不得常登一些无聊诗歌的。……”

于北京东城

---

本篇发表于 1927 年 5 月 28 日《现代评论》第 5 卷，第 129 期。署名从文。

## 乾生的爱

人是全靠要有些空想才能活下来，这不是瞎话。你不拘想什么，那都行。你总应当想一些你所做不到，看不见，无从摸捏的事事物物，你活下来也才有趣味。一个法学生，想做县知事，推事，司法官，这不是顶坏的事情，有一个希望，你才能努力，不然，凡事过得去，你完了。你不相信么？到你尝到味道你就知道了。

又譬如，日下就有不少的男男女女想做文学家，或艺术家，终日做诗，做文，且申明不是为钱，说是为艺术，要入什么宫上什么坛，才如此发狠，“有志者事竟成”，现放到有不少副刊杂志可以助和一般天才的成功，不到三月五月那么久，大家不就居然是个文学家艺术家了么？你不想做和你不去做，将来“文化运动”你就没有名字的，因为你是像假充——或者说“滥竽充数”吧。

在此我们知道一个中学生所想的是什么事。毕业，升到大学去；男子入四维大学，女子入闺范大学；男子学政治经

济好做官，女子学跳舞好美，这是自然的，正当的。但是还有一个正当的想头是什么？是恋爱。

照普通学制的算法，一个中学三年级的男学生，身体是已经发育得到可以同一个女人拼命纠缠的时节了；女人呢？则中学二年级也够数。并且近来一些科学家，美学家，又正为青年人出了不少的好书，如像《爱的法宝》一类指示年青人所走的方向又像极正确的书，这类书就可以帮助他早熟。不过一个中学生，在别的方面，施展他或她的天才的机会，毕竟是很少，这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补救，想：本来恋爱的意义一半是做些身体上的事，一半是两个人分开来咀嚼这味儿，这样仍然可以算是得到一半了。

乾生是四维附中的中学生，也是像我所说只有想的资格，正在那里咀嚼恋爱意味的一个人。怎么样就可以做一点更伟大的事情？没有办法。虽然是同学就有不少身体上有缺陷的某性人，也是没有办法。熟是很熟的，同到开会，同到上课，又同到——散学时同到出校门。初一步总太难了。

其实几多样子是好的，要爱都可以去爱。第玖级，其中几个同学的，八个人中就全都可爱。看到她们样子也不会是不要人爱她的人。他参考着《爱的法宝》一书第四章上的指示，“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在同等年龄上，她的爱的欲望比他还要来得强一点，固执一点——不，也深沉一点，隐晦一点。”他相信，只要是那最困难的一个门限越过后，以后就按到书上所指示的去做事，总不怕失败了。

但是第一个门限就非常困难，乾生可说在恋爱以前便尝到失恋的一个人。

机会其实是很多，譬如——

机会是太多，致使乾生不知道要选择那一个为可靠，反而误事了。今天一个同学来问他代数，明天又是另一个来问历史，因为功课好，使他同学一个一个全都挨拢来。一件恋爱从学问磋切上入手，难道还不算是顶正当的恋爱么？这个那个都不去问别人，单单向自己走来，难道不是有一点儿意思么？乾生原是明白这个的，明白只使他更苦。他知道，一个在爱情上勇敢的青年，机会还是他去自己找，不一定要现成也能成功的。他自己就只会有一些好机会上来红脸。

女人这东西，身上收拾得甜净，心里的灵巧比小白老鼠还有余，但生成只是让人来爱的。她即或受过好教育，教育这东西，在她身上就同一个珠子颈串样。可以装饰得更体面一点，更逗人爱恋一点，她仍然不会脱了一切诱惑自己来选一个她要爱的人。她心里即或明白她的周围谁个要更可爱点，但结果她还是让那大胆的，勇敢上前的，坏一点的男子去爱她，为那她不怎样真的满意的男人所取得。

乾生，就是我们所常常说到那类神经粘液二质混合的怯汉子，当然最适宜于他的是那唯一的单恋了。

他尝想：难道自己就不能为了一件痛快的恋爱牺牲一点比别人更大的牺牲么？

牺牲是能的。一个怯汉子，爱人比那表现派的恋爱家还真实，也是可能的。不过他却不知爱一个女人，原是心灵的拥抱以外还得将自己嘴唇涂点蜜，言语甜滋才能印进女人的心中去。



怯汉子所能的只是顾自在他心中揣摩这举动，一见人，气力就消失，全完了。

春季游艺会，各处大学中学都在次第举行了，学校借此作一次吸收学生的好广告，学生借此可以放两天特假，因此大家对这会的进行都热心。

乾生所属的四维附中定于四月二十办这会。校中各处打扫收拾得一新，学生在十天以前，临时来练习体育竞技同演剧。女生忙着学跳舞，预备穿起绣花衣裳上到台上去让人鼓掌。各部各科教员都在整理学生的成绩，尤其是图画教员忙得凶，这会期，只差三天了。

乾生被推为第九级委员，第九级在本校除了第十级一班外，算顶大的一班了，因此游艺股事务的分配于他格外多。演剧的，玩魔术的，说笑话的，凡事接洽都来同到乾生打商量。

女人挨到乾生身边的机会更多了。

有人会说，乾生君，能够在学生委员会中办事情，对女人，这样不中用，不会有的吧。你以为不会有，我怎么能说一定是这样？但事实是如此，我不能顾全到各处，所以乾生君，在此仍然是办事，忙得凶。学校中，办事人，活动的，我们是可以见到许多聪明伶俐如同一个能干演剧人一样，这是很多很自然的事。你们的大学，你们的中学，自治会，一类干事，一类职员，一个二个，不是全都正是那么又漂亮又能干的一些小白脸在做的么？女的方面也总不会是那与美与善交际相反的密司去担当。但真在那里做这样，做那样，认真把同一件事情干的，都是几个大傻子。我们举一个班长，

我们为了种种的利益，我们不会一定要选一个在学问品行相貌上都高超的同学去做的。每每因为趣味一方面，或者切于实际一方面着想，我们用得着一个身体发育得特别，或忠厚老实得同猫一样的同学，以后我们才有利。凡是中学生，大学生，都因趣味免不了要这样做。我的一个老同学，名叫艾少爷的，他就因为憨的原故成了在校各项组织当然的委员，这人憨到有时拿了粽子包，顾自躲到厕屋去填肚子，为得是别人要他做事菜饭全为代劳了。但这乃是另外一人事，我不再说下去了。

我全为解释乾生君以后的行为，才引出我的老同学做证人，其实是在八年九年过去的事情，近来的老友，则并不再憨，据说已在做两个儿子的爸爸了。

我再说关于四维附中春季游艺会的戏剧。为表示爱国，所以选上《一片爱国心》；又演《一只马蜂》，意思就不很明白，或者，是告年青学生们一个向人生进一步的一个方法吧。

十八，时还只九点钟，在游艺股办公室，乾生正是顾自老早赶到这里来写一个剧目通知单，预备用蜡纸复印。天晓得，这是什么缘，九级一个女同学，来到这里像是专为给乾生机会，本意找一个导演先生问话的，导演不见来，就坐下来等，这一来，我们有戏看！

老实人，心里不老实，女人进门时，乾生君，是装成大量顺意刮了一眼的。这女人，平时就知道他有点儿兴，很幽默的点个头。

为得是虚荣，或别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笑。

“——机会，一个机会！——”

像是谁在乾生耳边告着这样的话。这一来，一个人心又

在跳了。

“密司忒张，日来事情真忙吧。”女人先说话。说了，大致又想到刚才在另一个地方所见到的事情是好笑，又笑了。

问，又笑，把这意义一连贯，在一起，乾生受伤了。慢慢的就把头抬起来，他就用那从看电影上一个男人在抑郁着望他女人的章法，望那女同学。女人也望他。可是他从女人态度安详自然中，无从发现那女人为男子望后照例的反应，他更苦恼了。

这是极其熟习的一人，也是全班最活泼的一个人，也许这是知道自己在望她，是有别一种意思，这聪明女人，就故意作为不懂躲闪吧。

他又去望她，而她却同时又望他。他心跳得利害到极点，头也像已快发昏。这眼光，就是一把刀，一直从他眼睛刺进去，在心上，真带了伤了。

“密司忒张，王先生今天或者不会来了吧，我们要问他——”

这显然又是一个给他谈话开口的机会。

乾生只能伏在桌上说一个“唔”字，既不是答别人的话语，又不像是问别人。他想到许多在第一道门限以后的话语。精粹而且动人的句子，足有一大堆。他相信这一堆诚实的自白，都会为对方了解，在自己说完后，女人或者会流泪，会像电影中一个女人样子即刻走拢来搂他，自己便也为这动人情景所感动，再不能说话，于是，两人以后就深深的爱恋，如胶如漆分拆不开了。但此刻他还没有做那第一步所应做的事。他就把前前后后一些热情一些诗样行为诗样言语融化为一个“唔”字。

女人却是一点不知道。坐在对面一个人，这时就已拿了自己做对象，演着伤心的悲剧，真是女人没有料得到的事。

一点不知道么？乾生是不相信的。他以为女人即或蠢，也会从一些男人眼光中猜出那爱情分量的。按照书上说：女人是逃躲，是有意的逃躲的。

乾生为那女人想：这时实在就应当老老实实大胆一点走拢来。他又同时在怨人：其实别人已就走拢来，只要稍稍用力拉一下，就成了。

他是连拉的力气也就全没有，这是自己承认的。

“我应当说一句什么话？”乾生想。“说一句不现痕迹的话语，是好的。使她知道我是怎样的能爱人，又怎样要人爱——”

这仍然是第一步。第一步？不，他简直不去想那第一步！

“密司马——”

“怎么？”

“没有的。”

他是当真没有话可说，要说的话为她这一问，又跑到不能临时拉出的远地方去了。

他们的眼睛又碰在一块儿。

这时她从他眼中，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了。他的羞怯也全看出了。他的不规矩的进取心思也全看出了。他也看出她了解自己的神气了。

她也脸红了。

她红着脸一句话不再说离开游艺股办公室，他就红着脸伏在桌上看到她的影子消失在一个连翘花台背后去。

他像得了什么，又失了什么。心里苦楚不能受。在此时，

是应当哭还是应当笑？他也分不清。用手抓他的短头发，这是小说上人物的动作，维特似乎就这样，他就采用了。

天气很好，游艺会玩得大家更高兴。来宾挤满了全校，招待员各人在身边配了绶子的徽识，跑来跑去照料得极周到。艺术展览室，绘画刺绣全是些足为本校生色的精致作品。团体游戏竞技，玩得许多好花样。结果使来宾在批评簿上恭维一堆本校精神的话语，一个白天算是过去了。

到夜里，各处红绿电灯点缀得本校像大的戏院子，分地进行旧戏，新戏，电影，烟火，名人演讲，等等玩意儿。职员分班各处来照料，更热闹，更有趣。

新戏放在大学部的礼堂上排演，因为戏前有跳舞，来宾多半是些以艺术为生命的人，这里人，更多了。

到开幕以前，窗子上也塞满人头了。乾生在场做招待，眼看到时间快到时，几个招待员，也全跑到前排在先就为演员办事人休息留下的位置上坐下了，乾生坐到前排靠右边，有用意。

密司马，跳舞是一个要角，《一只马蜂》的余小姐，又得她去装，在右边，一开幕就是……

跳舞的人裙子扬起时，唔——

世界上，原是有那许多人，为一个虚荣的冲动，骄傲的冲动，才感到要爱一个人，是当真的。这人美，在社会上能够摇撼许多少年人的心，归结这人为我有，在这自己的占有中，别人的企羡中，才能见到胜利光荣和富有，在这种情形中才算完成他爱情，这不只是某一类人有这种心情，全都是。也许你的爱人并不怎样美，你们一块儿顾自同在家里时，会亲切得像块汤。但是一出到北海一类大庭广众中，你若陪你

黄脸小脚太太玩，你必不大能高兴。你无形中也会故意离你太太走得远一点。反之，你若同到一个美的妇人走，这人就不是你的什么，至多是你朋友的太太，你也愿意别人疑到你们是一对，让人把妒嫉暂时落在你头上，你不以为不应当，也是自然吧。

因此我们可以想起乾生此时的心情。

一个恋人，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出众，此时大致就己在那紫绒幔子后面装成一个皇后模样了，行见哨子一发幔一甩……

当他想到自己的将来情人就要在台上消受别人的掌声时，他面在发烧，心在跳，又即刻陷到十八那早晨无可奈何的情境中去了。

第一次跳舞完了后，几个女同学，换了衣服到台下座位上休息，看别的跳舞。

几个男同学起身让开了座位，又到场内各处打招呼去了。乾生还没有立起，密司马就在并排一个位子上坐下来。他不知道是起来还是坐下好。惶遽得同一个贼在主人面前一个样。

在乾生身背后一排一个女人同到密司马说话，密司马就从右边旋过头去答。

“密司马，你的王后舞真好！”

乾生回头看那说话女人时，才见到后几排的眼睛全对着自己隔座这个人。

“机会，——又是一个机会！”

又有什么在乾生耳朵边告警了。

一个又长又白的脖子，脖子上的粉，粉的香，刚才还披散着这时随意束成的一个髻髻，耳朵上所覆被的白色绒

毛，沿着肩下去，一切在煤气灯略带绿色的灯光下，显得出这天打就的身体的一切线的匀称处。

“密司马——”

这女人头略扭，眼光就碰到乾生的眼光。乾生立时把头低下去，努力腼腆说完一句话，“你的王后舞真好！”

女人不做声。

乾生不敢再抬头看侧面，但所能感觉得到的，是女人在心上也起了某一类感觉，接着是女人身子略偏近自己一点，正踏着的女人的脚是在听到话后骤然停止了。乾生把握着这一段憧憬稀薄的印象，就极其痛苦起身走出会场去。

谁也不知道今晚密司马演了一出《一只马蜂》以外的什么戏。

游艺会过了。一些掌声，一些喝彩，女主角们也渐渐忘怀了。一些体育家，一些魔术师，仍然恢复斯斯文文了。一些烟火，一些欢悦，都随了空气为风吹得无踪无影了。大家仍然每日挟了课本来念书，是正事，要看热闹只好呆到秋季再来了。

乾生一天更忧郁一天的下来，已渐近于世人所说的呆子气。假使是他全没有空想，也许好点的。

十六年五月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7年6月23~25日《晨报副刊》第1980~1982号。  
署名璇若。

## 看爱人去

没事坐在公寓中，类乎是养气，耳畔听到悠悠扬扬的打估人手敲的小鼓，就想到把朋友 F 君所存的几本破书换点钱，好吃早上的烤薯。

打估人似乎总不进巷口，听到声音又像远去了。

“看女人去，你坐左右无聊哩。”同乡春甫君，当春服初成的当儿，游兴发了，一进我房就是那么说。

“我恕不奉陪。”

没有事可做。也不是心里不爽想要睡。我只是不愿到几个地方去。公园真不是我应去的地方，北海我怕打圈子，腿没大兴趣，市场则不是买东西，也不必。

“你扯谎！”

大概春甫君，是见我往日的爱到各处整天的放荡，凡是玩全不辞往，这时总以为我又是在故意开玩笑了吧。

“不，”我告他不，当真不去的。

“什么原故？”

我是没有原故可说的。但要反转来说问他什么原故必得



找我出去玩？我可以答：是“春服初成”，不出游，未免有点委屈了夹衫。然而我不说，我是不愿意使人为难的。

从桌上匣子里为他找剩烟，说是不抽了，其实我的匣子里，烟也不一定就会是有的，不抽就正好。

看他在我那破烂藤椅上，人是那么重，椅子的病又近于不可治，只听到吱吱哄哄我就很耽心，一不小心这样漂亮藏青衫子会要挨地下的灰，是可能的吧。春甫君，似乎也对于我那椅子坐得有经验，是老主顾了，好像也只把身体一半的重量寄托到椅子，另一半，则靠到一双脚，宽宽的两边分开踞。

“懋哥，你去吧，今天是个好地方！”

“显然是要运动我陪你做别种事情，所以懋哥懋哥呀。”

“你不应当这样冤屈人，真是一个好地方，你一定不去，我就一人去——”

什么好地方？我就想。想是不会想到的。不过春甫君，所发明的好地方，我曾领教过一打以上，像并不怎样好。这次或者又是诓我也就说不定。我问他，说说什么好地方？

“朱那里。”

春甫君，同时就在笑，大约看出我有愿意同他一起走的意思了，还加解释的话语：

“他要我们看他的女人，新的同学的，大约是在恋。或者成了功，昨天来信欢迎我去看，你不正可也去看看吗？”

说来真是够可怜，女人这东西，在我这一点不中用的一个中年人面前，除了走到一些大庭广众中，叨光看一眼两眼外，别的就全无用处了。我难道样子就比一切人还生长得更逗人爱恋？但是朋友中，也还有比我像是更不高明一点

的人在。难道我是因为人太无学问？也未必如此。我很清清白白的，我是知道我太穷，我太笨：一个女人那里会用得着我这样一个人爱情？我又不会按到一个女人的嗜好，去做一些聪明事。只据说，这世界上有一些才女，痛哭流泪要人爱，但这就得那类恋爱家，去小心伏侍，或者是每天来做一首诗，最好则是装一点儿痴，要死要活的去赖，一见就说心已烧成灰，其实倒不必真有那回事，于是才子佳人就在一块了。其他女人呢？放到有几多，就是专在那里等候人爱的，一个二个便捷一点的，就都成功了。我呢？本能的缺乏，就只耽心用感情撞伤了别人，其实这也只是空耽心。你就大胆去做谁也不会对你稍注意。并且我是一个快要三十岁的人，恋爱这类事，原只是那二十来岁青年的权利，也不必去再生什么心，郁达夫式的悲哀，个人躲在屋内悲哀就有了，何必再来唉声叹气惊吵别的情侣？这世界女人原是于我没有分，能看看，也许已经算是幸福吧。

听到春甫说是小朱也有情人了，吃惊原是不必的。因为这人就年青，别的像资格问题，是不必追究也会合乎情理的。但是那会这样快？一个月吧，至多两个月吧。说是有，而且已就俨然要成一对了，这是仍然免不了一惊的。春甫说的是去看一看，我是完全同意了。我心想：我每一次看到一个朋友的爱人，我就同时感到女人这东西又是怎样的平常浅薄，小朱会有个爱人，我是在没有去看以前就能为他估定总不出于我所见一般女人者流，配小朱，倒是八两半斤搭得来，可不会怎样足使我有自瞧可怜的光景吧。

我答应去了。

春甫君，忘了形，两脚抬起来，椅子立时又在发狠警告



了一次。

“打门吧。”下了车，我就嗾使春甫君打门。

“打是无用的，门同住处离得太远了。”春甫君，是到过这里几次的，我却是新客。

门是不消说正开着，没有门房来质问，冲进去得了。

就一同冲进去。

这是一个中学生私立的寄宿舍，老的大的院子中，一些白丁香，花开一大半，一些黄色的连翘，快谢了，院中还有一些草，一些大榆树。

从院子横过去，到了主人的窗下，春甫大声喝：

“有人在家么？”

“在。”

只答应一个字，在就一齐进去了。

女人是两个全很美。一个年稚一点的，身子高得柔得像根葱，傍小朱的床头坐，情人或是爱人吧，看样子，无可疑。另外一个矮一点的，大致又是别的一个青年的爱人或准爱人了。我是照例的寒碜，没有办法的。是别人的爱人，我寒碜一点，那算什么事情？也许这样办法更能见出一个朋友的能干，使女人可从这应酬中，发见自己情人的美点，我算不得为损失，在朋友方面，还感到利益，是可能的吧。

“是同学么？”春甫君问，原来春甫君还都不认识。

“不，一个是培满的。”小朱就代答。

培满的，使我想起我的另一个朋友培满的情人。培满这类学校原就专为造就让人爱的年青女子！

也不必经人问贵校，就坐下喝那主人才冲好的茶，茶叶

还浮到白水上面也不管。茶杯是有盘子的，喝了一口就又摆到盘子去，这在自己住处就会觉得是麻烦，但如今，我要利用这些动作把精神离得别人远一点，我就不厌其烦来采用这办法，喝一口，放下；取来，又喝一口。

四个人不知说到一件什么事，就都笑，笑本就只属于年青有福的男女，听到他们笑，我略略觉得脸上有点发烧了。

这有什么办法？我又不便于说走。我很明白我今天是来看别人的爱人的。我是来热闹的。纵不堪，不说话，像一个傻子，也应一直看到收场吧。

“密司忒朱你这房子布置得真好！”

那个像是小朱情人的，就和她女伴：“真是好！”

我因为听到别人的称美，脸是应得抬起搭向墙的一边去看看的。的确，这房里是真好！当床前头一幅白纸的对联，用浆糊像裱画店一样贴到墙板上。另外一方墙，则拦腰用小铜钉钉上一圈三分钱张的复制西洋美人明信片。书架上，一些杂志同讲义，又有些三角几何厚本书。写字条桌前，窗下钉了一张从《小说月报》上扯下的画片；（或者是一个诗人。）桌上有四本《东方杂志》同一本《幻洲》。不知怎样我就同时联想到一个理发馆。我把小朱想成一个理发馆徒弟。似乎是沙滩，一个理发馆，就有一个小胖子徒弟，当到洗头时他就去放水。春甫是不是也想到这样？我可无从能知道。但我忍不着一笑时，他也莫名其妙陪到我笑了。

接着听到小朱同春甫说话，说是“我接到你信，”到此小朱笑，春甫笑，两个女人也笑了。这是第二次。小朱立时又走过去咬到春甫耳朵说了一句话，女人更其笑。我全知道了。另一个女人，原来就是小朱帮忙为春甫找的。四个人演戏我

一个人看。我看春甫同那身材矮一点的女人真又是一对。女人是美的。但一个美的女人，就极其适宜陪到一个与美相反的男子去睡，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这时虽说是才相熟，大概再过三四个礼拜，我就可以来专看春甫的爱人了！论一切，春甫原是比较小朱还强，成功也许更快吧，我心想。

唉，年青的女人们！从一些书本上，从一些电影上，你们就成熟得格外早，又学到许多媚人的章法，成全了这世界无数便捷的或有呆福的男子，你们这些男女们，真是值得拿这爱情在一个中年孤身男子面前来骄傲！你们随意亲嘴吧。你们随意搂抱吧。你们用你们青年的权利，得嘲弄一个中年孤身人。你们原不必客气，当到我，来做你们相识不到一个月就敢背人做的一切怪事情，也是不要紧，我是愿意看看这种人生喜剧的。曾有一些朋友们，都在我面前肆无忌惮演过一些热闹的喜剧。放心吧，我老了，衰了，我除了当到你们笑，背到你们再来哭，我是万不会有意扫你们兴的了！

我用我故意做成的寒碜，想减少这房内别个人拘束，依然没有所动作，只是无言的相对笑，倒使我似乎失望了。

偷到觑看那个高一点的女人的脸庞，白中微带有点薄薄红，在左边，在右边，会就印过小朱无数爱情的戳记。另一个，脸部略削点，我猜至少已是在那左边右边用得着一个年青男子的嘴唇去点缀生活了。

“春甫，我是还得有点儿小事的。”

春甫记到我们来时所约定的话，爱人已看过，就应得走了，见我说有事，就说一个走。

把帽子抓起，再来平视爱人一次后，顺便点个头，出了门。

回到家来仍然各人坐各人的原位子。

“春甫，你怎么不先告我你也有个意中人？”

“那里，你乱说！”

“我才不乱说，我早知道这样，我纵去，又当另抱一种态度去，坐一会也得先自抽身走，免得妨碍你们的谈话！”

春甫不做声。显然我是一点不猜错。呆会儿，他忽问：“懋哥，你看那人如何？”

“自然是全好。自然是值得拚命同她去纠缠。你们全都是年青，女的好，值得男人爱，男的何尝不是为女人爱的？”

春甫说这又是我的牢骚话。的确，我是不应该在一个不拘什么人的面前有所愤慨或是悲哀的。我又勉强的笑了。

我为了表示对别人的爱人有着的兴趣，我又答应了春甫，下一次，再去看他们爱人的。

五月在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7年5月21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28期。署名为琳。

## 草 绳

今年镇上雨水特别好。如今雨又落了整三天。

河里水，由豆绿色变到泥黄后，地位也由滩上移到堤坝上来了。天放了晴水才不再涨。沿河两岸多添了一些扳罾人，可惜地方上徐黑生已死，不然又说镇上八景应改成九景，因为“沱江春涨”当年志书不曾有，或者有意遗落了。

至于沙湾人，对于志书上的缺点，倒不甚注意。“沱江春涨”不上志书也不要紧的，大家只愿水再涨一点。河里水再涨，到把临河那块沙坝全体淹没时，河里水，能够流到大杨柳桥下，则沙湾人如像周大哥他们，会高兴得饭也忘记吃，是一定的吧。

水再大一点，进了溪里桥洞时，只要是会水，就可以得到些例外的利益。到桥洞里去捉那些为水所冲想在洄水处休息的大鱼，是一种。胆大一类的人呢，扳罾捉鱼以外还有来得更动人的欲望在。水来得越凶，他们越欢喜，乘到这种波浪滔滔的当儿，顾自奋勇把身体掷到河心去；就是从那横跨大河的石桥栏上掷到河心去。他们各人身上很聪明的系了一

根绳，绳的另一端在大杨树上系定，待到捞住一匹从上游冲来的猪或小牛之后，才设法慢慢游拢岸。若是俘虏是一根长大的木柱，或者空渔船，就把绳系住，顾自却脱身泅到下游岸边再登岸。

然而水却并不能如大家的意思，涨到河码头木桩标示处，便打趣众人似的就止了。人人都失望。

桥头的老兵做了梦，梦到是水还要涨。别的也许还有人做这样的梦，但不说。老兵却用他的年龄与地位的尊贵为资格，在一个早上，走到各处熟人家中把那再要涨水的梦当成一件预言的说了。当然人人都愿意这梦是灵验。

照习惯，涨水是本来无须乎定要本地落雨才成的。本地天大晴，河里涨水也是常有事。因此到晚天上还有霞，沙湾人心里可不冷。

“得贵伯，是有的，”说话的是个沙湾人，叫二力，十六岁的小个儿猴子，同到得贵打草鞋为生。这时得贵正在一个木制粗糙轮上搓一根草绳。这草绳，大得同小儿臂膊，预备用来捉鱼。搓成的草绳，还不到两丈，已经盘成一大卷。

房子中，墙上挂了一盏桐油灯，三根灯芯并排的在吸收盏中的油，发着黄色的光圈。左角墙上悬了一大堆新打的草鞋，另一处是一个酒葫芦同旧蓑衣。门背后，一些镰刀，一些木槌子，一些长个儿铁钉，一些细绳子，此时门关着，便全为灯光照着了。

二力蹲坐在房中的一角，用一个硬木长棒槌击打刚才编好的草鞋，脱脱脱的响。那木槌，上年纪了，在上面还返着光，如同得贵的秃顶那模样。



得贵是几乎像埋在一大堆整齐的草把中间的。一只强壮的手抓住那转轮木把，用力摇，另一只手则把草捏紧送过去。绳子是在这样便越来越长了。木轮的轧转动声，同草为轮子所挤压时吱吱声，与二力有节奏的硬木棒槌敲打草鞋声，合奏成一部低闷中又显着愉快的音乐。

“得贵伯，我猜这是一定会有的。”

二力说得是明日河中的大水。若是得贵对老兵的话生了疑惑时，这时绳子绝不搓得这么上劲的。但得贵听到二力说话可不答，只应一个唔，而且这唔字为房中其他声音埋葬了，二力就只见到得贵的口动。

“我想我们床后那面网应当早补好，”二力大声说，且停了敲打。“若是明天你老人家捕得一匹牛；——就是猪也好——可以添点钱，买只船；——不，我想我们最好是跳下水去得了一只牛，以外还得一只船，把牛卖去添补船上的家伙，伯伯你掌艄，我拦头，就是那么划起来；——以后镇天不是有鱼吃？”

得贵把工作也稍稍慢住下来：“我跌到斤丝潭里去谁来救援？”

这是一句玩笑话。这老人，有名的水鬼，一个余子能打过河去，怕水吗？

二力知道是逗他。却说道：“伯伯你装痴！你说我！我是不怕的，明天可泅给你看。”

“伯伯这几年老了，万一吃多了酒一不小心？你能救你伯伯吗？”得贵说了就哈哈大笑，如同一个总爷模样的伟大。其实得贵有些地方当真比一个衙门把总是要来得更像高贵一点的；如那在灯光下尚能返光的浅褐色秃顶，以及那个微向下

溜的阔嘴唇，大的肩膀，长长的腰，……然而得贵如今却是一个打草鞋度日的得贵。也许是运气吧。那老兵，在另一时曾用他的《麻衣相法》——他简直是一个“万宝全”，看相以外还会治病剃头以及种种技艺的——说是得贵晚运是在水面上，这时节，运，或者就在恭候主人的，是以得贵想起“晚运”不服老的兴奋着搓绳，高兴的神气，二力也已看出了。

“我想——”二力说，又不说。

这是二力成了癖的带头的，说话之先有“我想”二字，有时遇到不是想的事也免不了如此。这是年纪小一点的常有的事情。

“我想我们还应当有一面生丝网，不然到滩上去打夜鱼可不成。”

“我想，”这小猴又说，“我们还应有些大六齿鱼叉才好。”

“还有许多哩，”得贵故意提出，好让二力一件一件数。

“我们要有四匹桨，四根篙，两个长杆小捞兜。一个罩鱼笼……得贵伯，你说船头上是不是安一个夜里打鱼烧柴火的铁兜子？”

“自然是要的。”

“我想这真少不了，不然，那怎么烧柴火。我想我们船上还要一个新的篷。万一得来的船是无篷的？我想我们船上还要——但愿得来的船是家具完全，一样不必操心，只让我们搬家去到上面住。”

“为伯伯去打点酒来吧。一斤就有了。不要钱。你去说是赊账，到明天一起清。”

二力就站起来伸了一个大懒腰，用拳自己打自己的腿。走到得贵那边去，把盘在地下的粗草绳玩笑似的盘自己的身。

“这么粗，吊一只大五舱船也够了。我想水牯也会吊得住。小的房子也会吊得住。”

“好侄子，就去吧，不然夜深别人铺子关门了。你可以到那里去自己赊点别的东西吃。就去吧。”

二力伸手去取那葫芦，又捧葫芦摇，继递与得贵：“请喝干了吧，剩得有，回头到他那去灌酒又要少一点，那老苗婆——我想她只会要这些小便宜。”

得贵举葫芦朝天，嘴巴逗在葫芦嘴，像亲嘴一个样。咽弄咽弄两大口，才咽下，末了用舌子卷口角的残沥，葫芦便为二力攥过来，二力开门就走了。

“有星子咧，伯伯！”二力在门外留话。

以后就听到巷口的狗叫，得贵猜得出是二力故意去用葫芦撩那狗，不然狗同到二力相熟，吠是不会的。

绳子更长了，盘在地下像条菜花蛇。得贵仍然不休息，喝了两口“水老官”，力气又强了。

得贵期望若是船，要得就得一只较大一点的，这里能住三个人就更好——这正派人还想为二力找一老婆呢。

打了八年草鞋的得贵，安安分分做着人，自从由乡下搬进城整整是八年，这八年中得了沙湾人正派的尊敬，侄儿看看也大了，自己看看是老了，天若是当真能为正派人安排了幸福，直到老来才走运，这时已是应当接受这晚运的时节了。

不久又听到巷口狗乱吠，二力转家了，摇得葫芦吱吱响。未进门以前，还唱着，哼军歌。又用口学拉大胡，匍的把门揸开却不发声了，房子里黄色灯光耀得他眼睛发花。

“伯，听人说沿河水消一点了。”

得贵听到只稍稍停转手中木轮子。

“我想这不怕，这里天空有星子，西边天是黑得同块漆，总兵营一带总是在落吧。”

在得贵捧着葫芦喝酒时，二力也从身上取出油豆腐干来咀嚼。

“怎不给我一点儿下酒？”

“我想，你闭着眼吧。”

得贵把眼闭时张开口，就有一坨东西塞进嘴里去。

二力把绳子试量，到三丈长了，得贵还不即住手。

绳子至少要五丈，才够分布的。这时得贵想，渔船大，水又大，且还有船以外的母牛，非十二丈不成功（至少是十丈），此时的成绩，三分之一而已。

二力把一只草鞋槌来槌去也厌了，又来替得贵取草。仍然倦，就埋身子在另一草堆里做那驾渔船做当拦头工的梦去了。

听到碉堡上更鼓打四下，何处有鸡在叫了，得贵的手还在转轮木把子上用劲转。轮子此时声音已不如先前，像是在呻吟，在叹气，说是罢罢罢，算了吧，算了吧，……

为了老兵的梦，沙湾的穷人全睁眼做了一个欢乐的好梦，但是天知道，这河水在一夜中的消退！老兵为梦所诳——他却又诳了沙湾许多人。河里的水偏是那么退得快，致使许多人第二天在原地方扳罾也都办不到，这真只有天知道！老兵简直是同沙湾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得贵为这玩笑几乎累坏了。

从此那个正派人还是做着保留下来的打草鞋事业，待着

另一回晚运来变更他的生活——二力自然没有去做拦头工，也不再想做。

至于关心的人想要知道那根九丈十丈长的粗草绳以后的去处，可以到河边杨柳桥去看，那挂在第四株老树上做秋千，沙湾人小孩子争着爬上去荡的，可不就是那个么？

三月二十八写成

---

本篇发表于1927年6月21~22日，《晨报副刊》第1978~1979号。  
署名璇若。

## 猎野猪的故事

“我都从不曾见过一次狼呢，”小四说。

我同样是从不曾见过的。但小四，这孩子，有一个乖脾气，譬如赖到你身上时，他说不吃过酸月饼，你就得学<sup>①</sup>一个月饼发酸或到什么地方吃酸月饼的故事，他才会满意。他说没见过什么，你也说不见，那可不成。不见，总听过的，就说听的吧，也可以。一句话，小四赖到身上时，是要听故事，但这故事又得他点题，不依他办，那下一次再来做客时就不理。

今天是四月五号，小四家丁香先公园的开放了，这来是看丁香兼吃小四的妈煨鸭粥的。粥吃了三碗。口还为小四特别用筷子捡出的鸭子肉弄得油糊糊的，不说故事，大致是不大容易出大门的吧。

但狼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像狗，那一定。野狗我是见过的：尾巴大，拖到地上，一对眼睛骨碌骨碌圆的发亮的，叫起来用鼻子贴到地面，像哭，地皮在那种呜呜的延续

中也若在微微的摇动。不过我知道小四所要知道的，不是狼的形状，狼的凶残（他说他没有见过狼，其实万牲园的野狗，是见过三次的）。他是不见过会变女人的狼。这故事就得说一个猎人怎样打猎，先是用枪打那为狗赶逐出窝的狼，打不着，子弹火药也完了，于是，自己下马就去追，追来追去狼就捉住了。于是，用皮革条子缚了狼的脚，回家来，把狼丢到笼里去。于是，就磨刀，预备把刀磨快好剥狼皮做褥子。但是，一会儿，狼就变成美貌女子了。于是，结果猎人就得了个妻。故事的内容要这样，其中各样又都不得苟且一点儿，譬如嗾狗，猎人得先打哨子，那你得嘘几声；放枪以前应安置弹药，你也得把小四爹爹的手杖拿来举个例。这差事真要选人当。

娘是顺到小四的，也像欢喜听。

近来的我，遇到说一件真真实实的故事，也形容不来，这一来，可真受苦了。

但不说又不成。

“小四，我因你劝我的鸭子肉劝得太多，肚子胀，故事也给胀忘了，明天说吧。”我就想得一个特殊的恩典。

“那不成。”

“那成的。我明天说两个都容易，今天半个也不有。”

“你有，”他还加分量说，“你是扯谎没有的。”

“我不有。四叔是不扯谎的。”

“娘，要吴妈关到门，不准四叔出去。”

关门，是做得到的，我到这来本来已就不知被关过几多回数了。小四的方法，简直是绑票。

“小四，你四叔要有事，莫又绑四叔的票吧。”小四的妈看不过意为我解围说话了。

仍然要说一个。妈有许多事，是除了屈服于孩子的坚决主张外没有办法的。看小四脸色不高兴，娘就接着说：

“好，那四叔就随便说一个故事吧。”

“随便可不成，不好是要第二个的。”

这故事只好开始了。

“小四，我听到过狼的叫声咧。像大人掩着鼻子时的哭声样。形象呢，比南方的狗大，比北方的狗小。两只耳朵竖起。镶在一副又瘦又多毛的脸嘴上的，是两粒吓人的又亮又大的眼睛。那东西，聪明得像车夫杜福，顽皮得像——”

“四叔是在骂我，我不依你！”

我脸上，就被一个小手掌轻轻的批了一下。

故事算是结束了。

故事还得另外起个头，要走是不能。

二嫂看到我的为难处，对我笑。

“娘，你应当促四叔赶快讲！”

“小四，让你四叔一次吧。”

这孩子，真是值得七祖公公来夸奖，说是“将来还有出息”的，凡事固执自己的主张，要求件事情总非做不可。

“小四，明天我来说两个又加送你一个小拿破仑像成不成？”

“我不要你的东西。”

“那故事也就不要了！”



“故事要一个。”

为恐我逃去，这孩子，就更其聪明的卧在我怀里，用手攥着我的颈子不放松。

宋妈站在房门口，是遵小四的命令。吴妈在那榻子边挽起袖子笑，得意到少爷又窘着了——一个人。张妈从外面进来，也为小四喊着不准走，斜斜的蹲在一个猫儿身边逗猫儿。

“你们谁帮我个忙，说一个狼的故事给四少爷听听吧。”

吴妈还是笑。张妈说四少爷最恨她说故事，总离不了状元。

“状元不好么，小四？”我说。

“不，我不要她说。”

“宋妈乡下人，试说一个吧。”

“我只有一个杀野猪的故事，”宋妈说。

这使小四出于意外的一惊。野猪不是比狼更其动人么？小四知道野猪力量更其大，且猪八戒不就正是一个野猪么？“如此说来顶好，”正用得着这样一句话。

于是宋妈说这故事给大家听。（下面的话是她的，我记下，因这一记把宋妈神气却失了。）

打野猪的分出好几种。只有用矛子的那类人打猎时顶动人。

野猪本事是怎么，你们知道得清楚么？这是应当知道的。

野猪身上全是一些筋和肉，没有油。肉适宜于腌、熏。腌好的肉，熏好的肉，拿来和辣子炒了吃，不论是切片切丝都下饭。这不是打野猪故事的正文，但我要说明白，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打野猪。

有一年，这有多久了？我不太记得清白了。我只能记到我是住在贵州花桥小寨上，辫子还是蜻蜓儿，我打过野猪。我同到天叔叔两人，随到大队猎人去土坟子赶野猪。土坟子，这地方大概是野猪的窝，横顺不到三里宽，一些小坡坡，一些小涪塘，一些矮树木，这个地方我就不知究竟藏得野猪有多少。每次去打你总得，不落空。

大家吃了晚饭去，又带了一些烧好的大红薯。一帮人马总有二十多个人。又带了四匹狗。土坟子离我们寨里是五里，其实不过只三里。到后就分开，各人走各人的路。我是同到我天叔随到大个子身体的四伯走到冈上去。上到土冈上，于是就在先前打好的棚子住下来。时间是八月，天气还很热，三个人还只一床被，用麦杆子做垫褥。我，同我天叔叔，因为吃饭多了点，一到不久就睡去，四伯同他的狗抽身就到外面去合围去了。

不知道是睡了好多久。

我醒了，摇天叔叔，他也醒了。把高粱杆的门打开，看天上全是星子。一个月亮还才从远山坡后升起来。虫声像落雨一样，这里那里全是。棚子附近就不知道有多少草蚱蜢，咋咋咋咋不得了。油蚰蚰是居然不客气进到我们垫褥上来了。月亮光照到我们的脸，我想起四伯。老远又听到一些人打哨子的声音。

“天叔叔，我们出去看看吧。”

我们于是站在月光下头了。影子拖在地上是好长。一些亮火虫绕着我们的身子打转身。

“妹，有人在打哨子咧。”

我们听那哨子，忽远忽近。冈下头，有两个地方都烧有一堆火，这大约是我们伴当吧。四伯是必定到那一堆火前找酒喝去了，天叔叔就轻轻打哨子，招我们的狗。

不听到狗声，只有小小的风，吹冈下树叶子作响。

默了好一会。

天叔叔进到棚里去，找烧薯，到处都不见，才知道忘记放在别人箩筐里去了。有一点饿，是真的。四伯又不来。还不知这时候是什么时候，离天亮有多久，尽呆着也不是事。这一来原就是为看看他们打野猪，万一他们这时正在打，我们在此呆着干吗？

天叔叔就主张我们跑到那冈下去看看，若四伯不在，也可以到那里一会儿，讨几个红薯又返身。

冈下到烧火处不过一里路远近。我是主张喊，天叔叔又恐怕这时他们正在合围了，惊走了他们的猪，挨四伯的骂。

“我们下去就即刻转来，不要紧的。”

野猪听说凶，我知道。但天叔叔同我的意思都以为下冈不到一里路，是无妨。且这时大概还不到合围，四伯原是答应我们在打时可以看看的。这时既还不曾打，野猪不带伤，又不必怕它。因此下冈便即决定了。

棚子内还剩得有标枪，这标枪刃子比我手掌还要宽，极其锋快的，天叔叔学到一个打猎人样子，自己拣了一根短点的，为我拣了一根小刃的，各人都把来扛到肩膀上，离开了棚子，取小路下冈。

鬼，我们是不知道人应怕它的。虎豹这地方不曾有。豺

狼则间或有人见到过，据说也不敢咬小孩子。我们又听说野猪在带创以前从不会伤人。就一无所惧的向烧火处走去。

我在天叔叔身后走，为的是他可以为我逐去那讨人嫌的无毒蛇。

小风凉凉的吹到人身上很受用。月亮已升起照到头上了，星子少了点。

到了火堆边不见一个人。那里也有个棚子。棚子里只有一大筐子梭子薯，生的熟的混在一块儿，还有三个葫芦水。天叔叔又吹哨子不见别处有接应。我们知道必是他们禁止野猪从这路过身，所以在此烧着一堆火，人却走到别处去。

围大概是已经在合了。

“不转去又恐怕四伯回头找我们，转去又恐怕撞到带伤的野猪。”我是主张提高嗓子喊四伯几声看看的。

“做不得，四哥以你被豹子咬才会喊的。万一你一喊吓走了野猪，别人又会说四哥不该带我们来了。”

天叔叔想出一法子，是我留在此地，让他一个人转棚子。这难道算得好计策？要我一个人在此我可不能够，我愿意冒一点险耽着心跑转去。有两个人都扛着根矛子，我倒胆子壮一点！

回去是我打先，我把当路的花蛇同骤然从身后窜来的野猪娘打跑，对付前面倒容易多多了。

在棚子内一面喝水吃红薯，把我们从冈下取来的吃得两人肚子到发胀方才止。吃薯剥皮本来只是城里人的事，不过因为贪多取来的薯三个我还吃不完，两人便只拣那好的中心吃，薯的皮和到薯的边，天叔叔为把丢到棚外去。

若是我们初醒还只二更天，等到我们把薯吃了时，大约也是快到三更尽了。四伯不来真有点恼人。特意带我们来又骗了我们自顾去打围，我们真不如就到家睡一觉，明天早上左右跑到保董院子里去就可以见到那死猪！或者，这时四伯他们正在那茶树林子岔路旁站着，等候那野猪一来，就飞起那有手掌宽的刃的短矛子刺进野猪肋巴间，野猪不扬不睬的飞样跑过去，第二个岔口上别一个人就又是一矛子……说不定野猪已是睡倒在那茶林里，四伯等正放狗四处找寻吧。

远远的是听到有狗在叫，不过又像是在本寨上的狗。

天叔叔是显然吃多了红薯，眼睛闭起，又在睡了。

我也只有闭起眼，听棚外的草蚱蜢振翅膀。

像在模糊要醒不要醒的当儿，我听到一样响声，这响声反反复复在耳朵里作怪，我就醒了。我身子竖起来。

为这奇怪声气闹醒后，我就细细的去听。又不像长腿蚱蜢，又不像蚰蚰。是四伯转来了么？不是的。倒有点像我们那只狗。可是狗出气不会这样浊。是——？

我一想起，我心就跳了。这是一匹小野猪！我绝不会错，这真是一匹小野猪！它还在嗡嗡嗡嗡的叫！不止一，大约是一位，或者四位，就在我的棚子外边嚼那红薯皮。又忽然发小颠互相哄闹。

我不知我这时应当怎么办。一喊，准定就逃走。看看天叔叔是还不曾醒，想摇他，又怕他才醒，嚷一声，就糟糕了。我出气也弄得很小很小的。我还是下蛮忍到我出声。不过这样坚持下去也不会有好花样出来，可是想不出好方法，我就大胆小心将我们的门略推。

声音是真小。但这些小东小西特别的灵巧，就已得了信，拖起尾巴飞跑下冈子去了。

我真悔得要死。我想把我自己嘴唇重重打几下，为的是我恨我自己放气沉了点。其实有罪只是手的罪，不去推棚门，纵想不出妙法子，总可再听一会儿咀嚼。

哈，我的天！不要抱怨，也不要说手坏，这家伙，舍不得薯皮，又来了。

先是一匹，轻脚轻手的走到棚边嗅了一会儿，像是知道这里是有生人气，又跑去，但马上一群就来了。不久就恢复了刚才那热闹。

我从各处的小蹄子脚步声，断定这小东西是四位。虽然明明白白棚里是有好几把矛子，因为记得四伯说小野猪走路快得很，几多狗还追不上，待我扯开门去用矛子刺它，不是早跑掉了么？我又不敢追。那些小东小西大概总还料不到棚内是有人正在打它们的主意的，还是走来走去绕到棚子打圈子。

我就耽心这些胆子很大的小猪会有一位不知足的要钻进棚来同我算账的。替它们想，是把棚外薯皮吃完转到它妈处是合算的事，多留一刻就多有危险。

哈，我的天！一个淡红的小嘴唇居然大大方方的从隙处进来了，总是鼻子太能干，嗅到棚内的红薯，那生客出我意料以外的用力一下还冲进一个小小脑袋来。没有思索的空处，我就做了一件事。我不知道是我的聪明还是傻，两手一下就箍到它颈项。同时我大声一喊。这小东西猛的用力向后退，我手就连同退出了棚外。几几乎是快要逃脱了。天呀，

真急人！天叔叔醒了，那一群小猪窜下冈去了，我跪着在棚内，两只手用死力往内拉，一只手略松，不过是命里这猪应在我手里，我因它一缩我倒把到一只小腿膊，即时这只腿膊且为我拉进棚内了。

“哎哟，天叔叔，快出外去用矛子刺它，我捉着了！”

他像还在做梦的样子，出去就捉到那小猪两后腿，提起来用大力把猪腿两边分。

“这样子是要逃掉的，让我来刺它！”

猪的叫声同我的喊声一样尖锐的应山<sup>②</sup>，各处都会听见的。

不消说，我们是打了胜仗，这猪再不能够叫喊了。一矛两矛的刺夺，血在天叔叔手上沿着流，他把它丢到地上去，像一个打破了的球动都不动。

大家听到这故事，中间一个人都不敢插啄。直到野猪打死丢到地上后，小四才大大的放了一口气。

宋妈的嘴角全是白沫子。手也捏得紧紧的。像还扯到那野猪腿子一个样。这老太是从这故事上又年青三四十岁了。

“以后，你猜他们怎么？”宋妈还反问一句。

大家全不声。

“以后四伯转身时，他说是听到有小猪同人的喊叫，待看到我们的小猪，笑得口都合不拢。事情更有趣的是单单那一天他们一匹野猪打不得，真值得天叔叔以后到处去夸张！”

小四是听得满意到十分，只是抱着我的颈子摇。

二嫂见宋妈那接手忘形的样子，笑着说：

“宋妈，看不出你那双手还捉过野猪，我还以为你只有洗衣是拿手。”

“瞎，太太，到北方来，我这手洗衣也不成，倒只有捏饺子了。”

大家都笑个不止。

小四家的樱花开时，我已不敢去，只怕宋妈再无好故事，轮到我头上，就难了。

四月在北京窄而霉斋

---

本篇曾以《猎野猪的人》为篇名发表于1927年6月25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33期。署名从文。

① 学故事 说故事。

② 应山 声音在山间回响。



入 伍 后

*RUWU HOU*

《入伍后》1928年2月由北新书局初版。

原目：《入伍后》、《我的小学教育》、《岚生同岚生太太》、《松子君》、《屠桌边》、《炉边》、《记陆攷》、《传事兵》、《过年》（戏剧）、《蒙恩的孩子》（戏剧）。

# 入 伍 后

## 一、学吹箫的二哥

像是他第二，其他的犯人都喊他做二哥，我也常常二哥二哥的随了众人喊起他来了。

二哥是白脸长身全无乡村气的一个人。并没有进过城人过学堂，但当时，我比他认的字要少得多。他又会玩各种乐器。我之所以同二哥熟，便是我从小时就有着那种爱听人吹唢呐拉四胡的癖好。因为二哥的指导，到如今，不拘一管箫，我都能呜呜的吹出声音来，虽然是不会怎样好，但二哥对我，可算送了一件好的要忘也无从忘的悲哀礼物了。在近来，人的身体不甚好，听到什么地方吹箫，就像很伤心伤心，固然身体不好把心情弄得过于脆薄，是容易感动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有了二哥过去的念头，经不着撩拨，才那么自由的让不快的情绪在心中滋长！我有时，还这样想：在这世

界中，缺少了力，让事实自由来支配我们一切软弱得如同一块耙的人，死或不死，岂不是同类异样的一个大惨剧么？忽然会生出足以自吓的慈悲心，也许便是深深的触着了这惨剧的幕角原因吧。

想着二哥，我便心有悲戚，如同抓起过去的委屈从新来受的样子。二哥的脸相，竟像是模糊得同孩时每早上闭眼所见葵花黄光一样，执了意要它清楚一点就不能，但当不注意时，忽而明朗起来，也是常有的事。不必要碰时候我也容易估定的，便是二哥样子是颇美，各部分，尤其是鼻子，和到眉眼耳朵。或者，正因其是美，这印象便在我心上打下结实的桩来，使我无从忘怀吧。我对于这样的自疑，也缺少自护的气力，有一时，我是的确只有他的性情与模样的美好温良据在我心中，我始觉到人生颇为刻酷的。

这我得回头说一些我们相识的因缘。

民国七年，我出了故乡，随到一群约有一千五百的同乡伯伯叔叔哥子弟兄们，扛了刀刀枪枪，向外就食，人地方没有占到，于是我们把黔游击队放弃了的芷江的东乡几个大点的村镇分头占领了。正因为是还有着所谓军民两长的清乡剿匪的委令，我们的同乡伯伯叔叔们，一到了砦里，在未来以前已有了命令，所传的保甲团总，把给养就接连连送上来了。初到的四五天，我们便是在牛肉羊肉里过的生活，大吃大喝，甚至于有过颇多的忘了节制的弟兄们，为了不顾命的喝吃，得了颇久的病。不是为了大吃大喝，谁想离了有趣的家乡？吃以外我们一到像是还得了很多的钱。这钱立时就

由团长伯伯为分配下来，按营按连，都很公平，照了职务等次，多少不等。营长叔叔是不是也拿？我可不知道了。团长伯伯的三百元，我是见到告示，说是全赏给普通弟兄们让大家瓜分的。我那时也只能怪我身个儿同年龄太小，用补充兵的名义，所以我第一次得来的钱，是二块七毛四。这只是比伙夫多七毛四分的一个数目而已。但也是我可喜的事。人家年长得多，身体又高又大，又曾打过仗，还比我这才入伍的孬孬<sup>①</sup>多得块多钱哩。

三块多钱处分的情形，除了我请过一次棚内哥弟吃过一对鸭子外，我记不清楚了。

我们就是那么活下来，非常调谐，非常自然。

住处是杨家祠堂。这祠堂大得怕人。差不多有五百人住下，却还有许多空处。住了有一年，我是甚至于有好些地方还不敢一人去，不单是鬼，就是那种空洞寥阔，也是异样怕人的。不知是什么意思，当真把队伍扯出去打匪虽是不必做的事，但是，却连我最怕的每日三操也像是团长伯伯可怜我们而免了。把一根索子，缠了布片，将索子从枪眼里穿过，用手轻轻的拖过去，这种擦枪的工作，自然是应得像消遣自己来做做，不过又不打靶，是这样镇日的擦，各人的枪筒的来复线，也会就是那么擦融吧。当真是把枪口擦大，又怎么办？不久，我们的擦枪工作于是也就停下来了。

不知是那一个副官做得好事，却要我们补充兵来学打拳。这真是比在大田坪叉了手去学走慢步还要坏的一件事情！在吹起床号之后就得爬起，十分钟以内又得到戏台下去集合，接着是站桩子，练八进八退，拳师傅且口口声声说最好是大家学“金鸡独立”（到如今我还不知道这金鸡独立，把一只脚

高高举起，是有什么用处)。把金鸡独立学会时，于是与我一样大小的人每天无事就比起久来了。小聪明我还有一点，是我总能把许多大的小的比败。师傅真是给了我们一种娱乐。因为起得早，到空旷处吸了颇多的干净空气，身体像是日益强壮了，手膀子成了方形，吃饭也不让人，在我过去的全生活中，要算那时为最康健与快乐了吧。

我们第四棚，是经副官分配下来，住在戏台下左边的。楼上是秘书处，又是军法处，他们的人数总有我们两倍多，但也像并没有许多事可以送那些师爷们去做，从书记处那边栏杆空处，就时常见到飞下那类用公文纸画上如同戏台边的木刻画的东西来，这可以见出大家正是同样的无聊。我还记得我曾拾了两张白纸颇为细致的画像，一为大战杨再兴，一为张翼德把守芦花荡，最动人的是张飞，胡子朝两边分开，凶神恶煞，但又不失其为天真。据一个弟兄说这是军法长画的，我于是小心又小心，用饭把来妥妥贴贴粘在我睡处的墙上了。住处虽无床，用新锯的还有香气的柏木板子铺成，上头再用干稻草垫上，一个人一床棉被，也不见得冷。大家睡时是脚并脚头靠头，睡下来还可以轻轻的谈笑话的，这笑话不使楼上人听到，而大家又可乐。到排长来察时，各人把被蒙了头，立时假装的鼾声这里那里就起了。排长其实是在外面已听了许久。可是虽然知道我们假装，也从不曾发过气。他果真是骂人，到明天大家上后山去玩，不和他亲热，他就会找到不能受的寂寞了。说到排长也真好笑。因为年纪并不比我们大几多，还是三月间二师讲武堂毕的业，有两个兵士是他的叔叔辈，点名到我们这一排时，常受窘到脸红，真难为他！“四叔，我们钓鱼去呀！”这是一个笑话。因为排长

对他的兵士曾这样又恭敬又可怜的邀约过，以后见到排长，一说到“四叔，我们……”排长就笑着走开了。

在放肆得像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我学会了洒水，学会了唱山歌，学会了喊狗上山去撵野鸡，又学会了打野物的几样法术（这法术，因为没有机会来试，近来也就全忘了）。

有一天，像是九月十四样子，副官忽然督工人在我们住处近边建起一座棚栏来了。当那些大木枋子搬来时，大家还说是为我们做床，到后才知道是特为囚犯人的屋子的。不是为恐怕我们寂寞才来把临时监牢建筑到这里，真是没有什么理由。“把监牢来放在我们附近，这不是伯伯叔叔有意做得可笑的事么？”于是用话激了丁桂生，丁桂生，是营长的二少爷，也是我们的同班补充兵，还说：

“去呀，到七叔那里去说！”

那小子，当真便走到军法长那里去抗议。不过，结果是因为犯人越来越多，而且所来的又多半是‘肥猪’，于是在戏台旁筑监牢的理由就很充分的无从摇动了。

第二天，午时以前，监牢做成后，下午就有三个新来的客，不消说看管的责任就归了我们。逃脱是用不着担心的。这些人你让他逃也不敢。这原故是这类人并不是山上的大王或喽啰。他们的罪过只是因为家中有了钱而且太多。你不好好的为他们安置到一个四围是木柱子的屋子里，要钱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呵！果真是到了这屋子还想生什么野心逃走，那就请便吧，回头府上的房子同田地再得我们来收拾。把所有的钱捐一点儿出来，大家仍然是客客气气的吃酒拉炕。关

于用力量逼迫到这类平时坏透了的土绅拿出钱来，是不是这例规还适用于另一个世界，我可不知，但在当时，我是觉得从良心上的批准，像这样来筹措我们的饷项，是顶合式而又聪明的办法了。

桂生回头时诉说他是这样的办的交涉：

“七叔，怎么要牢？”

“我七叔就说：牢是押犯人的！”

“我又说：并没见一个犯人；犯人该杀的杀，该放的放，牢也是无用！”

“七叔又说：那些不该杀又不能放的，我们把他押起来，他钱就厕马屎样的出来了。不然大家怎么有饷关呢？”

“我就说：那么，牢可以放到别处去，我们并不是来看管犯人的。”

“这些都是肥猪，平常同叔叔喝酒打牌，要你们少爷去看管也不是委屈你们——七叔又是这么说。”

“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行个礼下来了。”

“好，我们就做看犯人的牢头，也有趣。”这是听了桂生报告后人家说的。

有趣是有趣，但正当值日那时节，外面的热闹，可不能去看了。

第二天副官便为我们分配下来，每两人值日一天，五天后轮到各人一次。值日的人，夜间也只能同那派在一天的弟兄分到来瞌睡。不知道的，会以为是这样就会把我们苦了吧，其实是相反的。你不高兴值夜班，不拘是谁都愿意来相替。第一个高兴为人替到守夜的便是桂生，以前日子，他就每夜



非说笑话到十二点不能合眼。值夜班后，他七叔又为我们立了一个新规例，凡是值夜的人得由副官处领取点心钱两毛：牺牲一个通宵，算一回什么事？有两个两毛钱合拢来是四毛，两毛钱去办烧鸡卤肉之类，一毛钱去打酒，剩一毛钱拿去大厨房向包伙食的陈大叔匀饭同猪油，后园里有的是不要钱买的萝卜和芫荽，打三更后，便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将起来，酒喝完了，架三块砖头来炒油炒饭，不是一件顶好玩的事情么？并且，到酒饭完了，想要去睡时，天也快要亮了。

我之所以学会喝酒，便是从此为始。

下面我说一段我们同我们的犯人的谈话：

“胡子，你怎么还不出去？这里老人家住起来是太不合宜了！”

“谷子卖不出钱，家中又没有现的——你给我个火把。”

我给了他一根燃着的香，那犯人便吸起旱烟来了。

桂生又问：“你家钱多着咧，听军法长说每年是有万多担谷子上仓，怎么就莫有钱？”

“卖不出钱！”

“你家中地下必定埋得有窖，把银子窖了！”一个姓齐的说。

“莫有，可以挖，试试看。”

“那我们明天就要派人去挖看！”桂生和我同声的吓他。

“可以，可以，……”

其实我们一些小孩子说要明天去挖，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事实的，但胡子上财主，说到可以可以时，全身就已打战了。这胡子在同我们谈话的三天以后，像是真怕军队会去挖

他窖藏的样子，找到了保人，承认了应缴的五千块钱捐款，就大摇大摆拿了旱烟袋出去了。这胡子像是个坐牢的老手，极其懂得衙门中规矩似的，出去之后，又特送了我们弟兄一百块洋钱。我们没有敢要，到后他又送到军法长处去，说是感谢我们的照料，军法长仍然把钱发下来，各人八块，排长十六，伙夫四块，一百元是那么支配的，补充兵第二次的收入，便是当小禁子得来的八元！对于那胡子，所给我们的钱，这时想来，却对胡子还感到一点愤恨，在当时，因为他有着许多钱，我们全队正要饷，把他押起来，至少在我们十个年青小孩天真的眼光看起来，是一种又自然又合理的事，但胡子，却把我们待成了真的以靠犯人赏赐的禁子样子，且多少有一点儿见了我们对他不虐待眼见得就是为要钱的原故，这老东西真侮辱了我们了。守犯人是一件可以发财的差使，真不是我们那时所想到的事。并且我们在那时，发财两个字也不是能占据到心中，我们需要玩比需要钱还利害。或者，正因其为我们缺少那种人生的发财的欲望与技术，所以司令官才把我们派去办理那样事情吧。

牢中一批批大富户渐渐变成小富户了，这于我们却无关。所拘的除了疯子吵吵闹闹会不让我们能睡觉以外，以后的是一个乞丐，我们也会仍能在同一情形下当着禁子吧。

不久，小富户由三个变成两个，两个而一个，过一日，那仅有的一个也认了罚款出去了。于是我们立时便忽然觉到寂寞起来。习惯了的值夜在牢已空了之后当然无从来继续，大的损失便是大家把吃油炒饭的权利失去了根据了。“来一个哟，来一个哟，”大家各自的在暗中来祈祷，盼望不拘是大富

小富，只要来一个在木棚栏里住，油炒饭的利益就可以恢复。

可是犯人终不来，一直无聊无赖过了那阴雨的十月。

天气是看看冷下来了；大家每天去山上玩，随意便捡柴割草，多多少少每人一天总带了一捆柴草回营盘。这一点我是全不内行的一个人。正因了不内行，也就落得了快活。别人所带回的是冬天可以烤火的松香或别的枯枝，我则总是扛了一大束山果，回营来分给凡是我相熟的人。有时折回的是花，则连司令那里，桂生家爹，同他七叔处，差遣棚杨伯伯，传达处，大厨房陈叔，一处一大把，得回许多使我高兴的奖语谢语，一个人夜里在被盖中温习享受。不过在我们刚能用别的事情把我们充禁子无从得的怅惘拭去时，新的犯人却来了。

我记到我是同一个姓胡的在一株大的楠木树上玩，桂生同另一个远远的走来，“呀”他大声嚷着，“来了，来了，我才看到押了五个往司令部去！”从楠木上溜下来就一同跑回去看。桂生家七叔正在审讯。

“预备呀！”我是一见到那墙角三块为柴火熏黑的砖，就想起今晚上的油炒饭。

因为看审案是一件顶无趣味的事，于是，我们几个先回了营的人，便各坐在自己铺上等候犯人的下来。

“今天是应轮到我！”大家都对于这有趣的勤务愿意来担负。

夜里是居然有了五个犯人。新的热闹，是给了我们如何的欢喜啊！我记得这夜是十个人全没有睡觉，玩了一个通宵，像庆祝既失的地盘重复夺还的样子，大家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楼上桂生的七叔喊了又喊“大家是要睡”，在每一次楼上有了

慈爱的温和的教训后，大家又即刻把声音抑下来。但谁都不能去睡！我们又相互轮到谈笑话，又挑对子两个人来练习打架。兴儿还不曾尽，天是就发白了，接着，祠堂门前卫兵棚的号兵，也在吹起床喇叭了。

五个犯人之中就有二哥在。到两天以后我们十个人便全同二哥要起好来了。知道是二哥之所以坐牢不是为捐款，是为了仇家的陷害，不久便可以昭雪，以后，便觉得二哥真是一个好人，而且这样的好人，是比桂生家七叔辈还要好。大致或者二哥之善于说话，也是其所以使我们同情的一种吧。他告我们是离此不到二十里的石门寨上人，有妈没有父亲。这仇家是从远祖上为了一个女人结起的，这女人就是二哥的祖母，因为是祖母在先原许了仇家，到后毁约时打了一趟堡子，两边死了许多子侄，仇就是那么结下，以后，那一边受了他们祖宗的遗训，总是不能忘记当年毁约的耻辱，二哥家父亲就有过两次被贼攀赃污盗，虽到后终得昭雪，昭雪后不久也就病死了。二哥这次入监，也已经是第二次，他说是第一次在黔军军法处只差一分一秒险见就被绑了哩。

问他：“那你怎不求军队或衙门伸冤反坐？”

他说：“仇家势力大，并且军队是这个去了那个来，也是枉然。”

又问他：“那就何不迁到县里去住？”

说是：“想也是那么想，可是所有田坡全是在乡里，又非自己照料不可。”

“那你就只可听命于天了！”

他却轻轻的对我说：“除非是将来到军队里做事也像你们的样子。”

二哥是想到做一个兵来免除他那不可抵抗的随时可生的危险的。但二哥此时却还正是一个犯人。怎么有法子就可以来当兵？他说的话桂生也曾听到，桂生答应待他无事出狱后，就为他到其爹处去说情。

因为是同二哥相好，我们每夜的消夜总也为他留下一分。他只能喝一杯酒。他从木窟窿里伸出头来我们就喂他菜喂他酒，其实他手是可以自己拿的，但是这样办来，两边便都觉得有趣。像是不好意思多吃我们的样子，吃了几筷子，头便团鱼样缩进去了，“二哥，还多咧，不必客气吧，”于是又不客气的把头伸出来。在消夜过后，二哥就为我们说在乡下打野猪以及用药箭射老虎的一些事。有时不同他说话他仍然是睡不着去，或者，想到家中的妈吧。在我们还没有同二哥很熟时，二哥的妈就来过一次，一个五十多岁的高大乡下人，穿蓝色衣服，在窟窿边同二哥谈了一些话，抹着眼泪就去了。以后就没有再来，问二哥才知道那就是他妈，知道这边并无大危险，所以回家去照料山坡去了。他妈第二次来时，我们围拢去同她说话，才看出这妇人竟与二哥一个模样，都是鼻梁骨高得极其合式，眉毛微向上略飞，大脚大手，虽然是乡下人样子，却不粗卤。这次来时为二哥背了一背笼红薯，一大口袋板栗，二哥告她在此是全得几个副爷相看护，这一来却把老太太感动了。一个一个来作揖，又用母亲样的眼光来觑我们，且说自己把事做错了，早知道，应当要庄上人担一挑红薯来给大家夜里无事烧起吃。最后这老太太便强把特为她儿子带来的一袋栗子全给了我们，背起空背笼走了。其实是纵不把我们，二哥的东西，我们是仍然要大家不分彼此的让着来吃的。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原故，每次要桂生去他七叔处打听二哥的案件，总说是还有所候，危险虽不有，也得察明才开释。既然是全无危险，二哥也像没有什么不愿意久住的道理了。我们可没有替别人想当到大家都去山上打雀儿时，一个人住在这栅栏子里是怎样寂寞。照我们几个人的意思，二哥就是那么住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若果真是二哥一日开释，回了家乡，我们的寂寞，真是一件不可受的寂寞呀！

有一天，不知姓齐的那猴子到什么地方抢来一个竹管子，这管子我们是在故乡时就见到过的。管子一共是七个眼，同箫样，不过大小只能同一枝夺金标羊毫笔相比。在故乡吃了晚饭后，大街上就常有那类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汉，腰带上插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东西，一面走一面把手中的管子来吹起，声音呜呜喇喇，比唢呐还要脆，价值大概是两个铜子一枚，可是学会吹的总得花上一些儿工夫。桂生见到那管子了，抢过来吹，却作怪不叫。我拿过来也一样的不服我管理。

“我来，我来！”二哥听到外面吵着笑着，伸出头来见了说。

“送二哥试来吹吹！”桂生又从我手里抢过去。

呵，栅栏里，忽然呜呜喇喇起来了。大家都没有能说话。各人把口张得许多大，静静的来听。不一会，楼上也知道了，一个胡子书记官从栏干上用竹篾编好黄连纸糊就的窗口上露出个头来，大声问是谁吹这样动人的东西！大家争着告他是犯人。二哥听到有人问，却悄悄的把管子递出来了。桂生接过拿上楼去给那胡子看，下来时高兴的说七叔告二哥再吹几个曲子吧。二哥是仍然吹起来。变了许多花样。竟像比大街上那卖管子的苗老庚还吹得动人。楼上的师爷同楼下的副爷，

就呆子样听二哥吹了一个下午。

到明天，又借得一枝箫来要二哥试吹，还是一样的好听。待到大家听饱了以后，就勒着要二哥为指点，大家争到来学习，不过，学到两三天，又觉到厌烦放下了。可是我因此就知道了吹箫的诀窍，不拘一枝什么箫，到我手上时，我总有法子使它出声了。这全是得二哥传的法。二哥还告我们他家中是各样乐器都有的；琵琶，箏，箫，笛子，只缺少一个笙，在乡中，笙是见也无从见到的，但他预备将来托下常德卖油的人去带，说是慢慢的自己来照到书去学。

音乐的天禀，在二哥，真是异样的。各样的乐器，他说都是从人家办红白喜事学来的。一个屈折颇多的新曲，听一遍至两遍也总可熟习，再自己练习一会，吹出来便翻了许多更动人的声音了。单凭了耳朵，长的复杂的曲子也学会了许多。自己且会用管子吹高腔，摹仿人的哼着的调子。又可以摹仿喇叭。关于军歌也是异常熟习。本来一个管子最多总不会吹出二十个高低音符的，但二哥却像能把这些三个或四个音揉碎捏成一个比原来的更壮大，又像把一个音分成两个也颇自然的。

像是有了规则的样子，虽然上头也同我们一样的明知二哥的案子全是被了别的贼匪所诬赖，仇家买合的匪是把头砍下了，但平安无事的二哥，仍然还得花上一百元名为乐捐的罚款，才能出门。真是无聊呵，像才嫁了女的家中，当二哥出去以后！

二哥是在吃了早饭时候出去，到夜里，又特意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剃了一回发，来到我们棚里看我们的。不过这时我却出了门。二哥便同桂生谈笑了一阵，桂生为他打了半斤酒，买来一些卤牛肉，说是“还刚被一个人扯到喝了一顿

呢”，但也勉强同桂生喝了一小茶盅酒。他又要桂生为他去试问问营里，若是不为什么资格所限的话，是愿意自己出钱买一枝枪来同我们做补充兵的。桂生同其他几个是同声说果若是二哥能来到营里，班长的位置是非二哥来做不可的。我们正少一个班长哩。到我回营时，二哥却已返到一个亲戚家去了。

因为是记到二哥说的明日便当返石门寨去看看妈，过几天稍稍把家事清理一下就又返身来候信，所以虽然是一对着栅栏便念着像嫁去的二哥，但总料想第二次见到二哥时，我们便要更其放肆的来一同喝酒说笑了。我是因了二哥允许我的一枝箫，便更觉念念，恐怕是二哥来了后一时不能入营，就时时刻刻催到桂生到他爹处去撒赖，桂生七叔是也知道二哥的为人的，经他帮到一说，事情便是这样妥贴了，只等二哥从石门寨回来，枪不必自己买，桂生家七叔就做了保人补上一个名字。

至少是当时的我，异样的在一种又欢欣又不安的期待中待着二哥的！我知道时间是快要下雪了。一到雪后，我们就可以去试行二哥所告我们的那种法术，用鸟枪灌了细豆子去打斑鸠，桂生的爹处那两匹狗，也将同我们一样高兴，由二哥领队，大家去追赶那雪里的黄山羊！若是追赶的是野猪，我们爬到大树上去，看二哥用耳巴子宽的矛子去刺野猪，那又是如何动人的一幕戏同一张画！

一天，两天，……二哥终于不见来，到第四天桂生从他七叔处得来一个坏消息，二哥的妈在二哥出牢第三天，就有一个禀，说是儿子正预备着一切要来当个兵，夜里几个脸上



抹了烟子的人，把儿子从家中拖出去跑了……第二个稟贴便是说已在坳上为人发现了儿子的死掉了的尸，头和手脚却已被人用刀解了下来束成一处，挂在一株桐子树上，显然是仇杀，只要求为儿子伸冤。桂生说完，大家全哭了。若是二哥还是坐在监牢里，总不至于这样吧。这不消说是仇家见到二哥这次又没有为军队认做匪，自己的陷害不成功，眼看到二哥是仍然平平安安回到家里来；并且二哥行将来营里当兵的消息，总又是那位爽直的老太太透露了出去，所以仇家就出了这样一个毒计策，买人把二哥割了。

……箫是不必学了！我们那一棚的班长也只好让他那样缺着下去了！桂生呵，要你爹把那两匹狗打了吃掉吧！没有二哥，山羊是赶不成了！

桂生听着我的伤心的话语，一面抹着眼泪，一面爬到凳子上头去，把墙头上悬着那一大捆带壳的细绿豆，取下来掷到地上后，用脚蹂的满地是豆子。

“要这东西是有什么用处？将来谁再打班鳩就是狗养的！……”

这夜对着空的监牢，我们才感到以前未曾经过的大的空虚。同样的心情，就是二姊死了让尸身塞到棺木以后，眼见得为几个肮脏伙子抬去后，那样的欲哭不能的到堂屋里去烧夜香时候！

在快要过年了的那几天，我们是正用着生的棕布包了脚，在那没膝的厚雪里走动开差到麻阳县去的。在路上，见着那白的雪上山狸子的一串脚踪迹，经我悄悄的指点给桂生，不久是大家也都见到了。大家都会意。因为这样小小的印子，引起了我们对二哥的怀念，又无一个人敢提出关于二哥的话

语，觉得都很惨戚。山狸子的足迹是在雪消后就会失去的，二哥却在我们十个人心上，留下一个不容易为时间拭去的深的影子了。

到近来，使我想起死的朋友们而辄觉惘然的，是已有了差不多近十个。二哥算是我最初一个好朋友。还是能吃能喝活着的当年那九个副爷们，虽然是活的方法同趣味也许比往日要长进了许多，像桂生同小齐是在前年见着时就已经穿了上尉制服的，不过，我们的当年那种天真的稚气，却如同二哥一样早已死去成灰了。想大家再一同来酒呀肉呀你一杯我一筷的不客气的兄弟样吃喝，是一件比做皇帝还要难的事。就是真实的过去，也成了梦幻似的传奇似的事情，在此时要去当兵的年青人，谅亦无从去找到那同样浪漫的不羁的生活教训了。

死不甘心生又不能的吉弟，在无可奈何中往东北陆军第二旅当兵去了。送他去时，见到他眼泪婆娑的一个人进那二旅司令部，回头在车子上，我想到我在比他还幼小的年龄出门入伍的情形，又想到不期望在我如今居然却来改了业，而改业后仍然还不能忘情于过去，心里忽然酸楚起来，泪便堕在大褂前幅上面了。吉弟呵，勇敢一点吧。这里的军中不比家庭，官佐上司不是父母，同队弟兄也与我们朋友是异样，这一次我希望是我最后见到你的小孩子的眼泪，以后你就能把眼泪收拾起来，学做一个大人！我是像你这样十七岁的年纪时，便已管理十个比我还大的人，充班长每日训练别人了。你当随时小心又小心，莫让人拿你来做整理军纪的证明。凡事

都得耐烦去做，忍了痛对你生活去努力。你应当用力量固执着你的希望向前去奋斗，到力尽气竭为止。你当认清你生活周围的敌人：时时想打仗的军阀？不是的！穿红绿衣裳用颜料修饰眼眉的女人么？不是的！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养成的一切权威，就是你的敌人！在两样的命运下，我是希望你没有为枪呀炮呀打死，微俸能活下找得出对于这世界施以一种酷刻的报复的。在生活的侮辱下糟踏，与其每天每天去尽了全力与柴米油盐来打仗，结果胜负还是未可知，不如走这士大夫所不齿的一条路，还是于你我都适宜。一切的站到幸运上的人，周围的事实是已把他们思想铸定成为了那样懦弱与自私，他们那能知道一个年青的人在正好接受智慧的时候为生活压下而继续死去是普遍的事实？他们那能知道他以外的还有生活的苦战？那类口诵着陈旧的格言说是“好男不当兵”的圆脸凸肚绅士们，我是常常的梦到我正穿起灰衣在大街上见一个就是一个耳刮的。这可笑的梦我竟常常要做。呵，小的弟弟，那类绅士的教训，若是在你心中居然生了足以使你自惭的坏影响，真是不应该！目下的，在此几个穷苦朋友们，还梦着呓语着，要在艺术上建设什么，找寻什么，在追求中却为了饥饿而僵仆，让冬的寒风在头上代表人类做冷峭的狞笑，这样的结果一无所得，包着苦恼死去的朋友们，这里那里全是，从这种悲剧的继续中，已给了我们颇大的真而善的教训了，当兵，便是我们这类人从梦中找不到满足复仇的一条大路！虽然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但比之于类乎“秀才造反”的途径，已是异样的清楚了。吉弟，好好的对着

新的生活努力吧。你好好的学一个大人，不要时时眼泪婆婆，不要如我六弟那样莽，我问你村哥也就可以放心了。我们是在同一命运下竭着力量来同生活抗拒的人，看了为可怕的时间所捏碎我们的天真与青春，真是只有抚着脸儿来痛哭，但是，向渺茫的那一点儿光明去看吧。过去的是已经成为过去了。好好的运用着未来也不为迟！得你来信，说是除了带皮帽子大家骤然相对时不禁微笑外一切都还好过，你会不知道我在接到你这信以后是怎样在喜悦与惆怅中眷念着我过去的自己！恐怕你仍然免不了初离开我们的寂寞，我才来写这一篇我的入伍生活，愿你有好的朋友，也能如我当时，只是不要到了我这样年纪时，却来改了业，写当年的一切给你小的朋友看！

---

本篇发表于1927年1月1日《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署名沈从文。

① 孛孛 凤凰土语，指弟弟，老弟。

# 我的小学教育

## 一 木傀儡戏

二八月，土地菩萨生日，街头街尾，有得是戏！土地堂前头，只要剩下来是两丈宽窄的空地，闹台就可以打起来了。这类木傀儡戏，与其说是为娱那土地一对老夫妇，不如说是为逗全街的孩子欢心为合式。别的功果，譬如说，单是用胡椒面也得三十斤的打大醮，捐钱时，大多都是论家中贫富为多少的，惟有土地戏，却由募捐首士清查你家小孩子多少，像我们家有五个姊妹的，虽然明知道并不会比对门张家多谷多米，但是钱，总捐得格外多。不捐，那是不行的。小孩子看戏不看戏是不问。但若是你家中孩子比别人两倍多，出捐太少，在自己，良心上说来，也会不好意思吧。

戏虽在普通一般人家吃过早饭后才开场，很早很早，那个地方就会已为不知谁个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惟有“土地堂前猪屎多”，在平时，猪之类，爱在土地堂前卸脱它的粪便，

几乎是成了通例的，唱戏日，大家临时就懂了公德心，知道妨碍了看戏是大家所抱怨的，于是，这一天，就把猪关禁起来了。你若高兴，早早的站在自己门前，总可以见到戏箱子过去，押箱子的我们不要问就可以知道是“管班”。每一口箱子由两个挑水的人抬着，箱子上有各样好看的金红漆花，有钉子，有金纸剪就“黄金万两”连连牵牵的吉利字样的字，一把大牛尾锁把一些木头人物关闭着。呵，想象到那些花脸，旦脚，尤其是爱做笑样子的小丑，鼻子上一片白粉，豆腐干似的贴着，短短的胡子，……而它们，这时是一起睡在那一只大木箱子里，将要做些什么？真可念！我们又可以看到一批年老的伯娘婆婆，搬了凳子，预先去占坐位的。做生意的，如像本街光和的米豆腐担子，包娘的酸萝卜篮子，也颇早的就去把地盘找就了。

饭吃了，一十六个大字，照例的每日功课，在一种毫不用心随随便便的举动下，用淡淡的墨水描到一张老连纸上后，所候的就是“过午”那三十枚制钱了。关于钱的用处，那是预先就得支配的。所有花费账单大致如左：

面（或饺子）一碗，十二文。

甘蔗一节，三文。

酸萝卜（或蒜苗），五文。

四喜的凉糕，四文。

老强母亲的膏粱甜酒，三文。

余三文作临时费。

凉糕，同膏粱甜酒，母亲于出门时，总有三次以上嘱咐不得买吃的，但倘若是并无其他相当代替东西时，这两样，仍然是不忍弃置呀。有时可以把甘蔗钱移来买三颗大李子，

吃了西瓜则不吃凉糕。倘若是剩钱，那又怎么办？钱一多，那就只好拿来放到那类投机事业上去碰了！向抽签的去抽糖罗汉，有时运气好，也得颇大的糖土地。又可以直接钱换钱，去同人赌骰子，掷“三子侯”。钱用完时，人倦了，纵然戏正有趣，回家也是时候了。遇到看戏日，是日家中为敬土地的原故，菜是格外丰富。“土地怎不每月有一个生日呢？”用一种奇怪的眼睛瞧着桌上陈列的白煮母鸡，问妈，妈却不应，待到白煮鸡只剩下些脚掌肋巴骨时，戏台边又见到嘴边还抹油的我们了。

在镇筴，一个石头镶嵌就的圆城圈子里住下来的人，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人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是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时间是一世纪以上，因此，近来有一类人，就是那类说来俨然像骂人似的，所谓“杂种”，就很多很多。其初由总兵营一带，或更近贵州一带苗乡进到城中的，我们当然可以从他走路的步法上也看得出这是“老庚”，纵然就把衣服全换。但要一个人，说出近来如吴家杨家这两族人究竟是属于那一边？这是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若果“苗女儿都特别美”，这一个例可以通过，我们就只好说凡是吴家杨家女儿美的就是苗人了。但这不消说是一个笑话。或者他们两家人，自己就无从认识他的祖宗。苗人们勇敢，好斗，朴质的行为，到近来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种普遍的德性。关于打架，少年人秉承了这种德性，每一天每一个晚间，除开落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见到若干不上十二岁的小孩，徒手或执械，在街中心相殴相扑。这是实地练习，这是一种预备，一种为本街孩子光荣

的预备！全街小孩子，恐怕是除非生了病，不在场的，怕是无一个吧。他们把队伍分成两组，各由一较大的，较挨得起打的，头上有了成绩在孩子队中出过风头的，一个人在别处打了架回来为本街挣了面子的，领率统辖。统辖的称为官，在前清，这人是道台，是游击，到革命以后，城中有了团长旅长，于是他们街头也随到转变了。我曾做过七回都督，六弟则做过民政长，都督的义务是为兄弟伙出钱备打架的南竹片；利益，则行动不怕别人欺侮，到处看戏有人护卫而已。

晚上，大家无事，正好集合到衙门口坪坝上一类较宽敞地方，练习打斤斗，拿顶，倒转来手走路，或者，把由自己刮削得光生生的南竹片子拿在手上，选对了出来，学苗子打堡子时那样拼命。命固不必拼，但，互相攻击，除开头脸，心窝，“麻雀”，只是一些死肉上打下，可以炼磨成一个挨得起打的英雄好汉，那是事实吧。不愿用家伙的，所谓“文劲”，仍可以由都督，选出两队相等的小傻子来，把手拉斜抱了别个的身，垂下屁股，互相纠缠，同一条蛇样，到某一个先跌到地上时为止，又再换人。此类比赛，范围有限，所以大家就把手牵成一个大圈儿，让两人在圈中来玩。都督一声吆喝，两个牛劲就使出了，倒下而不愿再起的，算是败了，败者为胜利的作一个揖，表示投降，另一场便又可以起头。亦有那类英雄，用腰带绑其一手，以一手同人来斗的，亦有两人与一人斗的。总之，此种练习，以起疱为止，流血，也不过凶，不然，胜利者也觉没趣，因为没一个同街的啼哭回家，则胜利者的光荣，早已全失去了。

这一街与另一街必得成仇，不然，孩子们便找不出实际显示功夫的一天！遇到某街某衙，土地戏开场，他们就有得



是乐了。先日相约下来，做个预备。行使通知的归都督，由都督檄团长去各家报告。各人自预备下应用的军器，这真是少不得的一件东西！固然，正式冲锋上，有由各方首领，各选人才，出面单独角力，用不着军器的时候，但，终少不了！少了军器，到说是“各亮器械宽阔处去”时，恐怕气概就老不老早先馁下了。或是短短木棒，或是家中晒棉纱用的小竹筒，都可以。最好最正式的军器是“南竹块”，这东西，由一个小孩子方面打到另一小孩子身上时，任怎样有力，也不会大伤。且拿南竹片可以藏到袖中，孩子们学藤牌时，又可以充砍刀用，是以家中也不会禁止。缺少军器的可以到都督处去领取两枚小钱，到钱纸铺去，自己任意挑选。竹片在钱纸铺中，除了火纸已成了废物，也幸有了这样一种销路，不然，会只有当柴烧了。

其团长通知话语，大约如下：

“据探子报；△月△日，△△街，唱土地戏△天，兄弟们应各备器械，前往台边，占据地盘。奋勇当先，各自为战，莫为本街出丑，是所望于大家！”

此出于侵略一方面，能具侵略胆量者，至少总有几位脚色，且有联络或征服其他团体三个以上的力量才敢正式宣布，不然，戏纵要看，也只好悄悄的，老老实实的，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望罢了。戏属本街呢，传语当为“△月△日，本街△段唱木人头戏，热闹非凡，凡我弟兄，俱应于闹台锣鼓打过以前，执械戎装到场，扎守台边。莫为别地痞子欺侮，致令权利失去！其军械不齐又不先来都督处领取款子的。罚如律。”

关于赏罚律，抄数则例示：

见敌远走者，罚钱一文。

被打起疤不哭哼者，赏钱一文。

在别处被二人以上围打不伤者，赏钱二文。

被人骂娘三句，挑战不敢动手者，罚钱二文。

不是说到这一群小宝贝预约下来的事情么？在戏场开锣以前，空头唢呐还呜呜的吹时，本街的孩子，三个五个，满面光辉，如生日是属于自己一样，吃得肚子饱饱的，迎上前去，就把戏台包围了。所谓台，可不是玩意儿，冠冕堂皇，真了不得呀。十多根如同臂膊大小的木杆竹杆，横七竖八的在一些麻绳子的束缚下绑好后，（远看正如一个立方体的灯笼架子）接着是用破破烂烂灰布青布帐篷一类套上去，照此一来，太阳可以不会再晒到鼓起嘴巴吹唢呐的老老秃顶了，一些木头傀儡也就很安静于一方阴影下老老实实休息着了。布篷套上后，已不再像灯笼架子，到后又得那类庙中用的幔子把打锣鼓一般人分隔到内房去，于是远远的看来，俨然也成了个戏台模样。

打闹台过后，不久就是为某乡约，某保正，或是某老太太，打加官的一套把戏。这真讨厌！在大戏台上，见到一个戴了面具，穿了红衣，随到“铛铛庆铛铛”的一起一落的步法走着，好久好久又才拿起那“加官赐福”或“一品当朝”的红布片子洒开一抖，已够腻人了，如今却由一个木头人再套上一个面具，也亏下面那个舞的人好意思！另一个人口中喊着为某老太太的加官呀，我们回过头去，只要选那人众中脸儿像猫的，必定就是她。她是快活极了，却不知我们都为她羞。不过，这加官打到自己家中的外祖母头上时，那便又

当别论了，因为是这么一来，过午的钱，将因外祖母的高兴，把我们吃早饭时所预约下来的用费扩张了。

有一类声音，是未经锣鼓敲打以前，始能听到的，就像：拏拏，你妈又怎不来！婆婆，又怎不把你的外孙也带来！代狗，这里要买盐葵花子！嫂嫂，这里有张空凳！……

又有一类声音，是锣鼓敲打以后，平息下来，歇了中台，始能听到的，就像：老肥，米豆腐三碗，热的，多辣子！面客，饺子多作醋！卖糕的，我不要这样的！……

到歇晚台时，一切声音就都为拖曳板凳的吱吱格格声音吞噬了。也有不少小孩子尖锐的呼声，突出此一片嘈杂的音海，但终于抑下了，深深的陷到这类烂泥样的吵嚷中了，全场板凳移动声像一批顶小的顶坏的边响炮仗往你耳边炸。

到末了，剩下三五个顽皮的不知足的小孩子，用一种研究态度，把手指头塞到口里去，权当钉钉糖吮着，很殷勤的看到戏子们把一个一个小木偶安置到大箱中去，又看到戏台的皮剥去后，依然恢复那灯笼架子的神气，又看到小叫化子，徘徊于灰色葵花子壳中找寻他不意中的幸运，好像一枚当十铜元，一条手巾，一个仅咬去一半的甜梨。

唱戏人，在布围子里地下走动，把木偶从暗中伸举起来，至齐木偶膝部；自己手掌为度，若在台边看戏，利益就太多了。在台边，则一面可以看戏，一面还可见到那个唱戏的人，手中耍着木头人，口上哼哼唧唧，且极其可笑的做出俨乎其然的神气，走着戏上人物的步法。一个场面上是旦脚，如像夺阿斗的糜夫人，则耍木头人的那一位，脚步也扭扭捏捏，走动时也正同一个小脚女人样，真可笑极了。揶开

布篷，便可以见到那打锣的，在空闲时把塞到耳朵边正燃着纸煤子吸烟，吹唢呐的，嘴巴胀鼓鼓的，同含了什么两枚核桃之类，又正如杀猪志成吹猪脚那一种派头。台边前，不怕太阳晒，也是一件舒服处，还有一件顶讨便宜的事，就是随意去扳动那些脑后一颗钉挂在绳子上休息的傀儡时，戏子见到也从不呵叱！因为这中还有一个规矩，这规矩是戏在那一街演唱时，则那一街的孩子，在大人们许可的法律中，成了戏台周围唯一的霸有者了。在霸有者所享有的权利有如此其多，当然给了其小孩若干强烈的诱惑。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既无从去禁止另一街为这诱惑已弄得心痒痒的之强项君子，因此一来，保护主权与野心家的战争，便随时都可以发生了。

败了，大家无声无息的退下，把救兵搬来时，又用力夺回。或保留此仇，待他日报复。胜了，所谓野心家，怀了失败的羞耻，也不再去看别人街上唱的戏，都督带领弟兄，垂头丧气回家去，这耻辱也保留下来，等另一机会去了。为竞争存活起见，这之间用得着临时联邦政策。毗邻一街，若无深仇，则可合力排除强权，成功后，把帝国主义者打倒后，则让出戏台前地位三分之一来作携手御外侮的报酬。也有本街孩子极少，犹能抵抗外来之人侵略主权的，此则全赖本街中之大孩子。此类大孩子，当年亦必曾作统领，有名于全城，一切孩子们所敬服，又能持中不偏，才足以济。大孩子初不必帮同作战，或用别的力来相助，所要的是公理的执行。遇他方的孩子，行使侵略，来占戏台，本街小孩子诉苦于大孩子时，大孩子即作主人，再找一二好事喜斗之徒，为执行评证，使两街孩子，到离戏场较远，不致扰乱唱戏的空地方去，排队成列，各择一人，出面来毆扑，不准哭，不准喊，不准

用铁器伤人，不准从旁帮忙：跌下的，若有力再战，仍可起身作第二次比赛。第一对胜败分明后，又选第二对，第三第四，继其后，以尽本街小孩子为止。到后，总评其胜负。若本街实不敌，则让戏台之一面或两面，作媾和割地议；若胜，则对方虽人多，亦不必退缩。因较大之公证人在旁，败者亦只好携手跑去，再不好意思看戏了。要报仇么？下次有得是机会，横顺土地戏是这里那里直要唱二个月以上的，并且土地戏以外也不是无时间。

在打架时，是会要影响到戏的演奏么？我才说到，那请放心，决不会到那样！他们约下来，在解决以前，是不能靠近目的地的。人人都是那样文明，混战独战总得到大田坪里，或有沙土地方去。大坪坝是空阔，平顺，免得误打别的老实小孩子们，敌不过而又不甘认败的，且可以在田坪中小跑，如鸡溜头时一样；至于沙子地方，则纵跌猛的摔倒时，不至把身子跌伤，且衣服脏了也容易干净。也不知是有意还是自然哩，在城中，一块大坪，沙子软软的，同棉絮样的地方，就很多！不论他是如何，孩子们，会选地方打架，那是用不着夸张也用不着隐饰的了。

不拘是看戏。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蚰蚰；下河洗澡；七月，烧包<sup>①</sup>；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日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你若是一个人，又不同你妈，又不同你爸，你又是结下了许多仇的一个人，那真危险！你一出街头，就得准备。起疱是最小的礼物，你至少应准备接受比起疱分量还重

一点的东西。闪不知，一个人会从你身边擦过去，那个手拐子，凶凶的，一下就会撞你倒地做个饿狗抢屎的姿势！来撞你的总不止一人。他们无非也是上学，买菜，一类家中职务。他若是一人，明知不是你对手，远远的他见你来，早拔脚跑了。但可以欺的，他总不会轻轻放过。他们都是为人欺苦够了的人。时时想到报复，想到把自己仇人踹到泥里头去，对仇人，没有可报复的方法时，则到处找更其怯弱的人来出气。他们，见了你时，有意无意的，走过你的身边，装装自己爸爸夜里吃多了酒的醉模样，口中哼哼唧唧，把手撑到腰间，故意将拐子作了力来触撞你软地方，撞了你后，且胡胡的用鼻子说着，“怎么，撞人呀！”不理是为一个不愿眼前吃亏的上策。忍不住时，抬起头去两人目光一相接，那他便更其调皮起来！他将对你不客气的笑，这笑中，你可以省得他所有的轻蔑来。或者，他更近一步，拢到你身边来，扬起捏着的拳，恐吓似的很快轻轻落到你背上。你不做声，还是低了头在走，那第二步的撩逗又出来了。他将把脚步拖缓下来，待你刚要走近他身边时，笑笑的脸相，充满难堪的恶意，故意若才见到你的神气：“喔，我道是谁呀！若高兴打架，就请把篮子放下吧。”这只能心里说打架是不高兴的事。虽然在另一个地方，你明知这人是不敢多事的，但如今是到了他的大门左右，一声喊，帮忙的来打狗扑羊的不知就有许多，所以“狗仗屋前”的他，便分外威风起来了。挑战的话大要不外后五种：录下以见一斑。

1. 你他妈，谁爱打架就来呀！
2. 卖屁股的，慢走一点，大家上笔架城去！
3. 那个是大脚色，我卵也不信，今天试试！

4. 大家来看！这里来一个小鬼！

5. 小旦脚，小旦脚，听不真么，我是说你呀！

骂，让他点吧，眼前亏好汉是不吃的。你一回嘴，情形准糟。欺凌过路人，这是多数方面一种固有权利，这权利也正如官家拦路抽税样：同是不合理，同是被刻薄，而又应当忍受之事，不然，也许损失还大。并且，此事在你自己，或者先时于你街上，就已把这税收得，这时不过是退一笔不要利息的借款罢了。

关于两街中也有这么一条，“不欺单身上学孩子，”但这义务，这国际公德，也看都督的脚色而定，若都督不行，那是无从勒弟兄遵守的。

木偶傀儡戏中常有两个小丑，用头相碰，揉做一团的戏，因此，孩子们争斗中，也有了一派，专用头同人相打，但这一派属于硬劲一流，胜利的仍然有同样的吃亏，所以总不多，到后来，简直就把这门战略勾除了。

---

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18日《晨报副刊》第1432号。署名懋琳。

① 烧包 鬼节（阴历七月十五日）时，为死去的亲人烧成包封好的纸钱。

## 岚生同岚生太太

岚生先生在财政部是一个二等书记，比他小一点的还有三等书记，大一点的则有……太多了。许是因为职位的原故，常常对上司行礼吧，又不是生病，腰也常是弯的。但这些属于做官的事，不值得来用多少话语形容。横顺这时节，大家对于某种人的描写，正感到厌烦，或者会疑心是故意在纸上刻薄了他，小书记从职务上得来的残疾不说也是好。我们要知道他，明白他是一个写得一笔好字，能干勤快的书记，很受过前任总务厅长的褒奖，此外，他是一个每月到会计处领三十四块钱薪水的书记，就得了。

官印原是一个“岳”字，所以台甫用岚生二字，即“岳可生岚”之意，这是从名号上面，即可以见出他人是受过教育的。但在财政部去找姓牛名岳的，那是白费事。财政部职员录中，并无牛岚生其人。从书记到科长，科长到厅长，厅长回头又数下来，一直到传达处的听差，把牛岳或牛岚生问谁，谁也不知道。你到各处去问岚生先生时，我想这只能使你增加些新见识，可以看出部里人名字的奇怪，至于岚生先



生，在部里却改了一个俏皮的又吉利的名字，是牛其飞。至于这名字是否是从“飞黄腾达”或《聊斋》上《牛飞》一章取来，可就无从考究了。岚生先生在部里职员录中，既写得是牛其飞，又像有意把台甫也隐瞒了去，同事中喊“其飞”“其飞”总觉似乎拗着口，于是，刻薄一点的，就慷慨地为他取了一个浑名。这浑名我是不很清楚的，大致总与他姓和到身体上的异样粘了点儿关系吧。这能怪谁？谁叫他那么胖又姓上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姓？不过我知道，当到他面前喊叫他浑名的仍然是很少。这是得力于自己的体魄。从自己巍峨上生出威严，在岚生先生，原是由于太太一方面，已就得到一些例外权利了。

冬月来，天气格外好，镇天是晴，有暖暖和和的太阳，且无风，马路上沙子也很少，岚生先生每天十二点欠三十分的时候从财政部办公室，回到西二牌楼馒头胡同住处，陪太太吃饭。走路回数总比坐车的回数为多。并不是图省俭。人家是并无怎样别的值得匆忙的事情，原就乐于把这三十分钟，花到这一段不到两里的马路上去的。弃了车子来走路，这一来，便宜是异样明白的：一则太阳晒到背膛心，舒服得比烤火还好过，一则是自己不愿意在十二点以前到家。若果是十二点以前就到家，由太太派下来的差事，必多到一倍，这差事，慢一点到家，我们的岚生先生就可免掉了。果真坐车子比自己走路还要慢，岚生先生是极其愿意坐车回去的。“又不是赶兵搬将，要这样到大热闹路上跑什么？”因为自己想逃避差事，凡是见到车子在路上跑得快的，岚生先生就觉得这真无聊。奇怪的是财政部门前搁下来的车辆，纵你明明

白白看到他是一个胖子，一遇到拉起部中办事人员，总也是比别人还要快，因此，岚生先生，就更其不高兴坐车了。

从部里到馒头胡同的一段路，是由粑粑胡同过里脊房，向东，再折而南，出里脊房南口，又向东，进萝卜胡同，又出，一转弯，就到岚生家公馆了。

岚生先生，就是照到我所开的路线那么走到公馆的。有时换由墨水胡同，那就较远一点。较远一点则可以多耽搁时间，也是岚生先生所愿意的事。且墨水胡同有一个“闺范女子中学”，除了星期不算，每一天岚生下办公室时，若从墨水胡同过身，则总可以看到许多从闺范中学返家吃中饭的女孩子。这中学虽标名是“闺范”，但如今时行的剪发的事情，像并不和学校名称相抵触，所以看普通女子外，还可以看头像返俗尼姑样的女人，因这样，岚生先生从远道走的日子，次数又像比捷径还要多了。看女人本是一类坏事情，只要看得斯文，看得老实，不逗人厌，那是正如同欣赏一件艺术样子，至少比那类不会爱人的爱情，还要正派得多的。岚生先生的看法，也就归入这一流。他觉得女人都好看，尤其是把头发剪去后从后面去瞄睇。因为是每日要温习这许多头，日子一久，闺范女子中学，一些学生的头，差不多完全记熟放在心里了。向侧面，三七分的，平鬻的，卷鬻的，起螺旋形的，即或是在冥想时也能记出。且可以从某一种头发式样，记起这人的脸相来。但岚生先生，对这类人，却并不是像世间上许多傻子样，就俨然油了脸说是在爱着。岚生先生不拘在何种情形中，爱自己太太总比之爱别人还过分的。且像对于自己太太过于满意，竟匀不出剩余爱情再给别人了。他想着，如果自己太太也肯把发剪了去，凡是一切同太太接近的时候，

会更要觉得太太为美好，那是无疑的吧。但曾用别的方法试探过太太意见，太太却不反对也不赞成：不赞成，是使岚生先生不敢一时将希望提出来，不反对，却给了岚生先生一点非去温习闺范中学的女子头发不可的工作了。

岚生，岚生太太，就是这么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的。照岚生先生的主张，凡是家庭，总要有两个小孩子，一个老妈子，才是道理。本来是预备只要太太得了一个小孩子时，同时就到佣工介绍所去找一个女用人。不过太太竟像是因为怕请人多花钱一样，两年来还是不能生养一个小岚生，所以直到如今，人还是请不成。因了一家只两个人，每口关于吃饭的事，岚生先生就不得不把权利义务揉合放在一起了。买菜，煮饭，太太是不烦岚生先生帮忙的。但碗总要洗，炉子里添煤，到煤铺里去赊账，以及其他太太不能做不愿做的，仍然是不可免。遇到太太不高兴时，煮饭炒菜，纯义务也要尽。那一天，若是两者之中都不能相下，结果就只好照顾胡同口儿那一家四川小馆子去了。

岚生太太人是好，各样当主妇的事都晓得都能做。年纪小岚生六岁。样子也是长得白净好看的。也许就是为了年纪还不大，孩子们的脾气同天真却一样好好的保存在心里吧，固然知道当太太的对于料理家事是差事，但她总不愿岚生先生空起两手来看她做事的。且觉得岚生先生在家中袖手吃闲饭是不合理，久而久之，岚生先生就把洗碗同抹桌子等工作也归在自己义务项下了。到近来，在十二点以前，太太纵是把饭菜已经全体做好了，无论如何，碗是必得留下一个两个等待岚生先生处置的。你若因为想实行不做工而吃饭的主义，

故意把回家的时间拖下来，碗还是好好的放到大的白铅桶里面。太太要吃却顾自洗一个。是这样坚决的经过不知多少小小鼓气后，明知躲避是无望，近来，岚生先生偷闲野心才不敢常起了。不过早回家则差事堆到头上总是格外多，在外挨一刻就少一件事，岚生先生之所以养成走路的脾气，就为得是这样一个道理。

要说是岚生先生怕他的太太？也不尽然。太太应不应当怕，那是看太太来。至于岚生太太，有许多地方，原是敌不过岚生先生的。岚生先生是胖子，虽不大，但究竟是小胖子。岚生太太身个儿却很小。若是当真闹翻脸，认真打起架来，太太是无论如何却打不过岚生先生的。正又像太太很明白打不过岚生先生一样，凡遇到要逼到使一个丈夫摔家伙发气打人的事情，太太是仍然知道极力去趋避。太太且懂得用一切温柔的方法，譬如说：亲嘴，抱，以及别的足以增加岚生先生的爱怜的各种各样方法来软和岚生先生的脾气，排件施行，使岚生先生虽然是胖也到了那“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岚生太太，又并没有读过什么书，关于近来聪明投机家翻译的什么《爱的法宝》一类驾御老爷的模范指南书，也当真不曾见过的。

今天是岚生先生从部里得了九月份薪水回来的。洗碗的差事当然是豁免了。因为得了钱，太太主张到小馆子去喊了一碗氽丸子，于是午饭桌上，比平常就多了一个碗。平常的品字形的排法变成田字形，太太的脸，也变得比昨天更可爱一点了。

在吃饭当儿，岚生先生正用筷子擒住了一个丸子，往口

里送。

太太说：“你头似乎也可以剃得了。”

没有把丸子咽下的嵐生先生，点头来答应。待到嵐生先生能够说话时，太太的筷子，又正在那里擒住了一个丸子。

“太太，我有一句话同你商量。”

这是一句照例的话。并不是商量，也得这样来说。这脾气太太是很习惯了的。在平时，嵐生先生不拘那一次要同太太说一点超乎吃饭中讨论“菜好饭烂”以外的事情时，都是那么来起头的。太太这方面，可以不必用口来答复，把头略点，或竟不点，只用正在桌子上碗碟中间搜寻菜心的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掉过来瞅着了嵐生先生，嵐生先生就可以继续把议案提出了。

太太把筷子停在碗里不动，听了嵐生先生的话，就瞅定了嵐生先生。

“太太，你说近来年青女人有辫子好看一点——还是有髻子好看一点？”

太太是莫名其妙的，故没有做声。

“其实，我，看你是梳髻子还要比拖辫子更要可爱一点底。”

这真是一句废话！正因为加了后面一句话，太太却反而生了疑心了。这不明明是在街上看上了谁家拖辫子的女人，回来不能忘情的话么？于是太太心中就觉得有点儿酸。要开口骂一句却又不知从那一句话上骂起。看嵐生先生，是脸儿团团的笑笑的仿佛异常得意的。

筷子缩回来在另一碗来夹了一筷红烧芥菜，太太的不快是已到了脸上了。

本来就是惟恐太太误会的岚生先生，在发现太太脸上颜色后，觉得有点惶遽不好意思起来。知道是太太在一种误会中已苦恼着了。但不知应用什么样话语来解释。

“太太，吃呀！”一举筷子就擒了一个大丸子掷到太太碗里。

“我是已吃饱了。”太太把丸子从自己碗里又掷回。

“难道我又因了什么不检使你生了气么？”

“人老了，不能学十六七姑娘拖辫子，所以不可爱……”太太眼睛的微红已补足了要说的话。

岚生先生找到了解释同认错的机会，就琅琅的把自己积久不敢说出的意见全说了。

岚生先生且说：“因为想要探询太太对于长头发和短头发的意见，我才先说辫子同髻子，其实，别人并无什么坏意思，只是一个引子，做文章都得引子，难道说话就不必么？太太谁知就生了疑心，这只怪我不会说话了。……”

仍然又把丸子掷到太太碗里去，太太就不再拒绝了。

接着，岚生先生在女子头发上把“省事”那一点，就格外发挥了不少议论。结末是：“太太你若是也剪成了尼姑头，他日陪我出去到北海去玩，同事中见着，将会说你是什么高等女子闺范的学生哩。”

太太因为想起“高等女子闺范”的样子，对岚生先生的话是完全同意了。只是把头发剪后衣服又怎么办？现时所穿的当然是不相宜。最合式的是旗袍子。岚生太太是见过许多高等闺范女生就都穿得是旗袍子的。用藏青爱国呢做面子，紫色花绒做里，要滚边就滚灰边，这样一件旗袍，在太太心中，本来已计划了有许多日子了。只是明知道财政部不发薪，

就不方便同岚生先生说。这时，岚生先生既有那么胆量，太太也就大大方方把希望说给岚生先生听了。

对太太意见表示了同意的岚生先生，答应了即以薪水之半来作剪发的开支，太太也说这月在别的事上可以俭一点。吃完饭后，太太在对了镜子抚弄她行将剪去的发髻时，岚生先生看着镜子里的太太好笑。

“剪子恐怕不行吧？”太太也对了镜子中的岚生先生说。

“那回头我们上市场买一把新的。还有，太太你的袍子料左右也要看！”

“不要选一个吉利日子么？”

“自然是要！市场上东头不是有一家命馆叫作什么渡迷津，唉，前次，我们问那个……不是到过那里一次么？”

想起前次事，是要使太太红脸的。前次到那里花了四毛钱，去问请用人的日子，给那相士推小岚生的出世日，说是不久不久，如今，听到岚生先生又讲去那地方，恐怕岚生先生顺便又去问那相命人，所以借故说是太贵。

“这不是理由，”岚生先生说，“他灵验。四毛钱一块钱都不算贵，只要避了克我们俩的日子，是幸福的事哩。”

“那我们就去！”

“去就去，让耽误下半天公事，左右不值日。”

于是太太就换衣，抿头，扑粉，岚生先生一面欣赏着太太化装，一面也穿上了青毛细呢马褂，戴上灰呢铜盆帽，预备出发。

一点钟以后。

一点钟以后，在市场东头，就可以见到岚生先生同到太

太正从“渡迷津”相馆出来，日子是看定了。从一家新开张写着大减价的吉利公司走过，两人就走进去。在吉利公司花了四毛八分买了一把原价六毛的德国式剪刀，因为招牌上写得是八扣，所以本来预备走到美丽布店去买的旗袍料子，也就在吉利公司一下办妥了。此外又新买了一瓶雪花膏，连棉花一共算下来是十四元六毛。岚生先生半月的作工所得，的确是耗费到举办这一次典礼上了。出市场时，太太在先开路，岚生先生却抱了一大包东西在后面荡着的。因为太太走的并不快，所以岚生先生得了许多方便，有左顾右盼的余裕，把在自己面前走过的剪了发的女人，一个都不放松，细细的参考着温习着，以后太太的头发的式样，便是岚生先生把在 market 所见到的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短发，参以墨水胡同一个女人头发式样仿着剪来的。

近来是岚生先生回家坐车子的回数又比走路的时候为多了。

---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12 月 11 日《现代评论》第 5 卷第 105 期。署名从文。



## 松子君

是这样不客气的六月炎天，正同把人闭在甑子里干蒸一样难过。大院子里，蝉之类，被晒得唧唧的叫喊，狗之类，舌子都挂到嘴咽边逃到槐树底下去喘气，杨柳树，榆树，槐树，胡桃树，以及花台上的凤仙花，铺地锦，萼草，胭脂，都像是在一种莫可奈何的威风压迫下，抬不起头，昏昏的要睡了。

在这种光景下，我是不敢进城去与街上人到东单西单马路上去分担那吸取灰尘的义务的。做事又无事可做，我就一个人搬了一张有靠背的藤椅子，或者是我那张写生用的帆布小凳，到大槐树下去，翻我从图书馆取来的《法苑珠林》看。大槐树下，那铺行军床，照例是嘱咐了又嘱咐，纵是雨已来，听差先生也只笑笑的让它在那里淋雨的。但因此也就免得每日为我取出的麻烦。把书若不在意的翻了又翻，磕睡来了，就睡倒在行军床上，让自己高兴到什么时候醒来便在什么时候醒，我们的听差，照例是为我把茶壶里冰开水上满了以后，也顾自选那树阴太阳晒不到的好地方做梦去了。若是醒来是

正当三点之间，树顶上，杈杈桠桠间，可以听到一批小村牛样吵吵嚷嚷闹着的蝉，正如同在太阳的督促下背它的温书。远远的，可以听到母牛在叫，小牛在叫，又有鸡在咯咯咯咯，花台上大钵子下和到那傍墙的树根边，很多高高兴兴弹琴的蚰蚰：这知道，母牛是在喊它的儿子，或是儿子在找妈，鸡生了卵，是被人赶着，如其是公鸡的唬声，则是告人以睡中觉烧夜饭的时候了。还有弹琴的蚰蚰，这说来真是会要令人生气的事！你以为它是在做些什么？那小东西，新娶了太太，正是在那里调戏它的新夫人！

在三点以前自己会醒转来，那是很少有的，除非午饭时把饭吃得太少，到了那时饿醒。

饿醒的事是少而又少，那只能怪厨房包饭的大师傅菜不合口的日子太少了。

朋友松子君，每日是比车站上的钟还要准确的在四点三刻左右的当儿走来的。值我没有醒转时，便不声不息，自己搬一张椅子，到离我较远一株树下去坐，也不来摇我，候我自醒。有时待我醒来睁开眼睛时，却见他在那椅子上歪了个头睡着了。但通常，我张大了眼睛去那些树根株边搜寻朋友时，总是见到他正在那里对我笑笑的望着。“呀，好睡！”“那怎不摇醒咧？”略像埋怨样的客气着说是怎不摇我醒来呢，为自解起见，他总说“若是一来就摇，万一倘若是在梦中做的正是同女人亲嘴那一类好梦，经我来一搅，岂不是不可赎的一件罪过么？”然而赖他摇了又摇才会清清楚楚醒转来的，次数仍然比自醒为更多。

今天，饭吃得并不比平日为不多，不知怎样，却没有疲

倦。几回把看着的一本书，故意垂下盖到脸上，又试去合上眼睑，要迷迷的睡去，仍然是办不到。是近日来身体太好了吧，比较上的好，因此把午睡减去了，也许是。今天吃得是粥，用昨天剩下来的那半只鸡连那锅汤煮好，味道好，竟像吃得实比往大为更多。

大致有点秋天消息来到了，日头的方位已是一日不同一日。在先时，不必移动椅子同床的，胡桃树下，近来已有为树叶筛碎的日光侵入了。在闪动的薄光下，是要睡眠更不容易的。因此我又将小床移到另一株银杏树下去。

既不能睡，玩点什么？一个人，且是在这种天气里，又像确实无可玩的事。捉蚰蚰很少同我来相斗的，钓鱼则鱼不会吃钩。正经事，实是有许多，譬如说为大姐同妹各写一封信，报告一下近来在此的情形，也是应当的。但这类事似乎都只适宜于到房中电灯下头去做，才合式。日里我就是从不能写好一封信过的。不幸今天所选的书又是一本《情书二卷》，粗恶的简陋的信函，一篇又是一篇，像是复杂实则极其简单的描写，在作者，极力想把情感夸张扩大到各方面去，结果成了可笑的东西。“心理的正确的忠实的写述，在这上面我们可以见到，”依稀像有人或是作者自己在序跋里那样说到，其实，这真是可笑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一个轮廓，一个淡淡的类乎烟子的轮廓，这书并没有算成功，正同另一个少年人所写的一篇《回乡》一样，书中的人，并不是人，只描了一个类似那类人的影子。有一些日记，或者是作者从自己《奶奶的日记》上加上些足以帮助少年读者们作性欲上遐想的话语成的吧。这是上松子君的当。据他说，这是这里那里都可以见到的一部书，大约是颇好的一部书吧，于是，进城之

便，他便为捎来了。待到把书一看时，始知原是那么一本书。一般年纪青青的少男少女们，于性的官能上的冒险，正感到饥饿人对于食物样的跃跃欲试，这种略近神秘的奇迹没有证实的方便，便时时想从遐想中找到类似的满足，但徒然的遐想是会到疲倦的时候，因此，一本书若其中有了关于此类奇迹游历者较详的写述，这书便成了少年男女的朋友了。另外一本《性史》其所以为大家爱读者也就因此。其实人家对于《性史》，也许那类有了太太的，可以藉此多得到一种或两种行乐的方法，至于一般孤男子，则不过想从小江平的行为上，找寻那足以把自己引到一种俨乎其然的幻想中去，且用自足的方法，来取证于朦胧中罢了。“近来的出版物说是长进许多了，其情形，正有着喜剧的滑稽，不拘阿猫阿狗，一本书印成，只要陈列到市场的小书摊上去，照例是有着若干人来花钱到这书上，让书店老板同作书人同小书贩各以相当的权利取赚一些钱去用。倘若是作书人会做那类投机事业，懂得到风尚，按时做着恋爱，评传，哲学，教育，国家主义，……各样的书，书店掌柜，又会把那类足以打动莫名其妙的读者们的话语放到广告上去，于是大家便叨了光，这书成了名著，而作书的人，也就一变而成名人了。想着这类把戏，在中国究不知还要变到多久，真觉可怕。若永远就是那么下去，遇到有集股营书店的事业时，倒不可不入一个股了。”松子君，昨天还才说到上面的话语，我要等到他来时，问他自己待印那个小说是不是已取定了名，若还不曾，就劝他也取一个类乎《情书二卷》的字样，书名既先就抓着许多跃跃欲试的少男少女的心，松子君所希望的版费，当然是可以于很快的时间便可得到了。

看看手上的表，时间还才是二点又十五分。今天又像是格外热。

昨天是曾托了松子君，返身时为我假一本《兰生弟日记》看的，再过一阵，松子君若来，新的书，大致不会忘却带来吧。

又听到一个朋友，述说过《兰生弟日记》是怎么样的好，而销行的去处竟在一百本或稍多一点之间，因此使我更想起日下中国买了书去看的人主旨的所在与其程度之可怜。忽然一匹小麻蝇子，有意无意的来到我脸前打搅，逐了去又复来，我的因《兰生弟日记》引出的小小愤慨，便移到这小东西身上来了。大概它也是口渴了，想叨光舐一点汗水吧，不久，就停到我置着在膝边的手上。我看它悠然同一个小京官模样，用前脚向虚空作揖，又洗脸，又理胡子，且搓手搓脚，有穿了新外套上衙门的喀阿吉喀阿吉也维赤先生那种神气。若不是因为它样子似乎可笑，是毫不用得上客气，另一只垂着的手，巧妙的而且便捷的移上去一拍，这东西，就结果了。我让它在我手背上玩，在手指节上散步，像是失望了的它，终于起一个势，就飞去了。

抬头望天，白的云，新棉花样，为风扯碎，在类乎一件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的旧蓝竹布大衫似的天空笼罩下，这里那里贴上，且逐了微风，在缓缓移动。

不知怎样，在蝇子从手背上飞去后，看了一会跑着的天空的白云，我就仍然倒在帆布床上睡去了。……

醒来时，松子君正想躲到那胡桃树干后面去。

“我见到你咧。”

没有躲过便为我发见的松子君，便倚靠到那树身立定了。

“不是那么头上一戳还不会醒吧。”听他说，我才见到他手上还拿了一条白色棍子。

“那是你摇我醒的了，我以为——”

松子君就笑。“摇吧，还头上结结实实打了两下哩。”说着，就坐在胡桃树下那大的石条子上了。

松子君，今天足似乎“戎装”了，衣服已全换了，白色的翻领西服，是类乎新才上身。

“怎么不把衣脱去——？”

“我想走了，”他就把衣从身上剥下用臂捞着。“我来了颇久咧。见你睡得正好，仍然是怕把你好梦惊动，所以就一个人坐在石上看了一回云，忽然记起一件事情明天清早有个人下城，想托他办件事，故想不吵醒你就要走了，但一站起来把棍子拿起，却不由我不把你身上头上拍两下，哈哈，不是罪过吧？”

“还说咧，别人正是梦到……”

“那是会又要向我索取赔偿损失的一类话了！”

“当然呀！”

两人都笑了。

“怎样又戎装起来？”我因为并且发觉了松子君脸也是类乎早上刮过的。

“难道人是老了点就不能用这个东西么？”

经他一说，我又才注意到他脚下去，原来白的皮鞋上，却是一双浅肉色的丝袜子。

“漂亮透了！”

“得咧，”他划了一枝火柴把烟燃好，说：“老人家还用着漂亮么？漂亮标致，美，不过是你们年青人一堆的玩意儿罢

了！”

“又有了牢骚了！”松子君是怕人说到他老的，所以处处总先自说到已经老弊。说是“又发了牢骚呀”，他就只好笑下去了。

他把烟慢慢的吸着，像在同时想一件事。

“有什么新闻？”照例，在往日，我把这话提出后，松子君就会将他从《晨报》同《顺天时报》上得来的政事消息，加以自己的意见，一一谈到。高兴时，脸是圆的，有了感慨，则似乎颇长。

“我不看报，有一件事在心里，把一切都忘了。”朋友，脸是圆圆的，我知道必是做了件顶得意的事了。

“同房周君回来了，”他续着说，“是昨天，我从你这里返身时，就见到他，人瘦了许多，也黑了点，我们就谈了一夜。”

周君，经松子君一提，在印象中才浮出一个脸相来。是一个颇足称为标致的美少年，二十二岁，国文系三年级生，对人常是沉默，又时时见到他在沉默中独自嬉笑的天真。“这是一个好小孩子，”松子君为我介绍时第一句是那么不客气的话，这时想来，也仍然觉得松子君的话是合式。

我知道朋友是不愿意人瘦人黑的，故意说“瘦一点也好！”

“瘦一点也好！人家是瘦一点也好，你则养得那么白白的胖胖的——”朋友像是认真要发气了，然而是不妨事的，我知道。

“你要知道别人是苦恼的回到这来的呀！”朋友又立时和气下来，把我的冲撞全饶恕了。“一个妇人，苦恼得他成了疯

子。虽不伤人骂人，执刀放火，但当真是快要疯了，他同我说。近来是心已和平下来了，才忙到迁回校来。我问他，人是瘦，自己难道都不觉到么？他说快会又要胖成以前那样了，只要在校中住个把月。”

他不问我是愿意听不愿意听，就一直说下去。

“回到北京伯妈家，就遇到冤枉事。他说这是冤枉，我则说这是幸福。难道你以为这不是幸福么？虽然是痛苦，能这样，我们也来受受，不愿意么？”

我究竟还听不出他是说什么事不是冤枉是幸福，且自己也颇愿将痛苦受受的意思所在。“你是说什么？”

“一个年青孩子，还有别的委曲么？说是聪明，这一点也要我来点题，我就不解！”

“那末，是女人了——？”

“还要用一个疑问在后面，真是一个怀疑派的哲学家！”他接到就说，“可怜我们的小友，为一件事憔悴得看不完了。他说一到北京，冤枉事还未拢身时，快快活活，每天到公园去吃冰柠檬水，荷花池边去嗅香气，同的是伯妈，堂弟弟，妹子，堂弟的舅子，大家随意谈话，随意要东西吃，十点多钟再出门。北海哩，自己有船，划到通南海那桥下去，划到有荷花处去折荷花，码头上照例有一张告示是折花一朵罚大洋一毛，他们却先将罚款缴到管事人手上再去折花，你说有趣不有趣？”

“但是，队伍中，不久就撵人一个人，那是因为伯妈去天津，妹子要人陪，向二舅家邀来的。他家舅舅家中，不正是关了一群好看的足以使年青人来爱的表姊妹么？但来的并不是表姊妹任一个。表姊妹也正有她自己的乐，纵是要，也不



会来陪妹子的。来的是冤家。真是冤家！三表哥的一个姨奶奶，二十岁，旗人，美极了。三表哥到了广东，人家是空着，不当差，又不能同到表姊妹们一块出去跳舞，所以说到过来陪四小姐，——这是他妹子在家中的尊称。你应知道。——就高高兴兴的过来了。他们也常见到，不过总像隔得很远，这也是朋友的过错，在人家，是愿意同小伙子更接近一点的。不过这在第二天以后，朋友也就知道了。不消说是亲密起来。隐隐约约中，朋友竟觉得这年青小奶奶是对自己有一种固执的友情了。真不是事呀，他且明明白白看出别人是在诱他。用一些官能上的东西，加以温柔的精神，在故意使他沉醉，使他生出平时不曾有过的野心。你知道，像朋友那样怯汉子，果真不是那位好人，处处在裸露感情来逗他，我是相信他胆子无论如何是不会那么大的。他发见这事以后，他不能不作一个英雄了。我就问他，英雄又怎么样呢？他说就爱下去。

“这奶奶，一个二十岁的，有了性欲上的口味，人是聪明极了，眼见到自己所放出的笑容别人于惶恐中畏缩中都领会了，站在对面的又是那么年青，美貌温和，简直一个‘宝玉’，再不前进，不是特意留给自己在他日一个不可追悔的损失么？于是，……一个礼拜，整个一个礼拜，两人实互相把身体欣赏过了。……到后我们的朋友，用眼泪偿还了那一次的欢娱。”

松子君像做文章似的，走马观花把周君的事说到此后，像是报告的义务已尽了，一枝烟，又重燃吸起来。

“是家中知道了么？”

“不是！”

“是吵翻了么？”

“不是！”

“是伯妈回了京那人儿也返了家么？”

“不是！”

“是……？”

“都不是的，”松子君说。“还是好好的，纵或是伯妈返了京。这近于他的自苦，我所得结论是这样。他不知道享乐，却还想去这样一个人身上掘发那女子们没有的东西。他想这奶奶有许多太太们都不必有的尼姑样操行。这傻子，还在这上面去追求！不知道如果别人是只爱一个人的话，那你怎么能占有她？他不甘心在自己拥抱的休息中，让另一个也是年青的男子去欣赏她。他不久就发现自己理想的破灭，便沉陷到这失望的懊恼中了。事情也真糟！这小奶奶，对于世间的爱，总毫不放松，比朋友小了许多许多的堂弟，不久也在自己臂腕中了，而目光所及的，又还有堂弟那个十六岁的舅子。

“那就放手吧，我是那么同他说了。朋友却说因了虽然发现这类足使热着的心忽然冷凝下来的事，但在行为中，她的静好，全然异乎浪冶的女人，又是很确实的一件事，因此，要放，也竟不能。贪着弥缝这漏罅，而又无从把这人握得更紧，正如断了一股丝的绳子，把这爱恋的心悬着，待察见了此绳断处后，又不能即断，又不能使它在略无恐惧中安稳的让它摇摆，因此就粘上深的痛苦。

“他先还想故意把事闹翻，好让那人儿从三表哥处脱离，同自己来正式组一个小政府！年青人呀，处处是要闹笑话的。……”

院墙的缺口上，露出一个头来，听差把松子君喊去了。

“回头再来谈吧，文章多咧。”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说，

从墙缺爬过去。松子君就消失到那一丛小小槭树林子后面了。一枝白色藤手杖，却留下停到胡桃树旁边。

把晚饭吃过后，日头已落到后山去了，天上飞了一片绯红的霞，山脚下，还可见到些紫色薄雾。院中树上的蝉，在温夜书的当儿。将放学了。山的四围，蝈蝈儿的声音渐渐热闹了起来，金铃子也颇多，盼望中的松子君，终于没有再来。

“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咧，”松子君把脸故意懒起，表示为难的样子。是我们把昨天的谈话重提而起的。

“那么就写呀！”

“说是写，就提了笔，但是”——松子君从衣袋里取出来一束白原稿纸，“这里，却是写成了，笑话之至，见笑大方！改改吧，可以那就幸福了。题目我拟得是……”

“把来给我瞧瞧吧，”伸了手去，松子君却并没有将那纸送过来。

“我念，这字谁能认识？自己还将赖上下句的意思去猜啦。念着你听吧。不准笑，笑了我就不念了。我的题目是一位奶奶……”

“嗤……”没有记到我们的约，听到题目，就不由得笑出声来了。

“那我就不念了！可笑的多着咧，慢慢的吧。”其实，他自家，也就正是在笑着。

“听我念完了再下批评呀！”

“就是那么办吧。”我是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听他的。

于是，他一直说下去。

“因为我要俏皮一点，题目取做一位奶奶，不算滑稽么？”

下面是正文，莫打岔听我念完，再来批评吧。……关于这位年青小奶奶，一切脾味儿，性格儿，脸子，身材，我们可以摘录T君日记中的几段，供大家参考——参考什么咧？难道是这个那个，都有着那种福分去欣赏一下么？哈哈，我不念了。”

“那你就送把我来！”

求他，也是不行的。松子君却把那一束稿子塞到荷包里去了。他的脾味我是知道的，凡是什么，他不大愿意告给人的事情，问他也是枉然的，关于使他心痒的新闻呢，不去理他，他也仍然不能坚执到底始终不说的。我从许多事上就看出他的这类小小脾气了。有些事待你问他他故意不说，待一回，却忍不住琅琅的在你耳朵边来背了。因此这时我也就满不理会的样子，独自在灯盏下修理我的一个小钢表。

松子君，见我不理那稿子了，也像乐于如此的模样，把烟燃吸起来。

“这里不是昨天还似乎贴了一张禁止吸烟的条子么？”

让他故意扯谈，却以不做声为后盾，坚执的待他心痒难受。

“怎么，不理我了么？”

我仍然不做声。在斜睇下，我见到他那脸还是很圆，知道是决不会在心中对我生了气，故依然大大方方去拨那小钢表上的时针。

“你要说话呀！”

“我是莫有说的。”

“那你有耳朵！”

“有耳朵又莫有话可听，别人是把一件新闻当成八宝精似

的，还不是徒然生一对耳朵么？”

“嗤……”松子君笑了。

我知道他已软下来了，却故意不明其所说的意义似的，“什么可笑！我又不要说什么！”

“你不要我说什么吗？那是我就——”

再不乘风转篷，松子君的脸会要变长了。

“你就赶快念给那东西给我听！你不知道别人为你那一伸一缩不可摸捉的小小脾气儿恼得什么样似的！”这样的促着他使他“言归正传”，他就又从荷包里取出那一卷稿子来。

送，是答应送我看的，但先就约下来，必得他去了以后才准我来看，因为这样一来，他才免得在我笑脸中，见出他文章的滑稽处，这滑稽，在松子君，写来是自然而然，不过待到他见到一个朋友拿着他的原稿纸读念时，松子君却羞愧得要不得了。松子君的条件是非遵照办理不可的，于是我把那一束稿纸接入手来时，就压到枕头下去了。

“你在我去了以后才准看！”

“一切照办。”

“一切照办，还不准笑我！”

这类像孩子气的地方，在松子君，真是颇多颇多的。但没有法也只好口上承应了。其实他也就知道这类要求是反而更给人以非笑不可的。但在别人当面答应了以不笑之时，他眼前却得到可以释然的地方了。

松子君说话时照例要用花生，苹果，梨之类，来补助他口的休息，我的听差对这一点是极其合了松子君意的。也不要我喊叫，不一时，又从外面笑笑的抱了一包东西来了，“好咧，先生。”我是见到别人好心好意为我待客总不好意思说过

一次“不好”的，听差因此就对于由他为我选购果子的义务更其热心起来了。这时候，松子君的谈锋已应当在休息的时候了，非常合意的十个大苹果却从听差手巾里一个一个掷到松子君面前。

“好呀，吃！”

用着非常敏捷的手法，一个苹果的皮，就成了——长条花蛇样垂到松子君的膝上了。在削刮苹果中，照例还是要说话，不过这类话总不外乎他的听差怎样不懂事而我的听差又如何知趣诚实的唠叨，这在松子君谈话中，属于“补白”一类，所以你纵不听也不要紧。

一个苹果一段“补白”，到吃到第七个苹果时，他从“补白”转到正文上来了。

“那文章，老弟看了后，主张发表，就在《话片杂志》上去发表吧。但总得改改。至少题目总应当取一个略略近于庄严点的才是。这是别人的一段生活史料哩。”

“其实是一样的。”

“不一样！你知道这些，不必客气，还是费费神，当改正，也应不吝气力！”

他是又把第八个苹果攫到手，开始在用刀尖子剝苹果下端的凹处了，上面的削改的话，只好仍然当做一段“补白”。

.....

在松子君把苹果皮留在地下顾自走回他的院子时，已是十一点了。慢慢的把灯移近床边来，想去看松子君的文章，我们的听差却悄然提了一包东西进来。

仍然是苹果。由他为一个一个取出放到我近床那茶几盘子里。“我知道有那位先生在此，苹果绝对不会够，先生你也

必定一个不得吃，所以接着又下坡去买它来十个。买来时他还不走，我恐怕一拿进来那位先生又会把这里所有的一半塞到肚子里的空角落去，所以——”

“他既然是吃得，就应当让他吃饱再去！他还才说到你为人机敏知趣啦！下次不应这样小气了。”

“是是，先生告了我我总记到，明天他来就让他吃二十个吧。”

听差是笑笑的把地下的苹果皮捡了一大包扯上门出去了。望到那茶几上侥幸逃了松子君的毒手的十个半红半青的苹果，挤到一处，想起松子君同听差，不由的我不笑了。

松子君，在他的文章上所说到的，全同与我在白天所说过的一样。又怎样怎样去学了郭哥里的章法，来把周君的一位情敌描写一番，譬如那人鼻子同脸的模样，他就说“大家想想吧，一个东瓜上面，贴上一条小小黄瓜，那就是K君的尊范，不过关于色的调合，大家应同时连想起被焚过的砖墙，我们才能知道他的美处来。”

其实这未免太过，不消说，那是松子君有着爱管闲事人汤姆太太的精神，为怜悯与同情而起的愤慨所激动，故而特别夸张的将K君贬罚了。

在文章的后面，又非常滑稽的说是，T君为了发现自己的地位以后，怎样的不顾命的去喝酒，但当第三次喝酒大醉后，在一个夜里，呕出了许多食物，同时就把所有因那女人得来的悲哀，也一齐呕去，天明醒来，哀悲既已呕去，于是身上轻轻松松，想到回山，便返山了。这种用喜剧来收场，却来得突然，所以看了反而一点感不着T君当时热炽的情与失望

后的心中变化。这明明是松子君故意像特为写给他朋友周君去看的，在周君看到后感到一种不可笑的可笑，松子君，在这中，也就有所得了。

松子君，在文章的前面同中间，夹录了许多周君的日记，像是真由文章所谓 T 君的日记上录下来的，日记中最有意思的是：——

她居然于装饰上，同时也取了那最朴素的一种。朴素得同一个小寡妇样，真觉不应当。但因此便觉更其格外能动人，也是事实。她今天穿了青色衣裙，观音菩萨中有的如此装束底。

我将自信，我是为别的眼睛在一切普通事上注意过的一个人了。虽然是令人惶恐，我却不应对此事还有所踌躇。猛勇得如同一个和狮子打仗的武士样，迎上前去，是我这时应取的一种方法。这方法能使两边都有益，可以用不着猜想。我将把我应得分配下来的爱，极力扩张，到不能再扩张时！恋着，恋着，即或是把这爱情全部建筑到对方的白皙的肉体上，也不是怎样的罪孽！

关于性欲的帝国主义，是非要打倒别的而自己来改造不可的。

伯妈到天津去，因七妹寂寞，又从电话中要她来陪七妹玩。七时，大家正吃着饭，残疾的不能行动的大哥，正在用手势对芬表妹的相做着那无望的爱慕的工作，大家笑着嚷着，七妹是不堪其烦的正要跑到房中去，她来了。哟，菩萨今天换了淡色衣裳，一样的可以顶礼。说是刚吃过饭来，回头去看见大哥盘散的据在那圈椅上，



一碗饭上正搁了许多菜，知道是又受弟呀妹呀欺侮了，用一个微笑来安慰鼓着嘴的大哥后，就在我与七妹之间一个座位上停下来了。在她身边时我觉到身子是缩小了。我似乎太寒村，太萎靡，太小气；实在，因了她，我力量增加，思想夸大，梦境深入，一切是比了以前澎湃了已是许多倍的！我的侠义心，博爱心，牺牲心，尤其是对女人神样的热诚的爱情，在衙署办公桌上消失的，惟有在她面前，就立即可以找回！

我有一种恐惧，这恐惧是我懦弱的表示。是我对人间礼法的低首服从。但我如今将与这反抗，这是不应当有的恐惧。想着：是别一妇人，如果妹样，要我在恐惧中还来固执的大胆的来恋，总是不可能的事情吧。也只有她，这样一个美的身体，还安置下这样一个细致的康健的雪样净洁水样活泼的灵魂，才能喊我向前！

我在爱情中沉了。力量呵，随到我身边，莫见了她又遽行消失，使我手足无措！

打倒那老浪子拥有女人的帝国主义！这口号，我将时时刻刻来低声的喊：打倒呵，打倒呵！

我如今是往火里奋身跃去了，倘若这是一个火盆。我愿烧成灰，我决不悔。

事情的张扬，将给我在这家庭中是怎样一种打击，我是不必再去计较了。眼前的奇迹，我理合去傻子样用我的全力量去把握，这是一种足以为自己在另一时幻想中夸大的伟大事业。明知是此后的未来的事实，会给我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就刻附着永远的苦恼，还是愿呵。

我今天做的工作，是礼法所不许但良心却批准了的工作。抱了她，且吻了她，小心又小心，两颗跳着的心合拢在一起了。在薄薄的黄色灯光下，我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业。

经说：既然是爱了人，就应当大胆的拢去！我拢去了，她也拢到我这边来了。

她重量约四十斤，一个小孩，一个小孩！或者还要比所估的为轻！她轻，是说她不肥，又并不说她瘦，是说她生长太好看，太可爱，所以抱到手上，当我细细的欣赏这一件撒旦为造就的杰作时，我的力气，平空增加了无限倍，她没有重量了。

皮肤像如同细云母粉调合捏成，而各部分的线又是仿到维纳丝为模子。那全身的布置，可以找得出人间真理与和平。长长的颈项，犹如一整块温馨柔软的玉石琢就。臂关节各部分专为容受爱情而起的小小圆涡，特别是那么多，竟使人不接吻也不忍！

一个‘湿的接吻’！我为眼前的奇迹，已惊愕得成了一个呆子。重新生了恐惧，我将怎样来重寻我的奇迹的再现？

坏透了，一个足以使我将幻影跌碎到这小事上的消息。她是这里那里把给了我的也去拿给了别人！堂弟高兴的来同我说，展览他的爱情哩。……那是一个怪人，胆子又非常小，又极其愿意同男子接近：不浪冶，但一个男子把爱情陈列她面前时，她就无所措其手足，结果是总不会拒绝。俨若无事的去问堂弟，说是不能稍稍自主么？答说在天真未离她以前，个性是不会来的。没有

个性，你真使我为此伤心！我希望这恋爱的归影，快在我心中毁灭。神呵，再给我点力量，让我又赶去这昔日我所瞎了眼追求的东西！

她不放弃不拘谁个少年的热情，贪心的人呵，我愿你这时就死去，好让我一个人来在心中葆着你完美的影子，我的毁灭才是这恋爱的毁灭，但是，完了，一切完了，我所得的只是为此事种下的苦恼种子的收获！

我怕见她。但为什么这几天更要来的回数多？

因为是见到 T 君的日记，想从日记的整篇中找到一点趣味，所以第二天当松子君来取他的文章时，我便把这希望托了松子君，他，也就毫不迟疑的答应下来了。

但是一天又一天，松子君答应我的事却总不见他去办。这我知道若是去催他，在松子君是已把来当成一件类乎其他足使他脸成长形的麻烦事情了。

虽然是仍然每天下午来到我处吃苹果，也不好怎样去问那件事。有一天，他却邀了周君过我住处来。

“胖了！”松子君第一句话是指了周君问我说的。我不由得笑了。老实沉默的周君，在悟了松子君所说的意思以后，笑着而且脸已全红了。忸怩的望松子君，松子君，脸儿已同街上的元宵，愉快极了。

“你真是汤姆，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我是用不着分辩的。我老老实实的一五一十的来告了他了。不是罪过！算不得我的坏！他还想着你的日记，屡次屡次用苹果来运动我咧。”也不管听的人是如何的受窘，自己承认是汤姆的松子君，说着又顾自张大口来笑，直到听差把胡桃花生拿进房来，才算是

解了周君同我的围，但是，所有那类补白，却仍然是关于使自己脸圆的一类话，这一次，算是得了一个大的胜利了。

另一次我见到周君，问到他日记中的一切，才知道因为是欲求身量加重，故每日去走到农场一处磅秤边去称，同时便将自己的重量记到日记上，因此当日一提到，老实的周君就红了脸，至于故事，全是松子君为捏造成就的，我把松子君同我所说的一齐说给周君时，才知道两人都全为松子君玩了一阵了。

这聪明的汤姆，近来是自己正跌在一件恋爱上苦着了，所能给人看的只是一张一张漫画样的脸嘴，我们许多人说到他时，都总觉得寂寞。

我们的听差一见了他，就说“那是报应呀”，听差所知道的是松子君因为多吃了苹果弄得见果子喉就发酸，其实这是松子君谎听差的话。

---

本篇发表于1926年11月22日、24日《晨报副刊》第1479号，第1480号。署名沈从文。

## 屠 桌 边

志成屋里人今天打扮的似乎更其俏皮了。身上那件刚下过头水的鱼肚白竹布衫子，罩上一条省青布围腰，圆钝钝的脸庞上稀稀的搽了一点宫粉，耳朵下垂着一对金晃晃的圈圈环子，头上那块青约绢又低低的缠到眉毛以上五分左右的额边，衣衫既撑撑崭崭，粉又不像别的妇人打的忘了顾到脖子，成一个“加官壳”，头又梳得如此索利，——假如是在池塘坪大戏场上，同到一些太太小姐们并排坐着高棚子，谁个又知道这就是道门口卖肉的志成屋里人呢！

她这时正坐在屠桌边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钱桶上，眼看着志成匆匆忙忙的动手动脚，几大块肥猪肉却在他的屠刀下四两半斤的变成了制钱和铜元。她笑眯眯的一五一十在那里数钱的多少。

她的职务是收钱。

在一个月以前，收钱的职务本来还是志成自己；另外请了一个帮手掌刀。如今因为南门新添了一张案桌，帮手到南门去做生意去了，所以她才自己来照料买卖。她原是一个能干而又和气的妇人。若单看样子，你也许将疑心她是一个千

总的太太了。其实正街上熊盛泰家老板娘，虽说是穿金戴玉，相貌究竟还不及她咧。

她遇到相识的几个熟主顾时，也很会做出大方的样子，把钱接过来，也不清数，连看都像懒得多看一眼，就朝到身旁边那个油光水滑值得送唐老特做古董了的老南竹筒里一丢。那竹钱筒张着口竖矗矗站在她身旁，腰肩上贴有金箔纸剪就的“黄金万两”四个连牵字，她虽说是大方，但你不要就疑心她是轻容易上别人当的！她是能知道人人都有随处找点小便宜心思底。所不过细的事情，也只在几个她认为放心可以不足怕的主顾才行。譬如南门坨的李四嫂子，卖酸萝卜的宋小桂与跛脚麻三这几个人，不怕你就是送她的白光光的大制钱，她却也非要过细数看一下不可，因为他们都是老爱短个吧数，或是于一百钱中间夹上四五沙眼——加之他们还太爱拣精选肥，挑皮剔骨，故意为难过志成，数钱也就是一种报复。

不过，常同志成做生意的人，提到志成屋里人时，打好字旗的还是很多。虽说他们称誉志成屋里人的原因是各人各样，如张公馆买菜那苗子是尝同志成蹲到屠桌边喝过包谷烧（酒），面馆老板金毛满是从志成处曾得到过许多熬汤的骨头，老雌嫂子则曾于某一天早上称肉时由她手里多得一条脊髓。……

志成，是一个矮胖子。他比他屋里人还胖，虽然他屋里人在我们看来，已就是像肚板油无着落，跑到耳朵尖上样子了。我所见的屠户，好像都一个二个是矮胖子似的。屠户的胖，可说是因为案桌上有的是肉，肉吃多了，脂肪质用不胜用，不由己的就串到皮上，膘壮起来。但矮却又是为什么原故？也许杀猪要用劲擒猪，人便横到长起来了吧？但杀牛的

却多是瘦长子，这事情很难明白。

他这时正打起赤膊，两只肥白手杆，像用来榨粉的米粉粑粑一样：虽然大，却软巴巴的。他拿着一把四方大屠刀，为这个为那个割肉。遇到打肋上或颈项有硬骨撑着时，必须换那把厚背背的大砍刀才济事，那时，他扬起刀来，喇嘛一下，屠桌上的肉与他自己肩膀上的肉却一样震动好久。

“半斤——喂，老板，少来点骨吧，你莫豹子湾的鬼，单迷熟人<sup>①</sup>！……”一个学徒似的少年说，他两只手上一边套上一个蓝布短袖筒，袖筒上还粘了些蜡烛油。

“这里四两，要用来剥饼饼肉的……这又是个六两的，要炒丝子……那不要，那不要，怎么四两肉送那么多帮老官(骨)?”最爱嚼精的老卑说。

“老卑大，莫那么伶精吧，别人那个又不搭一点呢。”志成屋里人插了一句嘴。

“志成伯伯，我半斤，要腿精，”又一个小孩子。

志成耳朵中似乎听惯了，若无其事的从容神气，实在值得夸奖。口里总只是说“晓得，知道，好，晓……”几个字。其实称肉的十多个挤挤挨挨都想先得肉，他又那里能听到许多话？不过知道早饭菜的分两，总不外乎是——四两，六两，半斤，一斤，几个数目罢了！

这个要好的，那个要好的，——那里来有许多好肉让他割。所以志成口上虽然是照例那么“知道，好，……”答应着，仍然不会于每个四两肉上便忘了把碎骨薄皮搭进去的道理。遇到你太爱挑剔时，他也会同你开句吧玩笑，说是猪若是没有骨头那里会走路。但只要她在那头说一声“还是万林妈伍家伯娘的四两，要好的”时，他便照吩咐割一片间精搭肥的净肉。志成屋里

人所以能得许多人打好字旗，这也许还是一个大原因吧。

真是亏他耐烦啊！有时加贝老太爷还跑到他案桌边来，说是喂猫崽，要他割十个躑钱的猪肝呢。其实他明知道这是加贝老太爷一种称肉经济的算盘，故意如此。接着还要走到杨三那张案桌上用喂猫名义割十文猪肉；到宋家那案桌去用喂狗或别的什么名义割十文花油，但你是做生意的人，不能得罪你照顾买卖的先生们；何况照顾你的又是全城闻名，最不好惹的这么一条宝货？并且志成知道加贝老太爷专会拿人的例，不卖的话你不敢说；就是“喂猫要用许多肝和油？”或是“你家有几只猫崽？”一类话也不敢问。是以除要扬不紧随意为他多割一点外，没有办法拒绝。

“哪，六两的钱。”一个穿印花格子布衣衫的小女孩，身子刚与屠桌一样高，手里提了一个小竹篮子，篮子内放了些辣子，两块水豆腐，四个鸡蛋，一束大蒜，小的手拿了六个铜元送到志成屋里人手中。“要半精半肥的！”又看着志成。

“好，精的，”志成口中还是照例答着。他那个“好”字似乎是从嘴里说的太多了，无论你听一百句几乎也难分出那一句稍轻稍重。

小妹妹，靠桌边站着，见志成屋里人把钱掷到钱筒时，一阵唏啷哗喇的响声，知道这就是自己刚才捏得热巴巴那大当十铜子的说话。她昂起头来。志成正拿刀齐到手割去，她心里暗暗佩服志成胆量大；不怕割掉手指，因为她自己不但前次弄大哥裁纸刀时划伤过一回手，流过许多血，到后得大姐为擦上牙粉才止；就是妈昨天剥酸辣子，手上也禁不得信就切去一块手指甲！





她头上那一对束有洋红头绳的蜻蜓辫，像两条小黑四脚蛇似的贴着头上动摇。她看到挂到木架子钩上猪胸腹里各样东西——肝，肺，心子，大肠，肚子，花油，……另外一个钩子上还钩着一个拿来敬天王菩萨刮得白蒙蒙了的猪脑壳。那些东西上面有些还滴着一点一点紫血到地下来。猪头的净白，她以为是街上担担子，担子一头有一根竖的小旗杆，旗杆上悬有块长方形灰色油腻磨刀布，那种剃头匠刮的。因为猪毛是这样粗，这样多，除了剃头刀那种锋利外，别样刀怕未必能够剃的去吧。

从肝上她想起妈前日到三姨妈家吃会酒转身带给她的网油卷。见到肠子，又记出每天早上放在饭上的熟香肠——香肠卧处那里的饭变成黄色后好吃的味道来。但这时的肠子，上面还附着了些黄色粘液，这粘液不但像脓，竟很易令人想到那些拉稀的猪屎，她于是吐了一泡口水到地上，反转脸来看钱筒上那花亮的金字。

案桌上放的那一方坐墩肉，精的地方间不好久又跳动一下。好奇使她注了意……这时必定知道痛，单不会哭喊……她待想要用两个小小指头去试触一下看它真果会喊不时，那动的地方又另换过一处了。

“它还活呢。”

“妹你莫抓，那脏手哟！”

志成屋里人，一只手抚着她蜻蜓辫，一只手扳着篮边。

“妹，你娘娘崽崽天天都是肉！怎么今天又不同你大哥做一路来；却顾自买菜呢？”

“哥哥到省里读书去了，今早上天一亮就走的。”

“你妈怎么舍得——那二哥同你翠柳？”

“翠柳丫头不会买菜，二哥到学堂去了好久好久了——妈早上还哭呢。”

她觉得大哥出门是好的。虽然以后少一个人背她抱她，又不能再同大哥于每天早上到杨喜喜摊子上买猪血油绞条吃了，但大哥走时所说的话却使她高兴。她于是便又把大哥如何答应她买一个会吐红舌的橡皮球，又带给一双黄色走路时叽咕叽咕叫的靴子……以及洋号的话——同志成屋里人说了。

志成屋里人见那小女孩怕磕滥豆腐的样子；一只手提着篮子，那一只手扶着篮边，慢慢底挨着墙走去，用着充满了母性爱怜的眼光，一直把小孩印花布衣衫小影送到消失于一个担草担子的苗老嫗<sup>②</sup>身后，才掉过头来觑志成一眼。不知何故，她那肥宽脸庞上忽然浸出一块淡淡儿红晕来了。如果志成是细心的人，这可看出她是如何愿意也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在身边——他但能杀猪，却不……略略对志成抱憾的神气。

屠桌边已清闲了。

志成得了休息，倚立在高钱筒与案桌头之间，一只肥大的手掌撑着下巴；另一只手在那里拈着一根眉毛怕痛似的想扯下来，悬脏类物下面有一只黑色瘦狗，尾巴挟在两胯间，在那里舐食地上腥血。

他们夫妇的视线都集在那一只黑瘦狗身上。

四月十六日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5年5月21日《晨报副刊》第112号。署名休芸芸。

① 豹子湾的鬼；单迷熟人 凤凰民间歇后语。豹子湾系凤凰城东荒郊，曾为处决犯人处所，当地人认为鬼多，日迷熟人。

② 老嫗 此处借用，读作 mēi。老嫗，苗语，即姑娘。

## 炉 边

四个人，围着火盆烤手。

妈，同我，同九妹，同六弟，就是那么四个人。八点了吧，街上那个卖春卷的嘶了个嗓子，大声大气嚷着，已过了两次了。关于睡，我们总以九妹为中心，自己属于被人支配一类。见到她低下头去，伏在妈膝上时，我们就不待命令，也不要再有希望，叫春秀丫头做伴，送到对面大房去睡了。所谓我们，当然就是说我同六弟两人。

平常八点至九点，九妹是任怎样高兴，也必支持不来了。但先时预备了消夜的东西时，却又当别论。把燕窝尖子放到粥里去，我们就吃燕窝粥，把莲子放进去，我们于是又吃莲子稀饭了。虽然是所下的燕窝并不怎样多，我们总是那样说。我同六弟不拘谁一个人的量，都敌得过九妹同妈两人，但妈的说法，总是九妹饿了，为九妹煮一点消夜的东西吧。名义上，我们是托九妹的福的，因此我们都愿九妹每天于晚饭时都吃不饱，好到夜来嚷饿，我们一同沾光。我们又异常聪明，若对消夜先有了把握，则晚饭那一顿就老早留下肚子来预备

了，这事大概从不为妈注意及，但九妹却瞒不过。

“娘，为老九煮一点稀饭吧。”

倘若六弟的提议不见妈否决，于是我就耀武扬威催促春秀丫头，“春秀！为九小姐同我们煮稀饭，加莲子，快！”

有时，妈也会说没有糖了，或是今夜太饱了，老九那来会饿呢，遇到这种运气坏的日子，我们也只好准备着睡，没有他法。

“九妹，你说饿了，要煮鸽子蛋吃吧。”

“我不！”

“为我们说，明天我为你到老端处去买一个大金陀螺。”

“……”

背了妈，很轻的同九妹说，要她为我们说谎一次，好吃同冰糖白煮的鸽子蛋也有过，这事总是顶坏的我，（妈是这样加过我的批评的，）教唆六弟，要六弟去说，用金陀螺为贿。九妹的陀螺正值坏时，于是也就慨然答应了。把鸽子蛋吃后，金陀螺还只在口上，让九妹去怨也俨然不理，在当时，反觉得出的主意并不算坏。但在另一次另一种事上，待到六弟把话说完时，她，也会到妈身边去，扳了妈的头，把嘴放在妈耳朵边去，唧唧说着我们的计划，在那时，想用贿去收买九妹的我们，除了哭着嚷着分辩着说是自己并没有同九妹说过什么话外，也只有脸红。结果是出我们意料以外，妈仍然照我们的希望，把吃物叫春秀去办。如此看来，妈以前所说全是为妹的话，又显然是在哄九妹了。然而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独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亲加倍的爱怜，也是真事。因了母亲的专私的爱，三姨也笑过我们了。而令我们不服的，是外祖母常向许多姨娘说我们并不可爱。

此次又是在一次消夜的期待中。把日里剩下的鸭子肉汤煮鸭肉粥，听到春秀丫头把一双筷子唏哩活落在外面铜锅子里搅和，似乎又闻到一点香气，妈怕我们伤风又勒着不准我们出去视察，六弟是在火盆边急得要不得了。

“春秀。还不好么？”盛气的问那丫头。

“不呢。”

“你莫打盹，让它起锅巴！”

“不呢。”

“快扇一扇火，会是火熄了，才那么慢！”

“不呢，我扇着！”

六弟到无可奈何时，乘到九妹的不注意，就把她手上那一本初等字课抢到手，琅琅的又像是要在妈面前显一手本事的样子大声念起来了。

“娘，我都背得呢，你看我闭上眼睛吧，”眼睛是果真大大方方的闭上了，但到第五课“狼，野狗也——”也就把眼睛睁开了。

“说大话的！二哥你为我把书拿在手上，待我背来，”九妹是接着又琅琅的背诵起来。

大门前，卖面的正敲着竹梆梆，口上喊着各样惊心动魄的口号，在那里诱人。我们只要从梆梆声中就早知道这人是著名的何二了。那是卖饺子的，但也附到卖面，在城里却以饺子著名。三个铜元，则可以又有饺子又有面，得吃风牌湘潭酱油。他的油辣子也极好，大姐每一次从学校回来，总是吃不要汤的加辣子干挑饺子，我们因了妈的禁止，却只能眼睛去看。

那何二，照例的，捱了一会，又把担子扛起，一路敲打

着梆梆，往南门坨方面去了，嚷着的声音是渐渐小下来，到后便只余那虽然很小还是清脆分明的插着样的柝声。

大门前，因了宽敞，一些卖小吃的，到门前休息便成了例了。日里是不消说，还有那类在一把无大不大<sup>①</sup>的“遮阳伞王”（那是老九所取的）下头炸油条糯米糍的。到夜间呢，还是可以时时刻刻听得一个什么担子过路停下的知会，锣呢，梆梆呢，单是口号呢；少有休息。这类声音，在我们听来是难受极了。每一种声音下都附有一个足以使我们流涎的食物，且在习惯中我们从各样不同的知会中又分出食物的种类了，听到这类声音，我们觉得难受，不听到又感到寂寞：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大姐礼拜六回家，因了她，我们消夜的东西，差不多是每一种从门前过去的吃物都可以尝试。

何二去后，不久，一个敲小锣卖钉钉糖的又在门前休息了。我知道，这锣的大小，是正如我那面小圆砚池，是用一根红绳子挂在手上那么随随便便敲着的。许是有人在那里抽了签吧，锣声停下来，就听到一把竹签子在筒内搅动的响声了。又听到说话，但不很清楚。那卖糖的是一个别处地方人，譬如说，湖北的吧。因为他，我也常是听到口上说着“你哪家”，只有湖北人口上离不得“你哪家”，那是从久到武昌的陈老板的说话就早知道了。在他来此以前，我似乎还不曾见过像那样敲着小锣落雨天暗都是满街满巷走着的卖糖的人。顶特别的地方是他休息到什么地方时，把一个独脚凳塞到屁股下去坐，就悠悠扬扬打起那面小锣来了。我们因为欣赏那张特别有趣的独脚凳，是以白天一听铛铛铛的响声，就争着跑出去，六弟还有一次要他让自己坐坐看，我们奇怪它不会倒的原由，也想自己有那么一张，每日让我们坐着吃饭玩，

还可以扛到三姨家去送五姐她们看。

大的木方盘内，分划成了许多区。每一区陈列糖一种。有的颜色式样虽相同味道却两样，有的样子不一样味道却又相同，有用红绿色纸包成三角形小包的薄荷糖米，吃来是又凉又甜的。有成片的姜糖，味道微辣。圆的同三角形的各种果子糖，大的十枚五枚，小的两枚一枚。藕糖就真像小藕，有空有节。红的同真红椒一般大的辣子糖，可以把尖端同蒂咬去，当牛角吹。茄子糖则比真茄子小了许多，但颜色同形式都同，把茶倾到茄子中空部分再倒到口里去也很甜。还有用模子做成的糖菩萨，顶小的同一个小拇指小，大的如执鞭的财神，大肚罗汉，则一斤糖还不够做一个。他，那湖北人，把菩萨安放在盘子正中，各样糖同小菩萨，则四围绕着陈列，大菩萨之间，又放了一个小瓶子，有四季花同云之类画在瓶上，瓶子中，按时插上月季，兰，石榴，茶花，菊，梅；以及各样应时的草花。袁小楼警察所长卸事后，于是极其大方的把抽糖的签筒也拿出来了。签上从一点到六点各六根，把这六六三十六根竹签管束在一个外用黄铜皮包裹描金髹过的小竹筒内。过五关的抽法是一个小钱只能得小菩萨一名。若用铜元，则过了三次五关以后，胜利还属于自己，则供养在盘子正中手里拿了鞭高高举着的那位财神爷就归自己所有了。三次五关都得吉利的过去，这似乎是很难，但每天那湖北人回家时那一对大财神总不能一路返家，似乎是又并不怎样不容易了。

等了一会，外面的签筒还在搅动。

六弟是早把神魂飞出大门傍到那盘子边去了。

我说：“老九，你听！”我是知道九妹衣兜里还有四十多

枚小钱的。

其实九妹也正是张了耳朵在听。

“去吧。”九妹用目答应我。

她把手去前衣兜里抓她的财产，又看着母亲老实温驯的说：“娘，我去买点薄荷糖吃吧！”

“他们想吃了，莫听他们的话。”

“我又不抽签。”九妹很伶俐的分解，都知道妈怕我们去抽签。

“那等一会粥又不能吃了！”

本来并不想到糖吃的九妹，经母亲一说，在衣兜里抓数着钱的那只手是极自然的取出来了。

妈又说必是六弟的怂恿。这当然是太冤屈六弟了。六弟就忙着分辩，说是自己正想到别一桩事情，连话也不讲，说是他，那真冤枉极了！

六弟所说是正想到别一桩事，也是诚然。他想到许多事情出奇的凶，……那位像活的生了长胡子横骑着老虎的财神爷怎么内部是空的？那大肚子罗汉怎么同卖糖的杨怒山竟一个样的胖实！那个花瓶为什么必得四名小菩萨围绕？

签筒声停止后，那铛铛铛漂亮的锣声又响着了。

这样不到二十声，就会把独脚凳收起来，将盘子顶到头上，也用不着手扶，一面高兴打着锣走向道门口去吧。到道门口后，把顶上的木盘放下，于是一群嘴边正抹满了包家娘醋萝卜碗里辣子水的小孩，就蜂子样飞了过来围着，胡乱的投着钱，吵着骂着，乘了胜利，把盘子中的若干名大小菩萨一齐搬走，眼看到菩萨随到小孩子走尽后，于是又把独脚凳收起，心中装了欢喜，盘中装了钱，用快步的跑转家去吧。



回家大约还得把明天待用的各样糖配齐，财神重新再做，小菩萨也补足五百数目，到三更以后始能上床去睡，……为那糖客设想着，又为那糖客耽心着财神的失去，还极其无意思的嗔视着又羡慕着那群快要二炮了还不归家去的放浪孩子，糖客是当真收起独脚凳走去了。

“那钉钉糖已经过道门口去了！”六弟嗒然的说。

“每夜都是这时来，”我接着。

“娘，那是一个湖北老，不论见到了谁个小孩子都是‘你哪家’的，正像陈老板娘的老板，我讨厌他那种恭敬。”九妹从我手上把那本字课抢过手去，“娘，这书里也画得有个买糖的人呢。”

娘没有做声。

湖北老真是走了。在鸭子粥没有到口以前，我们都觉得寂寞。

---

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7卷第8号。署名岳焕。

① 尤大不大 凤凰土语。指很大。

## 记 陆 弢

河岸上掠水送过来的微风，已有了点凉意。白日的炎威，看看又同太阳一齐跑到天末去了。

“几个老弟，爬过来罗！胆子放大点，不要怕，不要怕，有兄弟在，这水是不会淹死你的呀！”

高长大汉的弢，在对河齐腰深的水里站着，对着这面几个朋友大声大气喊叫。

“只管过来！……”

他声子虽然大，可是几个不大溜刷水性的人终是胆子虚虚的，不能因为有人壮胆，就不顾命凫过去！

至于我这旱鸭子呢，却独坐在岸边一个废旧碾子坍下来的石墩上面，扳着一个木桩，让那清幽清幽了的流动着底河水，冲激我一双白足。距我们不远的滩的下头，有无数“屁股刺膀”<sup>①</sup>一丝不挂的大小洗澡人。牵马的夫子，便扳着马颈扯着马尾的浮来浮去。

他终于又捋过来了。

“芸弟，你也应当下水来洗洗！又不是不会水，怕那样？水又不大深，有我在，凡事保险。会一点水很有用。到别处少吃许多亏，如像叔远那次他们到青浪滩时的危险。”

“我不是不想好好的来学一下，……你不看我身子还刚好不几天——”

“你休了不行，包你一洗就好了。多洗几次冷水澡，身子会益发强壮。……人有那么多，各在身前左右，还怯么？我个人也敢保险。……”

“好，好，过一个礼拜再看，若不发病，就来同你学撑倒船，打沉底余子吧。”

耳同尼忽然两个“槽里无事猪哄猪”在浅水里对立在浇起水来了。

大家拍着掌子大笑。

“值价点！值价点！”大家还那么大喊着，似乎是觉得这事情太好玩了，又似乎鼓助他俩的勇气。

他俩脸对脸站着，用手舀水向敌方浇去。你浇我时我把脑壳一偏；我浇你时你又把眼睛一闭；各人全身湿漉漉的，口里喷出水珠子。在掌声喊声里，谁都不愿输这一口英雄气！

“好脚色，好脚色，——有那一个弟兄敢同我对浇一下子玩吗？我可以放他一只左手！”他心里痒极了。见了耳打败了尼，口中不住的夸奖。恨不得登时有个人来同他浇一阵，好显点本事。谁知挑战许久，却无一个人来接应，弄得他不大好意思了——

“你们这些都不中一点用，让兄弟再捋过去一趟送你们看

吧——芸弟，芸弟，你看我打个余子，能去得好几丈远。”他两掌朝上一合，腰一躬，向水中一钻，就不见了。

水上一个圆纹，渐渐地散了开去。

这河不止二十丈宽，却被他一个余子打了一大半。——不到两分钟，他又从河那一边伸出一个水淋淋的脑袋来了。“哈哈！哈哈！怎么样，芸弟！”他一只手做着猫儿洗脸的架子抹他脸上头上的水，一只手高举，踮着水脚，腰身一摆一摆又向我们这边河岸立晃着过来了。

——好，好，好，不错！

我也同大家一齐拍着掌子大喊。

## 二

几天来下了点雨，大河里的水便又涨了起来。洪的水，活活地流，比先前跑得似乎更快更急！但你假若跑到龚家油房前那石嘴上去看时，则你眼中的滩水，好像反又比以前水浅时倒慢得多了！

河岸也变换了许多。滩头水是平了。这水大概已添了一丈开外吧。

百货船三只五只，一块儿停泊在小汊港回水处。若在烟雨迷濛里，配上船舱前煮饭时掠水依桅的白色飘忽炊烟，便成了一幅极好看的天然图画。若在晴天，则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个把短衣汉子，在那油光水滑的舱面上，拿着用破布片扎成的扫帚，蘸起河水来揩抹舱板。棕粑叶船篷顶上，必还有篙子穿起晒朗的衣裤被风吹动，如同一竿旗帜。

他们这时不开行了。有些是到了目的地，应当歇憩；有

些则等候水退时才能开头。这时你要想认做老板的人，你可一望而知；他必把他那件平常收拾在竹箱里的老蓝布长衫披到身上，阔点的，更必还加罩上一件崭新青到发光的洋缎马褂，——忽地斯文起来，一点不见出粗手毛脚的讨人厌嫌样子了。

船的桅杆上，若是悬有一大捆纤带子，那一看就知道是上水候水的船了！至于下水船？他是没有桅杆的。桅子到辰州以下，是可以帮助上水挂帆；一到这北河来，效力不但早失，滩水汹汹，不要命的只是朝石头上撞，若船上再竖一根桅子，反觉得碍手碍脚，妨害做事。它们各个头上长了一把整木削就关老爷大刀般木橈，大点的船则两把。那橈的用处就是左右船身。到下滩时，浪朝到船打来，后面的浪又打到前面，船小点的简直是从浪中间穿过的，若无一橈，危险就多！上水船怕水没纤路，不能上行；而下水则正利用水大放梢。这时不有风一船驶跑七百里之常德，一天多点可到，且水大滩平，礁石也不用怕了。

水虽说是这么大，但我们仍然可以有看到上水船的机会。因为这些船多半是离此已不远了才涨水的，所以还是下蛮劲赶到，以便从速装卸，乘水大图第二批下水。

岸上十多个水手，伏在地上，像蚂蚁子慢慢的爬着。手上抓着河岸上那些竹马鞭，或者但抓着些小草，慢而又慢的拖拉那只正在滩口上斗着水这边摆那边摆的货船。口中为调节动作一致的原故，不住的“咦……唻……唏……噓……”那么大喊大叫。这时船上，便只剩了两个管船人；一个拦头工，一个掌舵：那拦头工，手上舞着那枝湿巴巴的头上嵌有个铁钻子的竹篙，这边那边地戳点。口上也“镇到起，开到

……偏到，”那么指挥着后梢的掌舵老板。间或因为船起了细小故障，还要骂句把“干你的妈！”“野狗养的，好生点罗！”“我俞你娘，你是这么乱扳！”船上的娘，本来是乱骂的，像是荷包里放得有许多，气极时，儿子骂父亲与叔叔，不算什么回事。

这时的掌舵老板，可就不是穿青洋缎马褂，套老蓝布长衫，倚立在后舱有玻璃窗子边吃卷烟的老板了，人家这时正作鼓振金<sup>②</sup>的一心一意管照着船，挽起袖子，雄颈鼓眼的用那两只满长着黄毛的手杆擒住了舵把，用尽全身吮奶的力气来左右为浪推着不服贴的舵。这生活可不是好玩的事哟！假使一个不留神，訇的一下撞了石头就会全船连人带物的倒下水，所以他那时的颈部大血管，必是胀得绯红绯红，而背甲，肩膊，脚趾，屁股，都弄得紧张到胀鼓鼓的程度。

“慢！慢……靠到拉……好生罗！吃豆腐长大的，怎个这样没有气力？”声子是这么喊纤手也喊嘶了。为得是鼓促那些伏在岸上爬行的水手用劲，除不住的把脚顿得舱板訇訇底发响以外，还要失望似的喊几声“老子！爷！我的爸爸，你就稍用一点劲吧！”其实劲是大家都不能顾惜到不用了。

这时的筏，常同我坐在这石嘴草坪上，眼看到一只一只船像大水牛样为那二十多个纤手，拖着背上滩去，又见着下水船打着极和谐好听的口号连接着，挤挨着，向滩下流去：两个好动的心，似乎早已从口里跑出，跳到那些黄色灰色浮在水面上跑着的船上去了！

它们原是把我们的身子从别一个口岸背到这里来的哟！若是我们果真跳上了船，则不上半天工夫，它就会飞跑的把我们驮到二百多里的辰州了……再下，再下，一直到了桃源，

我们可上岸去找寻那里许多有趣的遗迹……再下，再下，我们便又可以到洞庭湖中去，到那时，一叶扁舟，与白鸥相互顺风竞跑……而且君山是如何令人神往！……

这时他必定又要抱怨自己：不能同到几个朋友从宜昌沿江而上溯，步行到成都，经巫峡；看汹汹浊浪飞流的大江，望十二峰之白云……机会失去为可惜。

九月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6年10月22日《世界日报·文学》第1号，署名休芸芸。1981年4月作者重读此篇时加一段后记：

一九二一年夏天，这位好友在保靖地方酉水中淹毙。时雨后新晴，因和一朋友争气，拟泅过宽约半里的新涨河水中，为岸边激湍卷沉。第三天后为人发现，由我为埋葬于河边。

一九八一年四月校后记于广州

① 屁股刺胯 凤凰土语，指赤身露体。

② 作鼓振金 极严肃认真的样子。

## 传 事 兵

营门外，起床的喇叭一吹，他就醒了。想起昨夜在床上计算下来自己的新事业，一个鹧子翻身，就从硬木板床上爬起。房中还黑。用竹片夹成黄色竹帘纸糊就的窗棂上，只透了点桃色薄灰。他用脚去床下捞摸着了鞋子，就走到窗边去，把活动的窗门推开，外面，甜甜的早晨新鲜空气，夹上一点马粪味儿，便从窗子口钻到房子里来了。那个刚吹完了起床喇叭的号兵，正在营门前大石狮子旁，把喇叭逗在嘴边，从高至低——从低至高的反复着练习单音。营门口，两个卫兵，才换班似的，挺然立着，让那头上悬着的一盏扬着灰焰的灯下画出一个影子映到门上去。一个马夫，赤了个胳膊，手上像是拿了一大束马草，从窗下过去。两个担水的，也像是不曾穿衣，口上嘘嘘的轻轻打着哨子，肩上的扁担，两头各挂一个空水桶摆来摆去，走出营门取水去了。在大堂那一边，还有个扫地的伙子，一把大竹帚子，在那石凳子前慢慢的扫着，又依稀是像在与谁吵嘴，骂娘的声音，也可听到。外面壁上的钟，还是把时间“剥夺剥夺”的消磨着。大堂中，正



中悬着那盏四方灯，同营门前的一个样，离熄灭还要一些时间，寂寞样儿，发出灰色黄暗的微光，全是惨淡。

天上渐渐的由桃灰色变成银红了，且薄薄的镀了一层金。

房之中，也有黄色的晨光进来，一切墙上的时代疮疤，便这里那里全是。有些地方，粉灰剥落处，就现出大的土砖来。他的眼睛，从这一类疮疤样上移动着，便见到自己昨天才由副官处领来的那一顶军帽，贴在墙头，正如同一个大团鱼，帽上的漆布遮檐，在这金色微光里，且反着乌光。地下湿漉漉的，看到地下，就不由得不想起他的《文选》来了，于是走到床边，腰钩下去，从床下把书箱拖了出来，但，立即又似乎想起些别的更重要的事，就重复将箱子推到床下去了——箱子过重的结果，是多挨了他一脚，才仍然回到床下去。

他不忘记初次为副官引到上房去见统领时，别人对他自个儿的怯小是如何的生了惊异，便立志想从一切事情中做一个大人模样来。这时既然起身，第一就是当然应先理床！枕头拍了两下，这是一个白竹布在一种缝纫机的活动下啮成荷叶边的枕头，值得一块钱，因为出门，才从嫂嫂处拿来撑面子的。被盖，是一床电光布的灰色面子的被盖，把来折成一个三叠水式，但是，走开一点，他记起别人告他的规矩，三叠水式是只适宜于家里，于是，又忙抖开变成一个豆腐干式。有一条昨夜换洗的裤子，塞到垫褥下去后，床上的功课，似乎就告了结束了。

走到窗边，重伸出头去。对到自己房子那间传达室，门还是关闭着，大概传达长吃多了酒，还在自由自在做梦！外面坪子里，全是金黄色。大操坪里，已来了一队兵士，在那里练习跑步了。从窗子外过去的小护兵，还未睡足的神气，

一只手在眼睛边拭着，另一只手上，拿了碗盏之类，出营门去，到门前时，那只在眼睛边的手，便临时再举上去行了一个礼，不见了。

……军队，这东西就奇怪；在喇叭下活动起来，如同一个大的生物，夜里一阵熄灯喇叭吹出时，又全体死去！

因为初来，就发现这类足以惊愕的事。到后又觉得这真可笑，就嗤的笑了。他如今是也要像别人样在喇叭下生活的一个人了，总以为这是一种滑稽的生活，希望在感到滑稽的趣味中不搀杂苦恼的成分，才容易支持下去。

他并不是忘了起床后是洗脸，但人家把他安置到这里，是责任，关于洗脸的事，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责任了！洗脸以及类于洗脸的吃饭，解溲，当然是要自己去找寻。他不知是否是要自己去到大厨房去，还是不久就会有一个伙子将大桶的水拿来给各处房间的人。他又想：这里也许还同县立师范学校一个样吧，盥洗室，是在先就预备下来的。他想找一个脸孔比较和气一点的人来问问这盥洗室的所在，但从窗子下过去的所见到的人，就无一个像已洗过了脸的样子。各人脸子上油烟灰尘，都很可观，小护兵，明明白白还是从“拾了鸡蛋被人打破”的一类好梦里，被护兵长用手掌拍着臀部醒来的，眼角上保留的那些黄色物，就可为他的确证。

……无怪乎，一个二个，脸都是那么“趋抹刺黑”！

他以为大家都不洗脸，成了脸黑的结果。可是，自己可不成啊！人家提篮里一块还未下过水的新牛肚布手巾，一块飞鸟牌的桂花胰子，还有无敌牌的圆盒子牙粉，还有擦脸用的香蜜，都得找到一个用处，才不至辜负这些东西！

“还是问问吧”，口上是路，因此就出了自己的房门。

“呀，传达先生！早咧！”一个副官处的小小勤务兵，昨天见他随同传达长到过副官处，对他起了新的恭敬。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喊传达，虽然传达下为加了先生字样。一个羞惭，扑上心来，再不好意思向这勤务兵请教了，同这小兵点了点头，做一个微笑在脸上，他就走开向大堂这一边来。望钟，钟是欠二十分到五点。

……今天我是传达了呀，以后也是！“传达，这里来；传达，你且去，”这里那里，都会追赶着叫喊传达！一堆不受用的字眼，终日就会在耳边亲密起来，同附在头上的癞子一般，无法脱离，真是可怕……

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正如此时提篮里的胰子牙粉样：委曲，受下去，是应当，除非是不到这里来。不到这里来，他就是学生，人家不会叫他这样一个不受用的坏名称，从这名称上得来的职务上牵累，也不至于！自己要想洗脸，就自由大大方方把新牛肚布的手巾擦了胰子，在热水里把脸来擦，且即可从面盆的搪磁上，发见自己那个脸上满是白沫子有趣的反影，是颇自然吧。

他希望再遇到承发处那个书记一面，他们是同过学，见到时，就可以谈两句话。且互道“晚上好”“早上好”，虽然客气却两方面都不损失什么的话语，到末后，就可将一切所不知的事问那人，就譬如说，洗脸，吃饭，解溲，等等地方，以及职务上的服从，对上司的礼节。比这不能再缓的他也要知道，一个普通上士阶级传事兵是实支月薪若干元？发饷是不是必要到差一个月以后？从昨夜他就计算起，零用中，他至少得理一回发，不然，实是已长得极难看了。且嘴边也像

毛茸茸的，纵不是胡子，也不雅观。他不愿意别人说他年纪太小，但同时又不愿意他日在统领大人面前回事之时，因了头发和脸上的细毛，使统领在他真实年龄上又多估了几岁。且把自己收拾得好好的，展览到一班上司同事前头时，他以为会不至于因了他职务上的卑微而忽视了他的志向。他切望人家从他行为上，看出他是一个受过好教育的人，人家对他夸奖他的美貌，于自己也颇受用。这是他在学校时养成的一个细致的脾气，这脾气，在他想来，纵不能说是好，同坏总还是站在相反一条路上走。

承发处的书记，大概还没有起床吧，不见出来。那一对水夫，从外面把水桶里的水随意溅泼着，吹着哨子，又走进大堂后到大厨房去了。不因不由，使他脚步加快也赶了下来。转过大堂，从左边，副官处窗子下，一个小月拱门过去，大厨房，第一面那个无大不大的木水桶，已立在眼前了。两个水夫一个一个走上那桶边矮矮木梯子上去，才把水每桶向着哗……的声音倾下去。水夫走开时，他还是立在那里，欣赏那个伟大东西。桶的全身用杉木在两道粗铁条子下箍成，有六尺多高。想到这大水桶里，至少是可以游泳，可以蹯水脚，可以打伞子，不会水的一掉下去，也可以同河潭里一样，把人溺死。末后就想到在县里，为水淹死的朋友那副样子来，白白的脸，灰色的微张的眼睛，被鱼之类啮成许多小花朵样的耳朵和脚趾，在眼前活现。

脸还是没有洗，他又回到传达处门前了。从窗子外朝自己房里望，先是黑暗，因为方从光明处来，且房中为自己伸着的头阻了光。但不久就仍然清白了。起花的灰色被盖，老老实实成方形在印花布的垫褥上不动。一个荷叶边白色枕头，

也是依然卧着。屋顶，白色的棚子，有了许多雨渍，像山水画，又像大篆。地下，像才浇洒过水的样子，且有些地方，依稀还成了有生气的绿色。

他第二次想起《文选》，再不忍尽它在床下饱吸湿气了。返到房中，就把箱子里同《文选》放在一个地方的《古文辞类纂》也取出，安置到那近窗的写字桌上。书是颇好的版本，很值钱，可惜在这略觉不光明的房子里，已不容易在书面上去欣赏那颗“健德庐藏书印”的图章了。

他把书位置到大石砚台与红印色大洋铁盒子中间后，又无事可做了。总以为自己应做一点什么事，不拘怎样，打拳，行深呼吸，也是好的。职务，在传达长指示以前，他知道是不须过问的。这时只是为得是自己。但是自己有什么可以抓弄？连洗脸也不能！

到后在思想里去找寻，才记到抽屉里那本《公务日记》来。他昨夜曾稍稍翻过一道，见上头写了许多字，又有在一种玩笑中画下来的各种人脸相，是离开此房一个传事兵遗留下来的册子，名是“公务”，却录下了些私事。随手去翻开，一页上，写得是：——

今天落雨，一个早晨不止。街上鸭子有的是乐；从窗孔伸出脑袋时，可以看到那个带有忧愁心情的灰色的天。一滴水溅到脸上来，大约是房子漏雨了。檐口边雨水滴到阶前，声音疲人，很讨厌。

大堂上地板滑滑的，一个小护兵从外面唱起大将南征的军歌进来，向前一擡，一个饿狗抢屎的姿势扑去，人起身时，脸上成了花脸，如包大人，手上的油条蘸了

泥，烂起脸走去了。不知以后把蘸了泥浆的油条呈上师爷时，师爷是怎样的发气，护兵是怎样的心抖，担水的伙子们罪过！雨的罪过！

再翻一页是：

没事可做，一出门就会把鞋子弄湿，不是值日，又不必办公。将用来写收条的竹帘纸，为跌倒到地上的小护兵画了一个相，不成功，但眉毛那么一聚，不高兴的模样，正像从地下刚爬起的他。不久，又见到那小孩子出来，衣裳已换，赤了脚，戴个斗篷，拿一个碗，脸上哀戚，已为师爷和颜拭去，但，歌是不再唱了。

接到这一页后的，是一张画，穿了颇长的不相称的军服孩子，头上戴了一大的军帽，一只手在脸边摩抚，或者，是前一位同事为那跌了的孩子第二次小心的描到这本子而来的吧。旁边有字，是“歌唱不成了！”又数过一页，上面是约略像“狮子楼饮酒”，“三气周瑜”一类故事画的，不过站立在元帅身边的，却都是军装整齐的兵士，这又是同事的笔调，虽然画是可笑的陋拙，却天真。

他觉得好玩，就一直翻下去，或者是空白，但填上了晴雨日子，或者记了些关于公事的官话，总无味。这本子使用了一些胡画作结束了。不过在一页涂上了两匹鱼的空行处，还有那么一节；——

后山上“映山红”花开时，像一片霞。西溪行近水

磨那边，鲫鱼颇多，大的有大人手掌大，小的有小孩子手掌小，只要会钓，真方便。

他于是便筹划起一根钓鲫鱼的竹竿来，这一个早晨，就让脸上脏着过去了。

八月廿七日于西山

---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9 月 11 日，13 日《晨报副刊》第 1442 号，第 1443 号。署名懋琳。

# 过 年

## 脚 色

战兵周老四  
衙门中之老将甲乙

战 兵 呀，快到过年的时节了，鱼儿灯的销路是如何的好呀！还有那竹筏狮子头，不会到一张票子一个吧。把抓钱的工夫搁下来，听这边大人的吩咐，不知是些什么太岁到头上！这真是葱管儿嘴巴“扬三打哈欠，吃暗亏<sup>①</sup>！”“道标三千六百八十名兵额，要催粮，单单点到我陈复泰\*！”呵哈，那旁有老将一名来了！

待我且向他打听一番吧，呆，呆，在那边站立的岂不是某哥么？请教一桩小油麻子大的事！

老将甲 在这里，有谁是在喊哥呀！且待过去瞧瞧吧。呵，周老四！听说是大人因为过年要与民同乐，所以就把他找来了。其实依我想是“舂碓妈看戏，依不得



那么多\*！”这种年成还玩什么灯咧，这岂不是特意要照顾周老四了么？

战 兵 哥，既然“灯笼子”对了这边焰，过来谈一句，难道是“烧饼”就被人吃掉了么？

老将甲 这东西，话多么说得俏皮呀！

战 兵 哥，我问你一句，大人传我是做什么事？

老将甲 （自白）他不知道咧。有名爱开别人玩笑的周老四呀，今天且待我来调弄你。（扬声）是周哥么？我还以为是衙门中……这几天这地方正闹着鬼哩。哥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战 兵 哈，总会有一个时候了。差官将我引到这里，要我且候，说是大人要面问我，不知问些什么，“张三李四，拖刀杀人，”我是个一概勿知。在这里，这样一候下来，大人不知是到何时才会起床，哥，你应做一个好事为探探，究竟是一会什么事。过年快了，难道大人衙门里杀猪缺个人扯脚，所以单单派到我“陈复泰”么？

老将甲 哥，你这时还能说笑话！你不知道你的事么？

战 兵 什么事？

老将甲 你想想吧。

战 兵 （自白）见到了老将的颜色大变，莫非是于我有不利消息吧。且待我细细把我的罪过数来；——  
前天夜里把狗踢了一脚，……但这并不算罪过，他是我儿子，难道爷打崽也犯法？况且他是先在于哭擦了我的气。

昨夜对土地拉了一泡尿，或者是土地托梦给了大人，

要大人教训我么？……这不是第一次，财神还不多我的心，每次当到它老人家露过“麻雀”，我到南门外去打“剥剥复\*”<sup>②</sup>时还赢了许多钱钞！

打黄教时偷偷吃了鸡，被大人知道了么？……这不会，我只吃一只，我们四队总爷还吃过七八只，大人知道都不问，而况大人自己嘴巴就是油油的。

赊面馆的账不还，被人告了？……

老将甲 还想不到么？

战 兵 哥，我想我周老四并无过错！

老将甲 再想想吧，你的罪过，单是你那嘴巴，就为你积上了多少孽！

战 兵 我为人忠厚老实，大人谅也知道，间或爱说一句吧笑话，难道就“惹下了滔天大祸”么？

老将甲 你……你……

战 兵 哥，你要说就说吧。“不通气的葫芦”，快闷死了我，说了我们下次喝酒吧。

老将甲 酒可不必领情，左右你请人也全是在口上。我说吧，你记一记，什么时候曾批评过人么？

战 兵 （脸红）那是说笑话！（自白）这大人又怎么能知？昨天大人坐了敞轿到军官学校去时，从门前过，我只说一句“这真像抬狗求雨”，这话很轻，大人会就听见了么？

哥，大人知道我昨天骂了他么？

老将甲 （自白）可见贼人心虚。且待我吓他一下。

还说咧，大人因为你昨天骂了他，发了一整天的气，饭也吃不下去，你还快活！要你来，不就是“拖到

池塘坪去，找吴大松磨刀\*”么？哥，我说是那么说，你嘍，那个口也就太放肆了，我们是自己亲哥子弟兄样，告你是本情话，好久好久，你就应把你嘴巴管束起来，不要逞强胡扯才是，你咧，却是那么“眉毛上悬棒槌，心爱那调调儿\*”<sup>③</sup>，你看这一次居然批评到大人头上来了，岂不是该死么？

战 兵 我可以打我自己几个嘴巴，（扬手介）拍，拍，拍，左边三下，拍，拍，拍，右边三下，纵有罪愆，也打去了吧。

老将甲 哥，你还装着憨，这有什么用咧？就打死也是空的！我问你，到底是骂了他些什么话？

战 兵 我是昨天下午，见他往军官学校去阅兵，只轻轻的夸奖了一句，说是“真像抬狗求雨！”又不是骂他。

老将甲 我的天呀！这还不是骂他！像大人的身分，你要扯了他耳朵大声合他的娘才算骂他吧。我在先还以为纵骂也是背地里批评了大人，如像讨姨太太多了，或是照顾不来的一类趣话，被人告了大人，大人所以发气，谁知你居然到大街上去形容大人！你想想，当街侮辱官宪，纵不该拖出西门外去砍，他不能打你一个半死吗？

战 兵 （哭）荷荷，这怎么得了咧！万一把脚打断，口粮又革去，我们家中那两个“金童玉女”怎么活？荷荷，你这不记事的嘴呀！（扬手自挝介）拍，拍，拍，左边，拍，拍，拍，右边，看你下次还是那么不记事么？荷荷，我的天呀！

老将甲 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嘴巴打破也补救不来了。

战 兵 哥，你看怎么办？荷荷，我的天呀！

老将甲 （自白）“不怕你精似鬼，今天轮到来吃老娘洗脚水！”

这有办法的，但不是你那哭同自挝。哥，你要依我办，我便说出，不然，等一下上头传人时，就让哥自己去对付，我也省得些事。

战 兵 哥，都依你，都依你，你是好人，你说吧。

老将甲 我不是好人，我只请你下次把口放好点，莫这个那个“顺手捞鱼”的啄，那样谢天谢地了。

战 兵 以后无论如何不说笑话了，以后我周老四是口上含李子，遇事“泰山石……”

老将甲 你才说不用那鬼话——开口就犯！

战 兵 错了，错了，你看我罚它，（扬手介）拍，拍，拍，左边，拍，拍，拍，右边，哥，——你把“诸葛亮的神机妙……”全告给我吧，我这时真成了“梁山上军师”（无用）了。

老将甲 又来！

战 兵 好，好，看我打它吧，拍，拍，拍，左边，拍，……

老将甲 请你不消打了，咱们哥俩好好商量吧。

战 兵 噢，“这才是话，（画）壁上挂！”

老将甲 你这是怎么啦？真惹人生气！

战 兵 不说了，不说了，哥你看我捂着口来听教训吧。（捂口介）

老将甲 你的罪过，你自己是知道了。这时大人正在气中，你也知道。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法子，在大人传你进去时，你便不住磕头，禀说“知罪”，如今快要到过年

了，大人在衙门正拟多扎花灯，玩狮子龙鱼，要找好的扎匠——大人也闻过你名，知道你会扎一切好看的灯彩，——你便在磕头毕后，说是求大人施恩，让你能在灯彩上赎那应受的罪，大人或者见你那可笑样子，就一概不问，那你岂不是就无事了么？

战 兵 （鼓掌介）此计真妙！

不是你哥提醒，我真想不到这一着！不然者，“刘三踢倒凳，上算一世人”<sup>①</sup>了。谢谢，谢谢。（作揖介）

老将甲 （笑）自己哥弟俩，何必？我知道你这时是“顺顺吃猪脚！——舒服”<sup>②</sup>极了！

战 兵 哥，你才说不准说“市”话，你又来！

老将甲 那旁有人来了，把眼泪擦干了吧。

战 兵 是，是，“遵大人吩咐”！

老将乙 大人兴致真豪，又想到今年来大家乐一下。扎彩匠是早喊来了，这一次又好了周老四。早知道扎狮子灯是有那么一件好差事，去年也去学去了。呵呀，一走，就来到候差处了，喂，喂，里面有人么？

老将甲 是传周老四么？

老将乙 不是他还是谁咧。

战 兵 左营四队战兵周占元在此听候使唤。

老将乙 大人叫进去！

战 兵 瞧！

老将甲 记到我的话！

战 兵 （点首介）知道，知道。

老将甲 头磕下时，不要吝啬你的眼泪！

战 兵 这还待哥告么？

老将甲 是这样就顶好了。

老将乙 （在外）衣衫整顿撑了就走呀！

战 兵 来了，来了，——

老将甲 哥，记到我的话！

战 兵 （出去）记到，记到，——

——完——

凡用\*号加于一旁的，不是自己故乡俗典方言，便为通常俚语，这之间，要加以注解，是恐怕不胜其注的。关于\*类属诸乡下故事的，差不多每一处都含有一个颇是解颐的笑话在内，这只好留到另一时另外去当趣剧写了。

本篇发表于1926年10月25日《晨报副刊》第1463号。署名懋琳。

① 杨三打哈欠，吃暗亏 杨三，名杨三溢，系凤凰县城东门城外一牛屠。嘴边生疔疮后，留下疤痕，使嘴只能张开四五分大，遇打哈欠，出气不畅，暗暗吃亏。当地人编此歇后语，以喻吃了亏而又说不出来的情状。

② 剥剥复 纸牌的一种玩法。

③ 眉毛上悬棒槌，心爱那调调儿 凤凰民谚。意为眉毛如此纤细，何能悬挂棒槌，仍要如此做，则总因喜爱这么吊着，心甘情愿。调与吊谐音。

④ 刘三踢倒凳，上算一世人 凤凰民谚。刘三，戏中人物，一生窝囊，临死前一伸腿，只踢倒脚边一张凳子，就此了却一生。

⑤ 顺顺吃猪脚——舒服 顺顺，姓韩，凤凰城郊长宜哨乡场上人。好吃猪脚而无钱，每逢赶集，见熟人吃猪脚凑上白吃，别人嘲弄地问：“吃得如何？”顺顺总是连声回答：“舒服，舒服！”凤凰人将这编排为歇后语。

# 蒙恩的孩子

**脚色** 一群八岁至十二岁的孤儿，科长一，女斋监一。

**地点** 北京某孤儿学校

**时间** 一九二六的圣诞节。

## 第一场

幕未启以前，一群孤儿，穿白衣服，从幕前过去，孤儿手中，各拿刚从院长处领来之赏物，样子快活欢乐，一旁说笑一旁走路，有些还带着跳。

**孤儿甲** （这是一个小胖子）可恼那庶务先生，你们得来的是又大又好的红薯，我则是这么一些根根须须！

**孤儿乙** （又是一个小胖子）我哩，不是一个样么？

**孤儿丙** 因为你们两人都是肥，庶务先生不愿你们再是这样胖下去，所以请你二位且吃一点坏红薯。

**孤儿甲** 我的还不到一斤哩。

**孤儿丙** 我的是十六两呀！

众人 (笑)

孤儿丁 我是并不肥得像罗汉的。

孤儿丙 那必定是他记到你爱同他捣乱。

孤儿戊 我哩，花生大家是足巴巴的一百颗，我这袋数来数去总是九十四！

孤儿<sub>己庚</sub> 因为你也背到人骂过他许多次。他听到你骂他，扣除你赏号，活该！

众人 (笑)

孤儿辛 七弟，七弟，乘到没有开会咱们到课堂里去，各把各人得来的东西，好好的去数一下吧。

孤儿甲 去呀，去呀，谁能同我打赌，(说到赌字很轻)比花生五粒，让我一人先进课堂去？

孤儿乙 今天是什么日子，难道还怕鬼么？我敢一个人单身上前。

孤儿庚 我仍然有点怕。你送我一袋花生，要我到那里去待会儿，我也不愿意啦。

孤儿乙 不中用的别在这里插嘴！

孤儿庚 看你中用的一个人上前！

孤儿乙 (拍拍胸脯) 看吧，你大哥谁都不惧，今天课堂里灯多着咧。

▲乙在前走，众人后随，下。

幕开，在纵横行列的椅桌间，一约十岁的小孩，正伏在桌上打盹。堂中灯在一些花纸中异样光明，但极其静寂。

众人 (进课堂，乙在先)



- 孤儿乙 (一退) 真有鬼哩, 吓, 吓, ——
- 众人 (笑)
- 孤儿甲 是谁在此睡了!
- 孤儿辛 必是许蒙恩! 那人在吃饭时, 就说愿意天就夜, 夜了就好睡, ……你们看那头上的黄头发, 是他一定了。
- 孤儿戊 把他吵醒把他吵醒, 好赶快去领东西, 待一会儿, 时间过了, 他会看到别人吃!
- 孤儿丙 咱们进里去帮他画一点胡子再搔他!
- 孤儿甲 赞成, 赞成!
- 孤儿庚 做坏事你就赞成! 别人睡得好好的又去捉弄人家……
- 孤儿甲 好玩哩。
- 孤儿庚 好玩的事总不是单在画人的胡子。(扬声) 许蒙恩! 许蒙恩! 夜了, 醒来!
- 孤儿丙 不要喊他, 不要喊他, 各人偷偷儿进到他身边去。
- 众人 (颠足轻步走近蒙恩身边, 围成一圈。)
- 许 (略动)
- 孤儿甲  
孤儿乙  
孤儿丙 醒了咧, 醒了咧。
- 许 (吃语) 这样多, 我……怎么拿得完? 送他们大家各人一个吧。……我, 我也只要一个。……谢谢, 妈妈, 你让我在复活节的钟响时, 交换一个平安吻吧。
- 孤儿乙  
孤儿丙 什么拿得完? 他还说送大家各人一个咧。
- 众人 (低声笑)
- 孤儿庚 听他, 听他……

- 许 妈妈，知道知道，……我是知道的。……
- 孤儿丁 知道知道干吗？他要同人家交换亲嘴，昨天都不洗脸，只好请洗衣的张嫂同他去交换。
- 孤儿戊 （大声）许蒙恩，许蒙恩，醒来了！
- 众人 （大家争着去捂戊的嘴，但睡着的人已醒觉了。）
- 孤儿丙 大家将手背起！
- 许 （见了许多人围到自己，怔怔的不知所以。还以为刚才的梦是真事，伸手到衣袋里去摸梦中得的鸡蛋。）
- 孤儿甲 怎么，掉了什么？
- 孤儿乙 是要分我们各人一个的东西吧。
- 孤儿戊 蒙恩，你一个人睡到这里不怕着凉吗？前几天不是王大夫还说到这月来身体一不好就要害病么？
- 许 我鸡蛋？
- 众人 （笑）
- 许 不要藏我的，我答应到妈妈同大家各人拿一个。
- 众人 （大笑）
- 孤儿甲 （指戊）被他把你鸡蛋全打破了，问他赔吧。
- 孤儿戊 （大声）还不曾醒么？还要说梦话么？看你！（笑）你是正在做梦，大家听你讲梦话，待了老久，又是什么自己只要一个罗，又是什么大家各一个罗，又是什么……还有同谁商量要交换亲嘴啦，……我怕你着凉，所以把你喊醒了。
- 许 这时已经夜了么？
- 孤儿戊 看灯呀。我们是（将手中所领得之奖陈列到许面前）我们是奖已领取了。每人一百粒花生，一斤红薯，

你看，谁还哄你。你看他们！

众人 （各将在身背后的东西拿出齐举到许面前）

孤儿丙 听你正说到分我们什么的，我还想预备一点儿花生同你掉哩！

许 （自笑）我才梦到妈妈——

孤儿乙 谁是你的妈妈？

许 就是周师母。她拿了一箩筐染了色的鸡子把给我，我告她让我们每人拿一个来玩，她笑着不答应。

孤儿丙 拿鸡子来，咱们交换！

许 我还梦到得一大包不知名的糖果，用金色线织成袋子装的。

孤儿乙 那真好吃！

众人 （笑）

许 妈妈又答应我……

孤儿丁庚 许蒙恩，莫同他们说了，顾自赶快去庶务先生那里，领取你的东西吧。过了时候，你会空手看到我们吃！

孤儿丙 待一会儿没有事，左右你这时去也早就完了。

孤儿壬 是啦，适间不是看到庶务先生锁门出去吗？

孤儿己 其实是还有许多包，只怕他不愿意发。

孤儿戊 去吧，我们俩儿去，看看，要是当真不能发了，就把我的这一包同你平分吧。

孤儿甲 不得也不要紧，别人正有一大包糖果，又是一箩筐鸡蛋，要花生同红薯干吗？

许 （正站起来，听到甲的挖苦，又坐下了。）

孤儿癸 （顶小的一个）不要听他的话，我们还是——同到庶务处去，我为你去领！

- 许 (微笑) 当真我不要了。
- 孤儿癸 不要, 到夜间别人吃东西时你吃——!
- 孤儿己 不去要也好, 我可以分你一点。
- 孤儿庚 我也可以分你一点。
- 孤儿丙 我可不那么慷慨。我花生不够。我还正想吃鸡蛋, 不知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
- 许 (见到丙恶意的讽刺, 只是微笑。) 我已经……
- 孤儿乙 好不害臊! 又不是傻, 拿梦里的东西当真的。
- 许 (仍然是微笑) 我就傻。
- 孤儿乙 傻子, 傻子, 我们以后就喊他做傻子好了。
- 许 (笑) 你不傻……
- 孤儿癸 你们欺侮了别人, 我回头要告我寄爹。尤其是你, 是, 是你 (说时用手指甲乙丙) 你们三个人, 说别人许蒙恩是傻子, 看我寄爹罚你们做礼拜!
- 甲  
孤儿乙 是他自己说的!
- 丙
- 孤儿癸 你不愿意做梦你就莫做梦, 那怎么别人做梦你们还来笑他?
- 孤儿丙 我是笑我自己没有福气。又羡慕他竟能得长得好看的周师母做妈妈。
- 孤儿癸 (说不赢别人, 自己先走了。)
- 甲  
孤儿乙 仗到寄爹是科长, 还要告我们罚我们, 真凶!
- 乙
- 孤儿丙 (以拳遥击癸的背影) 就是有寄爹, 谁也不怕他。
- 许 (望到出课堂的癸的背影微笑。)
- ▲远远的听到钢琴声音, 又听到歌声。
- 孤儿己 开会了, 开会了, 你们听, 齐师母在奏琴了啦。

- 孤儿庚 许蒙恩，我们就一起去吧。听他们唱歌，我们也要唱那首节歌底。今天他们大点的人还同老师一起来装戏，刘先生装女人，热闹得很哩。
- 孤儿乙 去，去，大家去，让傻子在这里做梦！
- 孤儿甲 我是怕鬼，这里说不定。（故意做出怪模样“哦”的一声）去，去，让魔大哥来光顾傻子！
- 孤儿辛 去吧，许蒙恩，大家都去，你在这里做什么？
- 孤儿壬 那会场暖和极了，还会出汗。这里真冷！
- 孤儿丙 （故意做鬼）你们听，是什么地方，呵，呵，去！去，去，我是要去了，让胆子大的在此！
- 孤儿戊 真可以去的了。你听已唱到“葡萄做血”那一段了啦。
- 许 我不去的。
- 孤儿戊 不去在这里做什么？
- 许 我不想去。
- 孤儿癸 （复从外面跑入）大家快去！别人已在开会了，派了人四处找你们哩！
- 孤儿丁 他不愿去。劝他也不去。你得拉他走。
- 孤儿癸 去呀，（拖许）我们一同去！
- 许 （微笑的随到癸先走出课堂。）
- 众人 （同下，以两个胖子殿尾。）

——幕落——

## 第二场

幕未启以前，科长携了自己八岁儿子的手从幕

前过去。小孩另一只手抱着是一只人造的小骆驼。

孩 爹，爹，还要唱红花脸黑花脸打仗的戏吗？

科 长 唱的多啦。

孩 是不是赵匡胤同张飞比武？

科 长 是张飞合黄天霸。

孩 黄天霸不是红花脸呀！

科 长 那就定是那个赵匡胤了。

▲稍停，两人走到台中。

孩 爹，爹，你帮我拿这骆驼，它像不愿意走路了。

科 长 那我帮我的乖乖抱它。

孩 爹，爹，我也不愿意走路了。

科 长 我抱乖乖走。（于是抱起孩子来。）

孩 爹，爹，你一手抱我一手抱骆驼真太沉了，还是让我来牵骆驼，好轻一点吧。

科 长 （又把骆驼交给孩子）真的，乖乖抱骆驼，就轻得多了。我们赶快走，你听琴奏得多好听！

▲二人下

幕开，仍然是现地方，许蒙恩一个人坐在那一列座椅中间，头昂起，望到空中那一些花纸条想着什么事情。科长抱了儿子上，在课堂窗下过去。

孩 爹，爹，这课堂今天也点上了许多灯，还有花，很好看。

科 长 到那一边散会时，这里还要开别种会啦。

孩 你看里面许多旗子，又是紫藤花，又是葡萄，又是五颜六色纸带子，爹，爹，你让我到窗子边好好的看一下，里面东西蛮多哩。

科 长 （走近窗边，让小孩把脸平贴到窗子玻璃上去观察堂中的一切。）乖乖，认得出那几国的国旗，念给我听听。

孩 有太阳的是日本，有星子的是美国……呀，有一个人在里面！

许 （听到外面声音，把头掉向这一边来。）

孩 一个人，一个人，爹，我认得他，是第七级的许蒙恩，许蒙恩，许蒙恩，一个人到这干吗？你看我有骆驼！

许 （对着孩子微笑）

科 长 （也将脸贴到玻璃上去）怎么，一个人在此！

▲科长抱了孩子从那课堂门进到堂中，走向许蒙恩身边去。

许 （站起立正，极其腼腆）科长。

科 长 怎么一个人在此不冷么？

许 炉子已升火了。

科 长 炉子升火这时也不是一个人到这里的时候！

孩 我们一同到那边会场中去吧。许蒙恩，许蒙恩，你瞧我的骆驼，周牧师太太送我的。这家伙会叫哩。叫起来你会以为是小骆驼。（又附到其父耳边轻轻的说），爹，我赶骆驼，你就为我学骆驼叫吧。

科 长 （点首笑）真会叫哩。

孩 （用力捏骆驼颈）叫，叫。

科 长 “绵敢阌……”

孩 怎么爹又学羊叫！

许 （见了科长顺着孩子的意思，学骆驼却变羊的声音，

又笑了。)

科 长 为什么你不去大会看演戏唱歌?

许 我已经到了。

科 长 到了就应当同大家玩!

许 没有意思。

科 长 小孩子也要有意思——什么又才是你有意思的玩? 你看别人比你小的还活活泼泼去唱歌。是不是有病了?

许 好好的。

科 长 吃了饭么?

许 吃过了。

科 长 领得花生了么?

许 没有。

科 长 怎么没有?

许 因为睡了一阵，把时候过了。

科 长 这时还可以领，——是不是因为领不到东西就不愉快? ——可以随到我去领。

许 我本来不要，他们倒帮我领。庶务说不能补发。我也不要这个了。我已经得了许多好东西。

科 长 谁给你的?

许 周师母。

孩 有不有像这样大的骆驼?

许 没有骆驼，但同骆驼一个样好。

科 长 什么东西?

许 (欲言又不好意思，就笑。)

科 长 送你什么东西，周师母?



- 许 送我鸡蛋，送我糖，又答应同我——
- 孩 周师母是什么时候来的，许蒙恩？
- 许 没有多久。
- 科 长 别人还在圣公会有事，怎么就能转来？
- 许 真是刚不久的当儿！（说了又笑）
- 科 长 她送你的东西在什么地方？
- 许 一会就都不见了。
- 孩 谁偷你的。
- 许 没有被谁偷。
- 科 长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
- 许 这时是已经醒了。
- 科 长 我的天！你又不早说，我还用心来听你说咧。怎么把做梦得来的东西也算做真的？小孩子就要靠到做梦来生活，真是不应该的。
- 许 又并不是我敢同周师母说，是她自己愿意的。
- 科 长 不要再说了。别个人听见会要笑你。好孩子，同到我到会场去，看圣诞老人，帽子高高的，那里还有树，上面全是为你们一般小孩子预备的赠品，不要再到这里了。小心着了凉，这里不是你合式的地方！
- 孩 在会场也可以见到周师母的。——爹，爹，周师母长得好看么？许蒙恩，你说周师母好不好看？
- 许 好的。（又微笑）
- 孩 （俯科长耳边）爸爸送他骆驼耍好吧。
- 科 长 好。
- 孩 许蒙恩，要不要这个会叫的骆驼？
- 许 （笑着不答）

孩 (将骆驼掷到桌子上) 这个我把你。算是周师母送你的东西。我有别的很多东西, 你就拿这个玩吧。

科 长 好, 好, 我乖乖就借给你这匹骆驼, 玩一两天, 玩厌了又可以退还我乖乖。你听, 你听!

孩 你听, 在奏琴, 热闹哩。(学唱)  
多多, 拉拉法拉多, 米癩癩, ……

许 (望到孩子不做声脸上漾着笑)

孩 好极了。……爹, 爹, 你听, 多急拉索, 多急拉索……你听, 拍掌啦, 我们去呀, 我们去呀。

许 我是不去的。

孩 爹, 那我们就去! 不然别个又把好地方占去了。

科 长 我们去, 我们去, (对蒙恩) 要到这里玩就一个人玩也好, 只是到炉子边旁去, 暖和一点, 莫到着凉就不好办了。受了凉药水是怪苦怪难吃的, 我乖乖都知道。

孩 爹, 你听, 你听!

▲远处有唱歌声夹以钢琴, 悠扬传来。科长抱了孩子出了课堂后, 在门边时, 孩子回过头来, 用手接吻丢给许蒙恩。

许 (望到临出课堂的孩子手式, 也用手在嘴边一吻向孩子丢去。且笑着。)

▲孤独的孩子, 望着桌上斜卧着的骆驼没有做声。远的某处, 歌声又传过来了。蒙恩头复昂起, 若见了什么远处的东西。

——幕慢落——

### 第三场

在未启幕以前，一白衣女斋监率领一群约在十六个以上的孩子从幕前成双行慢慢走过去。女人在后。孩子们全是白衣。全场极其肃静，光亦极弱，如在一甬道上走到寝室的样子。蒙恩夹在中间。含着微笑。这一队赴寝室的人慢慢走下场去后，少停，幕开，作寝室景。

灯光用绿色。寝室各小床平列成双行，另一角，女斋监正在为一个小孩整理将要掉下来的棉被。各小孩已睡熟。蒙恩在较近台口一床上，两手伸出被外。睡得极好。

许 (吃语) 妈，妈，科长，科长的小儿，送我骆驼……会叫，他说是会叫，他就要科长装骆驼叫。……

女 (全身衣白，轻轻地走过蒙恩床边来。)

许 (低吃) 他们，他们笑我。……告他是，……你答应，他们笑哩。

女 (低声自语) 白天玩久了，还记到白天的什么事，就在梦中再来玩。(用手想去移蒙恩那两只在被外的手，但见到蒙恩脸上漾着的笑容，又不动了。)

许 (低吃) 我只得小九送我的骆驼。……他们得，得了花生，得了红薯，还得纸马，保罗的相，有颜色的画片，我是……一样都不要的。

女 (低声自语) 妈妈在什么地方？可怜的孩子，不知妈妈已成了什么样子，还要妈妈。

- 许 (低吃) 我不要糖。
- 女 (低声自语) 那么饿糖的孩子居然糖也不要了。(微笑)
- 许 (低吃) 小九说你长得好看哩，他，小九问我，我也说是很好的。……小九常要他爹背抱。……小九送我骆驼。……庶务顶爱骂人，还打哩，好多人都被他打，用筷子打脑壳，因为吃饭时碗里剩饭。……妈妈，你什么时候也帮我缝一件灰绒的汗衣？小九是那样底。他爹为他缝的，有五个椰子壳圆钮扣，有七个钮扣，袖子下头，每一边还有一个。……好看极了。
- 女 (轻轻的叹气，用两手放到蒙恩枕边。)
- 许 (低吃) ……有好的，也有坏的。小九对我很好哩。还有小九的爹。还有斋监朱先生，从不骂我。
- 女 (叹气轻声)
- 孤儿某 (在另一床上吃语) 抓到，抓到，莫让他走……
- 许 (低吃) ……我说，错了啦，他也不依。他说认错也要罚。……
- 女 (低喟，去用手摩孩子的头发。)
- 许 妈，妈，钟响了么？(用手作接抱状) 耶稣活了，耶稣活了，妈，妈，大家平安！
- ▲女伏下去抱了孩子，远处的钟，当真已经在响了。

——幕徐徐下——

本篇发表于1927年1月1日《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署名懋琳。

# 公寓中

新編集。集名为编者所拟。

编入 1925 年至 1926 年间发表的小说 9 篇：  
《公寓中》、《绝食以后》、《莲蓬》、《第二个狒狒》、  
《用 A 字记录下来事》、《白丁》、《棉鞋》、《重  
君》、《一个晚会》。戏剧一出：《母亲》

## 公 寓 中

公寓中度着可怜岁月。藉着连续的抑郁，小孩子般大哭，昏昏的长睡，消磨了过去的每一天时间。日子过的并不慢，单把我到京的日子来数一下，也就是五个月了！身子虽然很弱，果不是自己厌倦了生活周遭事事物物来解决自己；倒靠天为结束，说不定还有许多岁月！

对于一切未来，我实在没有力量去预算计划了！我正同陷进一个无底心的黑暗涧谷一样，只是往下堕，只是往下堕。

十一月十六日

听着桌上小钢表一滴一答的走着，它只是催我向时间的道上走去。这太令人难堪了！自应把它行动停止。但是，它不则声了，我又听到我心的跳动；而且窗下的日头影子，……都依然似乎在那里告我：傻子！你还是为时光老人支配你跑着呢。

我知道了，人与一切都是为这老厌物支使着！人与一切

都是为这老厌物背起向无穷渺茫中长跑！但是，他们她们都会在这一段长途路程中寻出一点相互的娱乐，它却只准我看着它那又冷酷又枯燥而且还死呆呆的面孔终日默坐。可恶的老厌物啊！

十一月十七日

我病了，我确是有病！我每次对着村弟弟给我那个钢表反面未脱镍处发见我的瘦小脸子时，的确，两个眼睛都益发陷进去了，胡子是青了硬了，脸上哑白颜色正同死人一样，额角上新添了一道长而深的皱纹；但这都还不能说是病，不过人老一点罢了！我睡时摸到两个腭骨时竟像新生了一对棱角。我不能得到一夜安安稳稳睡过；总是醒上四五次；有时开起两只眼睛过一夜。

别人用亲热态度问我：你是什么病，起什么病态？我总是支吾其词，不爽爽快快地说一声：性的不道德——手淫！我不是怕人笑骂我不道德或别的更冷酷更难堪的话语，实在是因这病太令我伤心了。

在每次强烈的伤心刺激以后，我的病便发作了。（有个时候我还很能用良心来负责表示这是自杀的一种方法）照例兴奋后的疲惫，又拿流不尽竭的热泪来忏悔，啊！啊！五尺之躯，已是这般消磨了！

我不觉到这是罪恶与污秽，道德于我已失了效力。

——十一月二十日





这时，正是下午七点钟样子。大概是风也有点吹倦了！窗子已不再听到虎虎响声。这时外面总不至于不能走，我顶好是跑到马路上去逛一趟。马路上自然比室中要更冷一点，但因为走动，我两只冻紫的脚，多少总可以暖和一点！并且我还有用意，因为公寓中可怕的寂寞，实在使人难过，我正可以乘这暮色苍茫里，到外面去找一点能够兴奋我这神经的事情，足以伤心的材料，好拿回来独自个玩味领略。既不能享一点肉的现实娱乐，得到可以出眼泪的悲哀也还好！

马路上去做什么事？马路上去看女人！

这种闲暇事，怕任何人都不会有吧。瑟瑟缩缩于洋货店，点心铺……什么稻香村玻窗外头，固然有许多闲朋友，但他这时正对着一些毛茸茸像活狐般皮领巾，五光十色的轻绸绣缎，奶油饼，油鸡、酱肘子，做遐想去了；不然，也围到店门外炒糖栗子锅边余烬取暖去了！对于洋车上或步行的阔人那有兴趣来赏鉴！至于另外一种中等人物，街上走的自然不少，他们也许有半数是为寻开心而到这闲跟着的，但总不至于像我这样：专心一致的把这长部分时间消耗到看跑来跑去一些女人身上！

黑而柔的发，梳出各种花样；或者正同一个小麻雀窠，或是像受戒后行者那么松松散散。圆或长或……各样不同的脸子。白的面额。水星般摄人灵魂的黑眼睛。活泼，庄重，妖媚……各样动人的态度。身上因性的交换从对方得来的；或是为吸引别人视线各种耀人眼睛的衣饰。

数不清的女性特具形色；还有那从身上放出那一种是化妆品非化妆品，一种女人特有的香味，这都是使我从醉心企慕中生出种极强烈的失望。

在单牌楼以西，电灯似乎稍为稀疏了一点。街沿是那么宽，加之又不比白天人多拥挤，在黑暗一点时，我眼泪不由自主地又要跑出来了。但我是用强力制止着，不能让它任意消费。因为这时果一齐泄去，那么，到这公寓时又要寂寞了！这实不是我所愿。我固然要眼泪把我压伏着潜隐的悲哀抑郁冲去，但这最好是放在公寓中行这洗礼，因为哭倦了，气平了，夜里可以得到一晚好睡。

——二十六日

灯罩子也“乘人之危”，只轻微地同桌角一碰就碎成了各种不规则小片了，这正同每晚上顶棚上面那小耗子一样，欺侮我无法处治。虽然只须九个子儿得到一个候补者，但这时除了从昨天换那小毛子剩下五枚，从枕下寻出一枚双铜子以后，实在无法去凑数了；只好请它休息一晚。

卖煤油那老老来时，竟自动要借我钱——买罩子以后还可以到十五回图书馆取暖的数目——我并不疑心到他因每天用油的原故才如此慷慨，但终于拒绝他了；虽然是很和气的说。

心中终于有点抱歉，他真可怜，他的确太好了！

晚上既不能点灯，只好一吃完饭就上床睡下。心里空虚渺茫，不觉到什么不快，这大概是神经疲倦不能再起伤心作用了吧。耳朵听到老唐放在桌上的小闹钟同村弟弟给我那旧表竞走。听来不五六下，似乎闹钟就跑到前面一点了，但到了早上看来，又每是我那表上前四五分。

十一月二十八日

衣袋中铜元已到不能再因相撞而发响的数目了，本应再写一碰命运的信到陈先生那里去探探门房——他曾答应为我介绍一个湖南同乡的门房——的事情弄妥没有，再不然，便合再老起脸到郁先生处看看风色，但是，果真要拿这一枚双铜子买了半分邮花凑足剩下那半分去发信，明天可就无法进那又温暖，又不怕风，又不吵；又不至于像公寓中那么时刻听到老板娘大声大气骂儿子叫媳妇的老泉般声气，又有茶；不至于像公寓中喝要开不开的半温水，又不……的图书馆了，北京的风，专门只欺侮穷人，潮湿透风的小房实在难过，——而且掌柜那脸嘴也实在难看，——所以不写信似乎在次。

这正是应上灯时间，既不能把灯点燃，将鸽笼般小房子弄亮，暮色苍茫中又不能看书，最好只有拥上两月以上未经洗濯的薄棉被睡下为是了。睡自然是不能睡熟，但那么把被一卷，脚的那头又那么一捆，上面又将棉袍，以及不能再挂的烂帐子一搭，——总似乎比跑到外面喝北风好一点。

寓中几个广东老，湖南老，都似乎各人有了一个小白炉子。这白炉子不知可能同图书馆一样的温暖宜人不？但想来总是一样的。

——若是把煤团子一烧好，便叫伙计为搬进房中。眼看那从炉口边跑出的青白色小焰，听着毕毕剥剥的声气，微微嗅出一点煤气味；但并无大害，不至于窒息，简直是一种很合宜的气味。

——摆在什么地方？

——不拘何处均好：桌子前，床头空处，门边；总之可以把手脚接近取暖就好了。于是，我一面记日记，一面慢慢

地把脚搁到炉子边去。

——茶壶？

——就搁到炉上也好。左右是搪磁，不会烧坏，而且，时时有热茶喝了，村弟来时，或老推，或……只要来了客时，就把炉子移到中间，好围炉谈话。

我脚因这梦想稍稍暖和了一点。

我的天！倘若是真果有那么一个，那是如何令人适意而有趣。

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个月看看是又被我混过去了。

人到无聊，便连梦也不会做一个好的。我一夜同上一个似认识——又像不认识的幽灵般人一道走着。行了不知多少的路。上下了无量数险坡，涉过十多条大河；又是溪涧；又是榛莽丛林；又是泥淖，为甚目的而走呢？我也不知道，只盲目的走，无意志的前进。

这不是我一种生活的缩影是什么？我知道，我如今还是走着！我还是梦一般走着！

十二月一日

风又起了！势子是要把庭院中那一株老枣子树连根拔去再掷到天空。窗子只是动。它正在为可怜我而用力抵抗权威。但有自由可以凌侮一切的风，又那能因这薄弱无力的旧窗纸与小室中战栗着的我而稍减其势派呢！



惨灰黄色眼珠，钉着我。待我说完时，她才说：“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不大听真呀！……三块钱？……是，是，我知道你身边只有四块钱二十九个铜子，——是不是？你舍得三块钱为的是什么？——吻一吻，谁信你。”

——这可把我急死了！本来我存心只不过是摸一摸就得了。三块钱，试想，能在她那嫩小嘴唇上结实的吻一下，嗅一嗅女人的气味；那有不愿意的道理？可是我终无法子去诉辩我这衷情，我又恨起我平日对于辞令修养上太疏忽了。

——她那不爱我，不相信我三块钱一吻外没再有野心的神气，使我气极羞极。我居然不顾到什么了，一气把衣袋中所有四块钱二十九个铜子一把抓出掷向她身边去。

——我跑过去赶那女人时一样都不见了。

我向那里去找她？

十二月十日

脚依然肿痛。我虽知道这是前面漏风的板壁所致，本可拿出客人气派喊伙计补糊一下，但这气概已不知何时失掉了。为免得看那青色脸庞，终于让它吹。

日历明载着来者十四日。无论如何，这个年节我要在这失了国际畛域，中西共治的北京城住过了！上帝这样为我安排：不准在同所在地过上两个年关，不过时时都使我做一个精神享乐的信徒，这会不是上帝的意旨吧！

十二月十七日

今天是一个可诅咒又可爱的纪念日子。是宣传博爱以身殉道那个犹太胡子的誕生日，是云南反对帝制起义的纪念日；但是，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流浪无所归宿的人算一回什么事？世上佳节足以寻娱乐与追怀的于我总无分了！

我要乘这人声静寂的深夜来痛哭一场。自然，我眼泪不是为那被钉死的犹太人而出；也不是抚今追昔为时事而出，我是哭我自己，二十年前这一天，正是我与这又光明又污秽的世界初次接触呢。

二十岁，不错，二十岁了，孩子的美丽光明的梦，被我做尽了！黄金的时光，被我浪费完了！少年的路，我已走得不剩什么了！时间在我生命上画了一道深沟。我要学二十年前初落地时那么任意大哭：虽然不能把我童年哭回，但总可以把我二十年来在这世界上所受的委曲与侮辱一齐用眼泪洗去。

圣诞日

于庆华公寓

---

本篇发表于1925年1月30日~31日《晨报副刊》第18~19号。署名芸芸。

## 绝食以后

今天计算起来是第三天早上了，头似乎反而比昨天倒清明了一点，他把小抽屉里剩下来的那片不到手掌大小咸而包嚼完后，呷了几口开水。让肚子在那里叽叽咕咕，却不去理它。他还觉得昨天做的那些事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到离寓二十里以上的北城去找什么事，又为什么对自己肚子的空虚也来抱歉，不能生又何必勉强去生呢？

当昨天这时，上午八点钟，他是同样的从那破被里爬出，——也是把身子从混乱如发团的思想里爬出，嚼下那匀下来比较稍多的面包。面包均匀后，“今天，我是去找寻生活！”这要力的帮助，于是，他才不迟疑的取了那分大的。

如梦幻似的出了大门。又如梦幻的进了京兆尹公署。

小的雨点，时时落到他肩上头上，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只觉得一切人于他，都含有点陌生的敌视；他于一切，却也有点漠然的憎恶。

当怀藏着那衙门传达先生若甚亲热而又同情的口音“先生，什么名字？……没有于昨天报名，那这时不能报——已



满了！”踱出大街时，小雨依然落在他头上肩上，也依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热闹着——像是大街本身的确也热闹着的西单牌楼，在他不很明确如醉人的晕浮眼光下，一切还是一样，同刚才，同往天。

曳着刀的黄衣警察，于马路中把身躯非本意的转动着，面孔因所遇的对方而时时变换，正同他以前所见若一丝不变，他觉得是值得诧异的。从菜市场走出来的那些中年太太们，不但依然手中小篮内放有昨日所买的茄子，鱼，肉，没毛的鸡，颈子伸缩的团鱼，还仍然是那种闲适不忙的脚步。由马路彼端跑过此边来的那些女人，衣裙的飘动。依然同手上那红的绿的丝绸伞成一种美的调协，这美的调协一刹那影子，也依然吸了许多——至少是他自己——的眼睛，如看跳舞般去注意，研究，从研究找出趣味，小估衣店，铺子里那几件起条子花的短汗衫，闪光的蓝布大褂，依然在微风下摇动着，仿佛是同伙计们或觉到同样的无聊。玩西洋镜的口中依然在嘶声招徕看客，又轻轻的哼着自己可听到的小曲。汽车依然载了些活尸傀儡忙匆匆的死跑，还大声发出无耻的骄矜声气。马车洋车前的马与人，依然是流着汗。为一些尸首的搬运流着汗。每个小巷口的墙上，新贴上的那些花花绿绿广告，为了另加有“爱国”一类字样，仍然有那些过路人在忙促里停下脚步来搜寻那字句中所说的利益。果摊上虽新加了些翠玉色皮子的圆形西瓜也不见出与前日的什么差异处来；而酸梅汤的坛子旁覆卧着的多棱玻璃杯，秩序与闪光还是一个样子……

他承认这些是生在世界上应享受，应留恋，还可说是应

玩赏的事物，尤其是单把浓酽的香味跑进他鼻孔而本身却悬钩到玻璃中的烧鸡熏鹅。这些东西使他腿软，使他腹鸣，使他由失望而憎恶而伤心。哟，这些没有生命了的东西还也来骄傲人！其实有生命的人与无生命的物，同样不能对谁某骄矜；只要你自己去设法就可接近它，占有它，吞灭它；然而这些过失他是不会承认的，即如说是知道。

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于是，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

一切的失望纠缠着，脑充血的结果，鼻衄把他晕了去。

当黑暗袭进他房中时，躺到床上的他，吸了一小壶只略剩微温的白开水，制止了他心膛内欲焦枯的焚燃，并做了晚餐的代替物。

也许是饥疲与失血的助力吧，在两声零落里便半晕迷的睡去了。一直到今日早上醒来，他还觉得这是半年来最安适的一夜睡眠。

当阳光射进他的意识里时，一切烦恼失望便同时攻入他的心，缠绕着，缚的同昨日一样，无从动弹，并呻吟而不能。……我为什么又要醒呢？我需要的是醉与死……然而这不能够，空虚的肚腹，也不让他再去昏迷了。

在他最后的一餐完结时，他想：一切完了，希望同到这一片咸面包，如今已一把抓来嚼到口里咽到肚中了！我需要是不必与人去争夺的事物，我只要永久的安息。微笑中的伊古诺夫，当真成了我的朋友，（他不自然笑了一下）但我却不是像他那样去爬那一次铁栏杆；——北京也没有那一类铁栏杆送我去爬，而我也无须……

因为是这最后的力没有用处，他把来写了一封告相识的

信。他虽没有了家，但半百的父母，相爱的哥，姊，可怜的弟，妹，却还都在这世界上存在着，虽说是同他样漂流漂浪找不到定止。然而他的信却是写来给一个但识过一面的人，是想设法把他从半死的状况中救活而没有成功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是想世界一切把他忘却如他对世界一样，自然就可了解这信的意义了。

□□先生。

从奉归来，即到过先生寓所一次，没有见到，说是先生出门去了。当下记到曾留了几个字，请门下于先生反身时呈上，想来也总见到了。

承先生吹拂之力，得□□先生允许，接济往东大暑校去听讲，本来只待动身了，谁知得消息，乃谓因为校长事情未能解决，暑校无从开学，而图书馆班自亦不能进行。幸好是没早动身，不然，到宁又复处于歧路。

在先，以为不能多去设法读几年书，但这区区两个月的暑期学校，大致是不生出什么问题来了，岂知偏又有这么一个变故来阻此行，真若无命接近学问似的。实在说来，我是不再想进什么学校了，虽说是不踰到学校大门，人生教训受来还是一样。

□□先生是允为待以时日另行设法的，但小小的不值得大人们在意的，是最容易于他们脑子中消失的，并且这又是求人，不能比什么别的事，可以拿来作为一种账欠似的行为去追讨。承□□先生情，为允把欠寓中的钱还清，然而他是不会想到一个人寻生不得便不忧伤死也会饿死的。即如这时说我是第三天没有一颗米塞进肚内；

但靠到由一家铺子赊来值廿枚一个咸面包与几杯开水延持，谁个又肯信呢。

别人的肚子，不是拿来装那些鱼肉，使是装上些油鸡肥鸭，白酥的奶乳，像珠子似的白饭。纵不堪，也还能每日按时塞上些馒头，烧饼，枣糕，窝窝兜，看看自己，却时常委屈这肚子。这还有什么说呢？肚子虽可怜，但不幸寄托了这样一个无进取力，脆薄颓伤的灵魂，而又处到这么一个世界里，如今还不饿死，已算得一个奇迹了。以前还时常对自己肚子抱歉，如今却以为这还是多事。

挣扎着跑到京兆尹衙门里去考什么书记，到时却说是人满了。对人生失望的人，左右已不会再从对一切绝望中添上一点懊丧，所以又如去时一样的跑回，虽不得了什么，却也不失什么。

拥着被来听雨，檐溜虽是吵响不宁，但心情却死样的静沉，一切在往日所想望的这时都不须了，连最易拿来做懦怯安慰的眼泪也没用了。所要的只是永久的空虚。我故意这样平静的永远睡了去。

请先生以后不必为这命运践踏下的薄命人措意，我希望世界一切都把我忘却！……

先生所认识的少年□□□

他把信写完了，看了一次。肚子内又叽咕叽咕叫喊起来，然而他却不去理它。头又渐次的渐次的若有一种虫在爬动，“天哪，再爬到鼻孔边便完事了！”脑充血他知道是危险事，他轻轻的喊着，但从脸上心上却搜寻不出一丝恐惧意思来。

他静静的躺下去，合了眼睛。这种样子，若从别个看来，必以为已是一具死尸的陈列，纵活着也成了过去的事了。他自己也感到。从他喉舌间哼出的轻弱嘶呻，轻弱到只有自己能听来是哭声。眼部略略有点刺痒，但当他用衣袖去擦拭时，袖子已不像从前那样湿润了。

……眼泪也不是我所有了！真的，快安息了！一切都应忘却，一切都应遗弃……为什么我还把一些不应用的热情，去嵌进几个在世界上还挣扎着的可怜朋友心上，使他将来还为我毁灭而悲伤呢？把悲哀的担子落在后死者心上，真是不得已的事。淡如，颐真，伯略，几个夭死朋友们，给我的那些，如今我又行将要来交给他们了。可怜他们，不知谁又先交给谁。

……以前，那些孩子般的痴想，在临命时，写封信去到天的女人那里去，或是胥的女人那里去，请她为一次这世界没曾有过——但从小说上听到过的脚色，给长眠者带点甜软的幸福到那不可知的另一世界中去，送一个为可怜而布施的吻：大致是不可能的事了！唉，痴呆的妄想！天下即是满布着柔嫩的细致的面颊与弧形的红嘴，然而一些活着的勇敢底少年，凭了名位的帮助，早跑去吮过了，那里还有剩下的来给你的呢？

……若当真我能跑到神面前去诉这种冤苦，他会说，孩子，不要悲伤抑郁不平了，这时你已是有福了的人。你说的是过去，就是过去，我不是曾给了你许多梦吗？你从梦中已得到许多别个孩子不能得的爱抚了，你不应觉到什么遗憾。惟有梦里的女人才是真神。他们那些少

年男女举动是什么？只是狎玩的摩擦，这摩擦只能把人灵魂的美质磨尽，只能引人进粗恶的肉感道路上去。若你希望的是那个，那你简直是受自世纪初到最近那些人共同造就的虚伪观念欺骗了！

……然而，仅仅是梦，却不能证明我是曾经这世界中旅行过的人呵！倘若谁的一个这时当真能给我一次这样摩擦，我敢认在我的信念里，无论如何她永久是一个全神！

……你既要证明你是住过这世界，旅行过这世界的人，你便应自己去进取而证实。你不自去进取，怎么能怪神的吝啬呢？这只恨你自己怯弱，其实我所能给你的便只有梦；倘神又是这样来回答，那又怎么？怯弱的人，岂止是为了怯弱无法去取去这证明；便是生的权能，何常又不是为了怯弱才被世界剥夺呢。

……唉唉，一切都应遗弃，凡属那些既往世界中所没有得到的，也不必在这临行时用乞怜得来的赠与带在心旁！

人是昏迷的睡着了。

雨还在淅淅沥沥的落，没有休止。

七月二十三于北京

---

本篇发表于1925年8月4日，6日《晨报副刊》第1240号，第1242号。署名沈从文。

## 莲蓬

校丁老毛，二十多岁青年体壮的老实人，从脸上平常是搜寻不到如像其他那些人抑郁，忧愁，失望底。但人谁个知道他未来的事呢，委实说。平素遇事乐观的少年，今日一切不幸缠上他脑部来了！一肚皮的不高兴，说不出口。

既有一肚皮的不高兴，却又开口不得，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拿一切事事物物乱搯乱打来发气？

这的确是一桩令人呕气的事！不过在别人方面说来，气虽要呕却不必那样大。

也许是不呕过气来的人一呕起气也比别人更凶，还是拿“事出非常”几个字安上为妥。

他知道这气既不能发泄。积之于心，久而久之，会就要生出病来了！于是，不必要校长呼唤，也自个拿那把每早到桥石上磨得锋口雪亮的镰刀去砍荷塘旁那些李子树，（折过李子了的）芭蕉，以及在塘边所生的一切果子树的繁枝。砍树发气，是一层意思；在砍树时，用眼力去搜索塘中莲叶圆盖中间剩余的莲蓬，又是一层意思——因为使他呕气的，便是

这些莲蓬。

他把那些树枝砍到不能砍时，才住了手。

出他意表之外的，是这些气竟仍然停止在心的一个角落上，没有跑尽。且数数来，简直是不轻松什么。因此，他又拿了一个大木棒槌，跑到桥上去捶打那些正卧在太阳底下取暖的新麦秆草。麦秆草原是用来打草鞋的，采来须晒须捶才能用，但这时老毛把它们抓到手下来捶捶打打却只不过为得是出气而已。这事除了他自己还有谁知道呢？就是校长，见着我们老毛不待呼唤就高高兴兴去砍那些果树不重要底枝桠，亦不过以为今日的老毛，忽然能动起来，生一点微微诧异罢了！

直到他早上扫地以前，老毛依然不失为愉快的健全的少年。扫地是他职务，在今早扫地时，他从不注意的当中，听到与他希望中有冲突的几句话由校长口中说出后，他觉得这职务以后简直不必再干下去了。原来，他一早上钩起腰肩在校长办公室那大房子中打扫时，耳朵中听到桌子上那座大摆钟消克滴达的喊着时间口号外，又顺便听到了靠坐到沙发上眉闭眼闭的校长口上告给学生的话：

“……今而后，莲蓬长矣！莲蓬大矣！尔留此诸生，可择其成熟者采而食之，吾不汝禁也。”

学生微笑，忙说是是。

学生的笑之意义，除老毛外没人知道。在钩着腰的老毛，虽说腰是钩着，但当学生口上是是，把眼睛里夹上些矜骄揶揄同到脸上的微笑抛过他身上时，他知道把这眼光与微笑集来变成言语，就是：



——朋友，以后你不能独占莲蓬卖钱了。

完了，完了，一切完了！老毛从这校长几句既酸且臭的训词中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与幸福，已随同塘中那些莲蓬一个一个人到几个学生口中，为他们咽下肚去了！

他知道，以前所设想的：卖一百个莲蓬，便去买一只小羊儿的计划，已宣告无望了。他知道，以前所设想的：从小羊儿肚内生出一对小羊儿；又从那一对小羊儿身上长出一对小羊儿……由羊而牛，而槽房，而当铺，而住屋，而二十多处田产，这时已被几个毒恶小学生，狼吞虎咽的塞到了肚中，没有存余。

请想：那么大一些计划，那么多一些家业；为了一句话，便尽这些小无赖咽到肚中去，怎么不使人恼气伤心呢。

学生只顾兴兴头头卷搂着裤脚筒，在荷叶中进进出出，找他们承认为满意的莲蓬，口内只顾从吃莲子外说着笑话来相互逗趣，虽说还记到昨天要吃一颗莲须送我们老毛铜元二枚，但这时却只争到选择那大的熟的莲蓬去了，谁都不看见站在塘边叹气的老毛。

或者，这伙小东西，这时当真觉悟到所吃的不是莲子——直是一些牛羊，槽房，当铺，而这些又都属于校丁老毛所有，也许竟把虽经吃下去的亦忙吐将出来了！

.....

老毛觉得是一一切都完了！（的确塘中莲蓬已不剩了许多）虽然我们看老毛还很年青，不妨把希望又来另建立一个如泡沫似的事业上。

老毛的气，大致不到荷叶全枯或是中秋节赏发下那个时候，总不能平息了。明年的荷叶能再生，莲蓬也能再如此时那么大，那么在荷叶间挺挺的伸出头来；但明年是否还能使老毛在这上面建几座楼阁，却无人知道。

既然是被砍的树不会到校长处去诉冤，被打的麦秆草又不能托梦于学生，所以，不久，这事连老毛自己也就忘却了。毕竟他是聪明人，不到五天，他花了六个铜子便从算命的杨半仙处讨得了安慰。

这时他床边柱子那个大钉上，已悬有了十一双新麦秆草编就的草鞋，那大木棒槌仍然卧在没有火了的炉子旁边。

八月七日

---

本篇发表于1925年8月12日《晨报副刊》第1248号。署名则迷。

## 第二个狒狒

他如今堕入一个武库窖中了。

这正如达哈土孔狒狒家武库一样：是用砖石相间建筑成的一间平房子。窗子外，也满是些青绿不知名的草木藤萝。别人把他安置在这样一个陌生地方来，他虽然觉到事事物物都显得陌生，但同时也以为事事物物都有趣。墙壁上，除了满是些致人性命，给人流血，败坏人幸福的东东西西外，找不出一件和气物件来，颈脖上一大串红缨的宝剑，计有四把，这都是白铜什件，把鲨鱼皮染成绿色为鞘的长剑，很威严的贴在墙上。悬在床头壁钉上的，是一把红木为鞘的短剑。架子上，立着长枪，大刀，矛子，赤缨梭标。大关刀与八戒传下来的钉耙，各排住了屋之一角，昂然不动。杀猪刀的发光黑鞘，极自然使人生出刑场上搽的一声圆头瓜落地时的联想……总之，这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森森然，带一种冰冷样子：不过因为布置合法，他又是新从尘嚣中进来，一举目，一种新鲜趣味就扑拢来了，所以他第一次睡了一阵午觉，醒来时，似乎梦中也还安宁。

武库中，十八般武艺用的家伙似乎都全了！只没有实弹的短铳与敷有毒药的箭头；这因为这位狒狒在此原是做拳术武技教师的原故。

大家大概是都愿意认识这位狒狒的！不过我所能介绍给大家以狒狒一切的，还很少很少。这因为我是初来。过几天，若是狒狒的故事在他时有机会知道，我自然极乐于报告给大家。

狒狒是有趣的人，这有趣从狒狒嘴巴上那一撇短短胡髭就可以知道。自然我们从狒狒桌上墙上那些东西中，亦可认定狒狒是一个趣人。

当他初见狒狒时，是藏在—一个瘦长子办事员身后底。那是昨天，这瘦长子一直把他引到狒狒武库中来，狒狒面上有了很可爱的笑容，对这年少生客，显然是很欢迎了。

“贵姓？”

“休。”他答时，正望到那壁上一些怪模怪样的兵器。

“是湖南吧？”这原是狒狒乱猜的话。

“督办同乡。现时上山来帮点忙，一时找不到妥当住处今天客也太多了，故——”一瘦长子找到说话机会了

“好，好，好，欢迎！”狒狒两只手送过一杯茶来。这是两只强健的爪子，有凸起的筋络与黄色的毫毛。

“若是到这里长久，还来同先生学学，练练身体。”他从那一对筋络蜷屈的腕子上才想起这么一句应酬来。

“好，好，好，大家研究，大家——”两个膀子搁了—下的狒狒坐下后，把脚又跷起来。

呵呀，腿肚子又不大！这么一个结实东西，怕饿他半个月也不会……他眼睛从墙上研究虎头钩移过来落在狒狒腿上。

瘦长子把桌上一个半边红的苹果拈到手中，摩玩着，便

不再放下。大致他事也很多，说了句再见，便出去了。请想：对面大椅上端端正正坐着吸烟的便是一位狒狒，四面墙壁上，一些兵器都张牙舞爪的如即将离开它原位扑过来的样子，……并且他把第一句学学拳的应酬话说完以后，搜寻了半天也再搜寻不出一句话了，不走还待何时？于是他也出了这奇怪的武库。

……

这是第二次见到狒狒，在武库外一个小桥间。

夕阳爬过西山背后时，东边的天成了粉红色的霞片。好一个地方呵！可惜住了些浑噩原始动物与一些黠而愚诈的蛇外，便只有几个木乃伊。

他慢慢地沿着这一条花石子路走去，左手挟了一本圣经，到了桥边，便不动了。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呵！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看轻我！……

使他感动到眼红的不出这两者以外，他刚念到雅歌第一章新妇之言一段时，一群裹在粉红水绿丝绸里的美丽肉体从桥上过去了

……呵呵，你妖艳的肉体啊！为甚如此美丽？你用你像鸽子的眼睛来宰割一切不幸的人，你因你美丽而骄傲了世界……呵呵，时间！快转吧，快转动！我敢即时已成了十年后，看你们这些女人还能用你靛上花霞似的青春给我伤心不？——

“怎不到会场上去看戏？”一个有力的声音突然起自他身后。

“哦，曹先生！曹先生刚从会上看戏来的吧，”他回头去。

“是，是，好戏，好戏，只是人太多了，——太热……”

“今天怕不有了三千人吧？”

“嗯嗯，差不多，差不多。我坐在”这里狒狒比先用了点力，或者是恐怕我耳聋也说不定。“我坐在大少爷旁，他今天很高兴。说到大少爷，真是——那年，老太太喜事时，我还抱到他在老太太床边送终呢……”

他，狒狒，似乎还说到老太太当年到天津时，他曾由新站一直扶着轿杆到家一段话。这些是增加身上某一部分（或竟是全体）荣耀的事，于狒狒先生自然是愿意常有机会告给别人的了！不过这却把他为了难，他本想找一句若带有羨企的适当应酬话塞进狒狒耳朵去，可是半天也找不出。

也幸而是他不找到若有羨企的空虚话！不然，狒狒先生会又从这一句话中引证出若干表示与老爷家中亲近的唠叨来了。

“去看看戏吧，听巴掌声的响亮，可知剧还不错。”他提个议来想支开这不愉快的接谈。

“好，好。”

于是，他们俩进了门，挤上前去，

今天人的确太多了，老爷太太皇亲国戚坐中间。男女来宾坐两旁，男女学生坐后面，再后面是丁役站着，闲杂人立在门外把眼睛贴到窗棂上；真可谓之大同乐了。

当他不知不觉被一个少爷们推送到从前面数去第五排正中一个座上时，回过头来，却只见我们狒狒先生正于极左边拣到一个空座位。怎么狒狒不进来呢？此间空处还多呀！不久，就使他了然，原来前面一排是老爷，而他是充混在国戚与皇亲之中的人！狒狒资格却不够。这只使他不幸，因为得到这么一个好位子。夜里九点钟后，当老爷引着两个小玩物再挪上前一排时，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他不

久就在心中念起雅歌第七章来——

女王呵，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如像美玉；是巧匠的手作成的。——

你的颈项如象牙台；

你的眼目好像希实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

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

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

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

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络系住了！

……何其美好，何其喜悦；使人欢畅喜乐！

……你鼻子香味如同苹果。

迦密山只在他面前不过三寸间隔，但给了他欢喜也给了他忧愁：因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时时回过来，牵引他几回想伸过手去摩抚一次那莹然如玉的象牙台。苹果的香味，使他昏迷如痴……

这位不幸的少年，终于犯了许多心的罪孽——同时一个膝盖骨，在巴特拉并水池的鉴照下，也成了一个小卑劣东西了！……

关于这些与狒狒不相干的事，他另写一篇题名为用 A 字记下来的事，记述他的不幸，这里也不用多说了吧。

八月十六日于香山慈幼院

---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8 月 22 日《晨报副刊》第 1255 号。署名沈从文。

## 用 A 字记录下来的事

将近三千多个面孔，都为寿面寿酒转成欢喜和悦的样子了。在一堂的欢笑巴掌声里，他觉得自己又不知不觉选定了“孤独”，在那人群中寂寞起来。

呵，这样多肉！一排排，一阵阵，都能为一个在台上用使人欲哭不得，不受用的滑稽话，把笑声引纵出来，不是快活事也还是怪事！这有什么可笑的？但是虽不有什么，毕竟大家高兴，有非笑一阵不可的意思，就让大家笑吧。

“我还是去找我的梦去！这里各样都为人预备的有；快活，高兴，爱情，谄谀，寿面，寿酒；但这之间，我直是一个不速之客了。我的地位，即如算是个客，也还是不重要自己跑来逗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分，——就是特为我预备加一分，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而我也不须要。”

他把身子立起来，回过头去看背后刚挤进来那一条特别留下来分男女来宾礼教之防的空路。

“嘘——”这声从他座后一个中年绅士口中发出，这显然



是我们这位想出这肉阵子的人挡住了绅士视线了，故这样下了一个警告。

“狗东西，你就那么给我难堪！这你不可以稍稍把头偏一下吗？为其刚才为答应女人的话，却歪过头去十分钟呢？……何况我是找路出去。”

为了嘘的一声，他了解他便成了这绅士的敌人，头上有绅士加给的侮辱与憎恶。也许是下意识中已种下了一点怯懦种子吧，虽想用故意持久不下的行为来反抗的他，仍然是颓然地坐下了。

“狗东西！我若离开了这座位，总会来一位肉屏又大又高的胖大爷，使你头也昂酸。”这极滑稽的思想突然从他脑中生出，于是又从座上站立起来。

“嘘——”这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一声哨子，使他血沸。

他还是站着，愤恨把他身子举起。他还用目光去后排那些青衫马褂特意从北京城中来叩头献谏的人中搜寻哨子声的来源。

当他慢慢地若从战地得胜归来带了些骄足神色贴上座位后，围绕着他的肉群，都成了被诅咒者。同时，他下了一个决心：我非让我这身子放在来此看戏的肉群中最后出去不可！我要看个究竟！不用睡了，还有明天。

电灯忽然黑了，只剩下台上前面一排红绿五色小灯光。紫的帷幕渐渐的拉开，原先位置在帷幕后面，用浅碧水红丝罗裹着身子的四个女人，随同话匣子舞曲的节奏，转动起来。

这值得大声鼓一阵子痛痛快快的巴掌！四个，请想，是四个不同的人，会这样一致的跟着舞曲拍子做出许多花样来，

而身躯是这般轻盈，苗条，……呵呵，这种令人钦佩的逊驯，怕不将来都不能够做一个太太，享受爱美丈夫的供养吗？

从厌烦到不能使人再厌烦的肉底噼拍声里，他想起工人绥惠略夫在戏场时光景。倘若是有那么一件东西，握在他手里，这极可注意的□□不是就在他手中了吗？哈哈，女人头上折了的白百合绅士的巴拿马草帽，如白藕般小而嫩肥的手臂沾上些大红色鲜血，从有一撇短髭的丰腴嘴上露出底苦呻……幸福的败坏者！以后，几多会找娱乐的肉东西将永怀着这痛苦归去。把你们的爱人毁去，把你们的宠姬毁去，把你们倚为幸福之屏风的风屏撤除，把你们点缀世界而具的美一起毁灭！……可怕的悲恨，做梦也能并出一身冷汗的恶印象，将嵌进你们未遇到这十粒子弹的人们心中去，永远，永远以至其他一个肉世界去。

这时他的手不因不由插进了大衫衣袋子里。铅笔一枝，极孤独的卧在衣袋中之一角。铅笔呵！变吧，变了，变了，一枝铅笔，变成铅笔一枝而已。

新戏台上几个女孩子竟能如背书一般熟流的念下去，也可算难得了。这是容易的事吧？只怕你以为！因为你们都聪明才智，自然看来是容易事。他很觉得奇怪；为甚他念一首七言绝句到明天会一字想不出，而这般小小女孩竟如此熟习脚本？

新剧说来是帮助社会教育的，是给爱美者得到极优美愉悦的，从一本像有七八（或十多）幕不知其所以的剧中，他证明这话了。巴掌，哈哈，好等等作用中，不表示出这群没有受过教育的爱美者确已于目之所接有所领会了吗？

他但昏昏闷闷的，也听得到台上的背书。这时台下嘻嘻

以外的声音超过了台上一个极清锐的女孩说话，然而他还能在这潮声中把耳朵去接收台上的清脆莺簧。

“噤拍，——噤拍，”这声音起自他身后那个绅士手上，他掉过头去研究他的正弹动着的手。

“不怕肿吗？”他用目去说话。

“不怕，不怕，——噤拍，噤拍”，绅士的手已答复他的意见，说是不怕不怕了。

.....

旧病发了。

原因是他面前一排座上跪了两个披拂着头发的小孩，换了两个小姐，从小姐的松散发髻上见到姑娘们的新女人型式来。

“现代教育铸定的新形式姑娘，太美丽了；我应赶快死去.....”

因女人的太美丽，使小物件中的达利孩子想到死，他实在太伤心了！

他不愿受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故即时把头低下去，埋伏在两个手掌中间。他的腕子的倚靠处，前面是一个剪发成圆形像包头菌似的女人底脑袋。

不幸的人，能以知避他的苦恼，那以后便不会再苦恼了！然而我们知识只能帮助我们取得应受而不愿受的苦恼，因为“不幸”据说是命中从有生以后带给来的礼物。

我们为这小达利笑还是为小达利哭呢？从诱惑的恐惧中，他以为低下头去便可把这魔鬼躲开了，谁知当这姑娘把身略向后靠时，那些没有平贴的短发便落在他腕上。

.....一寸，两寸——过去两寸不到的地方，不是有个敷

了雪般白腻颈子吗？把手伸过去，两寸，只是一尺的五分之一！只一伸！我便将拧着一个细致滑腻的面颊了！抬起头来，伸过去吧，乘电影未换片时！

如所思的他把头抬起来了。但他却并不是伸过手去做那些伟大事业，（色情狂胆子到这样当然是算得伟大了）只是想把手离开这使他灵魂刺着发痒而颤栗的青丝细发。他的手，左边已垂着；右边又插进口袋里去摸着那枝终不能变成足把这会场中三千个肉体兴致扫去的短短铅笔。

那无领白麻纱衣，绕颈那道密系小花朵而成的丝边，淡红颜色，落到他眼中时，同时那边还有些撩人的香气由伊手绢上过来，跑进他的鼻孔。

大概是大家不该于这晚上见到意外的热闹吧！所以我们小达利心中起着许久猛烈争斗，想到鼓勇气伸手过去拧那二寸以内的小圆脸一下；也想到赶快跑到山后峡里去乘月光跳下去；可是，一样都不做，仍然一直昏迷的坐在那肉阵中到散会为止。其实当真有这胆子，伸手过去将那在一层薄纱内的小小腰肢结实搂着，把从未亲过女人（但为女人亲过）的嘴唇搜寻着那芳唇秀靥吻到他人起而解脱为止：尽把事弄糟到如此地位，事后的攻毁，纵至于搽的一下削掉一半脑袋，也得到比受罪还应丰富的报酬了！或者是峡里去消磨了，也比让人用不经意的眼波，把心子割碎，如受凌迟一样苦恼为爽利！

在别人，把手上那把有镶白铜的小遮阳，横放在自己后座，且把微微凸出的两个黑眼睛，扫一下靠在背后那个小达利膝头时，小达利感到一种流泪的侮辱了。

“卑劣东西！”这话小达利从伊眼睛搜出来的。卑劣呵，在小达利的一切行为中，从另一人看来，本已满刻上卑劣两字了！

可怜的小达利，根本上你命就卑劣了。时代在此间造就了许多太太奶奶，但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于这中找你所须要的东西，太不合理了！你卑劣，你太卑劣了！处处却想求乞。

在一间霉霉湿湿的房子里，你们可以找到达利。这时天亮了。哭后卧在一张铁床上的他，一面在用力击打着那卑劣膝盖骨，眼泪还挂在脸上。

八月十四晨香山十八湾

---

本篇发表于1925年9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第80号。署名沈从文。

# 白 丁

他记得刚才怀藏了些不安与惶惧进到一个阔大办公室中时，当室左独据一角一个长衫斯文人起身来便打了个照面。这不须他来红脸问讯，于那张单独桌面前略无皱纹的长衫上，他已认清面前的便是股长了。

他用见上司时的态度，恭恭敬敬斜靠股长先生用手指示一个座位后，于是股长先生用对小生态度开了口：

……听院长说你还做什么白话文咧！

这增加了他刚平复了的惶恐，忙说那里那里，什么也没学过，懂不到那样叫白话文同白话诗，纵然……也不过玩儿玩儿罢了！

其实股长把白话文三个字慢慢的嚼出来吐在他耳朵尖上，用意也不过是逗小孩子玩儿玩儿！不久就使他恢复了安静。

“读过书吧——到那一个学校上课？”音调苍老可听。

“不，不，在北京并不入过学校。”余下的惶惧使他噤嘴。

“那往年子在别处总到过什么学校了。”

“不，不，不念过书，是个白丁，字认得几个，但稍稍，

稍稍从别的地方认几个字来。学校是无缘无命的，心里也不敢想。”

“哈哈，好说好说，听院长说蛮好咧！”话是这样说，然他眼睛同时接受股长先生的眼风，却像是：白丁，白丁，不念过初级读本上的鸡鸭鱼，怎么上馆子时倒会叫出“蘑菇蒸鸡”与什么“清炖白鱼”一类新鲜名词呢？

股长先生以为不念过教本上鸡鸭鱼，便不应会吃关于鸡……这意思自然很对！不过他觉得是侮辱了。

他想讽股长一句话，然而找不出适当句子来，没有开口。

“这也没多事，院长意要先生来（以手抓头微笑科）为编一个周刊，一礼拜一次——又听说你也想于这里念一点功课，不知——”股长不则声了，态度忽然更庄重起来。

他这才新发见股长有在剧场上充一个绅士或哲学家的才能。

这简直把人瞧不起！从什么地方倒说我是来受人教的。白丁就不会来讲堂上解释没曾念过的鸡……味道吗？于是，他说，说时比先加了点力气，似乎有不平搅合在话里：

“不错，我要念点功课。不拘日文或世界语；但这要往北京才能找到较妥之学校。至于到这来，是院长约一同来看看，大约不久还是返北京去，那边且还有个职务。”

两人就沉默起来。

股长的手，还不离开头顶，五个指头在头发中搔爬，似乎是在搜寻一件东西。

他得了空才慢慢的旋过头去看那室中的一切。十多个斯斯文文的不认识人，还长袍马褂把头埋伏在桌上工作。大概同时他们心也埋伏在那些黑的白的——不黑不白之花的薄册

上去了，室中静寂到各人能听见各人的出气。外面的蝉的干嘶和到下课后学生的器扰从窗子眼（这些窗眼是糊有绿色铁纱的，蚊子却不能撞入！）撞入，各人也能听到。间或其中一个也举起手来，学股长样抓着脑袋，但这我们却不能相信他是有什么所为而然，不过为一种无聊与疲倦的解除，像一个“哈欠”与“懒腰”用意罢了！但那些用拳头敲太阳穴的，我们应相信他是在叩问自己已遗忘了的事情，因为他们背膊上的湿痕曾为他们证明工作的专一了。

这简直是一些机器，且各自能管束他自己……房子里充满了无聊，他为这无聊把背膊弄湿把头也弄昏了。

长此沉默下去，终不是事！终于他又发话了。

“这里周刊不知何日起始，若是即日还不能进行，我想回北京一趟，我还有些小事没理清，有三两天总可转身，但——”

抢过去说话的股长是这么的：

“好好，就是吧，三两天一时还不能进行，等开了学，再——”

当送客的事举行时，似乎股长也曾起来一下。一个小办事员得到这么优遇，自然不应再说什么被人轻视的无味牢骚了。

他记着：股长在接待时给予的颜色以外还许了他若将来有什么好文章也能够在这刊物上发表，好家伙，这又不幸福与荣耀！当时口上他似乎还致了一声谢，但白丁于这时便更感到别人的侮辱，出办事房时，肚内有气，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他发了一个小孩子想头，觉得以后对人非骄傲夸大一点不可：到处因不能夸大吃一些肉货的亏，但实在说来还多是



自己身子不为他争气的原故……二十来岁的人，身子还是那么翩翩儿，虽然心里四面八方早长了胡子，但心里别人却看不到，无怪乎到处受一处男人的轻视，女人的白眼……当他明白了这些时，便把愤恨消灭，心里仅留了点自怨。

他的房子，给那个对苹果还高兴的瘦长子第二次的引导，换了个新地方。这房子正包围在六百个大孩子小孩子肉阵中间。倘若他是爱热闹的人，对这新地不消说会承认比以前那个狒狒武库好玩多了。

一些爱热闹的孩子，于四十五分钟在使人打哈欠的讲授中下了课室。为恢复刚才的疲劳起见，大家都高高兴兴有意似的把那钉有马掌钉的鞋底，在楼板上拖来拖去的闹玩着。“这似乎还无多意思！”大家都觉得了，于是又相互厮打，叫嚣，哭泣，吆喝喧天；莫能休息，继续到铃子催他们上班。

大致是根据某一种新教育的原则吧，管理先生终日却只到厨房去同大师务讨论学生的食量。习惯平息了他奇异，在三天以后楼板上的拖鞋声，以至于厮打，叫嚣，哭泣，吆喝喧天，便不再引起他初来那种憎恶了，在这些兽的嗥啼骚动里，他居然能睡能喝。

这若说是受罪孽，同他一起受罪孽的也还有人。一个教员，是文学讲师吧，同他隔壁。另一面隔壁房中住了三个听差——他于是挟在他们中间。

也不止单是住下的囚笼子在他们中间！还有地位，身分：他不久就觉得。

他搭到比邻听到了些不能入耳的训斥，这训斥由先生们扔到听差耳中，同时入了他的耳。享受了听差们对先生的恭

敬，每日有送水到房中来的，像公寓中伙计们那种不好看的颜色在这里找不到了。学生们呢，见了这么一个穿有长衫的人，从长衫上生出恭敬；先生们呢，于白丁面孔手脚间，却找不出与其他中级一组学生的异点来。……

他发见了解除这位于中间的悲哀一个方法，就是赶快长大！然而从饭量的增加中究能给予他骨肉若干发育？他没有方法知道，也没有方法证明。

一来复中他才知道这里也同别个世界一样，有许多字典上有过的字在这里无从找出；譬如说：从管理先生身上我们是无从找到“责任”两个字，孩子们队中失去了“清寂”，在门卫兵身上搜索和平也很难。

但也有些是别处很难发见而这里居竟有者，就是在教文学的大师中找到了古文辞类纂，同时又找到了白话诗，白话文，以及什么学者文豪的小影。

于时一天晚上，电灯快要熄灭了，孩子们镇天闹着跳着叫着也都于疲倦安息下了，什么人的谈话，起自比邻。

“是是，我看这三部是顶好的；《史记》，《左传》，《孟子》：最好是选出来教……”

“如今郑什么简直胡闹，现在出版的成什么东西？当年琴翁充主干人物时，真有不少合于义法的好文章——

“你看过块肉余生述吧？很好很好。”另一个先生扯上了《小说月报》之新旧观，两个芳邻不久就谈上现代文艺上来，丢开《史记》与《左传》了。

“新诗真可笑，什么‘青青的柳’！什么‘爱人，亲个嘴吧！’哈哈，有味！以前我本想把冰心那些诗选一点——”

“因为她是一个姑娘家——？”那个带了点嘲笑。

“那里,那里。有些据一般人说好,而且学生也请求过我,但终于还是作吧,仍然讲《史记》中短篇。……那个姑娘家二十多岁的人,平素又号称风头十足,怎不闻同人相恋呢?”

“嗯,现今这世界,二十多岁的人,除非是不知道那个事,保不定早……”

“当真,会怕早……但愿才子佳人……”这个为女诗人设想到此,似乎已看见了别人在亲嘴的神气祝起福来了。

两人稍稍沉默。若非有两支卷烟同时在狂吸,烟雾绝不会从上横隔孔内跑过这边房中的。他为烟气所呛,又咳嗽了。然而明知道这是别人的自由,无法干犯,正同因谈话吵扰他睡眠一样。

不久,又听到那个嫩一点的声音——

“哈哈,如今的诗人!徐诗哲,见过吧?嘴巴尖尖的,样子酸酸的:诗领教了,不给人一点愉快,样子又讨嫌——不过也倒有趣。”

“哈哈,密司忒张说他诗像唱莲花落,哈哈!”

“还有郁什么呢,一个哭像,似乎天天不得意在流眼泪的样子。其实,酒,喝得个不亦乐乎!……哈哈,诗人,哈哈,文人……”

“哈哈哈哈哈,你不见最近一个出版的启事吗,什么女士为她相好的编什么诗,才子已竟够了!又来女才子一编——哈哈!”

哈哈之中又有烟气从横隔上过来,他又呛咳不止。

依然是那个嫩嗓子——

“都是胡适之作孽,你看他那些诗成什么。”

“然而做官,享名,得利。”这是一个俏皮的回答。

“我想到北大那一次讲演，看到胡适之，老了，颓唐了，吃大烟吧，唔，说不定——”

“有了钱，什么不行？然而他怕只是病，不过纵然也无妨。”

两人均若有所感，微作喟叹，话停止了。大概又有两支美人牌烟点燃了吧，但这次他不咳了。

“……我想这个非杀不可！”这话很轻，他只能听到末后一句。什么事非杀不可？是抢案吧？又听到嫩声气的说：

“是是，勾引女人，做白话诗，真非此不足以整学风而敦礼教！”

看不到两位大师是如此拥护着礼教！然而还不至于杀，然而这也不过是大师愤激之言，然而有些确也可绞但不至于杀头，而且如今刑律只有枪决与绞……他竟可说已同情于两位大师了。

“……他们吧，一些黄鳝泥鳅，没个生毛的。他们据说专捧那位译哲学诗的……可想而知……”这话太轻了，他虽极力张着耳朵去搜寻，结果还不知他们论的捧哲学诗的是什么的文人。

“唉唉，下士闻道，但解大笑；无怪乎天天听到这些文人骂《古文观止》是怎么可笑！其实不懂一点妙处，也难——”

“唉唉！中国文学的将来！”

“唉！”

“唉，国家将亡必有——”

由哈哈至于唉唉，一切都沉寂了。

他念着：“上帝啊？何时才把这些虫豸们收去？”睡眠就引他到一个恍惚，美丽，光荣，不闻鸟兽的嗥啼的清静银世

白 丁—————

界去了。

他梦到一个软东西亲到他的嘴上，而且很热，于是  
……

八月二十八于半山亭

---

本篇发表于1925年9月15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81号。署名则迷。

## 棉 鞋

我一提起我脚下这一双破棉鞋，就自己可怜起自己来。有个时候，还摩抚着那半磨没的皮底，脱了组织的毛线，前前后后的缝缀处，滴三两颗自吊眼泪。

但往时还只是见棉鞋而怜自己，新来为这棉鞋受了些不合理的侮辱，使我可怜自己外，还十分为它伤心！

棉鞋是去年十二月村弟弟为我买的。那时快到送灶的日子了，我住公寓，无所措其手足。村弟弟见我脚冻得不成样子了，行慷慨挟一套秋季夹洋服，走到平则门西肇恒去，在胖伙计的蔑视下接了三块钱，才跑到大栅栏什么铺去换得一双这么样深灰绒线为面单皮为底的尖头棉鞋。当他左腋下挟了一只，右腋下挟了一只，高高兴兴撞进我窄而霉斋房门时，我正因冷风吹打我脸，吹打我胸，吹打我的一切切无可奈何了，逃进破被中去蜷卧着，是摩挲我为风欺侮而红肿的双脚。

“好了好了，起来看看吧，试一试，——我费了许多神才为你把这暖脚的找来！”村弟弟以为我睡了，大声大气。我第一次用手去与那毛绒面接触时，眼就红润。

村弟知道我的意思。“怎么，不行吗？”故意说笑，“这东西可不能像女人谈什么自由恋爱与恋爱自由了，但你有钱，仍可以任你意去拣选认朋友，不过这时且将就吧……有钱有势的人，找个吧女人算啥事？就是中等人家，做小生意过活的那些人，花个三百两百，娶一门黄花亲，也容易多了！然而我们这双鞋，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不愿再听他那些话了，把头藏到被里。

他似乎在做文章似的，不问我听不听，仍然说了一大篇，才讪讪答答转他的农科大学。

这两只棉鞋，第一夜就贴在我的枕头边，我记不清我曾用手去摩抚过若干次！

正月，二月，三月，以至到如今，我不曾与它有一日分离。就是那次私逃出关到锦州时，它也同在身边，参预那次无耻的旅行。

虽说是乘到村弟弟第二次大肇进肇恒时，我又磕得一双单呢鞋。然这只能出门穿穿，至于一进窄而霉斋，我便仍然彳亍于于踢起那个老朋友来。谁一个来见到，问说怎么怎么，这几天还有什么舍不得你脚下那老棉鞋？就忙说地下潮湿，怕足疾，是以用它。这对答是再好没有了，又冠冕，又真实，所以第二第三以至于任何人问到，或进房对我脚下注意时，我必老起脸来把这足疾的道理温习一番。

“怎么哪，棉——”我便接过话来：“不知道吧，可知地下湿咧！”

然而我住处的确也太湿了，也许是命里所招吧，我把房子换来换去，换到最后房子，砖地上还是滑齉齉的，绿色浸

润于四角，常如南方雨后的回廊。半年来幸而不听到脚肿脚疼，地上湿气竟爬不上脚杆者，棉鞋之力实多。

磨来磨去，底子与鞋面分家了，用四个子叫声伙计。终年对我烂起脸做出不耐烦样子的伙计，于是把两个手指拈着鞋后跟，出去了，不到半点钟，就可以看见他把鞋从门罅里摔进来。这时我便又可彳亍彳亍，到柜房去接电话，上厕屋去小解，不怕再于人面前，无耻地露出大拇指了。

以先，是左边那只开的端。不久，右边那只沿起例来；又不久，左边一只又从别一个地方生出毛病……直到我出公寓为止；综计起来，左边一只，补鞋匠得了我十二个子，右边也得了我八枚；伙计被我麻烦，算来一总已是五次了，他那烂嘴烂脸的神气，这时我还可以从鞋面上去寻捉。

右边一只，我大前天又自己借得个针缝了两针。

如今的住地，脚下踹得是光生生红漆板，似乎是不必对足疾生害怕了，但我有什么法术去找一双候补者呢？村弟弟去年他的洋服还不能赎出来，秋风又在吹了。此地冷落成了乡里，乡里来来往往，终不过几个现熟人！若是像以前住到城中，每日里还可到马路上去逡巡，邀幸可拾得一个小皮夹，只要夹里有一张五元钞票，同时秋天的袜子也就有了。在这乡里，谁个能无意中掉一个皮夹来让我拾呢？真可怜！希望也无从希望。

但几日来天气还好，游山之人还多，我的希望还没有死尽，我要在半山亭，或阅风亭，或见心斋，或……不拘那一处：找到我的需要。为使这希望能在日光下证实，我是以每天这里那里满山乱窜。

彳亍彳亍，我拖起我的棉鞋出了住房。先生学生，都为



这特异声音注了意，同时眼睛放光，有奇异色，弟兄们哪，这是不雅的事吧？不要笑我，不要批评，我本来不是雅人，假使我出去捉到了我的运气，转身就可以像你们了！

我彳亍彳亍到了图书馆。这是一个拿来遂人参观的大图书馆。一座白色德国式的房子，放了上千本的老版本古书，单看外面，就令人高兴！房子建筑出众，外面又有油漆染红的木栏杆。

“想来借几本书。”

“好吧好吧。”管事先生口上说着，眼睛第一下就盯在我脚上。

哈哈，你眼力不错，看到我脚上东西了吗——我心里想起好笑。

我有点恨眼睛，就故意索性把底子擦到楼板上，使它发出些足以使管事不舒畅，打饱喉，发恶心的声气来。他他他，不但脸上露出难看的憎嫌意思，甚至于身也拘攥起来了。……你们帮他想想：看除了赶紧为我把书检出外，有什么能力驱逐我赶快出图书馆吗？

见心斋泉水澈清极了，流动的玻璃，只是流动。我希望是不在“见心”的，故水声在我听来，只像个乡下老婆子半夜絮语唠叨。也许是我耳朵太不行了，许多人又说这泉声是音乐。

泉声虽无味，但不讨人嫌恶；比起我住房隔壁那些先生们每夜谈文论艺，似乎这老婆子唠叨又还彻底一点。因此我在证明皮夹无望以后仍然坐下来。

我把右腿跷起，敲动我的膝盖骨，摇摇摇摇，念刚借来的《白氏长庆集》。

……蠢蠢水族中，无用者虾蟆：形秽肌肉腥，出没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时雨正滂沱，虾蟆得其志，快乐无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类多；天又与其声，得以相喧哗……

白翁这首和张十六虾蟆诗，摘记下来，如今还有很多用处。想不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么许多讨人厌烦聒人耳朵的小东西了！

如今的北京城，大致是六月雨吧，虾蟆也真不少！必是爱听鼓吹雨部的人太多，而许多诗人又自己混进了虾蟆队里，所以就不见到谁一个再来和虾蟆诗了。

来了两个游客，到泉边来见他自己的心。一老一少；少的有二十多岁，老的有两个二十多岁。虽然我全身在我自己估价，简直是比脚下一只棉鞋还不如；但无意思的骄矜使我伟大起来，而且老的面孔竟如一个熟桃子般和气可爱，故当他近身时，我把脸弄成和柔样子，表示一个亲善的微笑。

“喔，这里看书是好极了！”

老者误会我了，我那里是来看书呢，心里好笑，然而我不能打哈哈。

他又说：“《长庆集》，这四部丛刊本吧？”是四川人口气。

“对了。”

“版本很好。”他左肋的文明杖移到右手，左手挪出空来翻看我的书。

“也不很好；有些还可以，有些极糟。”这时我可用得着

上湖南腔了。

于是，他坐下，我坐下，扳谈起来。天上地下，我的语似乎略略引起了站在旁边少年的诧异。不幸的是我脚大大方方跷起时，两只大棉鞋同时入到老少两人的眼里。富有诗意潇洒少年，很小心的走到池的那旁去问老者，老者也太老实了，便乱为我估价！我若当时只说是个游山领导人，想少年对于我棉鞋就不会看出什么文章了。并且也许那么充一次领导人，一双新鞋会到少年衣袋中跃出来。

我有点悔恨，竟眼看到他们慢步踱出门去。

到了夜里，日头刚沉过山后去，天上罩了些灰色云。远山还亮着，又没有风，总不会有雨吧！

我追赶我的命运，无聊无赖地又从旅馆这面大路一歪一拐上到半山亭。路上只碰到三个短衣汉子，肩扛锄头，腰悬烟袋，口上哼哼唧唧唱些不知名的歌曲；这是归家休息去的工人，非赏西山晚景的先生。其无意于天上的云，远村的烟，同我一样。

到了，不差三丈远近。在那边，门洞旁，有件东西，使我脚步停顿。这是两个约略相等的影子，像贴拢去样子并行着。这不是鬼，分明有唧唧声音。然而我有点怕。半为夜神吞噬的朦胧下，阴沉沉的门洞前，两枝有热无光的火炬在燃烧；在混和，我平生怕着的東西，也没有比这为更可怕的了！

那一个，稀微可以从草帽的白轮廓看出是男的那一个，头更逼近了另一个。“呵哈，你们亲起嘴来了呀！”我鞋底在脚下响起来。

毕竟是姑娘家耳朵好，当第二次戴白草帽那个下颏送过

去时，她忙拒开，且回过头来。这时那个嫩脸会红到成适才落掉的霞样，那是无疑的事。但她也过于小心了，其实近视眼所见到的，亦不过如斯而已。

落到我眼中的东西，如像砂子，蒺藜，痒在眼里，痛在心里。我不久就明了了我的义务，是应当立刻退开。

——一对有福的人啊！放心吧，再不会有人来搅动你们了。前些是他的不经意，冲撞了你们，请不要多心！今天月亮是不会即出来的，除了星光就只是萤火。在这样温柔静寂的地方，尽管搂抱，任其量亲你们的嘴，到磨尽你们的热为止；尽管搂抱，做你们最后所应做的事；任其量撼动你们的身躯，到磨尽你们的热为止。

他悄悄的逃下来了。

棉鞋还未脱去的人，当然不应去羡慕别人。

天是更黑下来了。眼睛昏瞆的我，五步外，分不出对面来人属谁。看看挨身了，暂时都不走动。

“唔哈，沈，你怎么？”是我们的上司，教育股股长先生。

他用他手上那枝小打狗棒敲打我的鞋子，我以为他是问我这夜里到山上怎么。或是脸上颜色怎么。但接着他又打了我鞋子一下：

“怎么，鞋子——”意思是怎么不扯上，不雅观，我领会了。

“烂通底了，”我只好涎脸说话。“莫有买鞋的能力，所以——”

他不让我说完，笑了笑，就先走了。至于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说给上司听呢？过后我自己也思想不出第二个较好的结论，只是，因为对上司不能说别种俏皮话，而且也开不得

玩笑，所以才——大致是天做的戏谑吧，太黑暗了，分不出我脚上是什么一种鞋，使我上司但从鞋的彳亍彳亍怪声音上断定我的罪过，不但不原谅我的鞋底苦衷，临行给我那个微笑，竟以为我有意不雅观。不雅是对的。但是，上司！你要我怎么个雅法呢？我样子固然还年青，很能充斯文，摇摇摆摆来走路；然而我是个不中用的人，没有多钱的父亲；把钱来使我受教育。不读过书的人，要想像其他先生们那么文明儒雅，怎么做得到呢？

上司黑影消失在烟雾里，只剩下橐橐靴声气，我就为我棉鞋伤起心来。……怎么如今还要上司拿打狗棒来吓你打你呢？把你抛头露面，出非其时，让昨天女校门口那两个年青姑娘眼睛底褒贬，我心里就难受极了！昨日阅风亭上那女人，不是见到你就跑去！若不屑为伍的忙走开了？上司的打狗棒，若当作文明杖用，能代表他自己的文明就够了；若当作教鞭用，那么挨打的只是那些不安分于圈牢里的公母绵羊；若是防狗咬，也只能于啃他脚杆以后那匹狗得几下报酬……无论何种用法，你都不该受他那两三次无端敲击！呵呵，我的可怜的鞋子啊！你命运也太差了！为甚当日陈列大而发光的玻璃橱柜时，几多人拣选，却不把你买去，独跑到我这穷人身边来，教你受许多不应受的辛苦，吃几多不应吃的泥浆，尽女人们无端侮辱，还要被别人屡次来敲打呢？呵呵，可怜的鞋子啊！我的同命运的鞋子啊！

.....

九月五日于西山静宜园四楼

---

本篇发表于1925年9月21日《晨报副刊》第1276号。署名沈从文。

## 重 君

中秋节渐渐迫近了，无聊的愁绪，也正像今年过去的日子样，越积越多。

他如今是毕业了。

毕业这两个字，在家庭看来，儿子有了升官发财的凭据了，是一个愉快的希望。他自己呢，毕业对他只是一种恐吓。他觉得毕业的后面，紧跟接着脚的就是生活。生活，谁不为生活吓得全身战栗呢？不为生活两个字愣着的，怕只有那类用马车送来接去上学的小姐少爷吧。至于像重这一类人，对生活还不只有张口结舌的……

然而怕也是枉然，这正像新娘子待过门时样，公婆是终究要见的。把毕业论，在一间隔壁时之有个胖子咳嗽与大笑的宿舍，写了三个整夜，爬出了学校的牢狱，他就跌进生活竞争的人海中了。

一切陌生。一切倒也新鲜，北河沿空气凉凉的，每日中就呼吸着河沿的空气，候相识的师长们介绍事业的信。

自学校搬到这阴沉沉的一间大房子来，如今又有了……

个礼拜。一个礼拜，就是整整的七日呀！这七个整日中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什么也不，到河沿柳树下去呼吸了如所量的凉湿空气外，他只做了些梦。

心想着：事情若妥贴，就在这里住下去也得了。房子虽然嫌它太大了一点，然而地上把席子铺起，席子上再来一床值三十元的毯子，（到小市去买便宜点。）租了点家具来，床就买一铺硬木的，硬木床值十二块钱的也很好了。在左边角上安置一个洋炉子，到冬天不上公事房时，就一个人或找个……那就更其妙不可言！壁上是非得另行找裱糊匠来裱一道不可的，这最多不过花三元而已。买一个桌上电灯，夜间看书也方便许多，要它熄就熄，省得又夜夜唤伙计。壁上裱过后还得找些东西来装饰一下，（这就有点为难了！）还是挂中国画吧，中国画来得雅致一点，且庆表兄的山水是有名了的，只要他画一幅长单条，单条两旁配幅用有正出卖的影印对联就有了……

心想着，事情至少是有八十块吧。公寓中就算是二十块，还得有六十块来自由支配。第一个月房中无从布置，但到十月间，无论如何总也能如意吧……

然而到如今是七天了，事业妥贴点的信还没有来。

梦还是在做着。

第八天一个早上，重君从别一个境界里把神志恢复转来了。

慢慢的从床上爬起来，从床上爬起来第二步应做的工夫，却是披衣，眼睛睁开一点，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掉下那一双很浪漫的拉斜侧卧着的白鞋。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躲到网篮里去，不致我一见你就懊丧？”

其实第一天第二天……第一眼见到的，总是那一双破白帆布鞋。果真是不愿见到时，起床后一举手，也就把它掷到床下去了，然而这在重起身后，似乎又忘了似的，必得让次日早上又来丧气。

桌子上，一本张着口像在打哈欠的英文袖珍字典，是第二个同房的人到眼中的朋友。这使人顶不高兴，正同地下那双白鞋一样。又窗角上进来一线白光，白光中有些小东小西在舞蹈，也很分明。回过头来，那一个横七竖八的书本散乱着的小方桌上，都像吃醉了酒的样子，不成规矩的书册，还有一封信，被挤到桌边，快要跌到地下去了……

白鞋，字典，阳光中舞蹈着的微尘，吃醉酒了的书，被书挤得快要跌下去了的信，使他不搭然倒到床上去了！

没有法子睡去，顶棚上雨的渍痕，黄色，看了许久，像是什么吴缶翁大写的荷花样子。

“隔壁那对东西还不醒呀！”听着了床上的反侧辗转摇轧声，他又记起邻房的那一对少年恋着的伴侣了。

昨天早上，像这时候，我们的重君，也正是这样垂头丧气的伏在自己床上，隔壁一些唧唧啾啾隐约可听到的嘲谑，曾使他入了迷。

“七点都莫到，慌什么——”男子的话，为一种振衣声混乱着。

“……讨厌，又要破坏定规！”像是略嗔的神气。

“把以后的规则改为八点就有了！左右八点——”

“课——”



“纵或那边缺课，这边得同你……”

“嗤！”接着便像有一种惩罚施诸男子。

“喔，莫闹，起来起来！”

“拧你的……”

接着是振衣，又闻两个混合着的低笑，旋闻男子拖鞋声响到南院南端去了。

……拧些什么？嘴巴吧。

……说是“那边缺课，这边得同你……”同些什么？大概是说同到她睡，或同到她……所以得来的惩罚就是拧了。

……阿阿，一个软软的身体，身上光光的，什么也无！顶着自己胸脯的，是一对未出胎羊羔样跳动着的乳。而自己两只手围拢去的结果，就有段比绵花还软的温温的肉体在接箍中伏贴着。

摹拟着那女子的形声，自己就像是那个男子，那女子就成了自己的妇人了。那时的房中呢？地毯的确已铺在地下了，白鞋子不消说是早已无影无踪。在腰圆形的大梳妆镜旁，正有盆小小金桂在开了许多簇攒着的小花，安置桂花盆子的，是一个约两尺来高的檀木架子。

床是值十二元的白木床，然而床上那两条湖黄色绸被同一对挑花大鸭绒枕配置得极其相称，故床也并不见得寒村。

两个人就并头睡在那铺床上，是夜间，电灯在绿丝绸罩下放光，房中空气似乎也极温暖。

“……”

“……”

(又复将旧梦重温一道)

“怎么你这样肥！”以手摩摩之，由颊至头至肩至胸，停在那一对羊羔上面。

假定那边答复就只是“嗤……”一声笑。

也得罚她，于是嘴送过去，在那白白的脂肪充满了的颊上就是一下。

再把嘴略歪一点，舌子在心里是跳跳的。

“……”心就跳得更凶。

“还咳着呢。”并不是怕别房人听到，但声音却轻到比喘时还低。然而一个一个字入到自己的心中。

“你看你——”是她的，有一个手指头在自己发烧的瘦颊上刮磨着，自己就略略有点害羞了，因了羞惭，猛然张大起口，如像当真要咬她那个刮过自己脸庞的手指一下似的。

手在自己口中了，然而不咬，只轻轻的用牙齿抵着。

“就用劲咬吧，”她一点不怕，也不想把手指头缩回。

“你看你手那么小。”

“你手的确太大了。”她眼睑闭合着。

“然而比你大多了。”逗她玩着手上一个把戏。“看，看！上打冬冬鼓，下打鼓冬冬：两边——……”

她也学着。并且比起自己来活泼多了。

“看，重！那有什么巧？看，看，你看呀！”她且接着念了那一句半口诀。

嘲弄的说这是三岁小孩子也会的，自己于是乎完全失败了。

研究那一双细长的眉毛。

“又做出那怪模样，”她把头偏过去了。

“来，来，我会看相！”扳她的头如前相对。

“那你怎么不去挂一块相命牌子，也好每天找点生意？”

“我看你相上有五男二女……”

口被捂住了，然而她像想住了什么似的，把手移到自己的肩上。

又把她的手握住。“他们许多人说我的手像女人的，若我的手像女人的，你的真只好说是小孩子的！你看你这手，捏拢来让你打十拳也不会痛。”

她还是像在想什么事，不理睬到。

“小孩子，说话呀！”用手摩到她那边刚吻过的颊上，“雅歌上说：你的嘴里有蜜，你的眼睛是……”

“让你一个人说。”

“那得用心来听我背诵雅歌赞美你——不准再想什么。”

“我想……我想我们一个月那八十块钱开销的法子。”

“把那一百块钱稿费取来，闹闹热热来过一个中秋也够了。”

“那你以前又说是那一百块钱没有希望！”

“诶你！”望着了她那个粉酥酥的颈脖。“宝贝——”口又被捂住了。

“又那么肉麻，‘宝贝’，谁是你的宝贝？”

推她手稍用力就推开了。“好好，宝贝——”

“再就拧你的嘴巴！”嘴是拧住了，旋即放下。

“我说你是我的宝姐姐！”

把头还扳得更近一点：“宝姐姐，我想中秋节把我们这一百八十块钱划出六十块来，为你卖一串颈上的装饰，不然也辜负了这么一个好脖颈。”

“有六十块钱的装饰，就增加了我脖颈的光荣？”

“然而更要美丽一点，却实在。两年前，那个时候，初初从学校出来，穷得要命，然而穷作乐，得了钱就喝酒看电影。其实到真光去消磨日子，那时所看的就是女人那个白白的脸子与脖颈。脖颈上有一圈珠子或是花边的，总觉得格外动人。”

“看女人，性的卑劣，男子的通病。”她说。

“你不知道，电影场，那一个不是感到性的饥饿才去花钱？他们把眼光屈折着，去搜索身前左右人丛中的标致脸孔。从这中也能得到种满足。”抚着她的散乱在额间的短发。

“别人喜欢看你们女人，也只怪你们女人太好看了！”

若不愿意再听的样子，她眼睛又合着如睡去了。

另外又想起了一个题目。

“呆，呆，”用手在她眼边晃动。

“怎么这样无聊，无张无李来这许多闲话。我要睡了，莫……”她眼睛还是闭着。头发拂到眼睛上了，得用手帮她理到两旁去。

“你看，我的头发其实比你，还长点！”

她的气正吹在自己颊上，自言自语也无力了，然而又不能一时睡着。

若另是一个早上似的把他从梦中弄醒！南院中，正有一个扫帚轻轻的拂动着。

自己的心上也像同样有个扫帚在拂动。

眼睛睁开来，吴缶翁的大写荷花还在。白鞋，字典，吃醉酒了的书，快要跌到地下了的信，一切一切，初无变动。在阳光中舞蹈的微尘却不见了，窗子上正挂了一片方块形的

重 君——————

朝阳。

“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心中血凝结的样子，叹了一口气。  
眼泪正滴在适间摹拟那梦里青花白白脖颈的棉被上。

十月在北京

---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4 月 7 日《晨报副刊》第 1375 号。署名芸。

## 一个晚会

一个晚会，七月某日，在西城某学校，大家高高兴兴的来举行，有些人，甚至于牺牲了一餐白食，一次玩耍，都来到会场中。这会场，就是平日专为那类嘴边已有了发青的胡子教授们而预备的，会场的台子上藤椅，便坐过了不能数的许多“名教授名人”。我得先说明今天大会的意义，今天是，为欢迎一个年青的新从南边北来的文学者，会场全体，为花纸电灯，点缀得异样热闹起来了。壁上的钟，响过七下后，外面的天，还正发着乌青的光，太太小姐们，许多还正才从电影场跑到市场去买点心吃冰激淋的时候，会场的一个入口，就流进了四个会场执事人。年青，标致，那是不消说的，凡是招待员总不会要麻子或有别的脸相奇古的人去充当，因为假若这会场是一个图画展览会场时，招待员，便也是艺术品之一件。他们是身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日发香，襟边白绫子狭条写了字，脸庞儿胖白可爱，嘴唇适宜于与人亲嘴。

他们流进会场时，是先像在讨论什么，但立时就分开了，一个人走到讲台边去，把电灯机关一扳，场中全体便光明起

来。

讲台上，四张有靠背的藤椅，大大方方，构成一字，各不相下的样儿，后面一块黑板，漆灰剥落处，见出疮疤样白点。

黑板上，留有拦着灯光紫藤花样的花纸影子，纸条在一种微风中打着秋千，影子也在摇晃。场中各座位上，还是全空，那些花纸条影子，在木长条凳的座位上椅靠上移动的，也颇多颇多。

过了一些时间，就是说一个招待员，从身上一个白铜烟夹里取出烟来燃吸到约有了一半的时间，入口处，便陆陆续续的来了许多各样脸相各样衣衫的听讲人来了。进到场中，这一批一批的人，便立时散开，消失到前排的椅子靠背里，仅余下一个回旋转着的头，互相可以见着。他们又颇自然的把帽子从头上取下来。也据了一个空位。有些人，脸上便也印了些悬挂在头上那类花纸条的影子。

壁上一个钟，慢慢的在走着。

人越来越多了。忙着向各方应付的执事人的头，便是那么这边那边不息的略像一个傀儡模样的把它点起来。且手，也时时扬起。见到一个女人，从入口处进来，便加了脚下的速度，赶了过去，在一种谄媚的不忠厚的微笑里，起源于性欲上的微笑里，为女人找了座位。

不久，前十多排的人头，便已繁密的种满到椅靠上了，后排的后座，也时时刻刻添上了人。

大家随意谈着笑着，用期待电影或跳舞开场的心情去期待这年青人在台上出现。

七点一刻了。

从后面一点，离讲台略远一点的地方，一个年青的怯怯的汉子，坐在那里，欣赏着场中的热闹。身上肮脏，衣是灰色，一个半藏在椅靠间的头，散乱的发，正如同一堆干的水藻。这是一个什么人呢？谁也不去注意。虽然大家在这时，有得是空闲，但人家利用这空闲去讨论今天行将上台给大家看看脸相的那人去了，招待员，则因了眼睛的视线略高了一点，这小小的生物，竟没有注意到。

他身子是那么小，伸起头来，还是不能不为那些椅子靠背吞去一半。别人纵是注意，远远的，也只能见到那么半个露出在椅子靠背的有长的散发的小头吧。当他抬起头来时，这里那里，便发现许多如一个包头菌散乱着短短头发的女人的脑袋。他便微微的在嘴上漾了笑的痕迹。

一切表示，都是为他。别人是渴望到见他一面。别人是预备了用一个诚诚实实的心来在他的讲演中让那类动人话语来撼动的。大家的掌，是专像为他而生的，只要一上台，就会不约而同的来狂拍。别人丢了更好的约会，就是全为得是来看他一面。女人，这么多女人，就是他平日的崇拜者。这会是为了他一人而开的！

少年，在一种光荣的期待中，心是跳到几乎不能支持了。他又担心，又害怕，不知果真一到壁上的钟打了八点时，自己应当怎么办。就是那么腩腩腆腆的走到台上去吧，是否到时有这气力，那很难讲。讲台上，有靠背的一列藤椅子，有一张，不拘那一张，便是为他而预备的，但当他一进场时，见到场中那种严肃样子，虽想努了力就不客气奔上去，但，一个害羞的心思，竟先他的脚步，到了心头，于是气就馁了下来，把身子塞到这后排一个空座上了。坐下后，他希望一



个什么熟一点的人来，为他解一下围。但把头从椅子靠背中举起，回旋的结果，却是失望。这里那里，搜索出类乎相识的脑袋却是多，但并无一个是对。

一群人，在期待中，正都是极其无聊，当这个那个，发见这样一个小小的极其可笑的脑袋时，大家便把视线集中寄托到这小小生物上面了。这一来，惶恐是在森森冷冷的日光下骤然增加了许多，因此他更其不自在起来。

把头缩下后，便听到别一较近处有人在研究自己。

“一个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头！”话句是很轻。

他小心又小心回过头去检察那讥笑他的人，一个圆圆的白脸，去他约有三排左右。虽然是不安，但当他见到这人一种志诚心在那里期待认识的便是自己，他便原谅这人了。

“朋友，”他轻轻的自言自语，“谢谢你今天的诚意！”

他又想若是这时即走过去，在那人耳朵边说所笑的就是所盼望的那人时，这圆脸少年，一个惭愧抓住了心，又不知如何的在脸上表示他的高兴他的不安！结果是恐怕圆脸人害了羞会跑去，所以单是想着罢了。

少年是文学者，用了孩子样忠实刀子样锋利的眼光，对近代社会方面，有了公正的评判，他的独断又得了许多各方的同情，因此，名字却超了生活，一天一天扩大着了，一半是这学术团体，各个人都想看看这少年的脸相，因此在函面上堆了一堆近乎谀词的话语，又因了平时的诚实，觉不知应怎样拒绝是应当，所以就为这团体用口上的热情抓来讲演了。

从早上起，把上到再上，应有的谦卑一点的谢词，他就温习得极其熟习了，且计划，一到了会场，就去同执事人接洽。自己就老老实实让执事人引到台上去。在一种不知所措

的情形中，把欢迎的掌声接受后，就开端照到所拟好了的讲稿大谈起来。不过，当他进到场中时，所预备的计划，却为场中花纸电灯撞破了。这时，既是那么坐到这普通来宾席上，只有重新蓄养了勇气，待到主席把自己介绍给大家后，再努力爬上台去！

时间是只剩下三十分。熟人，在他的几度搜索下，还是不曾见到一个。渐渐的，前前后后人越来越多了。台子上，一个听差之类，且把台前桌子上两盆淡红晚香玉之间位置了一个金花茶壶。

他又把头四向去旋转。

这一次的结果，是使他发见了另一回事情。自己的身分，在别人，对他似乎是起了小小的歧异了。场之中，坐位的空虚，已渐来渐少，且从人口流进来的人还是多，但，在他坐位的附近一列空处，却还是并无一个人。……这真不对！我不上台，则这些人都不大好意思坐拢来……想着时，心中就觉得抱歉万分。

其实，是别人见了他的脏模样，拒绝得远下来了。然而他不知。

来了四五个小姐们，一进会场，似乎就见到了这一方面的空处，奔了过来。当一到从木条子靠背中检察出那靠小小的头时，却立时又远远的走到后边去了。因了别的一个笑声，他反过头来，才见到从近身返身走去的小姐们。

……呀，又是几个因了我不便坐拢来的密斯！

于是，又想起抱歉的事来。在莫可奈何中时间移得距八点只差十五分左右。“我应得做些什么？”这疑问，在心中提

出后，便知道这时除了应静候主席介绍以外——只是应抓着自己一点胆子，好莫到时害羞红脸。

胆子，消失到一切炫耀中，要找，也找不回了，只好用手去抓理自己头上的发。

为的是那些小姐们，上前而又退下的结果。引起了大家的心中蓄着可笑的小头的模样。这里那里，便又重新有了兴趣，把视线远远的抛到这少年身边来了。在这中，他惶遽成了一个小孩，正如在一群角儿尖尖的公羊前，一样无所措。

退下的小姐们，到近墙处为止，成排的用了墙作从后面突如其来的拥挤防御线，一个年纪较稚小的，用手指向少年这一边：“一个怪物，真吓我一跳！”那吓了她一跳的怪物，头是正掉过来，便见到那一只带有一粒宝石戒指的手遥向自己相指。

“这样一个颇为慎重的大会，”少女见到回过来的小脑袋后，得了一个新的厌恶。“难道都不限制一下，让这一类人也来参预么？”

同伴是微微的在笑。

“这是招待员的责任，”另一个女人说。

“也许是他也有与我们同样的诚心来到这里。”

“我听到是今天有密司周来唱他的诗，且为我们介绍洪的文艺思想才来的。”

“那怪物恐怕还只是想到会场来歇憩，或刷一点东西才到此的！”

“招待员真也应负一点责任。”女人中有第二次提到招待员的。

关于招待员，似乎这时正在那里尽他的责任！其中之一

个，一个二十多几岁的大孩子，浅灰的洋服，硬领子雪白，腰微弯，才刮的脸孔，极其干净，脸儿白白的，鼻子颇小，胸前用针撇了一个狭长白绫子条子，这时正同一个中年长衫人在讨论什么，头是歪了偏重到右边来，以背据了柱子。一个细致可爱的面孔，像是要笑，但不就笑，于是口角就向两腮锁紧上翘，那形象，令人想起捏粉粑粑的那类粉人儿面孔。

那顶年青的女人，见到了招待员襟前的绫子，想起责任的话，便离了同伴，向招待员这方面走来了。

“我们请先生为找一个坐位？”女人媚媚的说，说了，且复用那小小的纤白手去整理那额际的发，那颗发光的戒指，第二次，进到招待员眼中。

“好好好，”他就用本来想笑但又不即笑的脸添上了一分和气，把头迎了女人点着。

“我为米斯去找，”用眼睛重新刷视场中一道，“那中间还不错吧。”

女人，随到招待员身后，走近少年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生（以手指指少年），大家都不敢近他，看样子，身上正还有病！”

“喔，那还了得！”说着，就扑上前去，身子的姿式是极美。

少年正温习着讲词。

招待员，在一个女人面前，知道显出责任心与侠义心是自己应取的手段，于是扑上前去的结果，是一手抓到了少年肩膊：“先生，请到那一边去吧，这里是女士们的坐位！”且用力撼动，待到少年极其可怜的眼睛瞧着他时，他就做出一个极不高兴的异常庄严尊贵的脸相给少年看。



“我就乘到这时走上台去……”想着，就起身向前走去。

“呀，不对！”招待员第二次捞住了他的膀子。“怎么那样不听话咧，是这边！前面，是不能让人随便那么走的！”少年，膀子被人捞着，被推推扯扯的送到后面僻处一个空座上后，这一边，五个小姐们，已把丝手巾在他先前那一系列空座上抖着坐下了。

“先生，这会是为我……”想向招待员说一句，给他一个惊愕。但招待员却接过口去，“这会原是公开的，并不是为某一个人，我知道了，虽先来，但那一系列是特别为本会女会员们而设的，先生在这个地方是很合宜了，安静点吧。”

想再说一句，“那就让我到台上去坐！”那个青年招待员的背影，却一下就消失到许多椅子中间了。

那一方，刚坐下去的一群小姐们，还在讨论着各人印象中的怪物地位。

“是一个什么人？学生，总不至于那样吧。”

“怕是一个疯子。”

“我以为他是害癆病。”

“疯子我一见了就心跳，害癆病会传染给人。”

“我却不怕疯子，人是这么多。”

“两样我都怕。”

“我怕这会场中人的钱包要随了这人飞去。”

“招待员，太不负责了。”

“也幸亏——”年青那女人，为要研究少年是疯子还是害癆病的原故，是以把头反转去，在那远远的角落里发现，幸亏招待员为轰走那个少年了。

少年是默默坐着，在一切误解中原谅着一切人对他的失

敬处。

他想到，招待员，为要使女人得到较前的位子，好看见他更明白一点，这原是尊敬他。女人们，必欲把他赶走，也是因为对他生了仰企心而来。且想一切刚才像是用轻蔑眼色望过他的，这一类人若知道是他，会都要生出许多惭愧，等一下，会将用更其狂热的掌声来忏悔。……不知，那并不是过失！待下他们会知道的，只要几分钟后！……想着，笑了。

到了八点钟，会场人已满了，主席都搓手，盼望中的少年还不见来。会场外，一个校役，手上摇着开会的铃子，沿到会场窗子下走去。铃子声音消失时，全场人心，为着期待着的一件事情，即时可以发现，心全给紧张成一条绷着的弦样了。

大家重复把座位来端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洒有香水的小手幅子抹汗水，女人对到手上的小小镜子理发。

前面第二排，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人，光光的头，瘦瘦的脸子，从身上把一个记事本子取出后，又从襟上拔下自来水笔来记录今天开会以前会场中一切事。

一些女人，相互在低低耳语。

一些平日曾极其仰慕过少年的人，正在搓着手掌，准备到打。

一些招待员，一种闲静样子，倚在墙边柱边，目光是四处乱飞，随意欣赏着女人。

两个美术专门学校的女生，速写簿已搁到膝头上了。

我们的怯少年呢，所坐的是墙边，一只三只腿的椅子，幸得是一面靠墙，自己又小心把全身重量维持到实在地方，

才不至于倾跌。到铃子响动时，他把一只手按到胸部，手与心，同时在一种兴奋中颤抖，拘挛。要自己镇静一点，好上台时不至于笑话起见，他把温习着讲词的工作停顿了。他这时便想到未来的光荣，以及比光荣还需要的物质获得。因了这会场，有着许多女人来听讲，他便把自己平日在白日里做梦铸成的女人全神的偶像影子，来从这一群女人中找到可以安置的下的那个人。会场的一切，在他看来，正如一个拳大的梦境，虽然并不朦胧，却是正如同梦样的热闹。

“呀，诸位，”从讲台边一个门口，出来了一个人，到了台上，那人，正如在团体中至少有过二十次主席以上的经验，在一阵欢迎掌声平静后，就致其开会词来。“今天我们得洪先生来到敝会讲演，我们的荣幸，是非常的荣幸！”

大家又是一顿巴掌。

“我们都用一种热诚，希望这位青年给我启示一个应走的方向……”开会大意在主席叱咤演说中间断着热闹掌声里说完时，壁钟，过八点十分了。

少年，当听到主席说到如何的用了全体的诚心，才请得洪先生到时，人是感动到要流出泪来了。看到大家拍掌，也不因不由的随到别人狂拍。心中有一种酸楚，又有一种感谢，又颇快乐，又惶恐。说到，先生在信上答复了我们，说是无论如何总能在八点以前到会，这时，是时候了，我们可敬的先生，还不见来，是因为病了么，还是因为有别的事务系累？真可念！……到这里，他是忍不住了，就想站起身来，致一句歉词。但又觉应得让一个熟人在人丛中发现他后，再走上去，也省得给全会场人一个惊愕，于是便重复坐正了。

“想洪先生，不会失我们约的，或者早已到了会！”少年，听到这时，脸色全变。

走上台去，是时候了呀！于是，把身子努力拔了起来。不过，刚一起身，后面一个人，就嘘的一声，他，在这一嘘中，力量又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颓然坐下来，心中又感激又不平的头掉过去，极其可怜的去望那发哨子的人的坐位。那个人，正为他起身深怕妨碍了他瞻仰讲演人的视线，全不知所候的就是眼前这个人，他且预期打了哨子后少年的头必要回过来，还是妨碍他的事，因此先就做成一个很觉憎嫌的脸，眉目间把一些不高兴，鄙夷，以及种种不好神气都放进去。少年见到这样一张烂脸，轻轻的放了一口气。“这也是对我人格上的诚敬！恨我的就是极其爱我的，因为脏，所以误会！”他又把这人饶恕了。

“我可以和他谈两句，”不能自己的，他又回过头去。那汉子，正感到期待中的焦躁，当少年脸向自己时，却想打这少年头上一拳，乃更其毒恶的看了少年一眼。这一眼，要在平时少年受来，就也有一拳的力量了，但这时，少年却感谢他的好意。

“这是误会，这是一个可笑的误会，朋友，你等一下会知道吧。”把话故意自言自语的说给别人听了，偷偷的斜睇下，见到一张脸在泉样的冷笑。

“招待员吃冤枉饭！”那汉子也自言自语故意把话使隔座听到，是一个四川人口音。

少年就听到另外一个人说：“什么鬼都来了！还说责任。”

的确，招待员的责任！把一个陌生人请来，竟不能认识，且复由自己去驱逐到那一个角落去坐！



讲台上，新来了两个年青女人，白的裙裳，把大家的眼睛都吸住。这即是本日会场秩序单所谓介绍讲演人诗歌的两位女士。谁一个是这年青的洪先生的太太或准太太？座位上，大家便胡猜起来了。到后像是多数在一种小小争持下都同意了那左边座上女人，这因为是左边座上女人更年青更美。

女人，手上各拿了一束稿之类，到了台上后，听到下面间时而起的略近于玩笑的掌声，大致是想了别的什么事，坐下后，脸忽儿红起来，不久，又从讲台旁那个小门走去了。

主席又起立。

“诸位，这时我们可敬的洪先生还不见来，这原故不知是怎样。或者是洪先生不屑来此吧，我想是不会有的。先生和我们虽是很生，但我们对先生一番诚意，先生是总很能了解的。刚才打了一个电话，要听差去问问洪先生住处，公寓中，却又说先生已早来了，这不知何故。先生不来，真是我们少幸福。无从来亲炙先生言论与丰彩，想大家都觉得是失望……”

少年，忍不能再忍了，奋然立起身来，后面那汉子，凶凶的，从后面伸出一只大手来，按着了。他。“先生，安静一点吧。再是这样，会要请先生出去了！”

少年，对那汉子脸红起，脸上且是微笑，“朋友，这是一个误会，你不能用较和气一点的眼光看我么？”

那汉子却是不齿。

“我们是朋友咧，”他结结巴巴同那汉子扳谭。

“鬼同你是朋友！”

他还想再说一句，但汉子的脸已朝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他又起立。

“招待员！招待员！”汉子竟大喊起来。他又复坐下了。

另一个长衫招待员，挥着扇子走到汉子这边。

汉子愤愤的说：“请问这先生，是什么意思，要屡屡站起妨碍别人的眼睛！”

少年呐呐的：“我，我是为人请……”

“我们得请招待员为大家把这先生请出去，倘若是鬼请了他来的话！”另一个与汉子同一列的汉子说。

“好好，诸位忍受一点吧；——先生，请你也不必再那么站起来”。招待员，又扬了手请别个座上人坐下。“诸位，并没有事，大家安静一点吧，我们可敬的洪先生，再等一会儿就会要来了！”

全场的头，为汉子大声的喊嚷，已全掉到这一方来了。这边的交涉时，大家听到另一汉子说是要请少年出去的话，于是喊“好”喊“赞成”的就这里那里都是。且各处有哨子在嘘，各处在对少年加以混乱的威吓攻击。

“赶出去！赶出去！”少年听到这些好话，就出于对他怀了敬心来听讲演的青年人口中，头像昏了，忙用两只手去掩了耳朵。

汉子有了得意的颜色。

主席又在台上开口了。

“请大家安静一点吧，没有事！没有事！我们所敬爱的洪先生会要来了！请大家不要起身，安安静静坐一下，不然，我们的洪先生见到这样子，会也要笑话！”

少年又起身，仍然是一只有力多毛的大手，从后面伸出把他按下。“你干吗？”

他嚅嚅嗫嗫说：“朋友，请放我，我要走了！”汉子的手，

立时即松开。

他站起来四处一望。许多黑头发下隐藏着的大黑亮眼睛，也正望着他这一边。他冷冷的又很伤心的做了一个微笑，一折身把身子陷灭到会场入口处那一堆人中间去了。

汉子见少年离了座位时，像心上卸除了多少担负的样子，重重的嘘了一口气，脸是即刻变成愉快和平了。一些年青人，见到少年在身旁挤出去，远一点的便打着哨子相送，近一点的且故意从后面捏扯他的衣襟。女小姐们，也像减了去一件可憎东西一样。一团灰色的影子，终于出了会场了！这一群傻子，就是那么于不知不觉间，把他们所等的人，于一种对乞丐，小偷，或竟像生了癞子的小狗，那种嫌憎轻蔑的感情中，打发他离了会场而他去。

“诸位，索性再等一会吧，时间才八点四十五分。”大家用鼓掌来同情主席所提的议，于是仍然等候下来。

赶逐了少年的那汉子，对坐旁一人说：“怕是不会来了，真是我们无福一聆这位先生的谭吐！”

“要他来的不来，不要他来的却费了许大的力才能赶去！”另一个人同汉子接谭。

汉子想到适间那一个小生物，就笑了。

那人也笑。

“无论如何，到十点也不为晚！”一个女人同身边女伴说。

“我们还可以听密司周读诗。”同伴那么应。

有人失了眠已在打盹。

另外，一个记者，摸挲他已把片上好，只预备把镁丝一燃，就来拍照的摄影匣。把预备燃点镁丝的火柴，划来吸了

烟，烟，到了三枝了。

又另一记者，钢笔从衣襟取下后，记录了一段会场全景，把主席的说话也录下了，这时却极无聊。

主席只坐在主席座上发痴。

那两个美术学校学生，不能忍耐，却比赛画起前一排的女人男人头来了。

到了九点，主席又起立：

“我们可爱的洪先生还不见来！依兄弟愚见，大家再等半点钟，纵不来，也表示了我们大家对洪先生的敬意，明日再派代表去到洪先生处请约，不知诸位以为何如！”

全场拍掌，大喊赞成。

掌声停后，在少年身后那汉子忽起立了。

“鄙人还有一句话要说！”汉子大声说，“主席先生主张是再候半点钟，大家一致通过了。洪先生是我们青年人中最可敬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思想的先驱者，是一盏灯，是一个值得我们佩服的人，尤其是兄弟，对先生有深切的企慕。我以为把三十分钟加一倍，索性改成一点，到了十点若还不来，则人家再散去，要求主席先生另约洪先生给我们一个亲近的机会，请先生多给我们一点精神的粮食，我们好把生活充实一点，不知诸位以为——”

“赞成！赞成！”不让他说完，掌声就如暴雨落到，全会场，全会场，在一种新的期待中，旋即冷静下来了。

再说我们少年，用了力挤出会场后，便见到场外还有许许多多是无从入场的人，在墙边倚着。“都是一群可爱的朋

友，”想着，所有的愤气，又全消了。对到会场大门电灯下贴了一张黄纸的东西，走拢去看时，才知道是一张欢迎他的秩序单子。

本日欢迎洪先生秩序单：——

- 1 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并介绍洪先生
- 2 洪先生讲演
- 3 密司杨介绍洪先生文艺思想
- 4 密司周诵读洪先生的诗歌

在秩序单旁站了一会，又听到里面拍掌声。想到会场外好找出一两个人谭谭，别人于见到他近身时，都把头掉到另一边去。心里设了许多计想表明自己是大家所期待的一人，但又不知要怎么去说。且这时，会场内是谁也不再能让他进去了。

慢慢的出了学校大门，在一些洋车马车中找到了出路，沿到马路走去，一直就到了单牌楼大街。马路上，各样车子成列的走着，电车上满是白色衣服的人，铃子叮叮当当的响。单牌楼较日里多了八个警察，少了各面饼铺面杖的敲打声。钟表铺，点心铺，比白日来得辉煌许多了。澡堂子远远的挂得颇高的灯，如同天上的星一样。

踱着慢步，他终于休息到一家路北点心铺门口；铺子玻璃橱里，陈列了五色的红绿糖果，有作小包，有成各种果子形状。类乎幻境样，梭子形长面包，都生了手，手上执了果子糖，舞着，又互相抛着，牛舌酥，黄油卷，都生了脚在爬走。还没有吃晚饭的他，只好让这些东西把他引诱进那铺

有许多伤痕的漆布小桌上去了。

会场中那一群傻子呢，当真是一直候到十点又五分方才宣告散会。

八月二十日北京城

---

本篇发表于1926年9月29日，30日，10月2日《晨报副刊》第1449~1451号。署名从文。

# 母 亲

## 独幕短剧

### 说明——

剧中的一切是在现在的北京，  
做爹妈的是大学院的学生。  
青年人背着家来偷偷相爱，  
又幸又不幸是得了一个小孩；  
由做妈的设法养在一个朋友家里，  
约定每一天或两天去看望一次。

女 密司向 女师大学生 二十二岁 略胖剪了头发  
保 姆 密司赵 受过中等教育 二十六岁 有髻 衣衫  
朴素  
孩 子 六个月了 极白胖  
男 密司特吴 师大学生 二十六岁 (不出场)  
朋友夫妇 一对少年夫妇 (不出场)  
地 点 宣外丞相胡同，寄放孩子的地方。

景 为小孩特备的小房。无多陈设。靠窗一张桌子，仅几件日本小儿狗马活动玩具。另外近床一张小茶几上，放了些牛奶吸瓶之类。小小的铜床，白绒被下睡着的孩子，脸略侧，睡得正好。四壁淡红色，左边壁上挂了幅天使图，右边一幅圣母图比天使图略小。房中还有张大圈椅，两张小藤靠椅。

时 间 四月。

女 (坐在床边一张藤椅上，以手抚孩子的头，服灰哗叽旗袍。) 这两天来不吵吧。

保 都好。大小便，吃奶，同平常一样。昨天吴先生来，逗了他半天，笑了好久，晚上睡得也极熟。

女 吴先生什么时候来的？

保 昨天下午，怕不到五点吧。过后密司特刘夫妇返家了，到那边坐了回，吃了饭才走。

女 (见保姆说话极轻，知道是怕吵醒孩子，也跟着低了点。) 睡了多久了？

保 不到两个小时。(看手上的表)。

女 他们俩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保 三点半 (是看表的结果，不是答所问的。)

女 那不是刚才出去吗？

保 (知道所说的话为女误会了。) 这个时候是三点半。他们俩是十一点多就出去的，说是照相后到北海去。

女 他们的生活太幸福了。

保 他们却常说你们比他好得多。

女 他们——尤其是密昔司龚，那知道我们对他们生活真



的羡慕呢？密司特吴不曾同你谭过吧，他明年夏天毕了业就想到英国去！他是没有什么多管拘的，要往那里就往那里，极其方便。我呢，还得四个学期才能毕业，毕了业后还要看家里怎样——（忽然一转）我的情形往日密司刘俩人都不同你谭过吗？

保 没有。

兰 赵，我真是羡慕他们咧。

保 他们感情实好。一天两个人各去教书，还极其客气，这个让包车送她坐，那个又让给他坐；遇到莫有课时，两人就商商量量到什么地方去消遣，——（若想到自己身上，有所感而略喟，旋平静，）不过他们也还像有点缺憾。

……

兰 领不到薪水？

保 不是。密司向，你信不信？他们当真有点缺憾呢。一家中没有一个小孩子，好像总不大热闹的样子。

兰 现在这里不是有一个。

保 这孩子密司特刘同密昔司龚都非常喜欢他。不过他们总会以为不是自己的。有一天，密司特刘笑说他们也应当有那么一个时，密昔司龚只是笑。

兰 他们需要孩子，我曾向密司特吴说过，只要他们夫妇喜欢，我们就送给他。

保 （笑）

兰 （用手去摩小孩子耳部）

保 密昔司龚每早上都要同小孩子玩一回，小孩好像认得她到了。

他一见密司特刘又不大高兴，依我看，女人总比男子

更爱小孩子一点。

兰 小孩子本来都可爱。不过我们有时——

保 (抢着说) 你们不爱他吗? 我看你们爱小孩比谁都强, 他差不多每天要来一次。

兰 不是不爱他。我是说有时我们这小孩子牵缠着,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去年年试, 我的数学同物理就不能及别人, 还有……

孩子 (像略有点醒了, 全身动弹, 要转侧似的。)

兰 (想用手去抓那只才伸出被外的小手。) 会要醒了!

保 (先是坐在圣玛利亚像下那张大圈椅上的, 这时站起来了。) 你莫闹他, 还要再睡一会的。

(小孩子果然又睡着了)

(两人恐惊醒孩子, 停了一阵, 兰的眼光注射到孩子鼓胀的红脸上, 充满了母性的慈爱。保姆到近床边一个小什物柜里寻找孩子用片布。)

保 这里有张好画片我忘记告诉你了。(因为找布片才见着想起来。)

兰 谁画的? (把画接过手) 唉哟! (展开画后) 好极了! 到那里去找得这样一张好东西呀!? 美丽极了!

保 我看比吴先生买这张天使图还要好。

兰 好得多, 好得多, (见画高兴极了, 变成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神气, 用手把画理撑竖在自己面前, 头略歪起在看) 让我看看角上的字, 呵, 米勒! 这是法国一个民间画家……真太好了。

密司赵, 你看那小孩吃东西时那个小嘴巴。大概是有掉在地下的机会吧, 你看远远的有匹鸡也拢来了。从

谁处得来的？告我。

保 (站在兰身后) 密司特送的。一个新从法国回来的朋友赠他一共四幅，他看到这幅小孩子就食的说是只有小孩子房中才配挂这画，就叫我拿来了。

兰 让我明天就去配一个好框子来。

保 框子密昔司龚说已配有四个了，过一两天就可得。

兰 (把画卷好又展开) 密司赵，我简直想抢小孩子所有的东西了！

保 那我可不答应！我看过许多有名的西洋画，使我极其感动的只这一幅。

兰 乘到框子没有做起，我要拿去好好的欣赏两天。

保 (笑)

(外面客厅电话铃子在响，保姆走到门前略站，出去了)

兰 (看了画又看睡着的小孩)

孩子 (醒了，梦魇似的哭喊了两三声。)

兰 (从椅坐立起，不知所措的把头低下去，吻孩子的颊。左手的画并不放下，右手在孩子的身上拍着。举动是没有一点母亲经验的女孩。)

哦，哦，我宝宝醒了，不要哭！不要哭！饿了吗？吃奶吧，等等就来了！哦哦！

孩子 (本来还可以再睡的被她一拍倒更有力的喊起来了。)

兰 不要哭，不要哭！要起来了吧——

哦、哦，认得到我了，妈妈今天又来看你！我取个东西送宝宝玩。(走到桌边去拿了一个小马。)

孩 (所哭的意思不是做母亲的所懂，故又哭了。)

兰 (无办法了。走到门边去。) 密司赵，密司赵，小东西

醒了！快来！

保 （在后场）来了，来了，

——幕慢慢的落下——

二月于西山

---

本篇发表于1926年3月10日《晨报副刊》第1451号。署名懋琳。  
这是以《母亲》为篇名的同名作品之一。

剧中人物，女、兰，实为一人。